

周书卷一

帝纪第一

文帝上

太祖文皇帝姓宇文氏，讳泰，字黑獭，代武川人也。其先出自炎帝神农氏，为黄帝所灭，子孙遯居朔野。有葛乌菟者，雄武多算略，鲜卑慕之，奉以为主，遂总十二部落，世为大人。其后曰普回，因狩得玉玺三纽，有文曰皇帝玺，普回心异之，以为天授。其俗谓天曰宇，谓君曰文，因号宇文国，并以为氏焉。

普回子莫那，自阴山南徙，始居辽西，是曰献侯，为魏舅生之国。九世至侯豆归，为慕容晁所灭。其子陵仕燕，拜驸马都尉，封玄菟公。魏道武帝攻中山，陵从慕容宝御之。宝败，陵率甲骑五百归魏，拜都牧主，赐爵安定侯。天兴初，徙豪杰于代都，陵随例迁武川焉。陵生系，系生韬，并以武略称。韬生肱。

肱任有侠有气干。正光末，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作乱，远近多应之。其伪署王卫可孤徒党最盛，肱乃纠合乡里斩可孤，其众乃散。后避地中山，遂陷于鲜于修礼。修礼令肱还统其部众。后为定州军所破，殁于阵。武成初，追尊曰德皇帝。

太祖，德皇帝之少子也。母曰王氏，孕五月，夜梦抱子升

天，纔不至而止。

寤而告德皇帝，德皇帝喜曰：“虽不至天，贵亦极矣。”生而有黑气如盖，下覆其身。及长，身長八尺，方颡广额，美须髯，发长委地，垂手过膝，背有黑子，宛转若龙盘之形，面有紫光，人望而敬畏之。少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业，轻财好施，以交结贤士大夫。

少随德皇帝在鲜于修礼军。及葛荣杀修礼，太祖时年十八，荣遂任以将帅。太祖知其无成，与诸兄谋欲逃避，计未行，会尔朱荣擒葛荣，定河北，太祖随例迁晋阳。荣以太祖兄弟雄杰，惧或异己，遂托以他罪，诛太祖第三兄洛生，复欲害太祖。太祖自理家冤，辞旨慷慨，荣感而免之，益加敬待。

孝昌二年，燕州乱，太祖始以统军从荣征之。先是，北海王顓奔梁，梁人立为魏主，令率兵入洛。魏孝庄帝出居河内以避之。荣遣贺拔岳讨顓，仍迎孝庄帝。

太祖与岳有旧，乃以别将从岳。及孝庄帝反正，以功封宁都子，邑三百户，迁镇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

万俟丑奴作乱关右，孝庄帝遣尔朱天光及岳等讨之，太祖遂从岳入关，先锋破伪行台尉迟菩萨等。及平丑奴，定陇右，太祖功居多，迁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增邑三百户，加直阁将军，行原州事。时关陇寇乱，百姓凋残，太祖抚以恩信，民皆悦服。咸喜曰：“早值宇文使君，吾等岂从逆乱。”太祖尝从数骑于野，忽闻箫鼓之音，以问从人，皆云莫之闻也。

普泰二年，尔朱天光东拒齐神武，留弟显寿镇长安。秦州刺史侯莫陈悦为天光所召，将军众东下。岳知天光必败，欲留悦共图显寿，而计无所出。太祖谓岳曰：“今天光尚迩，悦未有二心，若以此事告之，恐其惊惧，然悦虽为主将，不能制物，若先说其众，必人有留心。进失尔朱之期，退恐人情变动，乘

此说悦，事无不遂。”岳大喜，即令太祖入悦军说之，悦遂不行。乃相率袭长安，令太祖轻骑为前锋。太祖策显寿怯懦，闻诸军将至，必当东走，恐其远遁，乃倍道兼行。

显寿果已东走，追至华山，擒之。

太昌元年，岳为关西大行台，以太祖为左丞，领岳府司马，加散骑常侍。事无巨细，皆委决焉。

齐神武既破尔朱，遂专朝政。太祖请往观之。既至并州，齐神武问岳军事，太祖口对雄辩，齐神武以为非常人，欲留之。太祖诡陈忠款，乃得反命，遂星言就道。齐神武果遣追之，至关，不及。太祖还谓岳曰：“高欢非人臣也。逆谋所以未发者，惮公兄弟耳。然凡欲立大功，匡社稷，未有不因地势，总英雄，而能克成者也。侯莫陈悦本实庸材，遭际会，遂叨任委，既无忧国之心，亦不为高欢所忌。但为之备，图之不难。今费也头控弦之骑不下一万，夏州刺史斛拔弥俄突胜兵之士三千余人，及灵州刺史曹泥，并恃其僻远，常怀异望。河西流民纆豆陵伊利等，户口富实，未奉朝风。今若移军近陇，扼其要害，示之以威，服之以德，即可收其士马，以实吾军。西辑氐羌，北抚沙塞，还军长安，匡辅魏室，此桓文举也。”岳大悦，复遣太祖诣阙请事，密陈其状。魏帝深纳之。加太祖武卫将军，还令报岳。

岳遂引军西次平凉，谋于其众曰：“夏州邻接寇贼，须加绥抚，安得良刺史以镇之？”众皆曰：“宇文左丞即其人也。”岳曰：“左丞吾之左右手也，如何可废。”沉吟累日，乃从众议。于是表太祖为使持节、武卫将军、夏州刺史。太祖至州，伊利望风款附，而曹泥犹通使于齐神武。

魏永熙三年春正月，岳欲讨曹泥，遣都督赵贵至夏州与太祖计事。太祖曰：“曹泥孤城阻远，未足为忧。侯莫陈悦怙众

密迎，贪而无信，必将为患，愿早图之。”岳不听，遂与悦俱讨泥。二月，至于河曲，岳果为悦所害。其士众散还平凉，唯大都督赵贵率部曲收岳尸还营。于是三军未有所属，诸将以都督寇洛年最长，相与推洛以总兵事。洛素无雄略，威令不行，乃谓诸将曰：“洛智能本阙，不宜统御，近者迫于群议，推相摄领，今请避位，更择贤材。”于是赵贵言于众曰：“元帅忠公尽节，暴于朝野，勋业未就，奄罹凶酷。岂唯国丧良宰，固亦众无所依。必欲纠合同盟，复讎雪耻，须择贤者，总统诸军。举非其人，则大事难集，虽欲立忠建义，其可得乎。窃观宇文夏州，英姿不世，雄谟冠时，远迩归心，士卒用命。加以法令齐肃，赏罚严明，真足恃也。今若告丧，必来赴难，因而奉之，则大事集矣。”诸将皆称善。乃命赫连达驰至夏州，告太祖曰：“侯莫陈悦不顾盟誓，弃恩背德，贼害忠良，群情愤惋，控告无所。公昔居管辖，恩信着闻，今无小无大，咸愿推奉。众之思公，引日成岁，愿勿稽留，以慰众望也。”太祖将赴之，夏州吏民咸泣请曰：“闻悦今在（永）〔水〕洛，去平凉不远。若已有贺拔公之众，则图之实难。愿且停留，以观其变。”太祖曰：“悦既害元帅，自应乘势直据平凉，而反越超，屯兵水洛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且难得易失者时也，不俟终日者几也，今不早赴，将恐众心自离。”都督弥姐元进规欲应悦，密图太祖。事发，斩之。

太祖乃率帐下轻骑，驰赴平凉。时齐神武遣长史侯景招引岳众，太祖至安定，遇之，谓景曰：“贺拔公虽死，宇文泰尚存，卿何为也？”景失色，对曰：“我犹箭耳，随人所射，安能自裁。”景于此即还。太祖至平凉，哭岳甚恻。将士且悲且喜曰：“宇文公至，无所忧矣。”

于时，魏孝武帝将图齐神武，闻岳被害，遣武卫将军元毗

宣旨慰劳，追岳军还洛阳。毗到平凉，会诸将已推太祖。侯莫陈悦亦被敕追还，悦既附齐神武，不肯应召。太祖谓诸将曰：“侯莫陈悦枉害忠良，复不应诏命，此国之大贼，岂可容之！”乃命诸军戒严，将以讨悦。

及元毗还，太祖表于魏帝曰：“臣前以故关西大都督臣岳，竭诚奉国，横罹非命，三军丧气，朝野痛惜。都督寇洛等，衔冤茹戚，志雪讎耻。以臣昔同幕府，苦赐要结。臣便以今月十四日，轻来赴军，当发之时，已有别表，既为众情所逼，权掌兵事。诏召岳军入京，此乃为国良策。但高欢之众，已至河东，侯莫陈悦犹在水洛。况此军士多是关西之人，皆恋乡邑，不愿东下。今逼以上命。悉令赴关，悦蹶其后，欢邀其前，首尾受敌，其势危矣。臣殒身王事，诚所甘心，恐败国殄人，所损更大。乞少停缓，更思后图，徐事诱导，渐就东引。”太祖志在讨悦，而未测朝旨，且兵众未集，假此为词。因与元毗及诸将刑牲盟誓，同奖王室。

初，贺拔岳营于河曲，有军吏独行，忽见一老翁，须眉皓素，谓之曰：“贺拔岳虽复据有此众，然终无所成。当有一宇文家从东北来，后必大盛。”言讫不见。此吏恒与所亲言之，至是方验。

魏帝诏太祖曰：“贺拔岳既殒，士众未有所归，卿可为大都督，即相统领。知欲渐就东下，良不可言。今亦征侯莫陈悦士马入京。若其不来，朕当亲自致罚。宜体此意，不过淹留。”太祖又表曰：“侯莫陈悦违天逆理，酷害良臣，自以专戮罪重，不恭诏命，阻兵水洛，强梁秦陇。臣以大宥既班，忍抑私憾，频问悦及都督可朱浑元等归阙早晚，而悦并维繫使人，不听反报。观其指趣，势必异图。臣正为此，未敢自拔。兼顺众情，乞少停缓。”太祖乃与悦书责之曰：顷者正光之末，天下沸腾，

尘飞河朔，雾塞荆沔。故将军贺拔公攘袂勃起，志宁宇县。授戈南指，拯皇灵于已坠；拥旄西迈，济百姓于沦胥。西顾无忧，繫公是赖。勋茂赏隆，遂征关右。此乃行路所知，不籍一二谈也。

君实名微行薄，本无远量。故将军降迁高之志，笃汇征之理，乃申启朝廷，荐君为陇右行台。朝议以君功名阒然，未之许也。遂频烦请谒，至于再三。天子难违上将，便相听许。是亦遐迩共知，不复烦之翰墨。纵使木石为心，犹当知感；况在生灵，安能无愧。加以王室多故，高氏专权，主上虚心，寄隆晋郑。君复与故将军同受密旨，屡结盟约，期于毕力，共匡时难。而貌恭心狠，妒胜嫉贤，口血未干，匕首已发。协党国贼，共危本朝，孤恩负誓，有眚面目。岂不上畏于天，下惭于地！

吾以弱才，猥当藩牧，蒙朝廷拔擢之恩，荷故将军国土之遇。闻问之日，魂守惊驰。便陈启天朝，暂来奔赴，众情所推，遂当戎重。比有敕旨，召吾还阙，亦有别诏，令君入朝。虽操行无闻，而年齿已宿。今日进退，唯君是视。君若督率所部，自山陇东迈，吾亦总勒师徒，北道还阙。共追廉、蔺之迹，同慕寇、贾之风。如其首鼠两端，不时奉诏，专戮违旨，国有常刑，枕戈坐甲，指日相见。幸图利害，无貽噬脐。

悦既惧太祖谋己，诈为诏书与秦州刺史万俟普拔，令与悦为党援。普拔疑之，封诏以呈太祖。太祖表之曰：“臣自奉诏总平凉之师，责重忧深，不遑启处。训兵秣马，唯思竭力。前以人恋本土，侯莫陈悦窥窬进退，量度且宜住此。今若召悦授以内官，臣列旆东辕，匪朝伊夕。朝廷若以悦堪为边扞，乞处以瓜、凉一藩。不然，则终致猜虞，于事无益。”

初，原州刺史史归为岳所亲任，河曲之变，反为悦守。悦遣其党王伯和、成次安将兵二千人助归镇原州。太祖遣都督侯

莫陈崇率轻骑一千袭归，擒之，并获次安、伯和等，送于平凉。太祖表崇行原州事。万俟普拔又遣其将叱干保洛领二千骑来从军。

三月，太祖进军至原州。众军悉集，谕以讨悦之意，士卒莫不怀愤。太祖乃表曰：“臣闻誓死酬恩，覆宗报主，人伦所急，赴蹈如归。自大都督臣岳殁后，臣频奉诏还阙，秣马戒途，志不俟旦。直以督将已下，咸称贺拔公视我如子，今讎耻未报，亦何面目以处世间，若得一雪冤酷，万死无恨。且悦外附强臣，内违朝旨。臣今上思逐恶之志，下遂节士之心，冀仗天威，为国除害。小违大顺，实在兹辰。克定之后，伏待斧钺。”

夏四月，引兵上陇，留兄子导为都督，镇原州。太祖军令严肃，秋毫无犯，百姓大悦。识者知其有成。军出木峡关，大雨雪，平地二尺。太祖知悦怯而多猜，乃倍道兼行，出其不意。悦果疑其左右有异志者，左右亦不安，众遂离贰。闻大军且至，退保略阳，留万余人据守水洛。太祖至水洛，命围之，城降。太祖即率轻骑数百趣略阳，以临悦军，悦大惧，乃召其部将议之。皆曰“此锋不可当”，劝悦退保上邽以避之。时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悦军，乃间道遣使，请为内应。其夜，悦出军，军中自惊溃，将卒或相率来降。太祖纵兵奋击，大破之。虏获万余人，马八千疋。悦与其子弟及麾下数十骑遁走。太祖曰：“悦本与曹泥应接，不过走向灵州。”乃令原州都督导邀其前，都督贺拔颖等追其后。导至牵屯山追及悦，斩之。太祖入上邽，收悦府库，财物山积，皆以赏士卒，毫厘无所取。左右窃一银镂瓮以归，太祖知而罪之，即（割）〔剖〕赐将士，众大悦。

时凉州刺史李叔仁为其民所执，举州骚扰。宕昌羌梁（企）〔企〕定引吐谷浑寇金城。渭州及南秦州氐、羌连结，所在蜂起。南岐至于瓜、鄯，跨州据郡者，不可胜数。太祖乃令李弼

镇原州，夏州刺史拔也恶蚝镇南秦州，渭州刺史可朱浑元还镇渭州，卫将军赵贵行秦州事。征豳、泾、东秦、岐四州粟以给军。

齐神武闻秦陇克捷，乃遣使于太祖，甘言厚礼，深相倚结。太祖拒而不纳。时齐神武已有异志，故魏帝深仗太祖。乃征二千骑镇东雍州，助为声援，仍令太祖稍引军而东。太祖乃遣大都督梁御率步骑五千镇河、渭合口，为图河东之计。太祖之讨悦也，悦遣使请援于齐神武，神武使其都督韩轨将兵一万据蒲阪，而雍州刺史贾显送船与轨，请轨兵入关。太祖因梁御之东，乃逼召显赴军。御遂入雍州。

魏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节劳军，进太祖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关西大都督、略阳县公，承制封拜，使持节如故。于是以寇洛为泾州刺史，李弼为秦州刺史，前略阳郡守张献为南岐州刺史。卢待伯拒代，遣轻骑袭擒之，待伯自杀。

时魏帝方图齐神武，又遣征兵。太祖乃令前秦州刺史骆超为大都督，率轻骑一千赴洛。进授太祖兼尚书仆射、关西大行台，余官封如故。太祖乃传檄方镇曰：盖闻阴阳递用，盛衰相袭，苟当百六，无间三五。皇家创历，陶铸苍生，保安四海，仁育万物。运距孝昌，屯沴屡起，陇、冀骚动，燕、河狼顾。虽灵命重启，荡定有期，而乘衅之徒，因生羽翼。

贼臣高欢，器识庸下，出自舆皂，罕闻礼义，直以一介鹰犬，效力戎行，腴冒恩私，遂阶荣宠。不能竭诚尽节，专挟奸回，乃劝尔朱荣行兹篡逆。及荣以专政伏诛，世隆以凶党外叛，欢苦相敦勉，令取京师。又劝吐万儿复为弑虐，暂立建明，以令天下，假推普泰，欲窃威权。并归废斥，俱见酷害。于是称兵河北，假讨尔朱，亟通表奏，云取谗贼。既行废黜，遂将篡弑。以人望未改，恐鼎镬交及，乃求宗室，权允人心。天方与

魏，必将有主，翊戴圣明，诚非欢力。而欢阻兵安忍，自以为功。广布腹心，跨州连郡，端揆禁闼，莫非亲党。皆行贪虐，竊窳生人。而旧将名臣，正人直士，横生疮痍，动挂网罗。故武卫将军伊琳，清贞刚毅，禁旅攸属；直阁将军鲜于康仁，忠亮骁杰，爪牙斯在：欢收而戮之，曾？闻奏。司空高干，是其党与，每相影响，谋危社稷。但以奸志未从，恐先泄漏，乃密白朝廷，使杀高干，方哭对其弟，称天子横戮。孙腾、任祥，欢之心膂，并使入居枢近，伺国间隙，知欢逆谋将发，相继逃归，欢益加抚待，亦无陈白。

然欢入洛之始，本有奸谋。令亲人蔡口作牧河、济，厚相恩贍，以为东道主人。故关西大都督、清水公贺拔岳，勋德隆重，兴亡攸寄，欢好乱乐祸，深相忌毒，乃与侯莫陈悦阴谋陷害。幕府以受律专征，便即讨戮。欢知逆状已露，稍怀旅距，遂遣蔡口拒代，令奚泰佐之。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马，辅世珍等径趣石济，高隆之、疋娄昭等屯据壶关，韩轨之徒拥众蒲阪。于是上书天子，数论得失，訾毁乘舆，威侮朝廷。藉此微庸，冀兹大宝。溪壑可盈，祸心不测。或言径赴荆楚，开疆于外；或言分诣伊洛，取彼谗人；或言欲来入关，与幕府决战。今圣明御运，天下清夷，百寮师师，四隩来暨。人尽忠良，谁为君侧？而欢威福自己，生是乱阶，缙构南箕，指鹿为马，包藏凶逆，伺我神器。是而可忍，孰不可容！

幕府折冲宇宙，亲当受脤，锐师百万，彀骑千群，裹粮坐甲，唯敌是俟，义之所在，糜躯匪愆。况频有诏书，班告天下，称欢逆乱，征兵致伐。今便分命将帅，应机进讨。或趣其要害，或袭其窟宅，电绕蛇击，雾合星罗。而欢违负天地，毒被人鬼，乘此扫荡，易同俯拾。欢若渡河，稍逼宗庙，则分命诸将，直取并州，幕府躬自东辕，电赴伊洛；若固其巢穴，未敢发动，

亦命群帅，百道俱前，輶裂贼臣，以谢天下。

其州镇郡县，率土人黎，或州乡冠冕，或勋庸世济，并宜舍逆归顺，立效军门。封赏之科，已有别格。凡百君子，可不勉欤。

太祖谓诸将曰：“高欢虽智不足而诈有余，今声言欲西，其意在入洛。吾欲令寇洛率马步万余，自泾州东引；王罽率甲士一万，先据华州。欢若西来，王罽足得抗拒；如其入洛，寇洛即袭汾晋。吾便速驾，直赴京邑。使其进有内顾之忧，退有被蹶之势。一举大定，此为上策。”众咸称善。

秋七月，太祖帅众发自高平，前军至于弘农。而齐神武稍逼京邑，魏帝亲总六军，屯于河桥，令左卫元斌之、领军斛斯椿镇武牢，遣使告太祖。太祖谓左右曰：“高欢数日行八九百里，晓兵者所忌，正须乘便击之。而主上以万乘之重，不能决战，方缘津据守。且长河万里，扞御为难，若一处得度，大事去矣。”即以大都督赵贵为别道行台，自蒲阪济，趣并州。遣大都督李贤将精骑一千赴洛阳。

会斌之与斛斯椿争权不协，斌之遂弃椿还，给帝云：“高欢兵至。”

七月丁未，帝遂从洛阳率轻骑入关，太祖备仪卫奉迎，谒见东阳驿。太祖免冠泣涕谢曰：“臣不能式遏寇虐，遂使乘舆迁幸。请拘司败，以正刑书。”帝曰：

“公之忠节，曝于朝野。朕以不德，负乘致寇。今日相见，深用厚颜。责在朕躬，无劳谢也。”乃奉帝都长安。披草莱，立朝廷，军国之政，咸取太祖决焉。仍加授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兼尚书令，进封略阳郡公，别置二尚书，随机处分，解尚书仆射，余如故。太祖固让，诏敦谕，乃（授）〔受〕。初，魏帝在洛阳，许以冯翊长公主配太祖，未及结纳，而帝西迁。至是，

诏太祖尚之，拜驸马都尉。

八月，齐神武袭陷潼关，侵华阴。太祖率诸军屯霸上以待之。齐神武留其将薛瑾守关而退。太祖乃进军讨瑾，虏其卒七千，还长安，进位丞相。

冬十月，齐神武推魏清河王亶子善见为主，徙都于邺，是为东魏。

十一月，遣仪同李虎与李弼、赵贵等讨曹泥于灵州，虎引河灌之。明年，泥降，迁其豪帅于咸阳。

闰十二月，魏孝武帝崩。太祖与群公定策，尊立魏南阳王宝炬为嗣，是为文皇帝。

周书卷二

帝纪第二

文帝下

魏大统元年春正月己酉，进太祖督中外诸军事、录尚书事、大行台，改封安定郡王。太祖固让王及录尚书事，魏帝许之，乃改封安定郡公。东魏遣其将司马子如寇潼关，太祖军霸上，子如乃回军自蒲津寇华州，刺史王罴击走之。

三月，太祖以戎役屡兴，民吏劳弊，乃命所司斟酌今古，参考变通，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，为二十四条新制，奏魏帝行之。

二年春三月，东魏袭陷夏州，留其将张琼、许和守之。

夏五月，秦州刺史、建中王万俟普拔率所部叛入东魏。太祖勒轻骑追之，至河北千余里，不及而还。

三年春正月，东魏寇龙门，屯军蒲阪，造三道浮桥度河。又遣其将窦泰趣潼关，高敖曹围洛州。太祖出军广阳，召诸将曰：“贼今倚吾三面，又造桥于河，示欲必渡，是欲缀吾军，使窦泰得西入耳。久与相持，其计得行，非良策也。且欢起兵以来，泰每为先驱，其下多锐卒，屡胜而骄。今出其不意，袭之必克。克泰则欢不战而自走矣。”诸将咸曰：“贼在近，舍而远袭，事若蹉跌，悔无及也。”

太祖曰：“欢前再袭潼关，吾军不过霸上。今者大来，兵未出郊。贼顾谓吾但自守耳，无远斗意。又狃于得志，有轻我之心。乘此击之，何往不克。贼虽造桥，不能径渡。此五日中，吾取窦泰必矣。公等勿疑。”庚戌，太祖率骑六千还长安，声言欲保陇右。辛亥，谒帝而潜出军。癸丑旦，至小关。窦泰卒闻军至，惶惧，依山为阵，未及成列，太祖纵兵击破之，尽俘其众万余人。斩泰，传首长安。高敖曹适陷洛州，执刺史泉企，闻泰之歿，焚辎重弃城走。齐神武亦撤桥而退。企子元礼寻复洛州，斩东魏刺史杜密。太祖还军长安。

六月，遣仪同于谨取杨氏壁。太祖请罢行台，帝复申前命，太祖受录尚书事，余固让，乃止。

秋七月，征兵会咸阳。

八月丁丑，太祖率李弼、独孤信、梁御、赵贵、于谨、若干惠、怡峰、刘亮、王德、侯莫陈崇、李远、达奚武等十二将东伐。至潼关，太祖乃誓于师曰：“与尔有众，奉天威，诛暴乱。惟尔士，整尔甲兵，戒尔戎事，无贪财以轻敌，无暴民以作威。用命则有赏，不用命则有戮。尔众士其勉之。”遣于谨居军前，徇地至盘豆。东魏将高叔礼守栅不下，谨急攻之，乃降。获其戍卒一千，送叔礼于长安。戊子，至弘农。东魏将高干、陕州刺史李徽伯拒守。于时连雨，太祖乃命诸军冒雨攻之。庚寅，城溃，斩徽伯，虏其战士八千。高干走度河，令贺拔胜追擒之，并送长安。于是宜阳、邵郡皆来归附。先是河南豪杰多聚兵应东魏，至是各率所部来降。

齐神武惧，率众十万出壶口，趋蒲阪，将自后土济。又遣其将高敖曹以三万人出河南。是岁，关中饥。太祖既平弘农，因馆谷五十余日。时战士不满万人，闻齐神武将度，乃引军入关。齐神武遂度河，逼华州。刺史王罽严守。知不可攻，乃涉

洛，军于许原西。太祖据渭南，征诸州兵皆〔未〕会。乃召诸将谓之曰：“高欢越山度河，远来至此，天亡之时也。吾欲击之何如？”诸将咸以众寡不敌，请待欢更西，以观其势。太祖曰：“欢若得至咸阳，人情转骚扰。今及其新至，便可击之。”即造浮桥于渭，令军人赍三日粮，轻骑度渭，輜重自渭南夹渭而西。

冬十月壬辰，至沙苑，距齐神武军六十余里。齐神武闻太祖至，引军来会。

癸巳旦，候骑告齐神武军且至。太祖召诸将谋之。李弼曰：“彼众我寡，不可平地置阵。此东十里有渭曲，可先据以待之。”遂进军至渭曲，背水东西为阵。李弼为右拒，赵贵为左拒。命将士皆偃戈于葭芦中，闻鼓声而起。申时，齐神武至，望太祖军少，竞驰而进，不为行列，总萃于左军。兵将交，太祖鸣鼓，士皆奋起。

于谨等六军与之合战，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，绝其军为二队，大破之，斩六千余级，临阵降者二万余人。齐神武夜遁，追至河上，复大克获。前后虜其卒七万。

留其甲士二万，余悉纵归。收其輜重兵甲，献俘长安。还军渭南，于是所征诸州兵始至。乃于战所，准当时兵士，人种树一株，以旌武功。进太祖柱国大将军，增邑并前五千户。李弼等十二将亦进爵增邑。并其下将士，赏各有差。

遣左仆射、冯翊王元季海为行台，与开府独孤信率步骑二万向洛阳；洛州刺史李显趋荆州；贺拔胜、李弼渡河围蒲阪。牙门将高子信开门纳胜军，东魏将薛崇礼弃城走，胜等追获之。太祖进军蒲阪，略定汾、绛。于是许和杀张琼以夏州降。初，太祖自弘农入关后，东魏将高敖曹围弘农，闻其军败，退守洛阳。独孤信至新安，敖曹复走度河，信遂入洛阳。东魏颍川长

史贺若统与密县人张俭执刺史田迅举城降。荥阳郑荣业、郑伟等攻梁州，擒其刺史鹿永吉；清河人崔彦穆、檀琛攻荥阳，擒其郡守苏定：皆来附。自梁、陈已西，将吏降者相属。

于是东魏将尧雄、赵育、是云宝出颍川，欲复降地。太祖遣仪同宇文贵、梁迁等逆击，大破之。赵育来降。东魏复遣将任祥率河南兵与雄合，仪同怡峰与贵、迁等复击破之。又遣都督韦孝宽取豫州。是云宝杀其东扬州刺史那（桩）〔椿〕，以州来附。

四年春三月，太祖率诸将入朝。礼毕，还华州。

七月，东魏遣其将侯景、库狄干、高敖曹、（元）〔韩〕轨、可朱浑元、莫多娄贷文等围独孤信于洛阳。齐神武继其后。先是，魏帝将幸洛阳拜园陵，会信被围，诏太祖率军救信，魏帝亦东。

八月庚寅，太祖至谷城，莫多娄贷文、可朱浑元来逆，临阵斩贷文，元单骑遁免，悉虏其众送弘农。遂进军瀍东。是夕，魏帝幸太祖营，于是景等夜解围去。

及旦，太祖率轻骑追之，至于河上。景等北据河桥，南属邙山为阵，与诸军合战。

太祖马中流矢，惊逸，遂失所之，因此军中扰乱。都督李穆下马授太祖，军以复振。于是大捷，斩高敖曹及其仪同李猛、西兖州刺史宋显等，虏其甲士一万五千，赴河死者以万数。

是日置阵既大，首尾悬远，从旦至未，战数十合，氛雾四塞，莫能相知。独孤信、李远居右，赵贵、怡峰居左，战并不利，又未知魏帝及太祖所在，皆弃其卒先归。开府李虎、念贤等为后军，遇信等退，即与俱还。由是乃班师，洛阳亦失守。大军至弘农，守将皆已弃城西走。所虏降卒在弘农者，因相与闭门拒守。

进攻拔之，诛其魁首数百人。

大军之东伐也，关中留守兵少，而前后所虏东魏士卒，皆散在民间，乃谋为乱。及李虎等至长安，计无所出，乃与公卿辅魏太子出次渭北。关中大震恐，百姓相剽劫。于是沙苑所俘军人赵青雀、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。青雀据长安子城，伏德保咸阳，与太守慕容思庆各收降卒，以拒还师。长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，每日接战。魏帝留止闾乡，遣太祖讨之。长安父老见太祖至，悲且喜曰：“不意今日复得见公！”士女咸相贺。华州刺史导率军袭咸阳，斩思庆，擒伏德，南度渭与太祖会攻青雀，破之。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长安，遂与青雀通谋，至是亦伏诛。关中于是乃定。魏帝还长安，太祖复屯华州。

冬十一月，东魏将侯景攻陷广州。

十二月，是云宝袭洛阳，东魏将王元轨弃城走。都督赵刚袭广州，拔之。自襄、广以西城镇复内属。

五年冬，大阅于华阴。

六年春，东魏将侯景出三陂，将侵荆州，太祖遣开府李弼、独孤信各率骑五千出武关，景乃退还。

夏，茹茹度河至夏州，太祖召诸军屯沙苑以备之。

七年春三月，稽胡帅、夏州刺史刘平伏据上郡叛，遣开府于谨讨平之。

冬十一月，太祖奏行十二条制，恐百官不勉于职事，又下令申明之。

八年夏四月，大会诸军于马牧。

冬十月，齐神武侵汾、绛，围玉壁。太祖出军蒲阪，将击之。军至皂荚，齐神武退。太祖度汾追之，遂遁去。

十二月，魏帝狩于华阴，大飨将士。太祖率诸将朝于行在所。

九年春，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举州来附，太祖帅师迎之，令开府李远为前军。至洛阳，遣开府于谨攻柏谷坞，拔之。

三月，齐神武至河北。太祖还军灋上以引之。齐神武果度河，据邙山为阵，不进者数日。太祖留辎重于灋曲，士皆衔枚，夜登邙山。未明，击之，齐神武单骑为贺拔胜所逐，仅而获免。太祖率右军若干惠等大破齐神武军，悉虜其步卒。

赵贵等五将军居左，战不利。齐神武军复合，太祖又不利，夜乃引还。既入关，屯渭上。齐神武进至陕，开府达奚武等率军御之，乃退。太祖以邙山之战，诸将失律，上表请自贬。魏帝报曰：“公膺期作宰，义高匡合，仗钺专征，举无遗算。

朕所以垂拱九载，实资元辅之力，俾九服宁谧，诚赖翊赞之功。今大寇未殄，而以诸将失律，便欲自贬，深亏体国之诚。宜抑此谦光，恤予一人。”于是广募关陇豪右，以增军旅。

冬十月，大阅于栎阳，还屯华州。

十年夏五月，太祖入朝。

秋七月，魏帝以太祖前后所上二十四条及十二条新制，方为中兴永式，乃命尚书苏绰更损益之，总为五卷，班于天下。于是搜简贤才，以为牧守令长，皆依新制而遣焉。数年之间，百姓便之。

冬十月，大阅于白水。

十一年春三月，令曰：

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诸侯内立百官者，非欲富贵其身而尊荣之，盖以天下至广，非一人所能独治，是以博访贤才，助己为治。若其知贤也，则以礼命之。

其人闻命之日，则惨然曰：“凡受人之事，任人之劳，何舍己而从人。”又自勉曰：“天生俊士，所以利时。彼人主者，欲与我共治，安可苟辞。”于是降心而受命。及居官也，则昼

不甘食，夜不甘寝，思所以上匡人主，下安百姓；不遑恤其私而忧其家，故妻子或有饥寒之弊而不顾也。于是人主赐之以俸禄，尊之以轩冕，而不以为惠也。贤臣受之，亦不以为德也。位不虚加，禄不妄赐。为人君者，诚能以此道授官，为人臣者，诚能以此情受位，则天下之大，可不言而治矣。昔尧、舜之为君，稷、契之为臣，用此道也。及后世衰微，此道遂废，乃以官职为私恩，爵禄为荣惠。人君之命官也，亲则授之，爱则任之。人臣之受位也，可以尊身而润屋者，则迂道而求之；损身而利物者，则巧言而辞之。于是至公之道没，而奸诈之萌生。天下不治，正为此矣。

今圣主中兴，思去浇伪。诸在朝之士，当念职事之艰难，负阙之招累，夙夜兢兢，如临深履薄。才堪者，则审己而当之；不堪者，则收短而避之。使天官不妄加，王爵不虚受，则淳素之风，庶几可反。冬十月大阅于白水，遂西狩岐阳。

十二年春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反。瓜州民张保害刺史成庆，以州应仲和。

太祖遣开府独孤信讨之。东魏遣其将侯景侵襄州，太祖遣开府若干惠率轻骑击之。

至穰，景遁去。

夏五月，独孤信平凉州，擒仲和，迁其民六千余家于长安。瓜州都督令狐延起义诛张保，瓜州平。

七月，太祖大会诸军于咸阳。

九月，齐神武围玉壁，大都督韦孝宽力战拒守，齐神武攻围六旬不能下，其士卒死者什二三。会齐神武有疾，烧营而退。

十三年春正月，茹茹寇高平，至于方城。是月，齐神武薨。其子澄嗣，是为文襄帝。与其河南大行台侯景有隙，景不自安，遣使请举河南六州来附。齐文襄遣其将韩轨、匡狄干等围景于

颍川。

三月，太祖遣开府李弼率军援之，轨等遁去。景请留收辑河南，遂徙镇豫州。

于是遣开府王思政据颍川，弼引军还。

秋七月，侯景密图附梁。太祖知其谋，悉追还前后所配景将士。景惧，遂叛。

冬，太祖奉魏帝西狩于岐阳。

十四年春，魏帝诏封太祖长子毓为宁都郡公，食邑三千户。初，太祖以平元顛、纳孝庄帝之功，封宁都县子，至是改县为郡，而以封毓，用彰勤王之始也。

夏五月，进授太祖太师。太祖奉魏太子巡抚西境，自新平出安定，登陇，刻石纪事。下安阳，至原州，历北长城，大狩。将东趣五原，至蒲川，闻魏帝不豫，遂还。既至，帝疾已愈，于是还华州。

是岁，东魏遣其将高岳、慕容绍宗、刘丰生等，率众十余万围王思政于颍川。

十五年春，太祖遣大将军赵贵帅军至穰，兼督东南诸州兵以援思政。高岳起堰，引洧水以灌城，自颍川以北皆为陂泽，救兵不得至。

夏六月，颍川陷。初，侯景自豫州附梁，后遂度江，围建业。梁司州刺史柳仲礼以本朝有难，帅兵援之。梁竟陵郡守孙髡举郡来附，太祖使大都督符贵往镇之。及景克建业，仲礼还司州，率众来寇，髡以郡叛。太祖大怒。

冬十一月，遣开府杨忠率兵与行台仆射长孙俭讨之，攻克随郡。忠进围仲礼长史马岫于安陆。

是岁，盗杀齐文襄于邺，其弟洋讨贼，擒之，仍嗣其事，是为文宣帝。

十六年春正月，柳仲礼率众来援安陆，杨忠逆击于滌头，大破之，擒仲礼，悉虏其众。马岫以城降。

三月，魏帝封太祖第二子震为武邑公，邑二千户。先是，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察与其叔父荆州刺史、湘东王绎不睦，乃称蕃来附，遣其世子寮为质。及杨忠擒仲礼，绎惧，复遣其子方平来朝。

夏五月，齐文宣废其主元善见而自立。

秋七月，太祖率诸军东伐，拜章武公导为大将军，总督留守诸军事，屯泾北以镇关中。

九月丁巳，军出长安。时连雨，自秋及冬，诸军马驴多死。遂于弘农北造桥济河，自蒲阪还。于是河南自洛阳，河北自平阳以东，遂入于齐矣。

十七年春三月，魏文帝崩，皇太子嗣位，太祖以冢宰总百揆。梁邵陵王萧纶侵安陆，大将军杨忠讨擒之。

冬十月，太祖遣大将军王雄出子午，伐上津、魏兴；大将军达奚武出散关，伐南郑。

魏废帝元年春，王雄平上津、魏兴，以其地置东梁州。

夏四月，达奚武围南郑，月余，梁州刺史、宜丰侯萧循以州降。武执循还长安。

秋八月，东梁州民叛，率众围州城，太祖复遣王雄讨之。

侯景之克建业也，还奉梁武帝为主。居数旬，梁武以愤恚薨。景又立其子纲，寻而废纲自立。岁余，纲弟绎讨景，擒之，遣其舍人魏彦来告，仍嗣位于江陵，是为元帝。

二年春，魏帝诏太祖去丞相大行台，为都督中外诸军事。

二月，东梁州平，迁其豪帅于雍州。

三月，太祖遣大将军、魏安公尉迟迥率众伐梁武陵王萧纪于蜀。

夏四月，太祖勒锐骑三万西踰陇，度金城河，至姑臧。吐谷浑震惧，遣使献其方物。

五月，萧纪潼州刺史杨干运以州降，引迴军向成都。

秋七月，太祖自姑臧至于长安。

八月，克成都，剑南平。

冬十一月，尚书元烈谋作乱，事发，伏诛。

三年春正月，始作九命之典，以叙内外官爵。以第一品为九命，第九品为一命。改流外品为九秩，亦以九为上。又改置州郡及县：改东雍为华州，北雍为宜州，南雍为蔡州，华州为同州，北华为鄜州，东秦为陇州，南秦为成州，北秦为交州，东荆为淮州，南荆为昌州，东夏为延州，南夏为长州，东梁为金州，南梁为隆州，北梁为静州，阳都为汾州，南汾为勋州，汾州为丹州，南豳为宁州，南岐为凤州，南洛为上州，南广为涇州，南襄为湖州，西凉为甘州，西郢为鸿州，西益为利州，东巴为集州，北应为辅州，恒州为均州，沙州为深州，宁州为麓州，义州为岩州，新州为温州，江州为沔州，西安为盐州，安州为始州，并州为随州，肆州为塘州，冀州为顺州，淮州为纯州，扬州为颍州，司州为宪州，南平为升州，南郢为归州，青州为眉州。凡改州四十六，置州一，改郡一百六，改县二百三十。

自元烈诛，魏帝有怨言。魏淮安王育、广平王赞等垂泣谏之，帝不听。于是太祖与公卿定议，废帝，尊立齐王廓，是为恭帝。

魏恭帝元年夏四月，帝大飡群臣。魏史柳虬执简书于朝曰：“废帝，文皇帝之嗣子。年七岁，文皇帝托于安定公曰：“是子才，由于公，不才，亦由于公，宜勉之。”公既受兹重寄，居元辅之任，又纳女为皇后，遂不能训诲有成，致令废黜，负

文皇帝付属之意，此咎非安定公而谁？”太祖乃令太常卢辩作诰谕公卿曰：“呜呼！我群后暨众士，维文皇帝以襁褓之嗣托于予，训之诲之，庶厥有成。

而予罔能革变厥心，庸暨乎废，坠我文皇帝之志。呜呼！兹咎予其焉避。予实知之，矧尔众人之心哉。惟予之颜，岂惟今厚，将恐来世以予为口实。”乙亥，诏封太祖子邕为辅城公，宪为安城公，邑各二千户。茹茹乙旃达官寇广武。

五月，遣柱国赵贵追击之，斩首数千级，收其辎重而还。

秋七月，太祖西狩至于原州。

梁元帝遣使请据旧图以定疆界，又连结于齐，言辞悖慢。太祖曰：“古人有言‘天之所弃，谁能兴之’，其萧绎之谓乎。”

冬十月壬戌，遣柱国于谨、中山公护、大将军杨忠、韦孝宽等步骑五万讨之。

十一月癸未，师济于汉。中山公护与杨忠率锐骑先屯其城下，据江津以备其逸。丙申，谨至江陵，列营围守。辛亥，进攻城，其日克之。擒梁元帝，杀之，并虏其百官及士民以归。没为奴婢者十余万，其免者二百余家。立萧察为梁主，居江陵，为魏附庸。梁将王僧辩、陈霸先于丹阳立梁元帝第九子方智为主。

魏氏之初，统国三十六，大姓九十九，后多绝灭。至是，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，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，所统军人，亦改从其姓。

二年，梁广州刺史王琳寇边。冬十一月，遣大将军豆卢宁帅师讨之。

三年春正月丁丑，初行周礼，建六官。以太祖为太师、大冢宰，柱国李弼为太傅，大司徒赵贵为太保，大宗伯独孤信为大司马，于谨为大司寇，侯莫陈崇为大司空。初，太祖以汉魏

官繁，思革前弊。大统中，乃命苏绰、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，寻亦置六卿官，然为撰次未成，众务犹归台阁。至是始毕，乃命行之。

夏四月，太祖北巡狩。

秋七月，度北河。王琳遣使来附，以琳为大将军、长沙郡公。魏帝封太祖子直为秦郡公，招为正平公，邑各一千户。

九月，太祖有疾，还至云阳，命中山公护受遗辅嗣子。

冬十月乙亥，崩于云阳宫，还长安发丧。时年五十二。甲申，葬于成陵，谥曰文公。孝闵帝受禅，追尊为文王，庙曰太祖。武成元年，追尊为文皇帝。

太祖知人善任使，从谏如流，崇尚儒术，明达政事，恩信被物，能驾驭英豪，一见之者，咸思用命。沙苑所获囚俘，释而用之，河桥之役，率以击战，皆得其死力。诸将出征，授以方略，无不制胜。性好朴素，不尚虚饰，恒以反风俗，复古始为心。

史臣曰：水历将终，群凶放命，或威权震主，或衅逆滔天。咸谓大宝可以力征，神物可以求得，莫不窥窬九鼎，睥睨两宫，而诛夷继及，亡不旋踵。是知巨君篡盗，终成建武之资；仲颖凶残，实启当涂之业。天命有底，庸可滔乎。

太祖田无一成，众无一旅，驱驰戎马之际，蹶足行伍之间。属与能之时，应启圣之运，鸠集义勇，纠合同盟，一举而殄仇讎，再驾而匡帝室。于是内询帷幄，外仗材雄，推至诚以待人，弘大顺以训物。高氏籍甲兵之众，恃戎马之强，屡入近畿，志图吞噬。及英谋电发，神旆风驰，弘农建城濮之勋，沙苑有昆阳之捷。

取威定霸，以弱为强。绍元宗之衰绪，创隆周之景命。南清江汉，西举巴蜀，北控沙漠，东据伊瀍。乃摈落魏晋，宪章

古昔，修六官之废典，成一代之鸿规。德刑并用，勋贤兼叙，远安迩悦，俗阜民和。亿兆之望有归，揖让之期允集。功业若此，人臣以终。盛矣哉！非夫雄略冠时，英姿不世，天与神授，纬武经文者，孰能与于此乎。昔者，汉献蒙尘，曹公成夹辅之业；晋安播荡，宋武建匡合之勋。

校德论功，绰有余裕。

至于渚宫制胜，阖城孥戮；茹茹归命，尽种诛夷：虽事出于权道，而用乖于德教。周祚之不永，或此之由乎。

周书卷三

帝纪第三

孝闵帝

孝闵皇帝讳觉，字陀罗尼，太祖第三子也。母曰元皇后。大统八年，生于同州官舍。九岁，封略阳郡公。时有善相者史元华见帝，退谓所亲曰：“此公子有至贵之相，但恨其寿不足以称之耳。”魏恭帝三年三月，命为安定公世子。四月，拜大将军。十月乙亥，太祖崩，丙子，嗣位太师、大冢宰。十二月丁亥，魏帝诏以岐阳之地封帝为周公。庚子，禅位于帝。诏曰：“予闻皇天之命不于常，惟归于德。故尧授舜，舜授禹，时其宜也。天厌我魏邦，垂变以告，惟尔罔弗知。予虽不明，敢弗龚天命，格有德哉。今踵唐虞旧典，禅位于周，庸布告遐迩焉。”

使大宗伯赵贵持节奉册书曰：“咨尔周公，帝王之位弗有常，有德者受命，时乃天道。予式时庸，荒求于唐虞之彝踵。曰我魏德之终旧矣，我邦小大罔弗知，今其可久怫于天道而不归有德欤。时用询谋。佥曰公昭考文公，格勋德于天地，丕济生民。洎公躬，又宣重光。故玄象征见于上，讴歌奔走于下，天之历数，用实在焉。予安敢弗若。是以钦祗盛典，逊位于公。公其享兹大命，保有万国，可不慎欤。”魏帝临朝，遣民部中大夫、济北公元迪致皇帝玺绶。固辞。公卿百辟劝进，太（师）

〔史〕陈祥瑞，乃从之。是日，魏帝逊于大司马府。

元年春正月辛丑，即天王位。柴燎告天，朝百官于路门。追尊皇考文公为文王，皇妣为文后。大赦天下。封魏帝为宋公。是日，槐里献赤雀四。百官奏议云：“帝王之兴，罔弗更正朔，明受之于天，革民视听也。逮于尼父，稽诸阴阳，云行夏之时，后王所不易。今魏历告终，周室受命，以木承水，实当行录，正用夏时，式遵圣道。惟文王诞玄气之祥，有黑水之讖，服色宜乌。”制曰可。以大司徒、赵郡公李弼为太师，大宗伯、南阳公赵贵为太傅、大冢宰，大司马、河内公独孤信为太保、大宗伯，柱国、中山公护为大司马。以大将军宁都公毓、高阳公达奚武、武阳公豆卢宁、小司寇阳平公李远、小司马博陵公贺兰祥、小宗伯魏安公尉迟迥等并柱国。

壬寅，祠圆丘。诏曰：“予本自神农，其于二丘，宜作厥主。始祖献侯，启土辽海，肇有国基，配南北郊。文考德符五运，受天明命，祖于明堂，以配上帝，庙为太祖。”癸卯，祠方丘。甲辰，祠太社。初除市门税。乙巳，祠太庙。丁未，会百官于干安殿，班赏各有差。

戊申，诏曰：“上天有命，革魏于周，致予一人，受兹大号。予惟古先圣王，罔弗先于省视风俗，以求民瘼，然后克治。矧予眇眇，又当草昧，若弗尚于达四聪、明四目之训者，其有闻知哉。有司宜分命方别之使，所在巡抚。五教何者不宣，时政有何不便；得无修身洁己，才堪佐世之人，而不为上所知；冤枉受罚，幽辱于下之徒，而不为上所理；孝义贞节，不为有司所申；鰥寡孤穷，不为有司所恤；暨黎庶衣食丰约，赋役繁省，灾厉所兴，水旱之处：并宜具闻。若有年八十已上，所在就加礼饩。”辛亥，祠南郊。壬子，立王后元氏。

乙卯，诏曰：“惟天地草昧，建邦以宁。今可大启诸国，

为周藩屏。”于是封太师李弼为赵国公，太傅赵贵为楚国公，太保独孤信为卫国公，大司寇于谨为燕国公，大司空侯莫陈崇为梁国公，大司马、中山公护为晋国公，邑各万户。辛酉，祠太庙。癸亥，亲耕籍田。丙寅，于剑南陵井置陵州，武康郡置资州，遂宁郡置遂州。

二月癸酉，朝日于东郊。乙亥，改封永昌郡公广为天水郡公。戊寅，祠太社。

丁亥，楚国公赵贵谋反，伏诛。诏曰：

朕文考昔与群公洎列将众官，同心戮力，共治天下。自始及终，二十三载，迭相匡弼，上下无怨。是以群公等用升余于大位。朕虽不德，岂不识此。是以朕于群公，同姓者如弟兄，异姓者如甥舅。冀此一心，平定宇内，各令子孙，享祀百世。而朕不明，不能辑睦，致使楚公贵不悦于朕，与万俟几通、叱奴兴、王龙仁、长孙僧衍等阴相假署，图危社稷。事不克行，为开府宇文盛等所告。及其推究，咸伏厥辜。兴言及此，心焉如瘁。但法者天下之法，朕既为天下守法，安敢以私情废之。书曰“善善及后世，恶恶止其身”，其贵、通、兴、龙仁罪止一家，僧衍止一房，余皆不问。惟尔文武，咸知时事。

太保独孤信有罪免。

甲午，以大司空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太保，大司马、晋国公护为大冢宰，柱国、博陵公贺兰祥为大司马，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司寇，大将军、化政公宇文贵为柱国。己亥，秦州、泾州各献木连理。岁星守少微，经六十日。

三月庚子，会文武百官，班赐各有差。己酉，柱国、卫国公独孤信赐死。壬子，诏曰：“（浙）〔浙〕州去岁不登，厥民饥馑，朕用愍焉。其当州租输未毕者，悉宜免之。兼遣使巡检，有穷馁者，并加赈给。”癸亥，省六府士员，三分减一。

夏四月己巳，以少师、平原公侯莫陈顺为柱国。壬申，诏死罪以下，各降一等。壬午，谒成陵。乙酉，还宫。丁亥，祠太庙。

五月癸卯，岁星犯太微上将，太白犯轩辕。己酉，槐里献白燕。帝欲观渔于昆明池，博士姜须谏，乃止。

秋七月壬寅，帝听讼于右寝，多所哀宥。甲辰，月掩心后星。辛亥，祠太庙。

荧惑犯东井北端第二星。

八月戊辰，祠太社。辛未，诏曰：“朕甫临大位，政教未孚，使我民农，多陷刑网。今秋律已应，将行大戮，言念群生，责在于朕。宜从肆眚，与其更新。

其犯〔死〕者宜降从流，流以下各降一等。不在赦限者，不从此降。”甲午，诏曰：“帝王之治天下，罔弗博求众才，以义厥民。今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，军列九人。被举之人，于后不称厥任者，所举官司，皆治其罪。”

九月庚申，诏曰：“朕闻君临天下者，非由一人，时乃上下同心所致。今文武之官及诸军人不沾爵封者，宜各授两大阶。”改太守为郡守。

帝性刚果，见晋公护执政，深忌之。司会李植、军司马孙恒以先朝佐命，入侍左右，亦疾护之专，乃与宫伯乙弗凤、贺拔提等潜谋，请帝诛护。帝然之。又引宫伯张光洛同谋。光洛密白护，护乃出植为梁州刺史，恒为潼州刺史。凤等遂不自安，更奏帝，将召群公入，因此诛护。光洛又白之。时小司马尉迟纲总统宿卫兵，护乃召纲共谋废立。令纲入殿中，诈呼凤等论事。既至，以次执送护第，并诛之。纲仍罢散禁兵，帝方悟，无左右，独在内殿，令宫人持兵自守。护又遣大司马贺兰祥逼帝逊位。遂幽于旧邸，月余日，以弑崩，时年十六。植、恒等

亦遇害。

及武帝诛护后，乃诏曰：“慎始敬终，有国彝典；事亡如存，哲王通制。义崇追远，礼贵尊亲。故略阳公至德纯粹，天姿秀杰。属魏祚告终，宝命将改，讴歌允集，历数攸归，上协苍灵之庆，下昭后祇之锡。而祸生肘腋，衅起萧墙，白兽噬驂，苍鹰集殿，幽辱神器，弑酷乘舆，冤结生民，毒流宇县。今河海澄清，氛沴消荡，追尊之礼，宜崇徽号。”遣太师、蜀国公（过）〔迥〕于南郊上谥曰孝闵皇帝，陵曰静陵。

史臣曰：孝闵承既安之业，应乐推之运，柴天竺物，正位君临，迥无异言，远无异望。虽黄初代德，太始受终，不之尚也。然政由宁氏，主怀芒刺之疑；祭则寡人，臣无复子之请。以之速祸，宜哉。

周书卷四

帝纪第四

明帝

世宗明皇帝讳毓，小名统万突，太祖长子也。母曰姚夫人，永熙三年，太祖临夏州，生帝于统万城，因以名焉。大统十四年，封宁都郡公。十六年，行华州事。寻拜开府仪同三司、宜州诸军事、宜州刺史。魏恭帝三年，授大将军，镇陇右。孝闵帝践阼，进位柱国，转岐州诸军事、岐州刺史。治有美政，黎民怀之。

及孝闵帝废，晋公护遣使迎帝于岐州。秋九月癸亥，至京师，止于旧邸。甲子，群臣上表劝进，备法驾奉迎。帝固让，群臣固请，是日，即天王位，大赦天下。

乙丑，朝群臣于延寿殿。

冬十月癸酉，太师、赵国公李弼薨。己卯，以大将军、昌平公尉迟纲为柱国。

乙酉，祠圆丘。丙戌，祠方丘。甲午，祠太社。柱国、阳平公李远赐死。是月，梁相陈霸先废其主萧方智而自立，是为陈武帝。

十一月庚子，祠太庙。丁未，祠圆丘。丁巳，诏曰：“帝王之道，以宽仁为大。魏政诸有轻犯未至重罪、及诸村民一家

有犯乃及数家而被远配者，并宜放还。”

十二月庚午，谒成陵。癸酉，还宫。庚辰，以大将军、辅城公邕为柱国。戊子，赦长安见囚。甲午，诏曰：“善人之后，犹累世获宥，况魏氏以德让代终，岂容不加隐恤。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，所有没入为官口者，悉宜放免。”

二年春正月乙未，以大冢宰、晋公护为太师。辛亥，亲耕籍田。癸丑，立王后独孤氏。丁巳，雍州置十二郡。又于河东置蒲州，河北置虞州，弘农置陕州，正平置绛州，宜阳置熊州，邵郡置邵州。

二月癸未，诏曰：“王者之宰民也，莫不同四海，一远近，为父母而子之。

一物失所，若纳于隍。贼之境土，本同大化，往因时难，致阻东西。遂使疆场之间，互相抄掠。兴言及此，良可哀伤。自元年以来，有被掠入贼者，悉可放免。”

自冬不雨，至于是月方大雪。

三月甲午，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，遣柱国、高阳公达奚武与大将军杨忠率众迎之。改雍州刺史为雍州牧，京兆郡守为京兆尹。以广业、修城二郡置康州，葭芦郡置文州。戊申，长安献白雀。庚申，诏曰：“三十六国，九十九姓，自魏氏南徙，皆称河南之民。今周室既都关中，宜改称京兆人。”

夏四月己巳，以太师、晋公护为雍州牧。庚午，荧惑入轩辕。辛未，降死罪一等，五岁刑已下皆原之。甲戌，王后独孤氏崩。甲申，葬敬后。

五月乙未，以大司空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宗伯。

六月癸亥，献哒遣使献方物。己巳，板授高年刺史、守、令，恤鳏寡孤独各有差。分长安为万年县，并治京城。辛未，幸昆明池。壬申，长安献白鸟。遣使分行州郡，理囚徒，察风

俗，掩骼埋胔。

秋七月甲午，遣柱国、宁蜀公尉迟迥率众于河南筑安乐城。丙申，顺阳献三足乌。

八月甲子，群臣上表称庆。诏曰：“夫天不爱宝，地称表瑞，莫不威凤巢阁，图龙跃沼，岂直日月珠连，风雨玉烛。是以钩命决曰“王者至孝则出”，元命苞曰“人君至治所有”。虞舜烝烝，来兹异趾；周文翼翼，翔此灵禽。文考至德下覃，遗仁爱被，远符千载，降斯三足。将使三方归本，九州翕定。惟此大体，景福在民。予安敢让宗庙之善，弗宣大惠。可大赦天下，文武官普进二级。”

九月辛卯，以大将军杨忠、大将军王雄并为柱国。甲辰，封少师元罗为韩国公，以绍魏后。丁未，幸同州。过故宅，赋诗曰：“玉烛调秋气，金舆历旧宫。

还如过白水，更似入新丰。霜潭渍晚菊，寒井落疏桐。举杯延故老，令闻歌大风。”

冬十月辛酉，还宫。乙丑，遣柱国尉迟迥镇陇右。长安献白兔。

十二月辛酉，突厥遣使献方物。癸亥，太庙成。辛巳，以功臣琅邪贞献公贺拔胜等十三人配享太祖庙庭。壬午，大赦天下。

武成元年春正月己酉，太师、晋公护上表归政，帝始亲览万机。军旅之事，护犹总焉。初改都督诸州军事为总管。丙辰，封大将军、章武孝公导子亮为永昌公，翼为西阳公。

三月癸巳，陈六军，帝亲擐甲冑，迎太白于东方。秦郡公直镇蒲州。吐谷浑寇边，庚戌，遣大司马、博陵公贺兰祥率众讨之。

四月戊午，武当郡献赤乌。甲戌，云。秦州献白马朱鬣。

五月戊子，诏曰：“皇王之迹不一，因革之道已殊，莫不播八政以成物，兆三元而为纪。是以容成创定于轩辕，羲和钦若于唐世，鸿范九畴，大弘五法。易曰：“泽中有火，革，君子以治历明时。”故历之为义大矣。但忽微成象，象极则差；分积命时，时积斯舛。开辟至于获麟，二百七十六万岁，晷度推移，余分盈缩，南正无闻，畴人靡记。暑往寒来，理乖攸序，敬授民时，何其积谬。昔汉世巴郡洛下闾善治历，云后八百岁，当有圣人定之。自火行至今，木德应其运矣，朕何让焉。可命有司，傍稽六历，仰观七曜，博推古今，造我周历，量定以闻。”

己亥，听讼于正武殿。辛亥，以大宗伯、梁国公侯莫陈崇为大司徒，大司寇、高阳公达奚武为大宗伯，武阳公豆卢宁为大司寇，柱国、辅城公邕为大司空。乙卯，诏曰：“比屡有纠发官司赦前事。此虽意在疾恶，但先王制肆眚之道，令天下自新，若又推问，自新何由哉。如此之徒，有司勿为推究。惟库廩仓廩与海内所共，汉帝有云“朕为天下守财耳”。若有侵盗公家财畜钱粟者，魏朝之事，年月既远，一不须问。自周有天下以来，虽经赦宥，而事迹可知者，有司宜即推穷。得实之日，但免其罪，征备如法。”贺兰祥攻拔洮阳、洪和二城，吐谷浑遁走。

闰月庚申，高昌遣使献方物。

六月戊子，大雨霖。诏曰：“昔唐咨四岳，殷告六曹，睹灾兴惧，咸真时雍。

朕抚运应图，作民父母，弗敢怠荒，以求民瘼。而霖雨作沴，害麦伤苗，隕屋漂垣，泊于昏垫。谅朕不德，苍生何咎。刑政所失，罔识厥由。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，今宜各上封事，说言极谏，罔有所讳。朕将览察，以答天谴。其遭水者，有司可时巡检，条列以闻。”庚子，诏曰：“颍川从我，是曰元

勋；无忘父城，实起王业。文考属天地草昧，造化权舆，拯彼横流，匡兹颓运。赖英贤尽力，文武同心，翼赞大功，克隆帝业。而被坚执锐，栉风沐雨，永言畴昔，良用恍然。

至若功成名遂，建国剖符，予惟休也。其有致死王事，妻子无归者，朕甚伤之。

凡是从先王向夏州，发夏州从来，见在及薨亡者，并量赐钱帛，称朕意焉。”是月，陈武帝薨，兄子蒨立，是谓文帝。

秋八月己亥，改天王称皇帝，追尊文王为帝，大赦改元。壬子，以大将军、安城公宪为益州总管。癸丑，增御正四人，位上大夫。

九月乙卯，以大将军、天水公广为梁州总管。辛未，进封辅城公邕为鲁国公，安城公宪为齐国公，秦郡公直为卫国公，正平公招为赵国公。封皇弟俭为谯国公，纯为陈国公，盛为越国公，达为代国公，通为冀国公，迨为滕国公。进封天水公广为蔡国公，高阳公达奚武为郑国公，武阳公豆卢宁为楚国公，博陵公贺兰祥为凉国公，宁蜀公尉迟迥为蜀国公，化政公宇文贵为许国公，陈留公杨忠为（隋）〔随〕国公，昌平公尉迟纲为吴国公，武威公王雄为庸国公。邑各万户。

冬十月甲午，以柱国、吴国公尉迟纲为泾州总管。是月，齐文宣帝薨，子殷嗣立。以柱国、蜀国公尉迟迥为秦州总管。

二年春正月癸丑朔，大会群臣于紫极殿，始用百戏焉。

三月辛酉，重阳阁成，会群公列将卿大夫及突厥使者于芳林园，赐钱帛各有差。

夏四月，帝因食遇毒。庚子，大渐。诏曰：

人生天地之间，禀五常之气，天地有穷已，五常有推移，人安得长在。

是以生而有死者，物理之必然。处必然之理，修短之间，

何足多恨。朕虽不德，性好典坟，披览圣贤余论，未尝不以此自晓。今乃命也，夫复何言。诸公及在朝卿大夫士，军中大小督将、军〔人〕等，并立勋效，积有年载，辅翼太祖，成我周家。今朕缙承大业，处万乘之上，此乃上不负太祖，下不负朕躬，朕得启手启足，从先帝于地下，实无恨于心矣。所可恨者，朕享大位，可谓四年矣，不能使政化循理，黎庶丰足，九州未一，二方犹梗，顾此怀恨，目用不瞑。唯冀仁兄冢宰，洎朕先正、先父、公卿大臣等，协和为心，勉力相劝，勿忘太祖遗志，提挈后人，朕虽没九泉，形体不朽。

今大位虚旷，社稷无主。朕儿幼稚，未堪当国。鲁国公邕，朕之介弟，宽仁大度，海内共闻，能弘我周家，必此子也。夫人贵有始终，公等事太祖，辅朕躬，可谓有始矣，若克念世道艰难，辅邕以主天下者，可谓有终矣。哀死事生，人臣大节，公等思念此言，令万代称叹。

朕禀生俭素，非能力行菲薄，每寝大布之被，服大帛之衣，凡是器用，皆无雕刻。身终之日，岂容违弃此好。丧事所需，务从俭约，敛以时服，勿使有金玉之饰。若以礼不可阙，皆令用瓦。小敛讫，七日哭。文武百官各权辟衰麻，且以素服从事。葬日，选择不毛之地，因地势为坟，勿封勿树。且厚葬伤生，圣人所诫，朕既服膺圣人之教，安敢违之。凡百官司，勿异朕此意。四方州镇使到，各令三日哭，哭讫，悉权辟凶服，还以素服从事，待大例除。非有呼召，各按部自守，不得辄奔赴阙庭。礼有通塞随时之义，葬讫，内外悉除服从吉。三年之内，勿禁婚娶，饮食一令如平常也。

时事殷猥，病困心乱，止能及此。如其事有不尽，准此以类为断。死而近思，古人有之。朕今忍死，书此怀抱。

其诏即帝口授也。辛丑，崩于延寿殿，时年二十七，谥曰

明皇帝，庙称世宗。五月辛未，葬于昭陵。

帝宽明仁厚，敦睦九族，有君人之量。幼而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善属文，词彩温丽。及即位，集公卿已下有文学者八十余人于麟趾殿，刊校经史。又摭采众书，自羲、农以来，讫于魏末，叙为世谱，凡五百卷云。所着文章十卷。

史臣曰：世宗宽仁远度，叡哲博闻。处代邸之尊，实文昭之长。豹姿已变，龙德犹潜，而百辟倾心，万方注意。及乎迎宣黜贺，入纂大宗，而礼貌功臣，敦睦九族，率由恭俭，崇尚文儒，亶亶焉其有君人之德者矣。始则权臣专制，政出私门；终乃鸩毒潜加，享年不永。惜哉！

周书卷五

帝纪第五

武帝上

高祖武皇帝讳邕，字祢罗突，太祖第四子也。母曰叱奴太后。大统九年，生于同州，有神光照室。幼而孝敬，聪敏有器质。太祖异之，曰：“成吾志者，必此儿也。”年十二，封辅城郡公。孝闵帝践阼，拜大将军，出镇同州。世宗即位，迁柱国，授蒲州诸军事、蒲州刺史。武成元年，入为大司空、治御正，进封鲁国公，领宗师。甚为世宗所亲爱，朝廷大事，多共参议。性沉深有远识，非因顾问，终不辄言。世宗每叹曰：“夫人不言，言必有中。”

武成二年夏四月，世宗崩，遗诏传帝位于高祖。高祖固让，百官劝进，乃从之。壬寅，即皇帝位，大赦天下。冬十二月，改作露门、应门。

是岁，齐常山王高演废其主殷而自立，是为孝昭帝。

保定元年春正月戊申，诏曰：“寒暑亟周，奄及徂岁，改元命始，国之典章。

朕祗承宝图，宜遵故实。可改武成三年为保定元年。嘉号既新，惠泽宜布，文武百官，各增四级。”以大冢宰、晋国公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令五府总于天官。

庚戌，祠圆丘。壬子，祠方丘。甲寅，祠感生帝于南郊。乙卯，祠太社。辛酉，突厥遣使献其方物。戊辰，诏曰：“履端开物，实资元后；代终成务，谅惟宰栋。

故周文公以上圣之智，翼彼姬周，爰作六典，用光七百。自兹厥后，代失其绪，俾巍巍之化，历千祀而莫传；郁郁之风，终百王而永坠。我太祖文皇帝禀纯和之气，挺天纵之英，德配干元，功侔造化，故能舍末世之弊风，蹈隆周之馥典，诞述百官，厥用允集。所谓乾坤改而重构，岂帝王洪范而已哉。朕入嗣大宝，思扬休烈。今可班斯礼于太祖庙庭。”己巳，祠太庙，班太祖所述六官焉。癸酉，吐谷浑、高昌并遣使献方物。甲戌，诏先经兵戎官年六十已上，及民七十已上，节级板授官。乙亥，亲耕籍田。丙子，大射于正武殿，赐百官各有差。

二月己卯，遣大使巡察天下。于洮阳置洮州。甲午，朝日于东郊。乙未，突厥、宕昌并遣使献方物。丙午，省鬻犂，去百戏。弘农上言九尾狐见。

三月丙寅，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，率岁一月役。

夏四月丙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庚寅，以少傅、吴公尉迟纲为大司空。丁酉，白兰遣使献犀甲、铁铠。

五月丙午，封孝闵皇帝子康为纪国公，皇子赞为鲁国公。晋公护获玉斗以献。

戊辰，突厥、龟兹并遣使献方物。

六月乙酉，遣治御正殷不害等使于陈。

秋七月戊申，诏曰：“亢旱历时，嘉苗殄悴。岂狱犴失理，刑罚乖衷欤？其所在见囚：死以下，一岁刑以上，各降本罪一等；百鞭以下，悉原免之。”更铸钱，文曰“布泉”，以一当五，与五铢并行。己酉，追封皇伯父颙为邵国公，以晋公子江陵公会为后；次伯父连为杞国公，以章武孝公子永昌公亮为后；第

三伯父洛生为莒国公，以晋公子崇业公至为后；又追封武邑公震为宋国公，以世宗子实为后；并袭封。己巳，荧惑入舆鬼，犯积尸。

九月甲辰，南宁州遣使献滇马及蜀铠。乙巳，客星见于翼。

冬十月甲戌，日有蚀之。戊寅，荧惑犯太微上将，合焉。

十一月乙巳，以大将军、卫国公直为雍州牧。陈遣使来聘。进封柱国、广武公夔炽为邓国公。丁巳，狩于岐阳。是月，齐孝昭帝薨，弟长广王湛代立，是为武成帝。

十二月壬午，至自岐阳。

是岁，追封皇族祖仲为虞国公。

二年春正月壬寅，初于蒲州开河渠，同州开龙首渠，以广灌溉。丁未，以陈主弟瑒为柱国，送还江南。

闰月己丑，诏柱国以下，帅都督以上，母妻授太夫人、夫人、郡君、县君各有差。癸巳，太白入昴。己亥，柱国、大司马、凉国公贺兰祥薨。洛州民周共妖言惑众，假署将相，事发伏诛。

二月壬寅，荧惑犯太微上相。癸丑，以久不雨，降宥罪人，京城三十里内禁酒。梁主萧察薨。以大将军、蔡国公广为秦州总管。

三月壬午，荧惑犯左执法。

夏四月甲辰，禁屠宰，旱故也。丁巳，南阳献三足乌。湖州上言见二白鹿从三角兽而行。己未，于伏流城置和州。癸亥，诏曰：“比以寇难犹梗，九州未一，文武之官立功效者，虽锡以茅土，而未（及）〔给〕租赋。诸柱国等勋德隆重，宜有优崇，各准别制，邑户听寄食他县。”

五月庚午，以山南众瑞并集，大赦天下，百官及军人，普泛二级。南阳宛县三足乌所集，免今年役及租赋之半。壬辰，

以柱国随国公杨忠为大司空，吴国公尉迟纲为陕州总管。

六月己亥，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，邵国公会为蒲州总管。分山南荆州、安州、襄州、江陵为四州总管。

秋七月己巳，封开府贺拔纬为霍国公。乙亥，太白犯舆鬼。

九月戊辰朔，日有蚀之。陈遣使来聘。

冬十月戊戌，诏曰：“树之元首，君临海内，本乎宣明教化，亭毒黔黎；岂唯尊贵其身，侈富其位。是以唐尧疏葛之衣，麤粝之食，尚临汾阳而永叹，登姑射而兴想。况无圣人之德而嗜欲过之，何以克厌众心，处于尊位，朕甚恐焉。今巨寇未平，军戎费广，百姓空虚，与谁为足。凡是供朕衣服饮食，四时所须，爰及宫内调度，朕今手自减削。纵不得顿行古人之道，岂曰全无庶几。凡尔百司，安得不思省约，勸朕不逮者哉。”辛亥，帝御大武殿大射，公卿列将皆会。戊午，讲武于少陵原。分南宁州置恭州。

十一月丁卯，以大将军卫国公直、大将军赵国公招并为柱国。又以招为益州总管。壬午，荧惑犯岁星于危南。

十二月，益州献赤乌。

三年春正月辛未，改光迁国为迁州。乙酉，太保、梁国公侯莫陈崇赐死。壬辰，于乞银城置银州。

二月庚子，初颁新律。辛丑，诏魏大统九年以前，都督以上身亡而子孙未齿叙者，节级授官。渭州献三足乌。辛酉，诏曰：“二仪创辟，玄象着明；三才已备，历数昭列。故书称钦若敬授，易序治历明时。此先代一定之典，百王不易之务。伏惟太祖文皇帝，敬顺昊天，忧劳庶政，历序六家，以阴阳为首。洎予小子，弗克遵行，惟斯不安，夕惕若厉。自顷朝廷权舆，事多仓卒，乖和爽序，违失先志。致风雨愆时，疾厉屡起，嘉生不遂，万物不长，朕甚伤之。自今举大事、行大政，非军机

急速，皆宜依月令，以顺天心。”

三月乙丑朔，日有蚀之。丙子，宕昌遣使献生猛兽二，诏放之南山。乙酉，益州献三足乌。

夏四月乙未，以柱国、郑国公达奚武为太保，大将军韩果为柱国。己亥，帝御正武殿录囚徒。癸卯，大雩。癸丑，有牛足生于背。戊午，幸太学，以太傅、燕国公子谨为三老而问道焉。初禁天下报讎，犯者以杀人论。壬戌，诏百官及民庶上封事，极言得失。

五月甲子朔，避正寝不受朝，旱故也。甲戌，雨。

秋七月戊辰，行幸原州。庚午，陈遣使来聘。丁丑，幸津门，问百年，赐以钱帛，又赐高年板职各有差，降死罪一等。

八月丁未，改作露寝。

九月甲子，自原州登陇山。荧惑犯太微上将。丙戌，幸同州。戊子，诏柱国杨忠率骑一万与突厥伐齐。己丑，蒲州献嘉禾，异亩同颖。初令世袭州郡县者改为五等爵，州封伯，郡封子，县封男。

冬十月壬辰，荧惑犯左执法。乙巳，以开府、杞国公亮为梁州总管。庚戌，陈遣使来聘。

十有二月辛卯，至自同州。遣太保、郑国公达奚武率骑三万出平阳以应杨忠。

是月，有人生子男，而阴在背后如尾，两足指如兽爪。有犬生子，腰以后分为二身，两尾六足。

四年春正月庚申，杨忠破齐长城，至晋阳而还。

二月庚寅朔，日有蚀之。甲午，荧惑犯房右驂。

三月己未，荧惑又犯房右驂。庚辰，初令百官执笏。

夏四月癸卯，以柱国、邓公襄炽为大宗伯。

五月壬戌，封世宗长子贤为毕国公。丁卯，突厥遣使献方

物。癸酉，以大将军、安武公李穆为柱国。丁亥，改礼部为司宗，大司礼为礼部，大司乐为乐部。

六月庚寅，改御伯为纳言。

秋七月戊午，(粟)[粟]特遣使献方物。戊寅，焉耆遣使献名马。

八月丁亥朔，日有蚀之。诏柱国杨忠率师与突厥东伐，至北河而还。戊子，以柱国齐公宪为雍州牧，许国公宇文贵为大司徒。

九月丁巳，以柱国、卫国公直为大司空，封开府李昞为唐国公，若千凤为徐国公。陈遣使来聘。是月，以皇世母阎氏自齐至，大赦天下。

闰月己亥，以大将军韦孝宽、大将军长孙俭并为柱国。

冬十月癸亥，以大将军陆通、大将军宇文盛、蔡国公广并为柱国。甲子，诏大将军、大冢宰、晋国公护率军伐齐，帝于太庙庭授以斧钺。于是护总大军出潼关，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诸军出豫州，少师杨纁出(积)[积]关。丁卯，幸沙苑劳师。癸酉，还宫。

十一月甲午，柱国、蜀国公尉迟迥率师围洛阳，柱国、齐国公宪营于邙山，晋公护次于陕州。

十二月，权景宣攻齐豫州，刺史王士良以州降。壬戌，齐师渡河，晨至洛阳，诸军惊散。尉迟迥率麾下数十骑扞敌，得却，至夜引还。柱国、庸国公王雄力战，死之。遂班师。杨纁于积关战没。权景宣亦弃豫州而还。

五年春正月甲申朔，废朝，以庸国公王雄死王事故也。辛卯，白虹贯日。庚子，令荆州、安州、江陵等总管并隶襄州总管府，以柱国、大司空、卫国公直为襄州总管。甲辰，太白、荧惑、岁星合于娄。乙巳，吐谷浑遣使献方物。以庸国公王雄

世子开府谦为柱国。

二月辛酉，诏陈国公纯、柱国许国公宇文贵、神武公夔毅、南安公杨（荐）〔荐〕等，如突厥逆女。甲子，郢州获绿毛龟。丙寅，以柱国安武公李穆为大司空，绥德公陆通为大司寇。壬申，行幸岐州。

三月戊子，柱国、楚国公豆卢宁薨。

夏四月，齐武成禅位于其太子纬，自称太上皇帝。

五月丙戌，以皇族父兴为大将军，袭虞国公封。己亥，诏左右武伯各置中大夫一人。

六月庚申，彗星出三台，入文昌，犯上将，后经紫宫西垣入危，渐长一丈余，指室、壁。后百余日，稍短，长二尺五寸，在虚、危灭。辛未，诏曰：“江陵人年六十五以上为官奴婢者，已令放免。其公私奴婢有年至七十以外者，所在官司，宜赎为庶人。”

秋七月辛巳朔，日有蚀之。庚寅，行幸秦州。降死罪以下。辛丑，遣大使巡察天下。

八月丙子，至自秦州。

九月乙巳，益州献三足乌。

冬十月辛亥，改函谷关城为通洛防。

十一月庚辰，岐州上言一角兽见。甲午，吐谷浑遣使献方物。丁未，陈遣使来聘。

天和元年春正月己卯，日有蚀之。辛巳，露寝成，幸之。令群臣赋古诗，京邑耆老并预会焉，颁赐各有差。癸未，大赦改元，百官普加四级。己亥，亲耕籍田。丁未，于宕昌置宕州。以柱国、昌宁公长孙俭为陕州总管。遣小载师杜杲使于陈。

二月戊申，以开府、中山公训为蒲州总管。戊辰，诏三公已下各举所知。庚午，日斗，光遂微，日里乌见。

三月丙午，祠南郊。

夏四月己酉，益州献三足乌。辛亥，雩。甲子，日有交晕，白虹贯之。是月，陈文帝薨，子伯宗嗣立。

五月庚辰，帝御正武殿，集群臣亲讲礼记。吐谷浑龙涸王莫昌率户内附，以其地为扶州。甲午，诏曰：“道德交丧，礼义嗣兴。褻四始于一言，美三千于为敬。是以在上不骄，处满不溢，富贵所以长守，邦国于焉义安。故能承天静地，和民敬鬼，明并日月，道错四时。朕虽庸昧，有志前古。甲子乙卯，礼云不乐。”

裴弘表昆吾之稔，杜蕘有扬舲之文。自世道丧乱，礼仪紊毁，此典茫然，已坠于地。昔周王受命，请闻颡项。庙有戒盈之器，室为复礼之铭。矧伊末学，而能忘此。宜依是日，省事停乐。庶知为君之难，为臣不易。贻之后昆，殷鉴斯在。”

六月丙午，以大将军、枹罕公辛威为柱国。

秋七月戊寅，筑武功、郿、斜谷、武都、留谷、津坑诸城，以置军人。壬午，诏：“诸胄子入学，但束修于师，不劳释奠。释奠者，学成之祭，自今即为恒式。”

八月己未，诏：“诸有三年之丧，或负土成坟，或寝苫骨立，一志一行，可称扬者，仰本部官司，随事言上。当加吊勉，以厉薄俗。”

九月乙亥，信州蛮冉令贤、向五子王反，诏开府陆腾讨平之。

冬十月乙卯，太白昼见，经天。甲子，初造山云舞，以备六代之乐。

十一月丙戌，行幸武功等新城。十二月庚申，还宫。

二年春正月癸酉朔，日有蚀之。己亥，亲耕籍田。

三月癸酉，改武游园为道会苑。丁亥，初立郊丘坛壝制度。

夏四月乙巳，省东南诸州：以颍州、归州、涇州、均州入唐州，油州入纯州，鸿州入淮州，洞州入湖州，睢州入襄州，兖州入昌州。以大将军、陈国公纯为柱国。

五月壬申，突厥、吐谷浑、安息并遣使献方物。

丁丑，进封柱国、安武公李穆为申国公。己丑，岁星与荧惑合于井。

六月辛亥，尊所生叱奴氏为皇太后。甲子，月入毕。

闰月庚午，地震。戊寅，陈湘州刺史华皎率众来附，遣襄州总管卫国公直率柱国綏（国）〔德〕公陆通、大将军田弘、权景宣、元定等，将兵援之，因而南伐。壬辰，以大将军、谯国公俭为柱国。丁酉，岁星、太白合于柳。戊戌，襄州上言庆云见。

秋七月辛丑，梁州上言凤凰集于枫树，群鸟列侍以万数。甲辰，立露门学，置生七十二人。庚戌，太白犯轩辕。壬子，以太傅、燕国公于谨为雍州牧。

九月，卫国公直等与陈将淳于量、吴明彻战于沌口，王师失利。元定以步骑数千先度，遂没江南。

冬十月辛卯，日出入时，有黑气一，大如杯，在日中。甲午，又加一焉。经六日乃灭。

十一月戊戌朔，日有蚀之。癸丑，太保、许国公宇文贵薨。

三年春正月辛丑，祠南郊。

二月丁卯，幸武功。丁亥，还宫。

三月癸卯，皇后阿史那氏至自突厥。甲辰，大赦天下，亡官失爵，并听复旧。

丁未，大会百寮及四方宾客于路寝，赐衣马钱帛各有差。

甲寅，以柱国陈国公纯为秦州总管，蔡国公广为陕州总管。戊午，太傅、柱国、燕国公于谨薨。己未，太白犯井北轩第一星。

夏四月辛巳，以太保、郑国公达奚武为太傅，大司马、蜀国公尉迟迥为太保，柱国、齐国公宪为大司马。太白入舆鬼，犯积尸。

五月庚戌，祠太庙。庚申，行幸醴泉宫。

六月甲戌，有星孛于东井，北行一月，至舆鬼，乃灭。

秋七月壬寅，柱国、随国公杨忠薨。戊午，至自醴泉宫。己未，客星见房，渐东行入天市，犯营室，至奎，四十余日乃灭。

八月乙丑，韩国公元罗薨。齐请和亲，遣使来聘，诏军司马陆逞、兵部尹公正报聘焉。癸酉，帝御大德殿，集百僚及沙门、道士等亲讲礼记。

九月庚戌，太白与镇星合于角。

冬十月癸亥，祠太庙。丙戌，太白入氐。丁亥，上亲率六军讲武于城南，京邑观者，舆马弥漫数十里，诸蕃使咸在焉。

十一月壬辰朔，日有蚀之。甲辰，行幸岐阳。壬子，遣开府崔彦穆、小宾部元晖使于齐。甲寅，陈安成王瑛废其主伯宗而自立，是为宣帝。

十二月丁丑，至自岐阳。是月，齐武成帝薨。

四年春正月辛卯朔，废朝，以齐武成薨故也。遣司会、河阳公李纶等会葬于齐，仍吊赙焉。

二月癸亥，以柱国、昌宁公长孙俭为夏州总管。戊辰，帝御大德殿，集百僚、道士、沙门等讨论释老义。岁星逆行，掩太微上将。庚午，有流星大如斗，出左摄提，流至天津，灭后，有声如雷。

夏四月（乙）〔己〕巳，齐遣使来聘。

五月己丑，帝制象经成，集百僚讲说。封魏广平公子元谦为韩国公，以绍魏后。庚戌，行幸醴泉宫。丁巳，柱国、吴国

公尉迟纲薨。

六月，筑原州及泾州东城。

秋七月辛亥，至自醴泉宫。丁巳，突厥遣使献马。

八月庚辰，盗杀孔城防主，以其地入齐。

九月辛卯，遣柱国、齐国公宪率众于宜阳筑崇德等城。

冬十一月辛亥，柱国、昌宁公长孙俭薨。

十二月壬午，罢陇州。

五年春二月己巳，邵惠公颢孙青自齐来归。改邵国公会为谭国公，封青为邵国公。

三月辛卯，进封柱国韦孝宽为郟国公。甲辰，初令宿卫官住关外者，将家累入京，不乐者，解宿卫。

夏四月甲寅，以柱国宇文盛为大宗伯。行幸醴泉宫。省帅都督官。丙寅，遣大使巡天下。以陈国公纯为陕州总管。

六月壬辰，封开府梁睿为蒋国公。庚子，降宥罪人，并免逋租悬调等，以皇女生故也。

七月，盐州献白兔。乙卯，至自醴泉宫。辛巳，以柱国、谯国公俭为益州总管。

九月己卯，太白、岁星合于亢。

冬十月辛巳朔，日有蚀之。丙戌，太白、镇星合于氏。丁酉，太傅、郑国公达奚武薨。

十一月乙丑，追封章武孝公导为豳国公，以蔡国并于豳。丁卯，柱国、豳国公广薨。

十二月癸巳，大将军郑恪率师平越巂，置西宁州。

是冬，齐将斛律明月寇边，于汾北筑城，自华谷至于龙门。

六年春正月己酉朔，废朝，以露门未成故也。诏柱国、齐国公宪率师御斛律明月。丁卯，以大将军张掖公王杰、谭国会、鴈门公田弘、魏国公李暉等并为柱国。

二月己丑夜，有苍云广三尺许经天，自戌加辰。

三月己酉，齐国公宪自龙门度河，斛律明月退保华谷，宪攻拔其新筑五城。

夏四月戊寅朔，日有蚀之。己卯，荧惑犯舆鬼。辛卯，信州蛮渠冉祖喜、冉龙骧举兵反，遣大将军赵闇率师讨平之。甲午，以柱国、燕国公于寔为凉州总管，大将军、杞国公亮为秦州总管。庚子，以大将军、荥阳公司马消难为柱国。陈国公纯、鴈门公田弘率师取齐宜阳等九城。以大将军武安公侯莫陈琼、太安公阎庆、神武公奚毅、南阳公叱罗协、平高公侯伏侯龙恩并为柱国。封开府斛斯征为岐国公，右宫伯长孙览为薛国公。

五月癸卯，遣纳言郑诒使于陈。丙寅，以大将军唐国公李昧、中山公训、杞国公亮、上庸公陆腾、安义公宇文丘、北平公寇绍、许国公宇文善、犍为公高琳、郑国公达奚震、陇东公杨纂、常山公于翼并为柱国。

六月乙未，以大将军、太原公王柬为柱国。是月，齐将段孝先攻陷汾州。

秋七月乙丑，以大将军、越国公盛为柱国。

八月癸未，镇星、岁星、太白合于氏。

九月庚申，月在娄，蚀之既，光不复。癸酉，省掖庭四夷乐、后宫罗绮工人五百余人。

冬十月壬午，(翼)[冀]国公通薨。乙未，遣右武伯谷会琨、御正蔡斌使于齐。壬寅，上亲率六军讲武于城南。

十一月壬子，以大将军梁国公侯莫陈芮、大将军李意并为柱国。丙辰，齐遣使来聘。丁巳，行幸散关。十二月己丑，还宫。

是冬，牛大疫，死者十六七。

建德元年春正月戊午，帝幸玄都观，亲御法座讲说，公卿

道俗论难，事毕还宫。降死罪及流罪一等，其五岁刑已下，并宥之。

二月癸酉，遣大将军、昌城公（孙）深使于突厥，司（宾）〔宗〕李际、小宾部贺遂礼使于齐。乙酉，柱国、安义公宇文丘薨。

三月癸卯朔，日有蚀之。齐遣使来聘。丙辰，诛大冢宰晋国公护、护子柱国谭国会、会弟大将军莒国公至、崇业公静，并柱国侯伏侯龙恩、龙恩弟大将军万寿、大将军刘勇等。大赦，改元。罢中外府。癸亥，以太傅、蜀国公尉迟迥为太师，柱国邓国公夔炽为太傅，大司空、申国公李穆为太保，齐国公宪为大冢宰，卫国公直为大司徒，赵国公招为大司空，柱国枹罕公辛威为大司寇，绥德公陆通为大司马。诏曰：“民亦劳止，则星动于天；作事不时，则石言于国。故知为政欲静，静在宁民；为治欲安，安在息役。顷兴造无度，征发不已，加以频岁师旅，农田废业。去秋灾蝗，年谷不登，民有散亡，家空杼轴。朕每旦恭己，夕惕兢怀。自今正调以外，无妄征发。庶时殷俗阜，称朕意焉。”

夏四月甲戌，以代国公达、滕国公迥并为柱国。诏荆州、安州、江陵等总管停隶襄州。己卯，以柱国张掖公王杰为泾州总管，魏国公李暉为梁州总管。诏公卿以下各举所知。遣工部代公达、小礼部辛彦之使于齐。丙戌，诏百官军民上封事，极言得失。丁亥，诏断四方非常贡献。庚寅，追尊略阳公为孝闵皇帝。癸巳，立鲁国公赧为皇太子。大赦天下，百官各加封级。

五月，封卫国公直长子宾为莒国公，绍莒庄公洛生后。壬戌，帝以大旱，集百官于庭，诏之曰：“盛农之节，亢阳不雨，气序愆度，盖不徒然。岂朕德薄，刑赏乖中欤？将公卿大臣或非其人欤？宜尽直言，无得有隐。”公卿各引咎自责。其夜澍

雨。

六月庚子，改置宿卫官员。

秋七月辛丑，陈遣使来聘。丙午，辰星、太白合于东井。己酉，月犯心中星。

九月庚子朔，日有蚀之。庚申，扶风掘地得玉杯以献。

冬十月庚午，诏江陵所获俘虏充官口者，悉免为民。辛未，遣小匠师杨勰、齐驭、唐则使于陈。柱国、大司马、绥德公陆通薨。

十一月丙午，上亲率六军讲武城南。庚戌，行幸羌桥，集京城以东诸军都督以上，颁赐有差。乙卯，还宫。壬戌，以大司空、赵国公招为大司马。乙未，月犯心中星。

十二月壬申，行幸斜谷，集京城以西诸军都督已上，颁赐有差。丙戌，还宫。

己丑，帝御正武殿，亲录囚徒，至夜而罢。庚寅，幸道会苑，以上善殿壮丽，遂焚之。

二年春正月辛丑，祠南郊。乙巳，以柱国、鴈门公田弘为大司空，大将军、徐国公若干凤为柱国。庚戌，复置帅都督官。乙卯，祠太庙。

闰月己巳，陈遣使来聘。

二月辛亥，白虹贯日。甲寅，诏皇太子赞抚巡西土。壬戌，遣司会侯莫陈凯、太子宫尹郑译使于齐。荧惑犯舆鬼，入积尸。省雍州内八郡，并入京兆、冯翊、扶风、咸阳等郡。

三月己卯，皇太子于岐州获二白鹿以献。诏答曰：“在德不在瑞。”癸巳，省六府诸司中大夫以下官，府置四司，以下大夫为之官长，上士贰之。

夏四月己亥，祠太庙。丙辰，增改东宫官员。

五月丁卯，荧惑犯右执法。丁丑，以柱国周昌公侯莫陈琼

为大宗伯，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司寇，上庸公陆腾为大司空。

六月庚子，省六府员外诸官，皆为丞。甲辰，月犯心中星。壬子，皇孙衍生，文武官普加一阶。大选诸军将帅。丙辰，帝御露寝，集诸军将，勛以戎事。庚申，诏诸军旌旗皆画以猛兽、鸷鸟之象。

秋七月己巳，祠太庙。自春末不雨，至于是月。壬申，集百寮于大德殿，帝责躬罪己，问以治政得失。戊子，雨。

八月丙午，改三夫人为三妃。关内大蝗。

九月乙丑，陈遣使来聘。癸酉，太白犯右执法。戊寅，以柱国、郑国公达奚震为金州总管。诏曰：“政在节财，礼唯宁俭。而顷者婚嫁竞为奢靡，牢羞之费，罄竭资财，甚乖典训之理。有司宜加宣勒，使咸遵礼制。”壬午，纳皇太子妃杨氏。

冬十月癸卯，齐遣使来聘。甲辰，六代乐成，帝御崇信殿，集百官以观之。

十一月辛巳，帝亲率（大）军讲武于城东。癸未，集诸军都督以上五十人于道会苑大射，帝亲临射宫，大备军容。

十二月癸巳，集群臣及沙门、道士等，帝升高座，辨释三教先后，以儒教为先，道教为次，佛教为后。以大将军、乐川公赫连达为柱国。诏曰：“尊年尚齿，列代弘规，序旧酬劳，哲王明范。朕嗣承弘业，君临万邦，驱此兆庶，冀诸仁寿。军民之间，年多耆耄，眷言衰暮，宜有优崇。可颁授老职，使荣沾邑里。”戊午，听讼于正武殿，自旦及夜，继之以烛。

三年春正月壬戌，朝群臣于露门。册柱国齐国公宪、卫国公直、赵国公招、谯国公俭、陈国公纯、越国公盛、代国公达、滕国公逵并进爵为王。己巳，祠太庙。庚午，突厥遣使献马。癸酉，诏：“自今已后，男年十五，女年十三已上，爰及鳏寡，所在军民，以时嫁娶，务从节俭，勿为财币稽留。”乙亥，亲

耕籍田。

丙子，初服短衣，享二十四军督将以下，试以军旅之法，纵酒尽欢。诏以往岁年谷不登，民多乏绝，令公私道俗，凡有贮积粟麦者，皆准口听留，以外尽赙。

二月壬辰朔，日有食之。丁酉，纪国公康、毕国公贤、酆国公贞、宋国公实、汉国公赞、秦国公贽、曹国公允并进爵为王。丙午，令六府各举贤良清正之人。

癸丑，柱国、许国公宇文善有罪免。乙卯，行幸云阳宫。丙辰，诏曰：“民生而静，纯懿之性本均；感物而迁，嗜欲之情斯起。虽复云鸟殊世，文质异时，莫不限以堤防，示之禁令。朕君临万宇，覆养黎元，思振颓纲，纳之轨式。比因人有犯，与众弃之，所在群官有愆过者，咸听首露，莫不轻重毕陈，纤毫无隐。斯则风行草偃，从化无违，导德齐礼，庶几可致。但上失其道，有自来矣，凌夷之弊，反本无由，宜加荡涤，与民更始。可大赦天下。”庚申，皇太后不豫。

三月辛酉，至自云阳宫。癸酉，皇太后叱奴氏崩。帝居倚庐，朝夕共一溢米。

群臣表请，累旬乃止。诏皇太子赉总厘庶政。

夏四月乙卯，齐遣使吊赠会葬。丁巳，有星孛于东北紫宫垣，长七尺。

五月庚申，葬文宣皇后于永固陵，帝袒跣至陵所。辛酉，诏曰：“齐斩之情，经籍彝训，近代沿革，遂亡斯礼。伏奉遗令，既葬便除，攀慕几筵，情实未忍。

三年之丧，达于天子，古今无易之道，王者之所常行。但时有未谐，不得全制。

军国务重，庶自听朝。缞麻之节，苫庐之礼，率遵前典，以申罔极。百寮以下，宜依遗令。”公卿上表，固请俯就权制，

过葬即吉。帝不许，引古礼答之，群臣乃止。于是遂申三年之制，五服之内，亦令依礼。初置太子谏议员四人，文学十人；皇弟、皇子友员各二人，学士六人。丁卯，荆州献白乌。戊辰，诏故晋国公护及诸子，并追复先封，改葬加谥。丙子，初断佛、道二教，经像悉毁，罢沙门、道士，并令还民。并禁诸淫祀，礼典所不载者，尽除之。

六月丁未，集诸军将，教以战阵之法。壬子，更铸五行大布钱，以一当十，与布泉钱并行。戊午，诏曰：“至道弘深，混成无际，体包空有，理极幽玄。但岐路既分，派源逾远，淳离朴散，形气斯乖。遂使三墨八儒，朱紫交竞；九流七略，异说相腾。道隐小成，其来旧矣。不有会归，争驱靡息。今可立信道观，圣哲微言，先贤典训，金科玉篆，秘迹玄文，所以济养黎元，扶成教义者，并宜弘阐，一以贯之。俾夫翫培塿者，识嵩岱之崇崛；守磻砾者，悟渤澥之泓澄，不亦可乎。”

秋七月庚申，行幸云阳宫。乙酉，卫王直在京师举兵反，欲突入肃章门。司武尉迟运等拒守。直败，率百余骑遁走。京师连雨三旬，是日霁。戊子，至自云阳宫。

八月辛卯，擒直于荆州，免为庶人。乙未，诏自建德元年八月以前犯罪，未被推纠，于后事发失官爵者，并听复旧。丙申，行幸云阳宫。

九月庚申，幸同州。戊辰，以柱国、大宗伯、周昌公侯莫陈琼为秦州总管。

冬十月丙申，御正杨尚希、礼部卢恺使于陈。戊戌，雍州献苍乌。庚子，诏蒲州民遭饥乏绝者，令向郟城以西，及荆州管内就食。甲寅，行幸蒲州。乙卯，曲赦蒲州见囚大辟以下。丙辰，行幸同州。始州民王鞅拥众反，大将军郑恪讨平之。

十一月戊午，以柱国、大司空、上庸公陆腾为泾州总管。

于阗遣使献名马。

己巳，大阅于城东。甲戌，至自同州。

十二月戊子，大会卫官及军人以上，赐钱帛各有差。辛卯，月掩太白。诏荆、襄、安、延、夏五州总管内，有能率其从军者，授官各有差。其贫下户，给复三年。丙申，改诸军军士并为侍官。丁酉，利州上言驹虞见。癸卯，集诸军讲武于临皋泽。凉州比年地震，坏城郭，地裂，涌泉出。

周书卷六

帝纪第六

武帝下

建德四年春正月戊辰，以柱国枹罕公辛威为宁州总管，太原公王康为襄州总管。初置营军器监。壬申，诏曰：“今阳和布气，品物资始，敬授民时，义兼敦劝。诗不云乎：“弗躬弗亲，庶民弗信。”刺史守令，宜亲劝农，百司分番，躬自率导。事非机要，并停至秋。鰥寡孤独不能自存者，所在量加赈恤。逋租悬调，兵役残功，并宜蠲免。”癸酉，行幸同州。

二月丙戌朔，日有蚀之。辛卯，改置宿卫官员。己酉，柱国、广德公李意有罪免。

三月丙辰，遣小司寇淮南公元（卫）〔伟〕、纳言伊娄谦使于齐。郡县各省主簿一人。丙寅，至自同州。甲戌，以柱国、赵王招为雍州牧。

夏四月甲午，柱国、燕国公于寔有罪免。丁酉，初令上书者并为表，于皇太子以下称启。

六月，诏东南道四总管内，自去年以来新附之户，给复三年。

秋七月丙辰，行幸云阳宫。己未，禁五行大布钱不得出入关，布泉钱听入而不听出。丁卯，至自云阳宫。甲戌，陈遣使

来聘。

丙子，召大将军以上于大德殿，帝曰：“太祖神武膺运，创造王基，兵威所临，有征无战。唯彼伪齐，犹怀跋扈。虽复戎车屡驾，而大勋未集。朕以寡昧，纂承鸿绪，往以政出权宰，无所措怀。自亲览万机，便图东讨。恶衣菲食，缮甲治兵，数年已来，战备稍足。而伪主昏虐，恣行无道，伐暴除乱，斯实其时。今欲数道出兵，水陆兼进，北拒太行之路，东扼黎阳之险。若攻拔河阴，兖、豫则驰檄可定。然后养锐享士，以待其至。但得一战，则破之必矣。王公以为何如？”群臣咸称善。

丁丑，诏曰：

高氏因时放命，据有汾、漳，擅假名器，历年永久。朕以亭毒为心，遵养时晦，遂敦聘好，务息黎元。而彼怀恶不悛，寻事侵轶，背言负信，窃邑藏奸。往者军下宜阳，衅由彼始；兵兴汾曲，事非我先。此获俘囚，礼送相继；彼所拘执，曾无一反。加以淫刑妄逞，毒赋繁兴，齐、鲁軫殄之哀，幽、并启来苏之望。既祸盈恶稔，众叛亲离，不有一戎，何以大定。今白藏辰，凉风戒节，厉兵诘暴，时事惟宜。朕当亲御六师，龚行天罚。庶凭祖宗之灵，潜资将士之力，风驰九有，电扫八纮。可分命众军，指期进发。以柱国陈王纯为前一军总管，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前二军总管，郑国公达奚震为前三军总管，越王盛为后一军总管，周昌公侯莫陈琼为后二军总管，赵王招为后三军总管，齐王宪率众二万趣黎阳，随国公杨坚、广宁侯薛回舟师三万自渭入河，柱国梁国公侯莫陈芮率众一万守太行道，申国公李穆帅众三万守河阳道，常山公于翼帅众二万出陈、汝。壬午，上亲率六军，众六万，直指河阴。

八月癸卯，入于齐境。禁伐树践苗稼，犯者以军法从事。丁未，上亲率诸军攻河阴大城，拔之。进攻子城，未克。上有

疾。

九月辛酉夜，班师，水军焚舟而退。齐王宪及于翼、李穆等所在克捷，降拔三十余城，皆弃而不守。唯以王药城要害，令仪同三司韩正守之。正寻以城降齐。

戊寅，至自东伐。己卯，以华州刺史、毕王贤为荆州总管。

冬十月戊子，初置上柱国、上大将军官，改开府仪同三司为开府仪同大将军，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，又置上开府、上仪同官。甲午，行幸同州。

闰月，齐将尉相贵寇大宁，延州总管王庆击走之。以柱国齐王宪、蜀国公尉迟迥为上柱国，柱国代王达为益州总管，大司寇荥阳公司马消难为梁州总管。诏诸畿郡各举贤良。

十一月己亥，改置司内官员。

十二月辛亥朔，日有食之。庚午，至自同州。丙子，陈遣使来聘。

是岁，岐、宁二州民饥，开仓赈给。

五年春正月癸未，行幸同州。辛卯，行幸河东涑川，集关中、河东诸军校猎。

甲午，还同州。丁酉，诏曰：“朕克己思治，而风化未弘。永言前古，载怀夕惕。可分遣大使，周省四方，察讼听谣，问民恤隐。其狱犴无章，侵渔黎庶，随事究验，条录以闻。若政绩有施，治纲克举；及行宣圭萃，道着丘园：并须捡审，依名腾奏。其鰥寡孤独，寔可哀矜，亦宜赈给，务使周贍。”废布泉钱。戊申，初令铸钱者绞，其从者远配为民。

二月辛酉，遣皇太子赞巡抚西土，仍讨吐谷浑，戎事节度，并宜随机专决。

三月庚子，月犯东井第一星。壬寅，至自同州。文宣皇后服再期，戊申，祥。

夏四月乙卯，行幸同州。开府、清河公宇文神举攻拔齐陆浑等五城。

五月壬辰，至自同州。

六月戊申朔，日有食之。辛亥，祠太庙。丙辰，利州总管、纪王康有罪，赐死。丁巳，行幸云阳宫。月掩心后星。庚午，荧惑入舆鬼。

秋七月乙未，京师旱。

八月戊申，皇太子伐吐谷浑，至伏俟城而还。乙卯，至自云阳宫。乙丑，陈遣使来聘。

九月丁丑，大醮于正武殿，以祈东伐。

冬十月，帝谓群臣曰：“朕去岁属有疹疾，遂不得克平逋寇。前入贼境，备见敌情，观彼行师，殆同儿戏。又闻其朝政昏乱，政由群小，百姓嗷然，朝不谋夕。天与不取，恐贻后悔。若复同往年，出军河外，直为抚背，未扼其喉。然晋州本高欢所起之地，镇摄要重，今往攻之，彼必来援，吾严军以待，击之必克。

然后乘破竹之势，鼓行而东，足以穷其窟穴，混同文轨。”诸将多不愿行。帝曰：

“几者事之微，不可失矣。若有沮吾军者，朕当以军法裁之。”

己酉，帝总戎东伐。以越王盛为右一军总管，杞国公亮为右二军总管，随国公杨坚为右三军总管，谯王俭为左一军总管，大将军窦（泰）〔恭〕为左二军总管，广化公丘崇为左三军总管，齐王宪、陈王纯为前军。庚戌，荧惑犯太微上将。

戊午，岁星犯太陵。癸亥，帝至晋州，遣齐王宪率精骑二万守雀鼠谷，陈王纯步骑二万守千里径，郑国公达奚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，大将军韩明步骑五千守齐子岭，（焉）〔乌〕氏公

尹升步骑五千守（钟）鼓〔钟〕镇，凉城公辛韶步骑五千守蒲津关，柱国、赵王招步骑一万自华谷攻齐汾州诸城，柱国宇文盛步骑一万守汾水关。遣内史王谊监六军，攻晋州城。帝屯于汾曲。齐王宪攻洪洞、永安二城，并拔之。是夜，虹见于晋州城上，首向南，尾入紫微宫，长十余丈。帝每日自汾曲赴城下，亲督战，城中惶窘。庚午，齐行台左丞侯子钦出降。壬申，齐晋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，夜密遣使送款，上开府王轨率众应之。未明，登城鼓噪，齐众溃，遂克晋州，擒其城主特进、开府、海昌王尉相贵，俘甲士八千人，送关中。

甲戌，以上开府梁士彦为晋州刺史，加授大将军，留精兵一万以镇之。又遣诸军徇齐诸城镇，并相次降款。

十一月己卯，齐主自并州率众来援。帝以其兵新集，且避之，乃诏诸军班师，遣齐王宪为后拒。是日，齐主至晋州，宪不与战，引军度汾。齐主遂围晋州，昼夜攻之。齐王宪屯诸军于涑水，为晋州声援。河东地震。癸巳，至自东伐。献俘于太庙。甲午，诏曰：“伪齐违信背约，恶稔祸盈，是以亲总六师，问罪汾、晋。

兵威所及，莫不摧殄，贼众危惶，乌栖自固。暨元戎反旆，方来聚结，游魂境首，尚敢趑趄。朕今更率诸军，应机除剪。”丙申，放齐诸城镇降人还。丁酉，帝发京师。壬寅，度河，与诸军合。

十二月戊申，次于晋州。初，齐攻晋州，恐王师卒至，于城南穿堑，自乔山属于汾水。庚戌，帝帅诸军八万人，置阵东西二十余里。帝乘常御马，从数人巡阵处分，所至辄呼主帅姓名以慰勉之。将士感见知之恩，各思自厉。将战，有司请换马。帝曰：“朕独乘良马何所之？”齐主亦于堑北列阵。申后，齐人填堑南引。帝大喜，勒诸军击之，齐人便退。齐主与其麾下

数十骑走还并州。齐众大溃，军资甲仗，数百里间，委弃山积。

辛亥，帝幸晋州，仍率诸军追齐主。诸将固请还师，帝曰：“纵敌患生。卿等若疑，朕将独往。”诸将不敢言。甲寅，齐主遣其丞相高阿那肱守高壁。帝麾军直进，那肱望风退散。丙辰，师次介休，齐将韩建业举城降，以为上柱国，封郟国公。丁巳，大军次并州，齐主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守并州，自将轻骑走邺。

是日，诏〔齐王公以下〕曰：

〔夫树之以君，司牧黔首，盖以除其苛慝，恤其患害。朕君临万国，志清四海，思济一世之人，寘之仁寿之域。嗟彼齐赵，独为匪民，乃睠东顾，载深长想。伪主凉德早闻，丑声夙着，酒色是耽，盘游是悦。阍竖居阿衡之任，胡〕人寄喉唇之重。栋梁骨鲠，翦为仇讎；狐、赵绪余，降成阜隶。民不见德，唯虐是闻。朕怀兹漏网，置之度外，正欲各静封疆，共纾民瘼故也。

尔之主相，曾不是思，欲构厉阶，反贻其梗。我之率土，咸求俾刃，帷幄献兼弱之谋，爪牙奋干戈之勇，赢粮坐甲，若赴私讎。是以一鼓而定晋州，再举而摧逋丑。伪丞相高阿那肱驱逼余烬，窃据高壁；伪定南王韩建业作守介休，规相抗拟。聊示兵威，应时崩溃，那肱则单马宵遁，建业则面缚军和，尔之逃卒，所知见也。

若其怀远以德，则尔难以德绥；处邻以义，则尔难以义服。且天与不取，道家所忌，攻昧侮亡，兵之上术。朕今亲驭群雄，长驱宇内，六军舒旆，万队启行。势与雷电争威，气逐风云齐举。王师所次，已达近郊，望岁之民，室家相庆，来苏之后，思副厥诚。伪主若妙尽人谋，深达天命，牵羊道左，衔璧辕门，当惠以焚榛之恩，待以列侯之礼。伪将相王公已下，衣冠士民

之族，如有深识事宜，建功立效，官荣爵赏，各有加隆。若下愚不移，守迷莫改，则委之执宪，以正刑书。嗟尔庶士，胡宁自弃。或我之将卒，逃彼逆朝，无问贵贱，皆从荡涤。善求多福，无贻后悔。玺书所至，咸使闻知。

自是齐之将帅，降者相继。封其特进、开府贺拔伏恩为郃国公，其余官爵各有差。

戊午，高延宗僭即伪位，改年德昌。己未，军次并州。庚申，延宗拥兵四万出城抗拒，帝率诸军合战，齐人退，帝乘胜逐北，率千余骑入东门，诏诸军绕城置阵。至夜，延宗率其众排阵而前，城中军却，人相蹂践，大为延宗所败，死伤略尽。齐人欲闭门，以阍下积尸，扉不得阖。帝从数骑，崎岖危险，仅得出门。

至明，率诸军更战，大破之，擒延宗，并州平。壬戌，诏曰：

昔天厌水运，龙战于野，两京圯隔，四纪于兹。朕垂拱岩廊，君临宇县，相邠民于海内，混楚弓于天下，一物失所，有若推沟。方欲德绥未服，义征不讫。

伪主高纬，放命燕齐，怠慢典刑，傲抗天纪，加以背惠怒邻，弃信忘义。朕应天从物，伐罪吊民，一鼓而荡平阳，再举而摧勅敌。伪署王公，相继道左。高纬智穷数屈，逃窜草间。伪安德王高延宗扰攘之间，遂窃名号，与伪齐昌王莫多娄敬显等，收合余烬，背城抗敌。王威既振，鱼溃鸟离，破竹更难，建瓴非易，延宗众散，解甲军门。根本既倾，枝叶自贲，幽青海岱，折简而来，冀北河南，传檄可定。八纮共贯，六合同风，方当偃伯灵台，休牛桃塞，无疆之庆，非独在余。

汉皇约法，除其苛政，姬王轻典，刑彼新邦。思覃惠泽，被之率土，新旧臣民，皆从荡涤。可大赦天下。高纬及王公以

下，若释然归顺，咸许自新。诸亡入伪朝，亦从宽宥。官荣次序，依例无失。其齐伪制令，即宜削除。邹鲁缙绅，幽并骑士，一介可称，并宜铨录。百年去杀，虽或难希，期月有成，庶几可勉。

丙寅，出齐宫中金银宝器珠翠丽服及宫女二千人，班赐将士。以柱国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盛、杞国公亮、梁国公侯莫陈芮、庸国公王谦、北平公寇绍、郑国公达奚震并为上柱国。封齐王宪子安城郡公质为河间王，大将军广化公丘崇为潞国公，神水公姬愿为原国公，广业公尉迟运为卢国公。诸有功者，封授各有差。

癸酉，帝率六军趣邺。以上柱国、陈王纯为并州总管。

六年春正月乙亥，齐主传位于其太子恒，改年承光，自号为太上皇。壬辰，帝至邺。齐主先于城外掘堑竖栅。癸巳，帝率诸军围之，齐人拒守，诸军奋击，大破之，遂平邺。齐主先送其母并妻子于青州，及城陷，乃率数十骑走青州。遣大将军尉迟勤率二千骑追之。是战也，于阵获其齐昌王莫多娄敬显。帝责之曰：

“汝有死罪者三：前从并走邺，携妾弃母，是不孝；外为伪主戮力，内实通启于朕，是不忠；送款之后，犹持两端，是不信。如此用怀，不死何待。”遂斩之。

是日，西方有声如雷者一。

甲午，帝入邺城。齐任城王湝先在冀州，齐主至河，遣其侍中斛律孝卿送传国玺禅位于湝。孝卿未达，被执送邺。诏去年大赦班宣未及之处，皆从赦例。封齐开府、洛州刺史独孤永业为应国公。丙申，以上柱国、越王盛为相州总管。己亥，诏曰：“自晋州大阵至于平邺，身殒战场者，其子即授父本官。”尉迟勤擒齐主及其太子恒于青州。

庚子，诏曰：“伪齐之末，奸佞擅权，滥罚淫刑，动挂罗网，伪右丞相、咸阳王斛律明月，伪侍中、特进、开府故崔季舒等七人，或功高获罪，或直言见诛。朕兵以义动，翦除凶暴，表间封墓，事切下车。宜追赠谥，并窆措。其见存子孙，各随荫叙录。家口田宅没官者，并还之。”

辛丑，诏曰：“伪齐叛涣，窃有漳滨，世纵淫风，事穷雕饰。或穿池运石，为山学海；或层台累构，概日凌云。以暴乱之心，极奢侈之事，有一于此，未或弗亡。朕菲食薄衣，以弘风教，追念生民之费，尚想力役之劳。方当易兹弊俗，率归节俭。其东山、南园及三台可并毁撤。瓦木诸物，凡入用者，尽赐下民。山园之田，各还本主。”

二月丙午，论定诸军功勋，置酒于齐太极殿，会军士以上，班赐有差。丁未，齐主至，帝降自阼阶，以宾主之礼相见。高潜冀州拥兵未下，遣上柱国、齐王宪与柱国、随公杨坚率军讨平之。齐定州刺史、范阳王高绍义叛入突厥。齐诸行台州镇悉降，关东平。合州五十五，郡一百六十二，县三百八十五，户三百三十万二千五百二十八，口二千万六千（六）百八十六。乃于河阳、幽、青、南兖、豫、徐、北朔、定并置总管府，相、并二总管各置官及六府官。

癸丑，诏曰：“无侮茷独，事显前书；哀彼矜人，惠流往训。伪齐末政，昏虐寔繁，灾甚滔天，毒流比屋。无罪无辜，系虜三军之手；不饮不食，僵仆九逵之门。朕为民父母，职养黎人，念甚泣辜，诚深罪己。除其苛政，事属改张，宜加宽宥，兼行赈恤。自伪武平三年以来，河南诸州之民，伪齐被掠为奴婢者，不问官私，并宜放免。其住在淮南者，亦即听还，愿（往）〔住〕淮北者，可随便安置。其有癯残孤老，饥馁绝食，不能自存者，仰刺史守令及亲民长司，躬自检校。无亲属者，

所在给其衣食，务使存济。”

乙卯，帝自邺还京。丙辰，以柱国、随公杨坚为定州总管。

三月壬午，诏山东诸州，各举明经干治者二人。若奇才异术，卓尔不群者，弗拘多少。

夏四月乙巳，至自东伐。列齐主于前，其王公等并从，车辇旗帜及器物以次陈于其后。大驾布六军，备凯乐，献俘于太庙。京邑观者皆称万岁。戊申，封齐主为温国公。庚戌，大会群臣及诸蕃客于露寝。乙卯，废蒲、陕、泾、宁四州总管。己巳，祠太庙。诏曰：“东夏既平，王道初被，齐氏弊政，余风未殄。朕劬劳万机，念存康济。恐清净之志，未形四海，下民疾苦，不能上达，寝兴轸虑，用切于怀。宜分遣使人，巡方抚慰，观风省俗，宣扬治道。有司明立条科，务在弘益。”

五月丁丑，以柱国、谯王俭为大冢宰。庚辰，以上柱国杞国公亮为大司徒，郑国公达奚震为大宗伯，梁国公侯莫陈芮为大司马，柱国应国公独孤永业为大司寇，郟国公韦孝宽为大司空。辛巳，大醮于正武殿，以报功也。己丑，祠方丘。

诏曰：“朕钦承丕绪，寝兴寅畏，恶衣菲食，贵昭俭约。上栋下宇，土阶茅屋，犹恐居之者逸，作之者劳，讵可广厦高堂，肆其嗜欲。往者，冢臣专任，制度有违，正殿别寝，事穷壮丽。非直雕墙峻宇，深戒前王，而缔构弘敞，有踰清庙。

不轨不物，何以示后。兼东夏初平，民未见德，率先海内，宜自朕始。其露寝、会义、崇信、含仁、云和、思齐诸殿等，农隙之时，悉可毁撤。雕斲之物，并赐贫民。缮造之宜，务从卑朴。”癸巳，行幸云阳宫。戊戌，诏曰：“京师宫殿，已从撤毁。并、邺二所，华侈过度，诚复作之非我，岂容因而弗革。诸堂殿壮丽，并宜除荡，薨宇杂物，分赐穷民。三农之隙，别渐营构，止蔽风雨，务在卑狭。”

庚子，陈遣使来聘。是月，青城门无故自崩。

六月丁未，至自云阳宫。辛亥，御正武殿录囚徒。癸亥，于河州鸡鸣防置旭州，甘松防置芳州，广州防置弘州。甲子，帝东巡。丁卯，诏曰：“同姓百世，婚姻不通，盖惟重别，周道然也。而娶妻买妾，有纳母氏之族，虽曰异宗，犹为混杂。自今以后，悉不得娶母同姓，以为〔妻〕妾。其已定未成者，即令改聘。”

秋七月己卯，封齐王宪第四子广都公负为莒国公，绍莒庄公洛生后。癸未，应州献芝草。丙戌，行幸洛州。己丑，诏山东诸州举有才者，上县六人，中县五人，下县四人，赴行在所，共论治政得失。戊戌，以上柱国、庸公王谦为益州总管。

八月壬寅，议定权衡度量，颁于天下。其不依新式者，悉追停。诏曰：“以刑止刑，世轻世重。罪不及嗣，皆有定科。杂役之徒，独异常宪，一从罪配，百世不免。罚既无穷，刑何以措。道有沿革，宜从宽典。凡诸杂户，悉放为民。配杂之科，因之永削。”甲子，郑州献九尾狐，皮肉销尽，骨体犹具。帝曰：“瑞应之来，必昭有德。若使五品时叙，四海和平，家识孝慈，人知礼让，乃能致此。今无其时，恐非实录。”乃命焚之。

九月壬申，以柱国邓国公窦炽、申国公李穆并为上柱国。戊寅，初令民庶已上，唯听衣绸、绵绸、丝布、圆綾、纱、绢、绡、葛、布等九种，余悉停断。朝祭之服，不拘此例。甲申，绛州献白雀。壬辰，诏东土诸州儒生，明一经已上，并举送，州郡以礼发遣。癸卯，封上大将军、上黄公王轨为郟国公。吐谷浑遣使献方物。

冬十月戊申，行幸邺宫，戊午，改葬德皇帝于冀州。帝服纆，哭于太极殿，百官素服哭。是月，诛温国公高纬。

十一月庚午，百济遣使献方物。壬申，封皇子充为道王，兑为蔡王。癸酉，陈将吴明彻侵吕梁，徐州总管梁士彦出军与战，不利，退守徐州。遣上大将军、郟国公王轨率师讨之。是月，稽胡反，遣齐王宪率军讨平之。

诏自永熙三年七月已来，去年十月已前，东土之民，被抄略在化内为奴婢者；及平江陵之后，良人没为奴婢者：并宜放免。所在附籍，一同民伍。若旧主人犹须共居，听留为部曲及客女。

诏曰：“正位于中，有圣通典。质文相革，损益不同。五帝则四星之象，三王制六宫之数。刘、曹已降，等列弥繁，选择遍于生民，命秩方于庶职。椒房丹地，有众如云。本由嗜欲之情，非关风化之义。朕运当浇季，思复古始，无容广集子女，屯聚宫掖。弘赞后庭，事从约简。可置妃二人，世妇三人，御妻三人，自兹以外，悉宜减省。”

己亥晦，日有蚀之。

初行刑书要制。持杖群强盗一匹以上，不持杖群强盗五匹以上，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，小盗及诈伪请官物三十匹以上，正长隐五户及十丁以上、隐地三顷以上者，至死。刑书所不载者，自依律科。

十二月戊午，吐谷浑遣使献方物。己未，东寿阳土人反，率众五千袭并州城，刺史东平公宇文神举破平之。庚申，行幸并州宫。移并州军人四万户于关中。丙寅，以柱国、滕王道为河阳总管。丁卯，以柱国、随国公杨坚为南兖州总管，上柱国、申国公李穆为并州总管。戊辰，废并州宫及六府。是月，北营州刺史高宝宁据州反。

宣政元年春正月癸酉，吐谷浑伪赵王他娄屯来降。壬午，行幸邺宫。分相州广平郡置洺州，清河郡置贝州，黎阳郡置黎

州，汲郡置卫州；分定州常山郡置恒州；分并州上党郡置潞州。辛卯，行幸怀州。癸巳，幸洛州。诏于怀州置宫。

二月甲辰，柱国、大冢宰谯王俭薨。丁巳，帝至自东巡。乙丑，以上柱国越王盛为大冢宰，陈王纯为雍州牧。

三月戊辰，于蒲州置宫。废同州及长春二宫。壬申，突厥遣使献方物。甲戌，初服常冠。以皂纱为之，加簪而不施纓导，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。上大将军、郟国公王轨破陈师于吕梁，擒其将吴明彻等，俘斩三万余人。丁亥，诏：“柱国故豆卢宁征江南武陵、南平等郡，所有民庶为人奴婢者，悉依江陵放免。”壬辰，改元。

夏四月壬子，初令遭父母丧者，听终制。庚申，突厥入寇幽州，杀掠吏民。

议将讨之。

五月己丑，帝总戎北伐。遣柱国原公姬愿、东平公宇文神举等率军，五道俱入。发关中公私驴马，悉从军。癸巳，帝不豫，止于云阳宫。丙申，诏停诸军事。

六月丁酉，帝疾甚，还京。其夜，崩于乘舆。时年三十六。遗诏曰：

人肖形天地，禀质五常，修短之期，莫非命也。朕君临宇县，十有九年，未能使百姓安乐，刑措罔用，所以昧旦求衣，分宵忘寝。昔魏室将季，海内分崩，太祖扶危翼倾，肇开王业。燕赵榛芜，久窃名号。朕上述先志，下顺民心，遂与王公将帅，共平东夏。虽复妖氛荡定，而民劳未康。每一念此，如临冰谷。将欲包举六合，混同文轨。今遘疾大渐，气力稍微，有志不申，以此叹息。天下事重，万机不易。王公以下，爰及庶僚，宜辅导太子，副朕遗意。令上不负太祖，下无失为臣。朕虽瞑目九泉，无所复恨。朕平生居处，每存菲薄，非直以训子孙，亦乃

本心所好。丧事资用，须使俭而合礼，墓而不坟，自古通典。随吉即葬，葬讫公除。四方士庶，各三日哭。妃嫔以下无子者，悉放还家。谥曰武皇帝，庙称高祖。

己未，葬于孝陵。

帝沉毅有智谋。初以晋公护专权，常自晦迹，人莫测其深浅。及诛护之后，始亲万机。克己励精，听览不怠。用法严整，多所罪杀。号令恳恻，唯属意于政。群下畏服，莫不肃然。性既明察，少于恩惠。凡布怀立行，皆欲踰越古人。身衣布袍，寝布被，无金宝之饰，诸宫殿华绮者，皆撤毁之，改为土阶数尺，不施栌栱。其雕文刻镂，锦绣纂组，一皆禁断。后宫嫔御，不过十余人。劳谦接下，自强不息。以海内未康，锐情教习。至于校兵阅武，步行山谷，履涉勤苦，皆人所不堪。平齐之役，见军士有跣行者，帝亲脱靴以赐之。每宴会将士，必自执杯劝酒，或手付赐物。至于征伐之处，躬在行阵。性又果决，能断大事。故能得士卒死力，以弱制强。破齐之后，遂欲穷兵极武，平突厥，定江南，一二年间，必使天下一统，此其志也。

史臣曰：自东西否隔，二国争强，戎马生郊，干戈日用，兵连祸结，力敌势均，疆场之事，一彼一此。高祖纘业，未亲万机，虑远谋深，以蒙养正。及英威电发，朝政惟新，内难既除，外略方始。乃苦心焦思，克己励精，劳役为士卒之先，居处同匹夫之俭。修富民之政，务强兵之术，乘讎人之有衅，顺大道而推亡。

五年之间，大勋斯集。摅祖宗之宿愤，拯东夏之阽危，盛矣哉，其有成功者也。

若使翌日之瘳无爽，经营之志获申，黜武穷兵，虽见讥于良史，雄图远略，足方驾于前王者欤。

周书卷七

帝纪第七

宣帝

宣皇帝讳赞，字干伯，高祖长子也。母曰李太后。武成元年，生于同州。保定元年五月丙午，封鲁国公。建德元年四月癸巳，高祖亲告庙，冠于阼阶，立为皇太子。诏皇太子巡抚西土。文宣皇后崩，高祖谅闇，诏太子总朝政，五旬而罢。高祖每巡幸四方，太子常留监国。五年二月，又诏皇太子巡西土，因讨吐谷浑。

宣政元年六月丁酉，高祖崩。戊戌，皇太子即皇帝位，尊皇后为皇太后。癸丑，岁星、荧惑、太白合于东井。甲子，诛上柱国、齐王宪。封开府于智为齐国公。

闰月乙亥，诏山东流民新复业者，及突厥侵掠家口破亡不能存济者，并给复一年。立妃杨氏为皇后。辛巳，以上柱国赵王招为太师，陈王纯为太傅，柱国代王达、滕王逌、卢国公尉迟运、薛国公长孙览并为上柱国。进封柱国、平阳郡公王谊为扬国公。是月，幽州人卢昌期据范阳反，诏柱国、东平公宇文神举帅众讨平之。

秋七月辛丑，月犯心前星。乙巳，祠太庙。丙午，祠圆丘。戊申，祠方丘。

庚戌，以小宗伯、岐国公斛斯征为大宗伯。丙辰，荧惑、太白合于七星。己未，太白犯轩辕大星。壬戌，以柱国、南兖州总管、随公杨坚为上柱国、大司马。癸亥，尊所生李氏为帝太后。

八月丙寅，夕月于西郊。长安、万年二县民居在京城者，给复三年。壬申，行幸同州。遣大使巡察诸州。诏制九条，宣下州郡：一曰，决狱科罪，皆准律文；二曰，母族绝服外者，听婚；三曰，以杖决罚，悉令依法；四曰，郡县当境贼盗不擒获者，并仰录奏；五曰，孝子顺孙义夫节妇，表其门闾，才堪任用者，即宜申荐；六曰，或昔经驱使，名位未达，或沉沦蓬荜，文武可施，宜并采访，具以名奏；七曰，伪齐七品以上，已敕收用，八品以下，爰及流外，若欲入仕，皆听预选，降二等授官；八曰，州举高才博学者为秀才，郡举经明行修者为孝廉，上州、上郡岁一人，下州、下郡三岁一人；九曰，年七十以上，依式授官，鰥寡困乏不能自存者，并加禀恤。以大司徒、杞国公亮为安州总管，上柱国、薛国公长孙览为大司徒，柱国、扬国公王谊为大司空。庚辰，太白入太微。丙戌，以柱国、永昌公椿为大司寇。

九月丁酉，荧惑入太微。以柱国宇文盛、张掖公王杰、枹罕公辛威、郿国公韦孝宽并为上柱国。庚戌，封皇弟元为荆王。诏诸应拜者，皆以三拜成礼。汾州稽胡帅刘受逻千举兵反，诏上柱国、越王盛为行军元帅，率众讨平之。庚申，荧惑犯左执法。

冬十月癸酉，至自同州。以大司空、扬国公王谊为襄州总管。戊子，百济遣使献方物。

十一月己亥，讲武于道会苑，帝亲擐甲胄。是月，突厥寇边，围酒泉，杀掠吏民。

十二月甲子，以柱国、毕王贤为大司空。癸未，荧惑入氐，仍留经一月。己丑，以上柱国、河阳总管滕王逌为行军元帅，率众伐陈。免京师见徒，并令从军。

大象元年春正月癸巳，受朝于露门，帝服通天冠、绛纱袍，群臣皆服汉魏衣冠。大赦，改元大成。初置四辅官，以上柱国大冢宰越王盛为大前疑，相州总管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右弼，申国公李穆为大左辅，大司马随国公杨坚为大后丞。癸卯，封皇子衍为鲁王。甲辰，东巡狩。丙午，日有背。以柱国、常山公于翼为大司徒。辛亥，以柱国、许国公宇文善为大宗伯。癸丑，日又背。戊午，行幸洛阳。

立鲁王衍为皇太子。

二月癸亥，诏曰：

河洛之地，世称朝市。上则于天，阴阳所会；下纪于地，职责路均。圣人以万物阜安，乃建王国。时经五代，世历千祀，规模弘远，邑居壮丽。自魏氏失驭，城阙为墟，君子有恋旧之风，小人深怀土之思。

我太祖受命酆镐，胥宇崤函，荡定四方，有怀光宅。高祖神功圣略，混一区宇，往巡东夏，省方观俗，布政此宫，遂移气序。朕以眇身，祇承宝祚，庶几聿修之志，敢忘燕翼之心。一昨驻蹕金墉，备尝游览，百王制度，基趾尚存，今若因修，为功易立。宜命邦事，修复旧都。奢俭取文质之间，功役依子来之义。

北瞻河内，咫尺非遥，前诏经营，今宜停罢。

于是发山东诸州兵，增一月功为四十五日役，起洛阳宫。常役四万人，以迄于晏驾。并移相州六府于洛阳，称东京六府。杀柱国、徐州总管、郟国公王轨。停南讨诸军。以赵王招女为千金公主，嫁于突厥。戊辰，以上柱国、郟国公韦孝宽为徐州

总管。乙亥，行幸邺。丙子，初令授总管刺史及行兵者，加持节，余悉罢之。

辛巳，诏曰：

有圣大宝，实惟重器，玄天表命，人事与能，幽显同谋，确乎不易。域中之大，实悬定于杳冥；天下为公，盖不避于内举。我大周感苍昊之精，受河洛之锡，武功文德，光格区宇，创业垂统，永光无穷。朕以寡薄，祇承鸿绪，上赖先朝得一之迹，下藉群后不贰之心。职责与云雨俱通，宪章共光华并亘。圆首方足，咸登仁寿，思隆国本，用弘天历。

皇太子衍，地居上嗣，正统所归。远凭积德之休，允协无疆之祚。帝王之量，未肃而成；天禄之期，不谋已至。朕今传位于衍。乃睠四海，深合讴歌之望；俾予一人，高蹈风尘之表。万方兆庶，知朕意焉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大成元年为大象元年。

帝于是自称天元皇帝，所居称天台，冕有二十四旒，（室）〔车〕服旗鼓，皆以二十四为节。内史、御正皆置上大夫。皇帝衍称正阳宫，置纳言、御正、诸卫等官，皆准天台。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。封内史上大夫郑译为沛国公。癸未，日初出及将入时，其中并有乌色，大如鸡卵，经四日灭。戊子，以上柱国大前疑越王盛为太保，大右弼蜀公尉迟迥为大前疑，代王达为大右弼。辛卯，诏徙邺城石经于洛阳。又诏曰：“洛阳旧都，今既修复，凡是元迁之户，并听还洛州。此外诸民欲往者，亦任其意。河阳、幽、相、豫、亳、青、徐七总管，受东京六府处分。”

三月壬寅，以上柱国、薛国公长孙览为涇州总管。庚申，至自东巡，大陈军伍，帝亲擐甲胄，入自青门。皇帝衍备法驾从入。百官迎于青门外。其时骤雨，仪卫失容。辛酉，封赵王招第二子贯为永康县王。

夏四月壬戌朔，有司奏言日蚀，不视事。过时不食，乃临轩。立妃朱氏为天元帝后。癸亥，以柱国、毕王贤为上柱国。己巳，祠太庙。壬午，大醮于正武殿。

戊子，太白、岁星、辰星合于东井。

五月辛亥，以洛州襄国郡为赵国，以齐州济南郡为陈国，以丰州武当、安富二郡为越国，以潞州上党郡为代国，以荆州新野郡为滕国，邑各一万户。令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盛、代王达、滕王迥并之国。癸丑，有流星大如斗，出太微，落落如遗火。是月，遣使简视京兆及诸州士民之女，充选后宫。突厥寇并州。

六月丁卯，有流星大如鸡子，出氐，西北流，长一丈，入月中。己巳，月犯房北头第二星。乙酉，有流星大如斗，出营室，流入东壁。是月，咸阳有池水变为血。发山东诸州民，修长城。

秋七月庚寅，以大司空、毕王贤为雍州牧，大后丞、随国公杨坚为大前疑，柱国、荥阳公司马消难为大后丞。壬辰，荧惑掩房北头第一星。丙申，纳大后丞司马消难女为正阳宫皇后。尊天元帝太后李氏为天皇太后。壬子，改天元帝后朱氏为天皇后。立妃元氏为天右皇后，妃陈氏为天左皇后。

八月庚申，行幸同州。壬申，还宫。甲戌，以天左皇后父大将军陈山提、天右皇后父开府元晟并为上柱国。山提封郟国公，晟封翼国公。开府杨雄为邗国公，乙弗寔戴国公。初，高祖作刑书要制，用法严重。及帝即位，以海内初平，恐物情未附，乃除之。至是大醮于正武殿，告天而行焉。辛巳，荧惑犯南斗第五星。

壬午，以上柱国、雍州牧、毕王贤为太师，上柱国、郟国公韩建业为大左辅。是月，所在有蚁群斗，各方四五尺，死者

什八九。

九月己酉，太白入南斗。乙卯，以酆王贞为大冢宰。上柱国、郟国公韦孝宽为行军元帅，率行军总管杞国公亮、郟国公梁士彦以伐陈。遣御正杜杲、礼部薛舒使于陈。

冬十月壬戌，岁星犯轩辕大星。是日，帝幸道会苑大醮，以高祖武皇帝配。醮讫，论议于行殿。是岁，初复佛像及天尊像。至是，帝与二像俱南面而坐，大陈杂戏，令京城士民纵观。乙酉，荧惑、镇星合于虚。是月，相州人段德举谋反，伏诛。

十一月乙未，幸温汤。戊戌，行幸同州。壬寅，还宫。己酉，有星大如斗，出张，东南流，光明烛地。丁巳，初铸永通万国钱，以一当十，与五行大布并行。是月，韦孝宽拔寿阳，杞国公亮拔黄城，梁士彦拔广陵。陈人退走。于是江北尽平。

十二月戊午，以灾异屡见，帝御路寝，见百官。诏曰：

穹昊在上，聪明自下，吉凶由人，妖不自作。朕以寡德，君临区宇，大道未行，小信非福。始于秋季，及此玄冬，幽显殷勤，屡贻深戒。至有金入南斗，木犯轩辕，荧惑干房，又与土合，流星照夜，东南而下。然则南斗主于爵禄，轩辕为于后宫，房曰明堂，布政所也，火土则忧孽之兆，流星乃兵凶之验。岂其官人失序，女谒尚行，政事乘方，忧患将至？何其昭著，若斯之甚。上瞻俯察，朕实惧焉。将避正寝，斋居克念，恶衣减膳，去饰撤悬，披不讳之诚，开直言之路。

欲使刑不滥及，赏弗踰等，选举以才，宫闱修德。宜宣诸内外，庶尽弼谐，允协民心，用消天谴。

于是舍仗卫，往天兴宫。百官上表劝复寝膳，许之。甲子，还宫。御正武殿，集百官及宫人内外命妇，大列妓乐，又纵胡人乞寒，用水浇沃为戏乐。乙丑，行幸洛阳。帝亲御驿马，日行三百里。四皇后及文武侍卫数百人，并乘驿以从。仍令四后

方驾齐驱，或有先后，便加谴责，人马顿仆相属。己卯，还宫。

二年春正月丁亥，帝受朝于道会苑。癸巳，祀太庙，乙巳，造二宸，画日月之象，以置左右。戊申，雨雪。雪止，又雨细黄土，移时乃息。乙卯，诏江左诸州新附民，给复二十年，初税入市者，人一钱。

二月丁巳，帝幸露门学，行释奠之礼。戊午，突厥遣使献方物，且逆千金公主。乙丑，改制诏为天制诏，敕为天敕。壬午，尊天元皇太后为天元上皇太后，天皇太后李氏曰天元圣皇太后。癸未，立天元皇后杨氏为天元大皇后，天皇后朱氏为天大皇后，天右皇后元氏为天右大皇后，天左皇后陈氏为天左大皇后。正阳宫皇后直称皇后。是日，洛阳有秃鹫鸟集于新营太极殿前。荥州有黑龙见，与赤龙斗于汴水之侧，黑龙死。

三月丁亥，赐百官及民大酺。诏曰：“盛德之后，是称不绝，功施于民，义昭祀典。孔子德惟藏往，道实生知，以大圣之才，属千古之运，载弘儒业，式叙彝伦。至如幽赞天人之理，裁成礼乐之务，故以作范百王，垂风万叶。朕钦承宝历，服膺教义，眷言洙、泗，怀道滋深。且褒成启号，虽彰故实，旌崇圣绩，犹有阙如。可追封为邹国公，邑数准旧。并立后承袭。别于京师置庙，以时祭享。”

戊子，行军总管、杞国公亮举兵反，袭行军元帅、郟国公韦孝宽于豫州。亮不胜，孝宽获而杀之。辛卯，以永昌公椿为杞国公，绍简公连后。行幸同州。增候正，前驱戒道，为三百六十重，自应门至于赤岸泽，数十里间，幡旗相蔽，鼓乐俱作。

又令武贲持钺马上，称警蹕，以至于同州。乙未，改同州宫为天成宫。庚子，至自同州。诏天台侍卫之官，皆着五色及红紫绿衣，以杂色为缘，名曰品色衣。有大事，与公服间服之。壬寅，诏内外命妇皆执笏，其拜宗庙及天台，皆俛伏。甲辰，

初置天中大皇后。立天左大皇后陈氏为天中大皇后，立妃尉迟氏为天左大皇后。

夏四月乙丑，有星大如斗，出天厨，流入紫宫，抵钩陈乃灭。己巳，祀太庙。

己卯，诏曰：“朕以寡薄，昧于治方，不能使天地休和，阴阳调序。自春涉夏，甘泽未丰，既轸西郊之叹，将亏南亩之业。兴言夕惕，无忘鉴昧。良由德化未敷，政刑多舛，万方有罪，责在朕躬。思覃宽惠，被之率土。见囚死罪并降从流，流罪从徒，五岁刑已下悉皆原宥。其反叛恶逆不道，及常赦所不免者，不在降例。”

壬午，幸（中）〔仲〕山祈雨。至咸阳宫，雨降。甲申，还宫。令京城士女于衢巷作音乐以迎候。

五月己丑，以上柱国、大前疑、随国公杨坚为扬州总管。甲午夜，帝备法驾幸天兴宫。乙未，帝不豫，还宫。诏随国公坚入侍疾。甲辰，有星大如三斗，出太微端门，流入翼，声若风鼓幡旗。丁未，追赵、陈、越、代、滕五王入朝。己酉，大渐。御正下大夫刘昉，与内史上大夫郑译矫制，以随国公坚受遗辅政。是日，帝崩于天德殿。时年二十二，谥曰宣皇帝。

七月丙申，葬定陵。

帝之在东宫也，高祖虑其不堪承嗣，遇之甚严。朝见进止，与诸臣无异，虽隆寒盛暑，亦不得休息。性既嗜酒，高祖遂禁醪醴不许至东宫。帝每有过，辄加捶扑。尝谓之曰：“古来太子被废者几人，余儿岂不堪立耶。”于是遣东宫官属录帝言语动作，每月奏闻。帝惮高祖威严，矫情修饰，以是过恶遂不外闻。

嗣位之初，方逞其欲。大行在殡，曾无戚容，即阅视先帝宫人，逼为淫乱。

纔及踰年，便恣声乐，采择天下子女，以充后宫。好自矜夸，饰非拒谏。禅位之后，弥复骄奢，耽酗于后宫，或旬日不出。公卿近臣请事者，皆附奄官奏之。所居宫殿，帷帐皆饰以金玉珠宝，光华炫耀，极丽穷奢。及营洛阳宫，虽未成毕，其规模壮丽，踰于汉魏远矣。

唯自尊崇，无所顾惮。国典朝仪，率情变改。后宫位号，莫能详录。每对臣下，自称为天。以五色土涂所御天德殿，各随方色。又于后宫与皇后等列坐，用宗庙礼器樽彝珪瓚之属以饮食焉。又令群臣朝天台者，皆致斋三日，清身一日。

车旗章服，倍于前王之数。既自比上帝，不欲令人同己。尝自带绶及冠通天冠，加金附蝉，顾见侍臣武弁上有金蝉，及王公有绶者，并令去之。又不听人有高大之称，诸姓高者改为姜，九族称高祖者为长祖，曾祖为次长祖，官名凡称上及大者改为长，有天者亦改之。又令天下车皆以浑成木为轮，禁天下妇人皆不得施粉黛之饰，唯宫人得乘有辐车，加粉黛焉。西阳公温，杞国公亮之子，即帝之从祖兄子也。其妻尉迟氏有容色，因入朝，帝遂饮之以酒，逼而淫之。亮闻之，惧诛，乃反。纔诛温，即追尉迟氏入宫，初为妃，寻立为皇后。每召侍臣论议，唯欲兴造变革，未尝言及治政。其后游戏无恒，出入不（饰）〔节〕，羽仪仗卫，晨出夜还。或幸天兴宫，或游道会苑，陪侍之官，皆不堪命。散乐杂戏鱼龙烂漫之伎，常在目前。好令京城少年为妇人服饰，入殿歌舞，与后宫观之，以为喜乐。摈斥近臣，多所猜忌。又吝于财，略无赐与。恐群臣规谏，不得行己之志，常遣左右密伺察之，动止所为，莫不钞录，小有乘违，辄加其罪。自公卿已下，皆被楚挞，其间诛戮黜免者，不可胜言。每笞捶人，皆以百二十为度，名曰天杖。宫人内职亦如之。后妃嫔御，虽被宠嬖，亦多被杖背。于是内外恐惧，人

不自安，皆求苟免，莫有固志，重足累息，以逮于终。

史臣曰：高祖识嗣子之非才，顾宗祏之至重，滞爱同于晋武，则哲异于宋宣。但欲威之以横楚，期之于惩肃，义方之教，岂若是乎。卒使昏虐君临，奸回肆毒，善无小而必弃，恶无大而弗为。穷南山之简，未足书其过；尽东观之笔，不能记其罪。然犹获全首领，及子而亡，幸哉。

周书卷八

帝纪第八

静帝

静皇帝讳衍，后改为阐，宣帝长子也。母曰朱皇后。建德二年六月，生于东宫。大象元年正月癸卯，封鲁王。戊午，立为皇太子。二月辛巳，宣帝于邺宫传位授帝，居正阳宫。

二年夏五月乙未，宣帝寝疾，诏帝入宿于露门学。己酉，宣帝崩，帝入居天台，废正阳宫。大赦天下，停洛阳宫作。庚戌，上天元上皇太后尊号为太皇太后。

天元圣皇太后李氏为太帝太后，天元大皇后杨氏为皇太后，天大皇后朱氏为帝太后。其天中大皇后陈氏、天右大皇后元氏、天左大皇后尉迟氏并出俗为尼。柱国、汉王赞为上柱国、右大丞相，上柱国、扬州总管、随国公杨坚为假黄钺、左大丞相，柱国、秦王贇为上柱国。帝居谅闇，百官总己以听于左大丞相。壬子，以上柱国、郟国公韦孝宽为相州总管。罢入市税钱。

六月戊午，以柱国许国公宇文善、神武公窦毅、修武公侯莫陈琼、大安公阎庆并为上柱国。赵王招、陈王纯、越王（达）〔盛〕、代王（盛）〔达〕、滕王迥来朝。庚申，复行佛、道二教，旧沙门、道士精诚自守者，简令入道。辛酉，以柱国杞国公椿、燕国公于寔、郟国公贺拔伏恩并为上柱国。甲子，相州

总管尉迟迥举兵不受代。诏发关中兵，即以孝宽为行军元帅，率军讨之。上柱国、毕王贤以谋执政，被诛。以上柱国秦王贇为大冢宰，杞国公椿为大司徒。己巳，诏南定、北光、衡、巴四州民为宇文亮抑为奴婢者，并免为民，复其本业。甲戌，有赤气起西方，渐东行，遍天。庚辰，罢诸鱼池及山泽公禁者，与百姓共之。以柱国、蒋国公梁睿为益州总管。

秋七月甲申，突厥送齐范阳王高绍义。庚寅，申州刺史李慧起兵。辛卯，月掩氐东南星。甲午，月掩南斗第六星。庚子，诏赵、陈、越、代、滕五王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荥州刺史、邵国公宇文胄举兵，遣大将军、清河公杨素讨之。青州总管尉迟勤举兵。丁未，随公杨坚为都督内外诸军事。己酉，郢州总管司马消难举兵，以柱国、杨国公王谊为行军元帅，率军讨之。壬子，岁星与太白合于张，有流星大如斗，出五（军）〔车〕，东北流，光明烛地。赵王招、越王盛以谋执政被诛。癸丑，封皇弟术为邺王，衍为郢王。是月，豫州、荊州、襄州三总管内诸蛮，各率种落反，焚烧村驿，攻乱郡县。

八月庚申，益州总管王谦举兵不受代，即以梁睿为行军元帅，率军讨之。丁卯，封上柱国、枹罕公辛威为宿国公，开府怡昂为鄴国公。庚午，韦孝宽破尉迟迥于邺城，迥自杀，相州平。移相州于安阳，其邺城及邑居皆毁废之。分相州阳平郡置毛州，昌黎郡置魏州。丙子，以汉王贇为太师，上柱国并州总管申国公李穆为太傅，宋王实为大前疑，秦王贇为大右弼，燕国公于寔为大左辅。己卯，诏曰：

朕祇承洪业，二载于兹。藉祖考之休，凭宰辅之力，经天纬地，四海晏如。逆贼尉迟迥，才质凡庸，志怀奸慝，因缘戚属，位冠朝伦。属上天降祸，先皇晏驾，万国深鼎湖之痛，四海穷遏密之悲。独幸天灾，欣然放命，称兵拥众，便怀问鼎。

乃诏六师，肃兹九伐，而凶徒孔炽，充原蔽野。诸将肆雷霆之威，壮士纵貔貅之势，芟夷翦拂，所在如莽，直指漳滨，擒斩元恶，群丑丧魄，咸集鼓下。顺高秋之气，就上天之诛，两河妖孽，一朝清荡。自朝及野，喜抃相趋。昔上皇之时，不言为治，圣人宰物，有教而已。未戢干戈，实深惭德。思弘宽简之政，用副亿兆之心，可大赦天下。其共迴元谋，执迷不悟，及迴子侄，逆人司马消难、王谦等，不在赦例。

庚辰，司马消难拥其众以鲁山、甑山二镇奔陈，遣大将军、宋安公元景山率众追击，俘斩五百余人，郢州平。沙州氏帅、开府杨永安聚众应王谦，遣大将军、乐宁公达奚儒讨之。杨素破宇文胄于荥州，斩胄于石济。以上柱国、神武公窦毅为大司马，齐国公于智为大司空。废相、青、荆、金、晋、梁六州总管。

九月甲申，荧惑与岁星合于翼。丙戌，废河阳总管为镇，隶洛州。以小宗伯、竟陵公（阳）〔杨〕慧为大宗伯。壬辰，废皇后司马氏为庶人。甲午，荧惑入太微。戊戌，以柱国、杨国公王谊为上柱国。辛丑，分潼州管内新遂普合及泸州管内泸戎六州并隶信州总管府。己酉，荧惑犯左执法。庚戌，以柱国常山公于翼、化政公宇文忻并为上柱国。进封翼为任国公，忻为英国公。壬子，丞相去左右之号，随公杨坚为大丞相。

冬十月甲寅，日有蚀之。乙卯，有流星大如五斗，出张，南流，光明烛地。

壬戌，陈王纯以怨执政，被诛。大丞相、随国公杨坚加大冢宰，五府总于天官。

戊寅，梁睿破王谦于剑南，追斩之，传首京师。益州平。

十一月甲辰，达奚儒破杨永安于沙州。沙州平。乙巳，岁星守太微。丁未，上柱国、郢国公韦孝宽薨。

十二月壬子，以柱国、蒋国公梁睿为上柱国。癸丑，荧惑入氏。丁巳，以柱国邗国公杨雄、（为）普安公贺兰暮、邠国公梁士彦、上大将军新（安）〔宁〕公叱列长（文）〔釜〕、武乡公崔弘度、大将军中山公宇文恩、濮阳公宇文述、渭原公和干子、任城公王景、渔阳公杨锐、上开府广宗公李崇、陇西公李询并为上柱国。庚申，以柱国、楚国公豆卢绩为上柱国。癸亥，诏曰：“诗称‘不如同姓’，传曰‘异姓为后’。盖明辩亲疏，皎然不杂。太祖受命，龙德犹潜。篆表革代之文，星垂除旧之象，三分天下，志扶魏室，多所改作，冀允上玄。文武群官，赐姓者众，本殊国邑，实乖胙土。不歆非类，异骨肉而共烝尝；不爱其亲，在行路而叙昭穆。且神征革姓，本为历数有归；天命在人，推让终而弗获。故君临区宇，累世于兹。不可仍遵谦挹之旨，久行权宜之制。诸改姓者，悉宜复旧。”

甲子，大丞相、随国公杨坚进爵为王，以十郡为国。辛未，代王达、滕王逌并以谋执政被诛。壬申，以大将军、长宁公杨勇为上柱国、大司马，小冢宰、始平公元孝矩为大司寇。

大定元年春正月壬午，诏曰：“朕以不天，夙遭极罚。光阴遄速，遽及此辰。

穷慕缠绵，言增号绝。踰祀革号，宪章前典，可改大象三年为大定元年。”乙酉，岁星逆行，守右执法；荧惑掩房北第一星。丙戌，诏曰：“帝王设官，惟才是务，人臣报国，荐贤为重。去岁已来，屡有妖寇，宰臣英算，咸得清荡。逆乱之后，兵车始竭，遐迩劳役，生民未康。居官之徒，致治者寡。斯故上失其道，以至于兹，亦由下有幽人，未展其力。今四海宁一，八表无尘，元辅执钧，垂风扬化。

若使天下英杰，尽升于朝，铨衡陟降，量才而处，垂拱无为，庶几可至。”于是遣戎秩上开府以上，职事下大夫以上，

外官刺史以上，各举清平勤干者三人。被举之人，居官三年有功过者，所举之人，随加赏罚。以大司马、长宁公杨勇为洛州总管。

二月庚申，大丞相、随王杨坚为相国，总百揆，更封十郡，通前二十郡，剑履上殿，入朝不趋，赞拜不名，备九锡之礼，加玺、钺、远游冠，相国印绿綬绶，位在诸王上。又加冕十有二旒，建天子旌旗，出警入蹕，乘金根车，驾六马，备五时副车，置旒头云罕，乐舞八佾，设钟虚宫悬。王后、王子爵命之号，并依魏晋故事。甲子，随王杨坚称尊号，帝逊于别宫。隋氏奉帝为介国公，邑万户，车服礼乐一如周制，上书不为表，答表不称诏。

有其文，事竟不行。开皇元年五月壬申，崩，时年九岁，隋志也。谥曰静皇帝，葬恭陵。

史臣曰：静帝越自幼冲，绍兹衰绪。内相挟孙、刘之诈，戚藩无齐、代之强。

隋氏因之，遂迁龟鼎。虽复岷峨投袂，翻成陵夺之威；漳滏勤王，无救宗周之殒。

呜呼，以太祖之克隆景业，未踰二纪，不祀忽诸。斯盖宣帝之余殃，非孺子之罪戾也。

周书卷九

列传第一

皇后

文帝元皇后 文宣叱奴皇后 孝闵帝元皇后
明帝独孤皇后 武帝阿史那皇后 武帝李皇后
宣帝杨皇后 宣帝朱皇后 宣帝陈皇后 宣帝元皇后
宣帝尉迟皇后 静帝司马皇后

书纪有虞之德，载“厘降二女”；诗述文王之美，称“刑于寡妻”。是知婚姻之道，男女之别，实有国有家者之所慎也。自三代迄于魏晋，兴衰之数，得失之迹，备乎传记，故其详可得闻焉。若娉纳以德，防闲以礼，大义正于宫闱，王化行于邦国，则坤仪式固，而鼎命惟永矣。至于邪僻既进，法度莫修，冶容迷其主心，私谒蠹其朝政，则风化凌替，而宗社不守矣。夫然者，岂非皇王之龟鉴与。周氏率由姬制，内职有序。太祖创基，修衽席以俭约；高祖嗣历，节情欲于矫枉。宫闱有贯鱼之美，戚里无私溺之尤，可谓得人君体也。宣皇外行其志，内逞其欲，溪壑难满，采择无厌。恩之所加，莫限厮皂；荣之所及，无隔险谗。于是升兰殿而正位，践椒庭而齐体者，非一人焉；阶房帷而拖青紫，承恩幸而拥玉帛者，非一族焉。虽辛、

癸之荒淫，赵、李之倾惑，曾未足比其仿佛也。民厌苛政，弊事实多，太祖之祚忽诸，特由于此。故叙其事以为皇后传云。

文帝元皇后，魏孝武帝之妹。初封平原公主，适开府张欢。欢性贪残，遇后无礼，又尝杀后侍婢。后怒，诉之于帝，帝乃执欢杀之。改封后为冯翊公主，以配太祖，生孝闵帝。大统七年，薨。魏恭帝三年十二月，合葬成陵。孝闵帝践祚，追尊为王后。武成初，又追尊为皇后。

文宣叱奴皇后，代人也。太祖为丞相，纳后为姬，生高祖。天和（元）年六月，尊为皇太后。建德（二）年三月癸酉，崩。四月丁巳，葬〔永〕固陵。

孝闵帝元皇后名胡摩，魏文帝第五女。初封晋安公主。帝之为略阳公也，尚焉。及践祚，立为王后。帝被废，后出俗为尼。建德初，高祖诛晋国公护，上帝尊号为孝闵帝，以后为孝闵皇后，居崇义宫。隋氏革命，后出居里第。大业十二年，殂。

明帝独孤皇后，太保、卫国公信之长女。帝之在藩也，纳为夫人。二年正月，立为王后。四月，崩，葬昭陵。武成初，追崇为皇后。世宗崩，与后合葬。

武帝阿史那皇后，突厥木杆可汗俟斤之女。突厥灭茹茹之后，尽有塞表之地，控弦数十万，志陵中夏。太祖方与齐人争衡，结以为援。俟斤初欲以女配帝，既而悔之。高祖即位，前后累遣使要结，乃许归后于我。保定五年二月，诏陈国公纯、许国公宇文贵、神武公窦毅、南（阳）〔安〕公杨荐等，奉备皇后文物及行殿，并六宫以下百二十人，至俟斤牙帐所，迎后。俟斤又许齐人以婚，将有异志。纯等在彼累载，不得反命。虽谕之以信义，俟斤不从。会大雷风起，飘坏其穹庐等，旬日不止。俟斤大惧，以为天谴，乃备礼送后。（及）纯等设行殿，列羽仪，奉之以归。天和三年三月，后至，高祖行亲迎之礼。

后有姿貌，善容止，高祖深敬焉。

宣帝即位，尊为皇太后。大象元年二月，改为天元皇太后。二年二月，又尊为天元上皇太后。册曰：“天元皇帝臣赞，奉玺绶册，谨上天元皇太后尊号曰天元上皇太后。伏惟穷神尽智，含弘载物，道洽万邦，仪刑四海。圣慈训诱，恩深明德，虽册徽号，未极尊严。是用增奉鸿名，光缙常礼。俾诚敬有展，欢慰在兹，福祉无疆，亿兆斯赖。”宣帝崩，静帝尊为太皇太后。隋开皇二年殂，年三十二。隋文帝诏有司备礼册，祔葬于孝陵。

武帝李皇后名娥姿，楚人也。于谨平江陵，后家被籍没。至长安，太祖以后赐高祖，后稍得亲幸。大象元年二月，改为天元帝太后。七月，又尊为天皇太后。

二年，尊为天元圣皇太后。册曰：“天元皇帝臣赞，奉玺绶册，谨上天皇太后尊号曰天元圣皇太后。伏惟月精效祉，坤灵表贶，瑞肇丹陵，庆流华渚。虽率由令典，夙奉徽号，而因心尽敬，未极尊名。是用思弘称首，上昭圣德，敢竭诚敬，永绥福履。显扬慈训，贻厥孙谋。”宣帝崩，静帝尊为太帝太后。隋开皇元年三月，出俗为尼，改名常悲。八年殂，年五十三，以尼礼葬于京城南。

宣帝杨皇后名丽华，隋文帝长女。帝在东宫，高祖为帝纳后为皇太子妃。宣政元年闰六月，立为皇后。帝后自称天元皇帝，号后为天元皇后。寻又立天皇后及左右皇后，与后为四皇后焉。二年，诏曰：“帝降二女，后德所以俪君；天列四星，妃象于焉垂耀。朕取法上玄，稽诸令典，爰命四后，内正六宫，庶弘赞柔德，广修粢盛。比殊礼虽降，称谓曷宜，其因天之象，增锡嘉名。”于是后与三皇后并加（太）〔大〕焉。帝遣使持节册后为天元大皇后曰：“咨尔含章载德，体顺居贞，肃恭享祀，仪刑邦国，是用嘉兹显号，式畅徽音。尔其敬践厥猷，寅荅灵

命，对扬休烈，可不慎欤。”寻又立（为）天中大皇后，与后为五皇后。后性柔婉，不妒忌，四皇后及嫔御等咸爱而仰之。帝后昏暴滋甚，喜怒乖度。尝谴后，欲加之罪，后进止详闲，辞色不挠。帝大怒，遂赐后死，逼令引诀。后母独孤氏闻之，诣合陈谢，叩头流血，然后得免。帝崩，静帝尊后为皇太后，居弘圣宫。

初，宣帝不豫，诏后父入禁中侍疾。及大渐，刘昉、郑译等因矫诏以后父受遗辅政。后初虽不预谋，然以嗣主幼冲，恐权在他族，不利于己，闻昉、译已行此诏，心甚悦之。后知其父有异图，意颇不平，形于言色。及行禅代，愤惋逾甚。

隋文帝既不能谴责，内甚愧之。开皇六年，封后为乐平公主。后又议夺其志，后誓不许，乃止。大业五年，从炀帝幸张掖，殁于河西，年四十九。炀帝还京，诏有司备礼，祔葬后于定陵。

宣帝朱皇后名满月，吴人也。其家坐事，没入东宫。帝之为太子，后被选掌帝衣服。帝年少，召而幸之，遂生静帝。大象元年，立为天元帝后，寻改为天皇后。二年，又改为天大皇后。册曰：“咨尔弥宣四德，训范六宫，轩庭列序，尧门表庆，嘉称既降，盛典宜膺。尔其饰性履道，无愆礼正，永固休祉，可不慎欤。”后本非良家子，又年长于帝十余岁，疏贱无宠。以静帝故，特尊崇之，班亚杨皇后焉。宣帝崩，静帝尊为帝太（皇）后。隋开皇元年，出俗为尼，名法净。六年殁，年四十，以尼礼葬京城。

宣帝陈皇后名月仪，白云颍川人，大将军山提第八女也。大象元年六月，以选入宫，拜为德妃。月余，立为天左皇后。二年二月，改天左大皇后。册曰：“咨尔仪范柔闲，操履凝洁，淑问彰于远近，令则冠于宫闱。是用申彼宠章，加兹徽号。尔

其复礼问诗，披图顾史，永隆嘉命，可不慎欤。”三月，又诏曰：“正内之重，风化之基，嘉耦之制，代多殊典。轩、尝继轨，次妃并四；虞舜受命，厥娶犹三。礼非相袭，随时不无。朕祇承宝图，载弘徽号，自我改作，超革先古。曰天元居极，五帝所以仰崇；王者称尊，列后于焉上俚。且坤仪比德，土数惟五，既縟恒典，宜取斯仪。四大皇后外，可增置天中大皇后一人。天中大皇后爰主粲盛，徽音日跻，肇建嘉名，宜膺显册。”于是以后为天中大皇后。帝崩，后出家为尼，改名华光。

后父山提本高氏之隶。仕齐，官至特进、开府、东兖州刺史、谢阳王。高祖平齐，拜大将军，封（浙）〔浙〕阳郡公。大象元年，以后父超授上柱国，进封鄱国公，除大宗伯。

宣帝元皇后名乐尚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开府晟之第二女。年十五，被选入宫，拜为贵妃。大象元年七月，立为天右皇后。二年二月，改为天右大皇后。册曰：

“咨尔资灵姜水，载德涂山，懿淑内融，徽音潜畅。是用加兹宠数，式光践礼。尔其聿修仪范，肃膺显册，祇承休命，可不慎欤。”帝崩，后出俗为尼，改名华胜。初，后与陈后同时被选入宫，俱拜为妃，及升后位，又同日受册，帝宠遇二后，礼数均等，年齿复同，特相亲爱。及为尼后，李、朱及尉迟后等并相继殒没，而二后于今尚存。后父晟，少以元氏宗室，拜开府。大象（末）〔元〕年七月，以后父进位上柱国，封翼国公。

宣帝尉迟皇后名炽繁，蜀国公迥之孙女。有美色。初适杞国公亮子西阳公温，以宗妇例入朝，帝逼而幸之。及亮谋逆，帝诛温，进后入宫，拜为长贵妃。大象二年三月，立为天左大皇后。册曰：“咨尔门膺积善，躬表灵贶，徽音茂德，朕实嘉之。是用弘兹盛典，申彼宠章。尔其克慎厥猷，寅荅景命，永

承休烈，可不慎欤。”帝崩，后出俗为尼，改名华首。隋开皇十五年，殂，年三十。

静帝司马皇后名令姬，柱国、荥阳公消难之女。大象元年二月，宣帝传位于帝，七月，为帝纳为皇后。册曰：“坤道成形，厚德于焉载物；阴精迭运，重光所以丽天。在昔皇王，膺干御历，内政为助，昭被图篆。惟尔门积庆灵，家韬休烈，徽音令范，无背一时。是用命尔，作俪皇极。尔其克励婉心，肃膺盛典，追皇、英之逸轨，庶任、姒之芳尘，祗翟有光，粲盛无怠，虽休勿休，以隆嘉祚。”

二年九月，隋文帝以后父拥众奔陈，废后为庶人。后嫁为隋司（州）〔隶〕刺史李丹妻，于今尚存。

史臣曰：孔子称“夷狄之有君，不如诸夏之亡也”。是以周纳狄后，富辰谓之祸阶；晋升戎女，卜人以为不吉。斯固非谬焉。自周氏受命，逮乎高祖，年踰三纪，世历四君。业非草昧之辰，事殊权宜之日，乃弃同即异，以夷乱华。捐婚姻之彝序，求豺狼之外利。既而报者倦矣，施者无厌，向之所谓和亲，未几已成讎敌。奇正之道，有异于斯。于时高祖虽受制于人，未亲庶政，而谋士韞奇，直臣钳口。过矣哉！历观前载，以外戚而居宰辅者多矣。申、吕则旷代无闻，吕、霍则与时俱盛。倾汉室者王族，丧周祚者杨氏。何灭亡之祸，合若符契焉。斯魏文所以发一概之诏也已。

周书卷十

列传第二

邵惠公颢

子什肥

导、护

什肥子胄

导子广

亮翼

椿众

杞简公连

莒庄公洛生

子菩提

虞国公仲

子兴

邵惠公颢，太祖之长兄也。德皇帝娶乐浪王氏，是为德皇后。生颢，次杞简公连，次莒庄公洛生，次太祖。颢性至孝，德皇后崩，哀毁过礼，乡党咸敬异焉。德皇帝与卫可孤战于武川南河，临阵坠马，颢与数骑奔救，击杀数十人，贼众披靡，德皇帝乃得上马引去。俄而贼追骑大至，颢遂战歿。保定初，

追赠太师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冢宰、大都督、恒朔等十州诸军事、恒州刺史。封邵国公，邑万户。谥曰惠。颢三子什肥、导、护。护别有传。

什肥年十五而惠公歿，自伤早孤，事母以孝闻。永安中，太祖入关，什肥不能离母，遂留晋阳。及太祖定秦、陇，什肥为齐神武所害。保定初，追赠大将军、小冢宰、大都督、冀定等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。袭爵邵国公。谥曰景。子胄嗣。

胄少而孤贫，颇有干略。景公之见害也，以年幼下蚕室。保定初，诏以晋公护子会绍景公封。天和中，与齐通好，胄始归关中。授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袭爵邵公。寻除宗师中大夫，进位大将军，出为原州刺史，转荥州刺史。大象末，隋文帝辅政，胄举州兵应尉迟迥，与清河公杨素战，败，遂走，追获于石济，遂斩之。国除。

（胄子）〔会字〕干仁，幼好学，聪惠。魏恭帝二年，以护平江陵之功，赐爵江陵县公。保定初，绍景公后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二年，除蒲州潼关六防诸军事、蒲州刺史。胄至自齐，改封谭国公。寻进位柱国。建德初，与护同伏诛。三年五月，追赠，复封旧爵。

导字菩萨。少雄豪，有仁惠，太祖爱之。初与诸父在葛荣军中，荣败，迁晋阳。及太祖随贺拔岳入关，导从而西，常从征伐。太祖讨侯莫陈悦，以导为都督，镇原州。及悦败，北走出故塞，导率骑追之，至牵屯山及悦，斩之，传首京师。以功封饶阳县侯，邑五百户，拜冠军将军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魏文帝即位，以定策功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，拜使持节、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三年，太祖东征，导入宿卫，拜领军将军、大都督。齐神武渡河侵冯翊，太祖自弘农引军入关，导督左右禁旅会于沙苑，与齐神武战，大破之。进位仪同

三司。明年，魏文帝东征，留导为华州刺史。及赵青雀、于伏德、慕容思庆等作乱，导自华州率所部兵击之，擒伏德，斩思庆。进屯渭桥，会太祖军。事平，进爵章武郡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寻加侍中、开府、骠骑大将军、太子少保。高仲密以北豫降，太祖率诸将辅魏皇太子东征，复以导为大都督、华东雍二州诸军事，行华州刺史。导治兵训卒，得守捍之方。及大军不利，东魏军追至稠桑，知关中有备，乃退。会侯景举河南来附，遣使请援，朝议将应之，乃征为陇右大都督、秦南等十五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及齐氏称帝，太祖发关中兵讨之，魏文帝遣齐王廓镇陇右，征导还朝。拜大将军、大都督、三雍二华等二十三州诸军事，屯咸阳。大军还，乃旋旧镇。

导性宽明，善于抚御，凡所引接，人皆竭诚。临事敬慎，常若弗及。太祖每出征讨，导恒居守，深为吏民所附，朝廷亦以此重之。魏恭帝元年十二月，薨于上邽，年四十四。魏帝遣侍中、渔阳王绳监护丧事。赠本官，加尚书令、秦州刺史，谥曰孝。朝议以导抚和西戎，威恩显著，欲令世镇陇右，以彰厥德，乃葬于上邽城西无疆原。华戎会葬有万余人，奠祭于路，悲号满野，皆曰“我君舍我乎”。大小相率，负土成坟，高五十余尺，周回八十余步。为官司所止，然后泣辞而去。其遗爱见思如此。天和五年，重赠太师、柱国、豳国公。导五子，广、亮、翼、椿、众。亮、椿并出后于杞。

广字干归。少方严，好文学。初封永昌郡公。孝闵帝践阼，改封天水郡公。世宗即位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出为秦州刺史。武成初，进位大将军，迁梁州总管，进封蔡国公，增邑万户。保定初，入为小司寇。寻以本官镇蒲州，兼知潼关等六防诸军事。（三）年，除秦州总管、十三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广性明察，善绥抚，民庶畏而悦之。时晋公护诸子及广

弟杞国公亮等，服玩侈靡，踰越制度，广独率由礼则，又折节待士，朝野以是称焉。曾侍食于高祖，所食瓜美，持以奉进，高祖悦之。四年，进位柱国。广以晋公护久擅威权，劝令挹损，护不能纳。天和三年，除陕州总管，以病免。及孝公追封豳国公，诏广袭爵。

初，广母李氏以广患弥年，忧而成疾，因此致没。广既居丧，更加绵笃，乃以毁薨。世称母为广病，广为母亡，慈孝之道，极于一门。高祖素服亲临，百僚毕集。其故吏仪同李充信等上表曰：

臣闻资孝成忠，生民高义；旌德树善，有国常规。窃惟故豳国公臣广，懿亲令望，具瞻攸在，道冠群后，功懋维城。受脤建旆，威行秦、陇；班条驱传，化溢崑、函。比膺理舛和，奉诏还阙，药石所及，沉痾渐愈。而灾衅仍集，丁此穷忧，至性过人，遂增旧疾，因兹毁顿，以至薨殂。寻绎贯切，不能自己。

臣等接事，每承余论。仰之平昔，约己立身，位极上公，赋兼千乘，所获禄秩，周贍无余，器用服玩，取给而已。每言及终始，尤存简素。非秦政而褒吴礼，讥石椁而美厚薪。今卜兆有期，先远方及，诚恐一从朝露，此志莫伸。伏惟陛下弘不世之慈，垂霈然之泽，留情既往，降愍幽魂，爰敕有司，申其宿志，奄窆之礼，庶存俭约。

诏曰：“省充信等表，但增哀悼。豳国公广藩屏令望，宗室表仪，言着身文，行成士则。方凭懿戚，用匡朝政，奄丁荼蓼，便致毁灭。启手归全，无忘雅操。言念既往，震于厥心。昔河间才藻，追叙于中尉；东海谦约，见称于身后。可斟酌前典，率由旧章。使易箴之言，得申遗志；黜殡之请，无亏令终。”于是赠本官，加太保。葬于陇西。所司一遵诏旨，并存俭约。

子洽嗣。大定中，隋文辅政，以宗室被害，国除。

亮字干德。武成初，封永昌郡公。后袭烈公爵，除开府仪同三司、梁州总管。天和末，拜宗师中大夫，进位大将军。豳国公薨，以亮为秦州总管，广之所部，悉以配焉。亮在州甚无政绩。寻进位柱国。晋公护诛后，亮心不自安，唯纵酒而已。高祖手敕让之。建德中，高祖东伐，以亮为右第二军总管。并州平，进位上柱国。仍从平邺，迁大司徒。宣帝即位，出为安州总管。大象初，诏以亮为行军总管，与元帅、郟国公韦孝宽等伐陈。亮自安陆道攻拔黄城，辄破江侧民村，掠其生口，以赐士卒。军还至豫州，亮密谓长史杜士峻曰：“主上淫纵滋甚，社稷将危。吾既忝宗枝，不忍坐见倾覆。今若袭取郟国公而并其众，推诸父为主，鼓行而前，谁敢不从。”遂夜将数百骑袭孝宽营。会亮国官茹宽知其谋，先以驰告，孝宽乃设备。亮不克，遽走，孝宽追斩之。子明坐亮诛。诏以亮弟椿为烈公后。

翼字干宜。武成初，封西阳郡公。早薨，谥曰昭。无子，以杞国公亮子温为嗣。后坐亮反诛，国除。

椿字干寿。初封永昌郡公。保定中，授开府仪同三司、宗师中大夫。建德初，加大将军。寻除岐州刺史。四年，关中民饥，椿表陈其状，玺书劳慰。因令所在开仓赈恤。四年，高祖东伐，椿与齐王宪攻拔武济等五城。五年，高祖出晋州，椿率众屯栖鸡原。宣帝即位，拜大司徒。亮诛后，诏令绍烈公封。寻进位上柱国，转大司徒。大定初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其五子西阳公道宗、本、仁邻、武子、礼献。

众字干道。保定初，封天水郡公。少而不惠，语默不常，人莫能测。隋文帝践极，初欲封为介公，后复诛之，并二子仲和、孰伦。

杞简公连，幼而谨厚，临敌果毅。随德皇帝逼定州，军于

唐河，遂俱歿。保定初，追贈使持節、太傅、柱國大將軍、大司徒、大都督、定冀等十州諸軍事、定州刺史；封杞國公，邑五千戶；謚曰簡。子〔光〕〔元〕寶為齊神武所害。保定初，追贈大將軍、小司徒、〔大〕都督、幽燕等六州諸軍事、幽州刺史。襲爵杞國公，謚曰烈。以章武公導子亮嗣。

莒莊公洛生，少任俠，尚武藝，及壯，有大度，好施愛士。北州賢俊，皆與之遊，而才能多出其下。及葛榮破鮮于修禮，乃以洛生為漁陽王，仍領德皇帝余眾。時人皆呼為洛生王。洛生善將士，帳下多驍勇。至於攻戰，莫有當其鋒者，是以克獲常冠諸軍。爾朱榮定山東，收諸豪傑，遷于晉陽，洛生時在虜中。榮雅聞其名，心憚之。尋為榮所害。保定初，追贈使持節、太保、柱國大將軍、大冢宰、大宗伯、大都督、并肆等十州諸軍事、并州刺史；封莒國公，邑五千戶；謚曰莊。

子菩提，為齊神武所害。保定初，追贈大將軍、小宗伯、大都督、肆恒等六州諸軍事、肆州刺史，襲爵莒國公，謚曰穆。以晉公護子至為嗣。

至字干附。初封崇業公，後襲穆公爵。建德初，〔坐〕父護誅，詔以衛王直子賓為穆公後。三年，追復至爵。

賓字干瑞。尋坐直誅。建德六年，更以齊王憲子廣都公〔真〕〔貢〕襲爵。

〔真〕〔貢〕字干禎。宣帝初，被誅，國除。

虞國公仲，德皇帝從父兄也。卒于代。保定初，追贈使持節、太傅、柱國大將軍、大司徒、大都督、燕平等十州諸軍事、燕州刺史；封虞國公，邑三千戶。

子興嗣。

興生，兵亂，與仲相失，年又沖幼，莫知其戚屬遠近。與太祖兄弟，初不相識。齊神武寇沙苑，興預在行間，軍敗被虜，

随例散配诸军。兴性弘厚，有志度，虽流离世故，而风范可观。魏恭帝二年，举贤良，除本郡丞，徙长累县令。保定二年，诏仲子兴始附属籍。高祖以兴宗戚近属，尊礼之甚厚，拜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，封大宁郡公。寻除宗师中大夫。四年，出为泾州刺史。五年，又征拜宗师，加大将军，袭爵虞国公。天和二年薨，高祖亲临，恸焉。诏大司空、申国公李穆监护丧事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恒幽等六州诸军事、恒州刺史，谥曰靖。子洛嗣。

洛字永洛。九岁，命为虞国公世子。天和四年，诏袭兴爵。建德初，拜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及静帝崩，隋文帝以洛为介国公，为隋室宾云。

史臣曰：自古受命之君及守文之主，非独异姓之辅也，亦有骨肉之助焉。其茂亲有鲁卫梁楚，其疏属有凡蒋荆燕，咸能飞声腾实，不泯于百代之后。至若豳孝公之勋烈，而加之以善政；蔡文公之纯孝，而饰之以俭约：峨峨焉，足以轘轳于前载矣。当隋氏之起，乘天威而服海内，将相王侯，莫不隳肝胆以效款，援符命以颂德。胄以葭莩之亲，据一州而协义举，可谓忠而能勇。功业不遂，悲夫！亮实庸才，图非常于巨逆。古人称不度德、不量力者，其斯之谓欤。

周书卷十一

列传第三

晋荡公护
叱罗协
冯迁

晋荡公护字萨保，太祖之兄邵惠公颢少子也。幼方正有志度，特为德皇帝所爱，异与诸兄。年十一，惠公薨，隋诸父在葛荣军中。容败，迁晋阳。太祖之入关也，护以年小不从。普泰初，自晋阳至平凉，时年十七。太祖诸子并幼，遂委护以家务，内外不严而肃。太祖尝叹曰：“此儿志度类我。”

及出临夏州，留护事贺拔岳。岳之被害，太祖至平凉，以护为都督。从征侯莫陈悦，破之。后以迎魏帝功，封水池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初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征虏将军。以预定乐勋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户。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战河桥，并有功。迁镇东将军、大都督。八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邙山之役，护率众先锋，为敌人所围，都督侯伏侯龙恩挺身扞御，方得免。是时，赵贵等军亦退，太祖遂班师。护坐免官，寻复本位。十二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封中山公，增邑四百户。十五年，出镇河东，迁大将军。与于谨征江陵，护率轻骑为先锋，昼夜兼行，乃遣裨将攻梁临边

城镇，并拔之。并擒其候骑，进兵径至江陵城下。城中不意兵至，惶窘失图。护又遣骑二千断江津，收舟舰以待。大军之至，围而克之。以功封子会为江陵公。初，襄阳蛮帅向天保等万有余落，恃险作梗。及师还，护率军讨平之。初行六官，拜小司空。

太祖西巡至牵屯山，遇疾，驰驿召护。护至泾州见太祖，而太祖疾已绵笃。谓护曰：“吾形容若此，必是不济。诸子幼小，寇贼未宁，天下之事，属之于汝，宜勉力以成吾志。”护涕泣奉命。行至云阳而太祖崩。护秘之，至长安乃发丧。时嗣子冲弱，强寇在近，人情不安。护纲纪内外，抚循文武，于是众心乃定。先是，太祖常云“我得胡力”。当时莫晓其旨，至是，人以护字当之。寻拜柱国。太祖山陵毕，护以天命有归，遣人讽魏帝，遂行禅代之事。

孝闵帝践阼，拜大司马，封晋国公，邑一万户。赵贵、独孤信等谋袭护，护因贵入朝，遂执之，党与皆伏诛。拜大冢宰。

时司会李植、军司马孙恒等，在太祖之朝，久居权要。见护执政，恐不见容。乃密要宫伯乙弗凤、张光洛、贺拔提、元进等为腹心，说帝曰：“护诛（朝）〔赵〕贵以来，威权日盛，谋臣宿将，争往附之，大小政事，皆决于护。以臣观之，将不守臣节，恐其滋蔓，愿早图之。”帝然其言。凤等又曰：“以先王之圣明，犹委植、恒以朝政，今若左提右挈，何向不成。且晋公常云我今夹辅陛下，欲行周公之事。臣闻周公摄政七年，然后复子明辟，陛下今日，岂能七年若此乎。深愿不疑。”帝愈信之。数将武士于后园讲习，为执缚之势。

护微知之，乃出植为梁州刺史，恒为潼州刺史，欲遏其谋。后帝思植等，每欲召之。护谏曰：“天下至亲，不过兄弟。若兄弟自构嫌隙，他人何易可亲。太祖以陛下富于春秋，顾命托

臣以后事。臣既情兼家国，寔愿竭其股肱。若使陛下亲览万机，威加四海，臣死之日，犹生之年。但恐除臣之后，奸回得逞其欲，非唯不利陛下，亦恐社稷危亡。臣所以勤勤恳恳，干触天威者，但不负太祖之顾托，保安国家之鼎祚耳。不意陛下不照愚臣款诚，忽生疑阻。且臣既为天子兄，复为国家宰辅，知更何求而怀冀望。伏愿陛下有以明臣，无惑谗人之口。”因泣涕，久之乃止。帝犹猜之。

凤等益惧，密谋滋甚。遂克日将召群公入燕，执护诛之。光洛具以其前后谋告护，护乃召柱国贺兰祥、小司马尉迟纲等，以凤谋告之。祥等并劝护废帝。时纲总领禁兵，护乃遣纲入宫，召凤等议事，及出，以次执送护第。因罢散宿卫兵，遣祥逼帝，幽于旧邸。于是召诸公卿毕集，护流涕谓曰：“先王起自布衣，躬亲行阵，勤劳王业，三十余年。寇贼未平，奄弃万国。寡人地则犹子，亲受顾命。以略阳公既居正嫡，与公等立而奉之，革魏兴周，为四海主。自即位以来，荒淫无度，昵近群小，疏忌骨肉，大臣重将，咸欲诛夷。若此谋遂行，社稷必致倾覆。寡人若死，将何面目以见先王。今日宁负略阳，不负社稷尔。宁都公年德兼茂，仁孝圣慈，四海归心，万方注意。今欲废昏立明，公等以为如何？”群臣咸曰：

“此公之家事，敢不惟命是听。”于是斩凤等于门外，并诛植、恒等。寻亦弑帝。迎世宗于岐州而立之。

二年，拜太师，赐辂车冕服。封子至为崇业郡公。初改雍州刺史为牧，以护为之，并赐金石之乐。武成元年，护上表归政，帝许之。军国大事尚委于护。帝性聪睿，有识量，护深惮之。有李安者，本以鼎俎得宠于护，稍被升擢，位至膳部下大夫。至是，护乃密令安因进食于帝，加以毒药。帝遂寝疾而崩。护立高祖，百官总己以听于护。

自太祖为丞相，立左右十二军，总属相府。太祖崩后，皆受护处分，凡所征发，非护书不行。护第屯兵禁卫，盛于宫阙。事无巨细，皆先断后闻。保定元年，以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令五府总于天官。或有希护旨，云周公德重，鲁立文王之庙，以护功比周公，宜用此礼。于是诏于同州晋国第，立德皇帝别庙，使护祭焉。三年，诏曰：“大冢宰晋国公，智周万物，道济天下，所以克成我帝业，安养我苍生。况亲则懿昆，任当元辅，而可同班群品，齐位众臣！自今诏诰及百司文书，并不得称公名，以彰殊礼。”护抗表固让。

初，太祖创业，即与突厥和亲，谋为掎角，共图高氏。是年，乃遣柱国杨忠与突厥东伐。破齐长城，至并州而还。期后年更举，南北相应。齐主大惧。先是，护母阎姬与皇第四姑及诸戚属，并没在齐，皆被幽繫。护居宰相之后，每遣间使寻求，莫知音息。至是，并许还朝，且请和好。四年，皇姑先至。齐主以护既当权重，乃留其母，以为后图。仍令人为阎作书报护曰：

天地隔塞，子母异所，三十余年，存亡断绝，肝肠之痛，不能自胜。想汝悲思之怀，复何可处。吾自念十九入汝家，今已八十矣。既逢丧乱，备尝艰阻。恒冀汝等长成，得见一日安乐。何期罪衅深重，存没分离。吾凡生汝辈三男三女，今日目下，不睹一人。兴言及此，悲缠肌骨。赖皇齐恩恤，差安衰暮。又得汝杨氏姑及汝叔母纻干、汝嫂刘新妇等同居，颇亦自适。但为微有耳疾，大语方闻。行动饮食，幸无多恙。今大齐圣德远被，特降鸿慈，既许归吾于汝，又听先致音耗。积稔长悲，豁然获展。此乃仁侔造化，将何报德！

汝与吾别之时，年尚幼小，以前家事，或不委曲。昔在武川镇生汝兄弟，大者属鼠，次者属兔，汝身属蛇。鲜于修礼起

日，吾之闾家大小，先在博陵郡住。相将欲向左人城，行至唐河之北，被定州官军打败。汝祖及二叔，时俱战亡。汝叔母贺拔及儿元宝，汝叔母纥干及儿菩提，并吾与汝六人，同被擒捉入定州城。未几间，将吾及汝送与元宝掌。贺拔、纥干，各别分散。宝掌见汝云：“我识其祖翁，形状相似。”时宝掌营在唐城内。经停三日，宝掌所掠得男夫、妇女，可六七十人，悉送向京。吾时与汝同被送限。至定州城南，夜宿同乡人姬库根家。茹茹双望见鲜于修礼营火，语吾云：“我今走向本军。”既至营，遂告吾辈在此。明旦日出，汝叔将兵邀截，吾及汝等，还得向营。汝时年十二，共吾并乘马随军，可不记此事缘由也？于后，吾共汝在受阳住。时元宝、菩提及汝姑儿贺兰盛洛，并汝身四人同学。博士姓成，为人严恶，（凌）〔汝〕等四人谋欲加害。吾共汝叔母等闻之，各捉其儿打之。唯盛洛无母，独不被打。其后尔朱天柱亡岁，贺拔阿斗泥在关西，遣人迎家累。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及盛洛等。汝时着绯绫袍、银装带，盛洛着紫织成纈通身袍、黄绫里，并乘骡同去。盛洛小于汝，汝等三人并呼吾作“阿摩敦”。如此之事，当分明记之耳。今又寄汝小时所着锦袍表一领，至宜检看，知吾含悲戚多历年祀。

属千载之运，逢大齐之德，矜老开恩，许得相见。一闻此言，死犹不朽，况如今者，势必聚集。禽兽草木，母子相依，吾有何罪，与汝分离，今复何福，还望见汝。言此悲喜，死而更苏。世间所有，求皆可得，母子异国，何处可求。假汝贵极王公，富过山海；有一老母，八十之年，飘然千里，死亡旦夕，不得一朝暂见，不得一日同处，寒不得汝衣，饥不得汝食，汝虽穷荣极盛，光耀世间，汝何用为？于吾何益？吾今日之前，汝既不得申其供养，事往何论。今日以后，吾之残命，唯系于汝，尔戴天履地，中有鬼神，勿云冥昧而可欺负。

汝杨氏姑，今虽炎暑，犹能先发。关河阻远，隔绝多年，书依常体，虑汝致惑，是以每存款质，兼亦载吾姓名。当识此理，不以为怪。

护性至孝，得书，悲不自胜，左右莫能仰视。报书曰：

区宇分崩，遭遇灾祸，违离膝下，三十五年。受形禀气，皆知母子，谁同萨保，如此不孝！宿殃积戾，唯应赐钟，岂悟网罗，上婴慈母。但立身立行，不负一物，明神有识，宜见哀怜。而子为公侯，母为俘隶，热不见母热，寒不见母寒，衣不知有无，食不知饥饱，混如天地之外，无由暂闻。昼夜悲号，继之以血，分怀冤酷，终此一生，死若有知，冀奉见于泉下尔。不谓齐朝解网，惠以德音，摩敦、四姑，并许矜放。初闻此旨，魂爽飞越，号天叩地，不能自胜。四姑即蒙礼送，平安入境，以今月十八日于河东拜见。遥奉颜色，崩动肝肠。但离绝多年，存亡阻隔，相见之始，口未忍言，唯叙齐朝宽弘，每存大德。云与摩敦虽处宫禁，常蒙优礼，今者来邺，恩遇弥隆。矜哀听许摩敦垂敕，曲尽悲酷，备述家事。伏读未周，五情屠割。书中所道，无事敢忘。摩敦年尊，又加忧苦，常谓寝膳贬损，或多遗漏；伏奉论述，次第分明。一则以悲，一则以喜。当乡里破败之日，萨保年已十余岁，邻曲旧事，犹自记忆；况家门祸难，亲戚流离，奉辞时节，先后慈训，刻肌刻骨，常缠心腑。

天长丧乱，四海横流。太祖乘时，齐朝抚运，两河、三辅，各值神机。原其事迹，非相负背。太祖升遐，未定天保，萨保属当犹子之长，亲受顾命。虽身居重任，职当忧责，至于岁时称庆，子孙在庭，顾视悲摧，心情断绝，胡颜履戴，负媿神明。霏然之恩，既以沾洽，爰敬之至，施及傍人。草木有心，禽鱼感泽，况在人伦，而不铭戴。有家有国，信义为本，伏度来期，已应有日。一得奉见慈颜，永毕生愿。生死肉骨，岂过今恩，

负山戴岳，未足胜荷。二国分隔，理无书信，主上以彼朝不绝子母之恩，亦赐许奉答。不期今日，得通家问，伏纸呜咽，言不宣心。蒙寄萨保别时所留锦袍表，年岁虽久，宛然犹识，抱此悲泣。至于拜见，事归忍死，知复何心！

齐朝不即发遣，更令与护书，要护重报，往返再三，而母竟不至。朝议以其失信，令有司移齐曰：

夫有义则存，无信不立，山岳犹轻，兵食非重。故言誓弗违，重耳所以享国；祝史无媿，随会所以为盟。未有司牧生民，君临有国，可以忘义而多食言者也。自数属屯夷，时钟圯隔，皇家亲戚，沦陷三纪。仁姑、世母，望绝生还。彼朝以去夏之初，德音爰发，已送仁姑，许归世母。乃称烦暑，指克来秋。谓其信必由衷，嘉言无爽。今落木戒候，冰霜行及，方为世母虚设诡词，未议言归，更征酬答。子女玉帛，既非所需，保境宁民，又云匪报。详观此意，全乖本图。爱人以礼，岂为姑息。要子责诚，质亲求报，实伤和气，有悖天经。我之周室，太祖之天下也，焉可捐国顾家，殉名亏实！不害所养，斯曰仁人。卧鼓潜锋，孰非深计。若令迭争尺寸，两竞锥刀，瓦震长平，则赵分为二；兵出函谷，则韩裂为三。安得犹全，谓无损益。

大冢宰位隆将相，情兼家国，衔悲茹血，分毕冤魂，岂意噬指可寻，倚门应至。徒闻善始，卒无令终，百辟震惊，三军愤惋。不为孝子，当作忠臣。去岁北军深入，数俘城下。虽曰班师，余功未遂。今兹马首南向，更期重入。晋人角之，我之职矣。闻诸道路，早已戒严，非直北拒，又将南略。倘欲自送，此之愿也。如或婴城，未能求敌，诘朝请见，与君周旋。为惠不终，祇增深怨。爱亲无慢，垂训尼父；矜恤穷老，贻则周文。环玦之义，事不由此，自应内省，岂宜有间。

移书未送而母至。举朝庆悦，大赦天下。护与母睽隔多年，

一旦聚集，凡所资奉，穷极华盛。每四时伏腊，高祖率诸亲戚，行家人之礼，称觴上寿。荣贵之极，振古未闻。

是年也，突厥复率众赴期。护以齐氏初送国亲，未欲即事征讨，复虑失信蕃夷，更生边患。不得已，遂请东征。九月，诏曰：“神若轩皇，尚云三战；圣如姬武，且曰一戎。弧矢之威，干戈之用，帝王大器，谁能去兵。太祖丕受天明，造我周室，日月所照，罔不率从。高氏乘衅跋扈，窃有并、冀，世济其恶，腥秽彰闻。皇天震怒，假手突厥，驱略汾晋，扫地无遗。季孟势穷，伯珪日蹙，坐待灭亡，鉴之愚智。故突厥班师，仍屯彼境，更集诸部，倾国齐至，星流电击，数道俱进，期在仲冬，同会并、邺。大冢宰晋公，朕之懿昆，任隆伊、吕，平一宇宙，惟公是属。朕当亲执斧钺，庙庭祇受。有司宜勒众军，量程赴集。进止迟速，委公处分。”于是征二十四军及左右厢散隶、及秦陇巴蜀之兵、诸蕃国之众二十万人。十月，帝于庙庭授护斧钺。出军至潼关，乃遣柱国尉迟迥率精兵十万为前锋，大将军权景宣率山南之兵出豫州，少师杨黠出轹关。护连营渐进，屯军弘农。迥攻围洛阳。柱国齐公宪、郑国公达奚武等营于邙山。

护性无戎略，且此行也，又非其本心。故师出虽久，无所克获。护本令堑断河阳之路，遏其救兵，然后同攻洛阳，使其内外隔绝。诸将以为齐兵必不敢出，唯斥候而已。值连日阴雾，齐骑直前，围洛之军，一时溃散。唯尉迟迥率数十骑扞敌，齐公宪又督邙山诸将拒之，乃得全军而返。权景宣攻克豫州，寻以洛阳围解，亦引军退。杨黠于轹关战没。护于是班师。以无功，与诸将稽首请罪，帝弗之责也。

天和二年，护母薨，寻有诏起令视事。四年，护巡历北边城镇，至灵州而还。五年，又诏曰：“光宅曲阜，鲁用郊天之

乐；地处参墟，晋有大搜之礼。所以言时计功，昭德纪行。使持节、太师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冢宰晋国公，体道居贞，含和诞德，地居戚右，才表栋隆。国步艰难，寄深夷险，皇纲缔构，事均休戚。故以迹冥殆庶，理契如仁。今文轨尚隔，方隅犹阻，典策未备，声名多阙，宜赐轩悬之乐，六佾之舞。”

护性甚宽和，然暗于大体。自恃建立之功，久当权轴。凡所委任，皆非其人。兼诸子贪残，僚属纵逸，恃护威势，莫不蠹政害民。上下相蒙，曾无疑虑。高祖以其暴慢，密与卫王直图之。

七年三月十八日，护自同州还。帝御文安殿，见护讫，引护入含仁殿朝皇太后。先是帝于禁中见护，常行家人之礼。护谒太后，太后必赐之坐，帝立侍焉。至是护将入，帝谓之曰：“太后春秋既尊，颇好饮酒。不亲朝谒，或废引进。喜怒之间，时有乖爽。比虽犯颜屡谏，未蒙垂纳。兄今既朝拜，愿更启请。”因出怀中酒诰以授护曰：“以此谏太后。”护既入，如帝所戒，读示太后。未讫，帝以玉珽自后击之，护踏于地。又令宦者何泉以御刀斫之。泉惶惧，斫不能伤。时卫王直先匿于户内，乃出斩之。

初，帝欲图护，王轨、宇文神举、宇文孝伯颇豫其谋。是日，轨等并在外，更无知者。杀护讫，乃召宫伯长孙览等告之，即令收护子柱国谭国会、大将军莒国公至、崇业公静、正平公干嘉，及干基、干光、干蔚、干祖、干威等，并柱国侯伏侯龙恩、龙恩弟大将军万寿、大将军刘勇、中外府司录尹公正、袁杰、膳部下大夫李安等，于殿中杀之。齐王宪白帝曰：“李安出自皂隶，所典唯庖厨而已。既不预时政，未足加戮。”高祖曰：“公不知耳，世宗之崩，安所为也。”十九日，诏曰：

君亲无将，将而必诛。太师、大冢宰、晋公护，地寔宗亲，义兼家国。爰初草创，同济艰难，遂任总朝权，寄深国命。不能竭其诚效，罄以心力，尽事君之节，申送往之情。朕兄故略阳公，英风秀远，神机颖悟，地居圣胤，礼归当璧。遗训在耳，忍害先加。永寻摧割，贯切骨髓。世宗明皇帝聪明神武，〔惟几〕藏智。护内怀凶悖，外托尊崇。凡厥臣民，谁亡怨愤。

朕纂承洪基，十有三载，委政师辅，责成宰司。护志在无君，义违臣节。怀兹蝥毒，逞彼狼心，任情诛暴，肆行威福，朋党相扇，贿货公行，所好加羽毛，所恶生疮痍。朕约己菲躬，情存庶政。每思施宽惠下，辄抑而不行。遂使户口凋残，征赋劳剧，家无日给，民不聊生。且三方未定，边隅尚阻，疆场待戎旗之备，武夫资扞城之力。侯伏〔侯〕龙恩、万寿、刘勇等，未效庸勋，先居上将，高门峻宇，甲第雕墙，寔繁有徒，同恶相济。民不见德，唯利是视。百姓嗷嗷，道路以目；含生业业，相顾钳口。常恐七百之基，忽焉颠坠，亿兆之命，一旦阽危，上累祖宗之灵，下负苍生之责。

今肃正典刑，护已即罪，其余凶党，咸亦伏诛。氛雾既清，遐迩同庆。朝政惟新，兆民更始。可大赦天下，改天和七年为建德元年。护世子训为蒲州刺史。其夜，遣柱国、越国公盛乘传往蒲州，征训赴京师，至同州赐死。护长史代郡叱罗协、司录弘农冯迁及所亲任者，皆除名。护子昌城公深使突厥，遣开府宇文德赉玺书就杀之。三年，诏复护及诸子先封，谥护曰荡，并改葬之。

叱罗协本名与高祖讳同，后改焉。少寒微，尝为州小吏，以恭谨见知。恒州刺史杨钧擢为从事。及魏末，六镇搔扰，客于冀州。冀州为葛荣所围，刺史以协为统军，委以守御。俄而城陷，协没于荣。荣败，事汾州刺史尔朱兆，颇被亲遇，补录

事参军。兆为天柱大将军，转司马。兆与齐神武初战不利，还上党，令协在建州督军粮。后使协至洛阳，与其诸叔计事，谋讨齐神武。兆等军败，还并州，令协治肆州刺史。兆死，遂事窦泰，泰甚礼之。泰为御史中尉，以协为治书侍御史。泰向潼关，协为监军。泰死，协亦见获。太祖以其在关岁久，授大丞相府东合祭酒、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转录事参军，迁主簿，加通直散骑常侍，摄大行台郎中，累迁相府属从事中郎。

协历仕二京，详练故事。又深自克励，太祖颇委任之。然犹以其家属在东，疑其有恋本之望。及河桥战不利，协随军而还。太祖知协不贰，封冠军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寻加车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九年，除直合将军、恒州大中正，加都督，进爵为伯，增邑八百户。寻迁大都督、仪同三司。

初，太祖欲经略汉中，令协行南岐州刺史，并节度东益州戎马事。魏废帝元年，即授南岐州刺史。时东益州刺史杨辟邪据州反。二年，协率所部兵讨之，军次涪水。会有氏贼一千人断道破桥。协遣仪同仇买等行前击之，贼开路，协乃领所部渐进。又有氏贼一千人邀协，协乃将兵四百人守硖道，与贼短兵接战，贼乃退避。辟邪弃城走，协追斩之，群氏皆伏。以功授开府。仍为大将军尉迟迥长史，率兵伐蜀。既入剑阁，迥令协行潼州事。

时有五城郡氏酋赵雄杰等扇动新、潼、始三州民反叛，集结二万余人，在州南三里，隔涪水，据槐林山，置栅拒守。梓潼郡民邓胄、王令公等招诱乡邑万余人，复在州东十里，涪水北，置栅以应之。同逼州城。城中粮少，军人乏食。协抚安内外，咸无异心。遣仪同伊娄训、大都督司马裔等将步骑千余人，夜渡涪水击雄杰，一战破之。令公以雄杰败，亦弃栅走还本郡。复与邓胄等更率万余人，于郡东南隔水置栅，断绝驿路。协遣

仪同杨长乐，与司马裔等率师讨之；复遣大都督裴孟尝领百姓继进，为其声势。孟尝既至梓潼，值水涨不得即渡。而王令公、邓肅见孟尝骑少，乃将三千余人围之数重。孟尝以众寡不敌，各弃马短兵接战。从辰至午，于阵斩令公及肅等。贼徒既失渠帅，遂即散走。其徒党仍据旧栅。而孟尝方得渡水与长乐合。即勒兵攻栅，经三日，贼乃请降。此后数有反叛，协辄遣兵讨平之。

魏恭帝三年，太祖征协入朝，论蜀中事，乃赐姓宇文氏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晋公护既杀孙恒、李植等，欲委腹心于司会柳庆、司宪令狐整等。庆、整并辞不堪，俱荐协。语在庆、整传。护遂征协入朝。既至，护引与同宿，深寄托之。协欣然承奉，誓以躯命自效。护大悦，以为得协之晚。即授军司马，委以兵事。寻转治御正，又授护府长史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常在护侧，陈说时事，多被纳用。世宗知其材识庸浅，每折之。数谓之曰：“汝何知也！”犹以护所亲任，难即屏黜，每含容之。及世宗崩，便授协司会中大夫、中外府长史。协形貌瘦小，举措褊急。既以得志，每自矜高。朝士有来请事者，辄云“汝不解，吾今教汝”，及其所言，多乖事衷。当时莫不笑之。

保定二年，追论平蜀功，别封一子县侯。又于蜀中食邑一千户，入其租赋之半。晋公护以协竭忠于己，每提奖之，频考上中，赏以粟帛。迁少保，转少傅，进位大将军，爵南阳郡公，兼营作副监。宫室既成，以功赐爵洛邑县公，回授一子。协既受护重委，冀得婚连帝室，乃求复旧姓叱罗氏。护为奏请，高祖许之。又进位柱国。护以协年老，许其致仕，而协贪荣，未肯告退。护诛，协除名。

建德三年，高祖以协宿齿，授仪同三司，赐爵南阳郡公，

时与论说旧事。是岁卒，年七十六。子金嗣。

冯迁字羽化。父漳，州从事。及迁官达，追赠仪同三司、陕州刺史。迁少修谨，有干能，州辟从事。魏神龟中，刺史杨钧引为中兵参军事，转定襄令，寻为并州水曹参军。所历之职，咸以勤恪著称。

及魏孝武西迁，乃弃官，与直合将军冯灵豫入关。即从魏孝武复潼关，定回洛，除给事中。后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授都督、龙骧将军、羽林监，封独显县伯，邑六百户。及洛阳之战，迁先登陷阵，遂中重疮，仅得不死。以功加辅国将军、军师都督，进爵为侯。久之，出为广汉郡守。时蜀土初平，人情扰动，迁政存简恕，夷俗颇安之。魏恭帝二年，就加车骑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，镇樊城。寻拜汉东郡守。

孝闵帝践阼，入为晋公护府掾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临高县公。寻迁护府司录，进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迁性质直，小心畏慎，虽居枢要，不以势位加人。兼明练时事，善于断决。每校阅文簿，孜孜不倦，从辰逮夕，未尝休止。以此甚为护所委任。后以其朝之旧齿，欲以衣锦荣之，乃授陕州刺史，进爵隆山郡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迁本寒微，不为时辈所重，一旦刺举本州，唯以谦恭接待乡邑，人无怨者。复入为司录，转工部中大夫，历军司马，迁小司空。自天和已后，迁以年老，委任稍衰。及护诛，犹除名。建德末，卒于家，时年七十八。子恕，位至仪同三司、伏夷镇将、平寇县伯。

护所委信者，又有朔方边平，位至大将军、军司马、护府司马。护败，亦除名。

史臣曰：仲尼有言：“可与适道，未可与权。”夫道者，率礼之谓也；权者，反经之谓也。率礼由乎正理，易以成佐世之

功；反经系乎非常，难以定匡时之业。故得其人则治，伊尹放太甲，周旦相孺子是也；不得其人则乱，新都迁汉鼎，晋氏倾魏族是也。是以先王明上下之序，圣人重君臣之分。委质同于股肱，受爵均其休戚。当其亲受顾托，位居宰衡，虽复承利剑，临沸鼎，不足以警其虑；据帝图，君海内，不足以回其心。若斯人者，固以功与山岳争其高，名与穹壤齐其久矣。

有周受命之始，宇文护寔预艰难。及太祖崩殂，诸子冲幼，群公怀等夷之志，天下有去就之心。卒能变魏为周，俾危获义者，护之力也。向使加之以礼让，继之以忠贞，桐宫有悔过之期，未央终天年之数，则前史所载，焉足以道哉。然护寡于学术，昵近群小，威福在己，征伐自出。有人臣无君之心，为人主不堪之事。忠孝大节也，违之而不疑；废弑至逆也，行之而无悔。终于身首横分，妻孥为戮，不亦宜乎。

周书卷十二

列传第四

齐炀 王宪

齐炀王宪字毗贺突，太祖第五子也。性通敏，有度量，虽在童龀，而神彩嶷然。初封涪城县公。少与高祖俱受诗、传，咸综机要，得其指归。太祖尝赐诸子良马，惟其所择。宪独取驳马。太祖问之，对曰：“此马色类既殊，或多骏逸。若从军征伐，牧圉易分。”太祖喜曰：“此儿智识不凡，当成重器。”后从猎陇上，经官马牧，太祖每见驳马，辄曰：“此我儿马也。”命左右取以赐之。魏恭帝元年，进封安城郡公。孝闵帝践阼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

世宗即位，授大将军。武成初，除益州总管、益宁巴泸等二十四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进封齐国公，邑万户。初，平蜀之后，太祖以其形胜之地，不欲使宿将居之。诸子之中，欲有推择。遍问高祖已下，谁能此行。并未及对，而宪先请。太祖曰：“刺史当抚众治民，非尔所及。以年授者，当归尔兄。”宪曰：“才用有殊，不关大小。试而无效，甘受面欺。”太祖大悦，以宪年尚幼，未之遣也。世宗追遵先旨，故有此授。宪时年十六，善于抚绥，留心政术，辞讼辐凑，听受不疲。蜀人怀之，共立碑颂德。寻进位柱国。

保定中，征还京，拜雍州牧。及晋公护东伐，以尉迟迥为先锋，围洛阳。宪与达奚武、王雄等军于邙山。自余诸军，各分守险要。齐兵数万，奄出军后，诸军恇骇，并各退散。唯宪与王雄、达奚武率众拒之。而雄为齐人所毙，三军震惧。宪亲自督励，众心乃安。时晋公护执政，雅相亲委，赏罚之际，皆得预焉。

天和三年，以宪为大司马，治小冢宰，雍州牧如故。四年，齐将独孤永业来寇，盗杀孔城防主能奔达，以城应之。诏宪与柱国李穆将兵出宜阳，筑崇德等五城，绝其粮道。齐将斛律明月率众四万，筑垒洛邈之，明月遁走。宪追之，及于安业，屡战而还。是岁，明月又率大众于汾北筑城，西至龙门。晋公护谓宪曰：“寇贼充斥，戎马交驰，遂使疆场之间，生民委弊。岂得坐观屠灭，而不思救之。汝谓计将安出？”曰：“如宪所见，兄宜暂出同州，以为威势，宪请以精兵居前，随机攻取。非惟边境清宁，亦当别有克获。”护然之。

六年，乃遣宪率众二万，出自龙门。齐将新蔡王王康德以宪兵至，潜军宵遯。宪乃西归。仍掘移汾水，水南堡壁，复入于齐。齐人谓略不及远，遂弛边备。宪乃渡河，攻其伏龙等四城，二日尽拔。又进攻张壁，克之，获其军实，夷其城垒。斛律明月时在华谷，弗能救也，北攻姚襄城，陷之。时汾州又见围日久，粮援路绝。宪遣柱国宇文盛运粟以馈之。宪自入两乳谷，袭克齐柏社城，进军姚襄。齐人婴城固守。宪使柱国、谭公会筑石殿城，以为汾州之援。齐平原王段孝先、兰陵王高长恭引兵大至，宪命将士阵而待之。大将军韩欢为齐人所乘，遂以奔退，宪身自督战，齐众稍却。会日暮，乃各收军。

及晋公护诛，高祖召宪入，宪免冠拜谢。帝谓之曰：“天下者，太祖之天下，吾嗣守鸿基，常恐失坠。冢宰无君凌上，

将图不轨，吾所以诛之，以安社稷。汝亲则同气，休戚共之，事不相涉，何烦致谢。”乃诏宪往护第，收兵符及诸簿书等。

寻以宪为大冢宰。时高祖既诛宰臣，亲览朝政，方欲导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爰及亲亲，亦为刻薄。宪既为护所委任，自天和之后，威势渐隆。护欲有所陈，多令宪闻奏。其间或有可不，宪虑主相嫌隙，每曲而畅之。高祖亦悉其心，故得无患。然犹以威名过重，终不能平，虽遥授冢宰，寔夺其权也。

开府裴文举，宪之侍读，高祖常御内殿，引见之。谓曰：“晋公不臣之迹，朝野所知，朕所以泣而诛者，安国家，利百姓耳。昔魏末不纲，太祖匡辅元氏；有周受命，晋公复执威权。积习生常，便谓法应须尔。岂有三十岁天子而可为人所制乎。且近代以来，又有一弊，暂经隶属，便即礼若君臣。此乃乱代之权宜，非经国之治术。诗云：“夙夜匪解，以事一人。”一人者，止据天子耳。虽陪侍齐公，不得即同臣主。且太祖十儿，宁可悉为天子。卿宜规以正道，劝以义方，辑睦我君臣，协和我骨肉。无令兄弟，自致嫌疑。”文举拜谢而出，归以白宪。宪指心抚几曰：“吾之夙心，公宁不悉，但当尽忠竭节耳，知复何言。”

建德（二）年，进爵为王。宪友刘休征献王箴一首，宪美之。休征后又以此箴上高祖。高祖方剪削诸弟，甚悦其文。宪常以兵书繁广，难求指要，乃自刊定为要略五篇，至是表陈之。高祖览而称善。

其秋，高祖幸云阳宫，遂寝疾。卫王直于京师举兵反。高祖召宪谓曰：“卫王构逆，汝知之乎？”宪曰：“臣初不知，今始奉诏。直若逆天犯顺，此则自取灭亡。”高祖曰：“汝即为前军，吾亦续发。”直寻败走。高祖至京师，宪与赵王招俱入拜谢。高祖曰：“管蔡为戮，周公作辅，人心不同，有如其面。

但愧兄弟亲寻干戈，于我为不足耳。”初，直内深忌宪，宪隐而容之。且以帝之母弟，每加友敬。晋公护之诛也，直固请及宪。高祖曰：“齐公心迹，吾自悉之，不得更有所疑也。”及文宣皇后崩，直又密启云：“宪饮酒食肉，与平日不异。”高祖曰：“吾与齐王异生，俱非正嫡，特为吾意，今袒括是同。汝当愧之，何论得失。汝亲太后之子，偏荷慈爱。今但须自勩，无假说人。”直乃止。

四年，高祖将欲东讨，独与内史王谊谋之，余人莫得知也。后以诸弟才略，无出于宪右，遂告之。宪即赞成其事。及大军将出，宪表上私财以助军费曰：“臣闻抚机适运，理藉时来，兼弱攻昧，事资权道。伏惟陛下继明作圣，阐业弘风，思顺天心，用恢武略。方使长蛇外翦，宇宙大同，军民内向，车书混一。窃以龙旗雷动，天网云布，刍粟粮饩，或须周给。昔边隅未静，卜式愿上家财；江海不澄，卫兹请献私粟。臣虽不敏，敢忘景行。谨上金宝等一十六件，少助军资。”诏不纳，而以宪表示公卿曰：“人臣当如此，朕贵其心耳，宁须物乎。”乃诏宪率众二万为前军，趣黎阳。高祖亲围河阴，未克。宪攻拔武济，进围洛口，收其东西二城。以高祖疾，班师。是岁，初置上柱国官，以宪为之。

五年，大举东讨，宪率精骑二万，复为前锋，守雀鼠谷。高祖亲围晋州。宪进兵克洪同、永安二城，更图进取。齐人焚桥守险，军不得进，遂屯于永安。齐主闻晋州见围，乃将兵十万，自来援之。时柱国、陈王纯顿军千里径，大将军、永昌公椿屯鸡栖原，大将军宇文盛守汾水关，并受宪节度。宪密谓椿曰：“兵者诡道，去留不定，见机而作，不得遵常。汝今为营，不须张幕，可伐柏为庵，示有形势。令兵去之后，贼犹致疑也。”时齐主分军万人向千里径，又令其众出汾水关，自率大兵与椿

对阵。宇文盛驰骑告急，宪自以千骑救之。齐人望谷中尘起，相率遽退。盛与柱国侯莫陈芮涉汾逐之，多有斩获。俄而椿告齐众稍逼，宪又回军赴之。会椿被敕追还，率兵夜返。齐人果谓柏庵为帐幕也，不疑军退，翌日始悟。

时高祖已去晋州，留宪为后拒。齐主自率众来追，至于高梁桥。宪以精骑二千，阻水为阵。齐领军段畅直进至桥。宪隔水招畅与语，语毕，宪问畅曰：“若何姓名？”畅曰：“领军段畅也。公复为谁？”宪曰：“我虞（侯）〔候〕大都督耳。”畅曰：“观公言语，不是凡人，今日相见，何用隐其名位？”陈王纯、梁公侯莫陈芮、内史王谊等并在宪侧。畅固问不已。宪乃曰：“我天子太弟齐王也。”指陈王以下，并以名位告之。畅鞭马而去，宪即命旋军，而齐人遽追之，戈甲甚锐。宪与开府宇文忻各统精卒百骑为殿以拒之，斩其骁将贺兰豹子、山褥瑰等百余人，齐众乃退。宪渡汾而及高祖于玉壁。

高祖又令宪率兵六万，还援晋州。宪遂进军，营于涑水。齐主攻围晋州，昼夜不息。间谍还者，或云已陷。宪乃遣柱国越王盛、大将军尉迟迥、开府宇文神举等轻骑一万夜至晋州。宪进军据蒙坑，为其后援，知城未陷，乃归涑川。寻而高祖东辕，次于高显，宪率所部，先向晋州。明日，诸军总集，稍逼城下。齐人亦大出兵，阵于营南。高祖召宪驰往观之。宪返命曰：“是易与耳，请破之而后食。”帝悦曰：“如汝所言，吾无忧矣。”宪退，内史柳虬私谓宪曰：“贼亦不少，王安得轻之？”宪曰：“宪受委前锋，情兼家国，扫此逋寇，事等摧枯。商周之事，公所知也，贼兵虽众，其如我何。”既而诸军俱进，应时大溃。其夜，齐主遁走，宪轻骑追之。既及永安，高祖续至。齐人收其余众，复据高壁及洛女砦。高祖命宪攻洛女，破之。明日，与大军会于介休。

时齐主已走邺，留其从兄安德王延宗据并州。延宗因僭伪号，出兵拒战。高祖进围其城，宪攻其西面，克之。延宗遁走，追而获之。以功进封第二子安城公质为河间王，拜第三子贇为大将军。仍诏宪先驱趣邺。明年，进克邺城。

齐任城王湝、广宁王孝珩等据守信都，有众数万。高祖复诏宪讨之。仍令齐主手书与湝曰：“朝廷遇纬甚厚，诸王无恙。叔若释甲，则无不优待。”湝不纳，乃大开赏募，多出金帛，沙门求为战士者，亦数千人。宪军过赵州，湝令间谍二人觐窥形势，候骑执以白宪。宪乃集齐之旧将，遍示之。又谓之曰：“吾所争者大，不在汝等。今放汝还，可即充我使。”乃与湝书曰：

山川有间，每深劳伫，仲春戒节，纳履惟宜。承始届两河，仍图三（位）〔魏〕，二者交战，想无亏德。昔魏历云季，海内横流，我太祖抚运乘时，大庇黔首。皇上嗣膺下武，式隆景业，兴稽山之会，总盟津之师。雷骇唐郊，则野无横阵；云腾晋水，则地靡严城。袭伪之酋，既奔窜于草泽；窃号之长，亦委命于旌门。德义振于无垠，威风被于有截。彼朝宿将旧臣，良家戚里，俱升荣宠，皆縻好爵。是使临漳之下，效死争驱；营丘之前，奋身毕命。此岂唯人事，抑亦天时。宜访之道路，无俟傍说。

吾以不武，任总元戎，受命安边，路指幽、冀。列邑名藩，莫不屈膝，宣风导礼，皆荷来苏。足下高氏令王，英风夙着，古今成败，备诸怀抱，岂不知一木不维大厦，三谏可以逃身哉！且殷微去商，侯服周代；项伯背楚，赐姓汉朝。去此弗图，苟徇亡辙，家破身殒，为天下笑。又足下谋者为候骑所拘，军中情实，具诸执事。知以弱卒琐甲，欲抗堂堂之师；縻带污城，冀保区区之命。战非上计，无待卜疑；守乃下策，或未相许。

已勒诸军，分道并进，相望非远，凭轼有期。兵交命使，古今通典，不俟终日，所望知几也。

宪至信都，潜阵于城南，宪登张耳冢以望之。俄而潜所署领军尉相愿伪出略阵，遂以众降。相愿，潜心腹也，众甚骇惧。潜大怒，杀其妻子。明日复战，遂破之，俘斩三万人，擒潜及孝珩等。宪谓潜曰：“任城王何苦至此？”潜曰：“下官神武帝子，兄弟十五人，幸而独存。逢宗社颠覆，今日得死，无愧坟陵。”宪壮之，命归其妻子，厚加资给。又问孝珩。孝珩布陈国难，辞泪俱下，俯仰有节，宪亦为之改容。

宪素善谋，多算略，尤长于抚御，达于任使，摧锋陷阵，为士卒先，群下感悦，咸为之用。齐人夙闻威声，无不惮其勇略。及并州之捷，长驱敌境，刍牧不扰，军无私焉。

先是，稽胡刘没铎自称皇帝，又诏宪督赵王招等讨平之。语在稽胡传。宪自以威名日重，潜思屏退。及高祖欲亲征北蕃，乃辞以疾。高祖变色曰：“汝若惮行，谁为吾使？”宪惧曰：“臣陪奉銮舆，诚为本愿，但身婴疹疾，不堪领兵。”帝许之。

寻而高祖崩，宣帝嗣位，以宪属尊望重，深忌惮之。时高祖未葬，诸王在内治服。司卫长孙览总兵辅政，而诸王有异志，奏令开府于智察其动静。及高祖山陵还，诸王归第。帝又命智就宅候宪，因是告宪有谋。帝乃遣小冢宰宇文孝伯谓宪曰：“三公之位，宜属亲贤，今欲以叔为太师，九叔为太傅，十一叔为太保，叔以为何如？”宪曰：“臣才轻位重，满盈是惧。三师之任，非所敢当。且太祖勋臣，宜膺此举。若专用臣兄弟，恐乖物议。”孝伯反命，寻而复来曰：“诏王晚共诸王俱至殿门。”宪独被引进，帝先伏壮士于别室，至即执之。宪辞色不挠，固自陈说。帝使于智对宪。宪目光如炬，与智相质。或谓宪曰：“以王今日事势，何用多言？”宪曰：“我位重属尊，一旦至

此，死生有命，宁复图存。但以老母在堂，恐留兹恨耳。”因掷笏于地。乃缢之。时年三十五。以于智为柱国，封齐国公。又杀上大将军安邑公王兴、上开府独孤熊、开府豆卢绍等，皆以昵于宪也。帝既诛宪，无以为辞，故托兴等与宪结谋，遂加其戮。时人知其冤酷，咸云伴宪死也。

宪所生母达步干氏，茹茹人也。建德三年，册为齐国太妃。宪有至性，事母以孝闻。太妃旧患风热，屡经发动，宪衣不解带，扶侍左右。宪或东西从役，每心惊，其母必有疾，乃驰使参问，果如所虑。宪六子，贵、质、竇、贡、干禧、干洽。

贵字干福，少聪敏，涉猎经史，尤便骑射。始读孝经，便谓人曰：“读此一经，足为立身之本。”天和四年，始十岁，封安定郡公，邑一千五百户。太祖之初为丞相也，始封此郡，未尝假人，至是封贵焉。年十一，从宪猎于盐州，一围之中，手射野马及鹿十有五头。建德二年，册拜齐国世子。四年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寻出为豳州刺史。贵虽出自深宫，而留心庶政。性聪敏，过目辄记。尝道逢二人，谓其左右曰：“此人是县党，何因辄行？”左右不识，贵便说其姓名，莫不嗟伏。白兽烽经为商人所烧，烽帅纳货，不言其罪。他日，此帅随例来参，贵乃问云：“商人烧烽，何因私放？”烽帅愕然，遂即首服。其明察如此。五年四月卒，年十七。高祖甚痛惜之。

质字干佑，初封安城公。后以宪勋，进封河间郡王。竇字干礼，大将军、中垣公。贡出后菖庄公。干禧，安城公。干洽，龙涸公。并与宪俱被诛。

史臣曰：自两汉逮乎魏、晋，其帝弟帝子众矣，唯楚元、河间、东平、陈思之徒以文儒播美，任城、琅邪以武功驰誉。何则？体自尊极，长于宫闱，佚乐侈其心，骄贵荡其志，故使奇才高行，终鲜于天下之士焉。齐王奇姿杰出，独牢笼于前载。

以介弟之地，居上将之重，智勇冠世，攻战如神，敌国系以存亡，鼎命由其轻重。比之异姓，则方、召、韩、白，何以加兹。挟震主之威，属道消之日，斯人而婴斯戮，君子是以知周祚之不永也。昔张耳、陈余宾客冢役，所居皆取卿相。而齐之文武僚吏，其后亦多至台牧。异世同符，可谓贤矣。

周书卷十三

列传第五

文闵明 武宣诸子

文帝十三子。姚夫人生世宗，后宫生宋献公震，文元皇后生孝闵皇帝，文宣皇后叱奴氏生高祖、卫刺王直，达步干妃生齐王宪，王姬生赵僭王招，后宫生谯孝王俭、陈惑王纯、越野王盛、代巽王达、冀康公通、滕闻王道。齐炀王别有传。

宋献公震，字弥俄突。幼而敏达，年十岁，诵孝经、论语、毛诗。后与世宗俱受礼记、尚书于卢诞。大统十六年，封武邑公，二千户。尚魏文帝女，其年薨。保定元年，追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少师、大司马、大都督、青徐等十州诸军事、青州刺史；进封宋国公，增邑并前一万户。无子，以世宗第三子寔为嗣。寔字干辩，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大象中，为大前疑。寻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卫刺王直，字豆罗突。魏恭帝三年，封秦郡公，邑一千户。武成初，出镇蒲州，拜大将军，进卫国公，邑万户。保定初，为雍州牧，寻进位柱国，转大司空，出为（梁）〔襄〕州总管。天和中，陈湘州刺史华皎举州来附，诏直督绥德公陆通、大将军田弘、权景宣、元定等兵赴援，与陈将淳于量、吴明彻等战于沌口。直军不利，元定遂投江南。直坐免官。

直高祖母弟，性浮诡，贪狠无赖。以晋公护执政，遂贰于帝而昵护。及沌口还，愠于免黜，又请帝除之，冀得其位。帝夙有诛护之意，遂与直谋之。及护诛，帝乃以齐王宪为大冢宰。直既乖本望，又请为大司马，意欲总知戎马，得擅威权。帝揣知其意，谓之曰：“汝兄弟长幼有序，宁可反居下列也？”乃以直为大司徒。

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初，高祖以直第为东宫，更使直自择所居。直历观府署，无称意者，至废陟岵佛寺，欲居之。齐王宪谓直曰：“弟儿女成长，理须宽博，此寺褊小，讵是所宜。”直曰：“一身尚不自容，何论儿女！”宪怪而疑之。直尝从帝校猎而乱行，帝怒，对众挞之。自是愤怨滋甚。及帝幸云阳宫，直在京师，举兵反，攻肃章门。司武尉迟运闭门拒守，直不得入。语在运传。直遂遁走，追至荆州，获之，免为庶人，囚于别宫。寻而更有异志，遂诛之，及其子贺、贡、塞、响、贾、秘、津、干理、干瓌、干惊等十人，国除。

赵僭王招，字豆卢突。幼聪颖，博涉群书，好属文。学庾信体，词多轻艳。魏恭帝三年，封正平郡公，邑一千户。武成初，进封赵国公，邑万户。保定中，拜为柱国，出为益州总管。建德元年，授大司空，转大司马。三年，进爵为王，除雍州牧。四年，大军东讨，招为后三军总管。五年，又从高祖东伐，率步骑一万出华谷，攻齐汾州。及并州平，进位上柱国。东夏底定，又为行军总管，与齐王讨稽胡。招擒贼帅刘没铎，斩之，胡寇平。宣政中，拜太师。大象元年五月，诏以洛州襄国郡邑万户为赵。招出就国。二年，宣帝不豫，征招及陈、越、代、滕五王赴阙。比招等至而帝已崩。

隋文帝辅政，加招等殊礼，入朝不趋，剑履上殿。隋文帝将迁周鼎，招密欲图之，以匡社稷。乃邀隋文帝至第，饮于寝

室。招子员、贯及妃弟鲁封、所亲人史胄，皆先在左右，佩刀而立。又藏兵刃于帷席之间，后院亦伏壮士。隋文帝从者多在合外，唯杨弘、元胄、胄弟威及陶彻坐于户侧。招屡以佩刀割瓜啖隋文帝，隋文帝未之疑也。元胄觉变，扣刀而入。招乃以大觥亲饮胄酒，又命胄向厨中取浆。胄不为之动。滕王迥后至，隋文帝降阶迎之，元胄因得耳语曰：“形势大异，公宜速出。”隋文帝共迥等就坐，须臾辞出。后事觉，陷以谋反。其年秋，诛招及其子德广公员、永康公贯、越携公干铣、弟干铃、干铿等，国除。招所着文集十卷，行于世。

谯孝王俭，字侯幼突。武成初，封谯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中，拜大将军，寻迁柱国，出为益州总管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五年，东伐，以本官为左一军总管，攻永固城，拔之。进平并、邺，拜大冢宰。是岁，稽胡反，诏俭为行军总管，与齐王宪讨之。有胡帅自号天柱者，据守河东，俭攻破之，斩首三千级。宣政元年二月，薨。子干恇嗣。大定中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陈惑王纯，字堙智突。武成初，封陈国公，邑万户。保定中，除岐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使于突厥迎皇后，拜大将军。寻进位柱国，出为秦州总管，转陕州总管，督鴈门公田弘拔齐宜阳等九城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四年，大军东伐，纯为前一军总管。以帝寝疾，班师。五年，大军复东讨，诏纯为前一军，率步军二万守千里径。并州平，进位上柱国，即拜并州总管。宣政中，除雍州牧，迁太傅。大象元年五月，以济南郡邑万户为陈。纯出就国。二年，朝京师。时隋文帝专政，翦落宗枝，遂害纯，并世子谦及弟扈公让、让弟议等，国除。

越野王盛，字立久突。武成初，封越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中，进爵为王。四年，大军伐齐，盛为后一军总管。五年，大

军又东讨，盛率所领，拔齐高显等数城。并州平，进位上柱国。从平邺，拜相州总管。宣政元年，入为大冢宰。汾州稽胡帅刘（爱）〔受〕逻干反，诏盛率诸军讨平之。大象元年，迁大前疑，转太保。其年，诏以丰州武当、安富二郡邑万户为越。盛出就国。二年，朝京师。其秋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其子忱、惊、恢、懣、忻等五人，国除。

代夔王达，字度斤突。性果决，善骑射。武成初，封代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元年，拜大将军、右宫伯，拜左宗卫。建德初，进位柱国，出为荆淮等十四州十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在州有政绩，高祖手敕褒美之。所管泮州刺史蔡泽黩货被讼，赃状分明。以其世着勋庸，不可加戮；若曲法贷之，又非奉上之体。乃令所司，精加按劾，密表奏之。事竟得释，终亦不言。其处事周慎如此。

达雅好节俭，食无兼膳，侍姬不过数人，皆衣绋衣。又不营资产，国无储积。左右尝以为言，达从容应之曰：“君子忧道不忧贫，何烦于此。”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出为益州总管。高祖东伐，以为右一军总管。齐淑妃冯氏，尤为齐后主所幸，齐平见获，帝以达不迕声色，特以冯氏赐之。宣帝即位，进位上柱国。大象元年，拜大右弼。其年，诏以潞州上党郡邑万户为代。达出就国。二年，朝京。其年冬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及其世子执、弟蕃国公转等，国除。

冀康公通，字屈率突。武成初，封冀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六年十月，薨。子绚嗣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大象中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滕闻王逌，字尔固突。少好经史，解属文。武成初，封滕国公，邑万户。天和末，拜大将军。建德初，进位柱国。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六年，为行军总管，与齐王宪征稽胡。逌破其渠帅

穆友等，斩首八千级。还，除河阳总管。宣政元年，进位上柱国。其年，伐陈，诏逌为元帅，节度诸军事。大象元年五月，诏以荆州新野郡邑万户为滕。逌出就国。二年，朝京。其年冬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子怀德公佑、佑弟箕国公裕、弟礼禧等，国除。逌所着文章，颇行于世。

孝闵帝一男。陆夫人生纪厉王康。

纪厉王康，字干定。保定初，封纪国公，邑万户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仍出为总管利始等五州、大小剑二防诸军事、利州刺史。康骄矜无轨度，信任僚佐卢奕等，遂缮修戎器，阴有异谋。司录裴融谏止之，康不听，乃杀融。五年，诏赐康死。子湜嗣。大定中，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明帝三男。徐妃生毕刺王贤，后宫生酆王贞、宋王寔。

毕刺王贤，字干阳。保定四年，封毕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出为华州刺史，迁荆州总管，进位柱国。宣政中，入为大司空。大象初，进位上柱国、雍州牧、太师。明年，宣帝崩。贤性强济，有威略。虑隋文帝倾覆宗社，言颇泄漏，寻为所害，并其子弘义、恭道、树娘等，国除。

酆王贞，字干雅。初封酆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大象初，为大冢宰。后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子济阴郡公德文，国除。

武帝生七男。李皇后生宣帝、汉王赞，库汗姬生秦王贇、曹王允，冯姬生道王充，薛世妇生蔡王兑，郑姬生荆王元。

汉王赞，字干依。初封汉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，仍柱国。大象末，隋文帝辅政，欲顺物情，乃进上柱国、右大丞相。外示尊崇，寔无综理。及诸方略定，又转太师。寻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其子淮阳公道德、弟道智、道义等，国除。

秦王贇，字干信。初封秦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上柱国、大冢宰、大右弼。寻为隋文帝所害，并其子忠诚公靖智、

弟靖仁等，国除。

曹王允，字干仕。初封曹国公。建德三年，进爵为王。

道王充，字干仁。建德六年，封王。

蔡王兑，字干俊。建德六年，封王。

荆王元，字干仪。宣政元年，封王。元及兑、充、允等并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宣帝三子。朱皇后生静皇帝，王姬生邲王（衍）〔衍〕，皇甫姬生郢王术。

邲王（衍）〔衍〕，大象二年，封王。

郢王术，大象二年，封王。与（衍）〔衍〕并为隋文帝所害，国除。

史臣曰：昔贤之议者，咸云以周建五等，历载八百；秦立郡县，二世而亡。虽得失之迹可寻，是非之理互起，而因循莫变，复古未闻。良由着论者溺于贵达，司契者难于易业，详求适变之道，未穷于至当也。尝试论之：夫皇王迭兴，为国之道匪一；贤圣间出，立德之指殊涂。斯岂故为相反哉，亦云治而已矣。何则？五等之制，行于商周之前；郡县之设，始于秦汉之后。论时则浇淳理隔，易地则用舍或殊。譬犹干戈日用，难以成垓下之业；稷嗣所述，不可施成周之朝。是知因时制宜者，为政之上务也；观民立教者，经国之长策也。且夫列封疆，建侯伯，择贤能，置牧守，循名虽曰异轨，责实抑亦同归。盛则与之共安，衰则与之共患。共安系乎善恶，非礼义无以敦风；共患寄以存亡，非甲兵不能靖乱。是以齐、晋帅礼，鼎业倾而复振；温、陶释位，王纲弛而更张。然则周之列国，非一姓也，晋之群臣，非一族也，岂齐、晋强于列国，温、陶贤于群臣者哉，盖势重者易以立功，权轻者难以尽节故也。由此言之，建侯置守，乃古今之异术；兵权势位，盖安危之所阶乎。

太祖之定关右，日不暇给，既以人臣礼终，未遑藩屏之事。晋荡辅政，爰树其党，宗室长幼，并据势位，握兵权，虽海内谢隆平之风，而国家有盘石之固矣。高祖克翦芒刺，思弘政术，惩专朝之为患，忘维城之远图，外崇宠位，内结猜阻。自是配天之基，潜有朽壤之墟矣。宣皇嗣位，凶暴是闻，芟刈先其本枝，削黜遍于公族。虽复地惟叔父，亲则同生，文能附众，武能威敌，莫不谢卿士于当年，从侯服于下国。号为千乘，势侔匹夫。是以权臣乘其机，谋士因其隙，迁龟鼎速于俯拾，歼王侯烈于燎原。悠悠邃古，未闻斯酷。岂非摧枯振朽，易为力乎。

向使宣皇采姬、刘之制，览圣哲之术，分命贤戚，布于内外，料其轻重，间以亲疏，首尾相持，远近为用。使其势位也足以扶危，其权力也不能为乱。事业既定，侥幸自息。虽使卧赤子，朝委裘，社稷固以久安，亿兆可以无患矣。何后族之地，而势能窥其神器哉。

周书卷十四

列传第六

贺拔胜
弟岳
兄允
念贤

贺拔胜字破胡，神武尖山人也。其先与魏氏同出阴山。有如回者，魏初为大莫弗。祖尔头，骁勇绝伦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献文时，茹茹数为寇，北边患之。尔头将游骑深入颍候，前后以八十数，悉知虏之倚伏。后虽有寇至，不能为害。以功赐爵龙城侯。父度拔，性果毅，为武川军主。

魏正光末，沃野镇人破六汗拔陵反，南侵城邑。怀朔镇将杨钧闻度拔名，召补统军，配以一旅。其贼伪署王卫可孤徒党尤盛，既围武川，又攻怀朔。胜少有志操，善骑射，北边莫不推其胆略。时亦为军主，从度拔镇守。既围经年，而外援不至，胜乃慷慨白杨钧曰：“城围蹙迫，事等倒悬，请告急于大军，乞师为援。”钧许之。乃募勇敢少年十余骑，夜伺隙溃围而出。贼追及之。胜曰：“我贺拔破胡也。”贼不敢逼。至朔州，白临淮王元彧曰：“怀朔被围，旦夕沦陷，士女延首，企望官军。大王帝室藩维，与国休戚，受任征讨，理宜唯敌是求，今乃顿

兵不进，犹豫不决。怀朔若陷，则武川随亦危矣。逆贼因兹，锐气百倍，虽有韩、白之勇，良、平之谋，亦不能为大王用也。”彘以胜辞义恳至，许以出师，还令报命。胜复突围而入，贼追之，射杀数人。至城下，大呼曰：“贺拔破胡与官军至矣。”城中乃开门纳之。钧复遣胜出规武川，而武川已陷，胜乃驰还。怀朔亦溃，胜父子遂为贼所虏。后随度拔与德皇帝合谋，率州里豪杰舆珍、念贤、乙弗库根、尉迟真檀等，招集义勇，袭杀可孤。朝廷嘉之，未及封赏，会度拔与铁勒战没。孝昌中，追赠安远将军、肆州刺史。

初，度拔杀可孤之后，令胜驰告朔州，未反而度拔已卒。刺史费穆奇胜才略，厚礼留之，遂委其事，常为游骑。于时广阳王元深在五原，为破六汗贼所围，昼夜攻战。召胜为军主。胜乃率募二百人，开东城门出战，斩首百余级。贼遂退军数十里。广阳以贼稍却，因拔军向朔州，胜常为殿。以功拜统军，加伏波将军。又隶仆射元纂镇恒州。时有鲜于阿胡拥朔州流民，南下为寇。恒州城中人乃潜与谋，以城应之。胜与兄允弟岳相失，南投肆州。允、岳投尔朱荣。荣与肆州刺史尉庆宾构隙，引兵攻肆州。肆州陷，荣得胜，大悦曰：“吾得卿兄弟，天下不足平也。”

胜委质事荣。时杜洛周阻兵幽、定，葛荣据有冀、瀛。荣谓胜曰：“井陘险要，我之东门。意欲屈君镇之，未知君意如何？”胜曰：“少逢兵乱，险阻备尝，每思效力，以报（己）〔己〕知。今蒙驱使，实所愿也。”荣乃表胜为镇远将军、别将，领步骑五千镇井陘。孝昌末，从荣入洛，以定策立孝庄帝功，封易阳县伯，邑四百户。累迁直合将军、通直散骑常侍、平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抚军将军。从太宰元穆北征葛荣，为前锋大都督。战于滏口，大破之，虏获数千人。时洛周余烬韩娄

在蓟城结聚，为远近之害。复以胜为大都督，镇中山。娄素闻胜威名，竟不敢南寇。元颢入洛阳，孝庄帝出居河内。荣征胜为前军大都督，领千骑与尔朱兆自硖石度，大破颢军，擒其子领军将军冠受，及梁将陈思保等，遂前驱入洛。拜武卫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增邑六百户，进爵真定县公，迁武卫将军，加散骑常侍。

及荣被诛，事起仓卒，胜复随世隆至于河桥。胜以为臣无讎君之义，遂勒所部还都谒帝。大悦，以本官假骠骑大将军、东征都督，率骑一千，会郑先护讨尔朱仲远。为先护所疑，置之营外，人马未得休息。俄而仲远兵至，与战不利，乃降之。复与尔朱氏同谋，立节闵帝。以功拜右卫将军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左光禄大夫。

齐神武怀贰，尔朱氏将讨之。度律自洛阳引兵，兆起并州，仲远从滑台，三帅会于邺东。时胜从度律。度律与兆不平。胜以临敌构嫌，取败之道，乃与斛斯椿诣兆营和解之，反为兆所执。度律大惧，遂引军还。兆将斩胜，数之曰：“尔杀可孤，罪一也；天柱薨后，复不与世隆等俱来，而东征仲远，罪二也。我欲杀尔久矣，今复何言？”胜曰：“可孤作逆，为国巨患，胜父子诛之，其功不小，反以为罪，天下未闻。天柱被戮，以君诛臣，胜宁负朝廷？今日之事，生死在王。但去贼密迩，骨肉构隙，自古迄今，未有不破亡者。胜不惮死，恐王失策。”兆乃舍之。胜既得免，行百余里，方追及度律军。齐神武既克相州，兵威渐盛。于是尔朱兆及天光、仲远、度律等众十余万，阵于韩陵。兆率铁骑陷阵，出齐神武之后，将乘其背而击之。度律恶兆之骄悍，惧其陵已，勒兵不肯进。胜以其携贰，遂率麾下降于齐神武。度律军以此先退，遂大败。

太昌初，以胜为领军将军，寻除侍中。孝武帝将图齐神武，

以胜弟岳拥众关西，欲广其势援，乃拜胜为都督三荆、二郢、南襄、南雍七州诸军事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荆州刺史，加授南道大行台尚书左仆射。胜攻梁下澧戍，擒其戍主尹道珍等。又使人诱动蛮王文道期，率其种落归款。梁雍州刺史萧续击道期不利，汉南大骇。胜遣大都督独孤信、军司史宁。欧阳酈城。南雍州刺史长孙亮、南荆州刺史李麤怜、大都督王元轨取久山、白泊，都督拔略昶、史忸龙取义城、均口，擒梁将庄思延，获甲卒数千人。攻冯翊、安定、（冯）〔沔〕阳，并平之。胜军于樊、邓之间。梁武敕续曰：“贺拔胜北间骁将，尔宜慎之。”续遂城守不敢出。寻进位中书令，增邑二千户，进爵琅邪郡公。续遣柳仲礼守谷城，胜攻之未拔。属齐神武与帝有隙，诏胜引兵赴洛，至广州，犹豫未进，而帝已西迁。胜还军南阳，遣右丞（杨）〔阳〕休之奉表入关，又令府长史元颖行州事。胜自率所部，将西赴关中，进至淅阳，诏封胜太保、录尚书事。时齐神武已陷潼关，屯军华阴。胜乃还荆州。州民邓诞执元颖，北引侯景。胜至，景逆击之，胜军不利，率麾下数百骑，南奔梁。

在江表三年，梁武帝遇之甚厚。胜常乞师北讨齐神武，既不果，乃求还。梁武帝许之，亲饯于南苑。胜自是之后，每行执弓矢，见鸟兽南向者皆不射之，以申怀德之志也。既至长安，诣阙谢罪。朝廷嘉其还，乃授太师。

后从太祖擒窦泰于小关，加授中军大都督。又从太祖攻弘农。胜自陕津先渡河，东魏将高干遁，胜追获，囚之。下河北，擒郡守孙晏。崔弋。从破东魏军于沙苑，追奔至河上。仍与李弼别攻河东，略定汾、绛。增邑并前五千户。河桥之役，胜大破东魏军。太祖命胜收其降卒而还。及齐神武悉众攻玉壁，胜以前军大都督从太祖追之于汾北。又从战邙山。时太祖见齐神

武旗鼓，识之，乃募敢勇三千人，配胜以犯其军。胜适与齐神武相遇，因告之曰：“贺六浑，贺拔破胡必杀汝也。”时募士皆用短兵接战，胜持矛追齐神武数里，刃垂及之。会胜马为流矢所中，死，比副骑至，齐神武已逸去。胜叹曰：“今日之事，吾不执弓矢者，天也！”是岁，胜诸子在东者，皆为齐神武所害。胜愤恨，因动气疾。大统十年，薨于位。临终，手书与太祖曰：“胜万里杖策，归身阙庭，冀望与公扫除逋寇。不幸殒毙，微志不申。愿公内先协和，顺时而动。若死而有知，犹望魂飞贼庭，以报恩遇耳。”太祖览书，流涕久之。

胜长于丧乱之中，尤工武艺，走马射飞鸟，十中其五六。太祖每云：“诸将对敌，神色皆动，唯贺拔公临阵如平常，真大勇也。”自居重位，始爱坟籍。乃招引文儒，讨论义理。性又通率，重义轻财，身死之日，唯有随身兵仗及书千余卷而已。

初，胜至关中，自以年位素重，见太祖不拜，寻而自悔，太祖亦有望焉。后从太祖宴于昆明池，时有双凫游于池上，太祖乃授弓矢于胜曰：“不见公射久矣，请以为欢。”胜射之，一发俱中。因拜太祖曰：“使胜得奉神武，以讨不庭，皆如此也。”太祖大悦。自是恩礼日重，胜亦竭诚推奉焉。赠定冀等十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、太宰、录尚书事，谥曰贞献。明帝二年，以胜配享太祖庙庭。

胜无子，以弟岳子仲华嗣。大统三年，赐爵樊城公。魏废帝时，为通直郎、散骑常侍，迁黄门郎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六官建，拜守庙下大夫。孝闵帝践阼，袭爵琅邪公，除利州刺史。大象末，位至江陵总管。

胜兄弟三人，并以豪侠知名。兄允字阿泥，魏孝武时，位至太尉，封燕郡王，为神武所害。

岳字阿斗泥。少有大志，爱施好士。初为太学生，及长，能左右驰射，骁果绝人。不读兵书而暗与之合，识者咸异之。

与父兄诛卫可孤之后，广阳王元深以岳为帐内军主。又表为强弩将军。后与兄胜俱镇恒州。州陷，投尔朱荣。荣待之甚厚，以为别将，寻为都督。每居帐下，与计事，多与荣意合，益重之。荣士马既众，遂与元天穆谋入匡朝廷。谓岳曰：“今女主临朝，政归近习。盗贼蜂起，海内沸腾，王师屡出，覆亡相继。吾累世受恩，义同休戚。今欲亲率士马，电赴京师，内除君侧，外清逆乱。取胜之道，计将安出？”岳对曰：“夫立非常之事，必俟非常之人。将军士马精强，位任隆重。若首举义旗，伐叛匡主，何往而不克，何向而不摧。古人云：“朝谋不及夕，言发不俟驾”，此之谓矣。”荣与天穆相顾良久，曰：“卿此言，真丈夫之志也。”

未几而魏孝明帝暴崩，荣疑有故，乃举兵赴洛。配岳甲卒二千为先驱，至河阴。荣既杀害朝士，时齐神武为荣军都督，劝荣称帝，左右多欲同之，荣疑未决。岳乃从容进而言曰：“将军首举义兵，共除奸逆，功勤未立，逆有此谋，可谓速祸，未见其福。”荣寻亦自悟，乃尊立孝庄。岳又劝荣诛齐神武以谢天下。左右咸言：“高欢虽复庸疏，言不思难，今四方尚梗，事藉武臣，请舍之，收其后效。”荣乃止。以定策功，授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赐爵樊城（郡）〔乡〕男。复为荣前军都督，破葛荣于滏口。迁平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坐事免。诏寻复之。从平元颢，转左光禄大夫、武卫将军。

时万俟丑奴僭称大号，关中骚动，朝廷深以为忧。荣将遣岳讨之。岳私谓其兄胜曰：“丑奴拥秦、陇之兵，足为勍敌。若岳往而无功，罪责立至；假令克定，恐谗愬生焉。”胜曰：“汝欲何计自安？”岳曰：“请尔朱氏一人为元帅，岳副贰之，

则可矣。”胜然之，乃请于荣。荣大悦，乃以天光为使持节、督二雍二岐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以岳为持节、假卫将军、左大都督，又以征西将军代郡侯莫陈悦为右〔大〕都督，并为天光之副以讨之。时赤水蜀贼，阻兵断路。天光之众，不满二千。及军次潼关，天光有难色。岳曰：“蜀贼草窃而已，公尚迟疑，若遇大敌，将何以战。”天光曰：“今日之事，一以相委，公宜为吾制之。”于是进军，贼拒战于渭北，破之，获马二千疋，军威大振。

天光与岳进至雍州，荣又续遣兵至。时丑奴自率大众围岐州，遣其大行台尉迟菩萨、仆射万俟倓同向武功，南渡渭水〔攻趋栅。天光使岳率千骑赴〕援。菩萨攻栅已克，还岐州。岳以轻骑八百北渡渭，擒其县令二人，获甲首四百，杀掠其民以挑。菩萨率步骑二万至渭北。岳以轻骑数十与菩萨隔水交言。岳称扬国威，菩萨自言强盛，往复数反。菩萨乃自骄踞，令省事传语岳。岳怒曰：“我与菩萨言，卿是何人，与我对语？”省事恃隔水，应答不逊。岳举弓射之，应弦而倒。时已逼暮，于是各还。岳密于渭南傍水，分精骑数十为一处，随地形便置之。明日，自将百余骑，隔水与贼相见。岳渐前进，先所置骑随岳而进，骑既渐增，贼不复测其多少。行二十里许，至水浅可济之处，岳便驰马东出，以示奔遁。贼谓岳走，乃弃步兵，南渡渭水，轻骑追岳。岳东行十余里，依横冈设伏兵以待之。贼以路险不得齐进，前后继至，半度冈东，岳乃回与贼战，身先士卒，急击之，贼便退走。岳号令所部，贼下马者，皆不听杀。贼顾见之，便悉投马。俄而虏获三千人，马亦无遗，遂擒菩萨。仍渡渭北，降步卒万余，并收其辎重。

丑奴寻弃岐州，北走安定，置栅于平亭。天光方自雍至岐，与〔兵〕〔岳〕合势。军至汧、渭之间，宣言远近曰：“今气候

渐热，非征讨之时，待秋凉更图进取。”丑奴闻之，遂以为实，分遣诸军散营农于岐州之北百里细川，使其太尉侯元进领兵五千，据险立栅。其千人以下为栅者有数处，且战且守。岳知其势分，乃密与天光严备。晡时，潜遣轻骑先行路，于后诸军尽发。昧旦，攻围元进栅，拔之，即擒元进。诸所俘执皆放之，自余诸栅悉降。岳星言径趣泾州，其刺史侯几长贵以城降。丑奴乃弃平亭而走，欲向高平。岳轻骑急追，明日，及丑奴于平凉之长坑，一战擒之。高平城中又执萧宝寅以（归）〔降〕。

贼行台万俟道洛率众六千，退保牵屯山。岳攻之。道洛败，率千骑而走，追之不及，遂得入陇，投略阳贼帅王庆云。庆云以道洛骁果绝伦，得之甚喜，以为大将军。天光又与岳度陇至庆云所居水洛城。庆云、道洛频出城拒战，并擒之。余众皆降，悉坑之，死者万七千人。三秦、河、渭、瓜、凉、鄯州咸来归款。贼帅夏州人宿勤明达降于平凉，后复叛，岳又讨擒之。天光虽为元帅，而岳功效居多。加车骑将军，进爵为伯，邑二千户。寻授都督泾北豳二夏四州诸军事、泾州刺史，进爵为公。

天光入洛，使岳行雍州刺史。建明中，拜骠骑大将军，增邑五百户。普泰初，除都督二岐东秦三州诸军事、仪同三司、岐州刺史，进封清水郡公，增邑通前三千户。寻加侍中，给后部鼓吹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兼尚书左仆射、陇右行台，仍停高平。二年，加都督三雍三秦二岐二华诸军事、雍州刺史。天光将率众拒齐神武，遣问计于岳。岳报曰：“王家跨据三方，士马殷盛，高欢乌合之众，岂能为敌。然师克在和，但愿同心戮力耳。若骨肉离隔，自相猜贰，则图存不暇，安能制人。如下官所见，莫若且镇关中，以固根本；分遣锐师，与众军合势。进可以克敌，退可以克全。”天光不从，果败。岳率军下陇赴雍，擒天光弟显寿以应齐神武。

魏孝武即位，加关中大行台，增邑千户。永熙二年，孝武密令岳图齐神武，遂刺心血，持以寄岳，诏岳都督二雍二华二岐幽四梁三益巴二夏蔚宁泾二十州诸军事、大都督。齐神武既忌岳兄弟功名，岳惧，乃与太祖协契。语在太祖本纪。岳自诣北境，安置边防。率众趣平凉西界，布营数十里，托以牧马于原州，为自安之计。先是，费也头万俟受洛干、铁勒斛律沙门、斛拔弥俄突、纥豆陵伊利等，并拥众自守，至是皆款附。秦、南秦、河、渭四州刺史又会平凉，受岳节度。唯灵州刺史曹泥不应召，乃通使于齐神武。三年，岳召侯莫陈悦于高平，将讨之，令悦为前驱。而悦受齐神武密旨图岳，〔岳〕弗之知也，而先又轻悦。悦乃诱岳入营，共论兵事，令其婿元洪景斩岳于幕中。朝野莫不痛惜之。赠侍中、太傅、录尚书、都督关中三十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武壮，葬以王礼。

子缙嗣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保定中，录岳旧德，进缙爵霍国公，尚太祖女。

侯莫陈悦，少随父为驼牛都尉。长于西，好田猎，便骑射。会牧子作乱，遂归尔朱荣。荣引为府长流参军，稍迁大都督。魏孝庄帝初，除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封柏人县侯，邑五百户。尔朱天光西讨，荣以悦为天光右都督，本官如故。西伐克获，功亚于贺拔岳。以本将军除鄯州刺史。建明中，拜车骑大将军、渭州刺史，进爵白水郡公，增邑五百户。普泰中，除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秦州刺史。及天光赴洛，悦与岳俱下陇趣雍州，擒天光弟显寿。魏孝武初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陇右诸军事，仍加秦州刺史。及悦杀岳，岳众莫不服从。悦犹豫，不即抚纳，乃迁陇右。太祖勒众讨之，悦遂亡败。语在太祖本纪。悦子弟及同谋杀岳者八九人，并伏诛。唯中兵参军豆卢光走至灵州，后奔晋阳。悦自杀岳后，神情恍惚，不复如常。

恒言“我纔睡即梦见岳云：“兄欲何处去！”随逐我不相置”。因此弥不自安，而致破灭。

念贤字盖卢。美容质，颇涉书史。为儿童时，在学中读书，有善相者过学，诸生竞诣之，贤独不往。笑谓诸生曰：“男儿死生富贵在天也，何遽相乎。”少遭父忧，居丧有孝称。后以破卫可孤功，除别将。寻招慰云州高车、鲜卑等，皆降下之。除假节、平东将军，封屯留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建义初，为大都督，镇井陘，加抚军将军、黎阳郡守。尔朱荣入洛，拜车骑将军、右光禄大夫、太仆卿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〔道〕行台，进爵平恩县公，增邑五百户。普泰初，除使持节、瀛州诸军事、骠骑将军、瀛州刺史。永熙中，拜第一领民酋长，加散骑常侍，行南兖州事。寻进号骠骑大将军，入为殿中尚书，加仪同三司。魏孝武欲讨齐神武，以贤为中军北面大都督，进爵安定郡公，增邑一千户，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大统初，拜太尉，出为秦州刺史，加太傅，给后部鼓吹。三年，转太师、都督河凉瓜鄯渭洮沙七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河州刺史。久之还朝，兼录尚书事。河桥之役，贤不力战，乃先还，自是名誉颇减。五年，除都督秦渭原泾四州诸军事、秦州刺史。薨于州。谥曰昭定。

贤于诸公皆为父党，自太祖以下，咸拜敬之。子华，性和厚，有长者风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合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胜、岳昆季，以勇略之姿，当驰竞之际，并邀时投隙，展效立功。始则委质尔朱，中乃结款高氏，太昌之后，即帝图高，察其所由，固非守节之士。及胜垂翅江左，忧魏室之危亡，奋翼关西，感梁朝之顾遇，有长者之风矣。终能保其荣宠，良有以焉。岳以二千之羸兵，抗三秦之勍敌，奋其智勇，克翦凶渠，杂种畏威，遐方慕义，斯亦一时之盛也。卒以勋高速祸，无备嬰戮。惜哉！陈涉首事不终，有汉因而创业；贺拔

元功夙殒，太祖藉以开基。“不有所废，君何以兴”，信乎其然矣。

周书卷十五

列传第七

寇洛
李弼
弟标
于谨
子实

寇洛，上谷昌平人，累世为将吏。父延寿，和平中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

洛性明辨，不拘小节。正光末，以北边贼起，遂率乡亲避地于并、肆，因从尔朱荣征讨。及贺拔岳西征，洛与之乡里，乃募从入关。破赤水蜀，以功拜中坚将军、屯骑校尉、别将，封临邑县男，邑二百户。又从岳获贼帅尉迟菩萨于渭水，破侯伏侯元进于百里细川，擒万俟丑奴于长坑。洛每力战，并有功。加龙骧将军、都督，进爵安乡县子，累迁征北将军、卫将军。于平凉，以洛为右都督。

侯莫陈悦既害岳，欲并其众。时初丧元帅，军中惶扰，洛于诸将之中，最为旧齿，素为众所信，乃收集将士，志在复讎，共相纠合，遂全众而反。既至原州，众咸推洛为盟主，统岳之众。洛复自以非才，乃固辞，与赵贵等议迎太祖。魏帝以洛有

全师之功，除武卫将军。太祖至平凉，以洛为右大都督。从讨侯莫陈悦，平之，拜泾州刺史。魏孝武西迁，进爵临邑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寻进位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

大统初，魏文帝诏曰：“往者侯莫陈悦远同逆贼，潜害故清水公岳，志在兼并。当时造次，物情惊骇。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前泾州刺史、大都督、临邑县开国公寇洛，忠款自心，勋诚早立，遂能纠合义军，以待大丞相。见危授命，推贤而奉，此而不赏，何以劝励将来。可加开府，进爵京兆郡公。”封洛母宋氏为襄城郡君。又转领军将军。三年，出为华州刺史，加侍中。与独孤信复洛阳，移镇弘农。四年，从太祖与东魏战于河桥。军还，洛率所部镇东雍。五年，卒于镇，时年五十三。赠使持节、侍中、都督雍华豳泾原三秦二岐十州诸军事、太尉、尚书令、骠骑大将军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武。

子和嗣。世宗二年，录勋旧，以洛配享太祖庙庭，赐和姓若口引氏，改封松阳郡公。后至开府仪同三司、宾部中大夫。

洛弟绍，位至上柱国、北平郡公。

李弼字景和，辽东襄平人也。六世祖根，慕容垂黄门侍郎。祖贵丑，平州刺史。父永，太中大夫，赠凉州刺史。

弼少有大志，膂力过人。属魏室丧乱，语所亲曰：“丈夫生世，会须履锋刃，平寇难，安社稷以取功名；安能碌碌依阶资以求荣位乎。”魏永安元年，尔朱天光辟为别将，从天光西讨，破赤水蜀。以功拜征虏将军，封石门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又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、万俟道洛、王庆云，皆破之。弼恒先锋陷阵，所向披靡，贼咸畏之，曰“莫当李将军前也”。

天光赴洛，弼因隶侯莫陈悦，为大都督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太昌初，(受)[授]清水郡守，恒州大中正。寻除南秦州刺史。

随悦征讨，屡有克捷。及悦害贺拔岳，军停陇上。太祖自平凉进军讨悦。弼谏悦曰：“岳既无罪而公害之，又不能抚纳其众，使无所归。宇文夏州收而用之，得其死力，咸云为主将报讎，其意固不小也。今宜解兵谢之，不然，恐必受祸。”悦惶惑，计无所出。弼知悦必败，乃谓所亲曰：“宇文夏州才略冠世，德义可宗。侯莫陈公智小谋大，岂能自保。吾等若不为计，恐与之同至族灭。”会太祖军至，悦乃弃秦州南出，据险以自固。翌日，弼密通使太祖，许背悦来降。夜，弼乃勒所部云：“侯莫陈公欲还秦州，汝等何不束装？”弼妻，悦之姨也，特为悦所亲委，众咸信之。人情惊扰，不可复定，皆散走，争趣秦州。弼乃先驰据城门以慰辑之，遂拥众以归太祖。悦由此遂败。太祖谓弼曰：“公与吾同心，天下不足平也。”破悦，得金宝奴婢，悉以好者赐之。仍令弼以本官镇原州。寻拜秦州刺史。

太祖率兵东下，征弼为大都督，领右军，攻潼关及回洛城，克之。大统初，进位仪同三司、雍州刺史。寻又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从平窦泰，先锋陷敌，斩获居多。太祖以所乘骝马及窦泰所着牟甲赐弼。又从平弘农。与齐神武战于沙苑，弼率军居右，而左军为敌所乘。弼呼其麾下六十骑，身先士卒，横截之，贼遂为（三），因大破。以功拜特进，爵赵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又与贺拔胜攻克河东，略定汾、绛。四年，从太祖东讨洛阳，弼为前驱。东魏将莫多娄贷文率众数千，奄至谷城。弼倍道而前，遣军士鼓噪，曳柴扬尘。贷文以为大军至，遂遁走。弼追躡之，虏其众，斩贷文，传首大军所。翌日，又从太祖与齐神武战于河桥，每入深陷阵，身被七创，遂为所获，围守数重。弼佯若创重，殒绝于地。守者稍懈，弼睨其旁有马，因跃上西驰，得免。五年，迁司空。六年，侯景据荆州，弼与独孤信御之，景乃退走。九年，从战邙山，转太尉。十三

年，侯景率河南六州来附，东魏遣其将韩轨围景于颍川。太祖遣弼率军援景，诸将咸受弼节度。弼至，轨退。王思政又进据颍川，弼乃引还。十四年，北稽胡反，弼讨平之。迁太保，加柱国大将军。魏废帝元年，赐姓徒河氏。太祖西巡，令弼居守，后事皆谘禀焉。六官建，拜太傅、大司徒。属茹茹为突厥所逼，举国请降，弼率前军迎之。给前后部羽葆鼓吹，赐杂彩六千段。及晋公护执政，朝之大事，皆与于谨及弼等参议。孝闵帝践阼，除太师，进封赵国公，邑万户。前后赏赐累巨万。

弼每率兵征讨，朝受令，夕便引路，不问私事，亦未尝宿于家。其忧国忘身，类皆如此。兼复性沉雄，有深识，故能以功名终。元年十月，薨于位，年六十四。世宗即日举哀，比葬，三临其丧。发卒穿冢，给大辂、龙旗，陈军至于墓所。谥曰武。寻追封魏国公，配食太祖庙庭。

子（辉）〔耀〕。次子（耀）〔辉〕，尚太祖女义安长公主，遂以为嗣。

辉大统中，起家员外散骑侍郎，赐爵义城郡公，历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镇南将军、散骑常侍。辉常卧疾期年，太祖忧之，日赐钱一千，供其药石之费。及魏废帝有异谋，太祖乃授辉武卫将军，总宿卫事。寻而帝废，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恭帝二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出为岐州刺史。从太祖西巡，率公卿子弟，别为一军。孝闵帝践阼，除荆州刺史。寻袭爵赵国公，改魏国公。保定中年，加将军。天和六年，进位柱国。建德元年，出为总管梁洋等十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时渠、蓬二州生獠，积年侵暴，辉至州绥抚，并来归附。玺书劳之。（辉）〔耀〕既不得为嗣，朝廷以弼功重，乃封（辉）〔耀〕邢国公，位至开府。子宽，大象末，上大将军蒲山郡公。辉弟衍，大象末，大将军、真乡郡公。衍弟纶，最知名，有文武才

用。以功臣子，少居显职，历吏部、内史下大夫，并获当官之誉。位至司会中大夫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封河阳郡公。为聘齐使主。早卒。子长雅嗣。纶弟晏，建德中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赵郡公。从高祖平齐，歿于并州。子璟以晏死王事，即袭其爵。弼弟标。

标字灵杰。长不盈五尺，性果决，有胆气。少事尔朱荣。魏永安元年，以兼别将从荣破元颢，拜讨逆将军。及荣被害，标从尔朱世隆奉荣妻奔河北。又随尔朱兆入洛。赐爵淝城郡男，迁都督。普泰元年，元树自梁入据谯城，标从行台樊子鹄击破之，迁右将军。

魏孝武西迁，标从大都督元斌之与齐神武战于成皋。兵败，遂与斌之奔梁。梁主待以宾礼，后得逃归。大统元年，授抚军将军，进封晋阳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寻为太祖帐内都督。从复弘农，破沙苑。标跨马运矛，冲锋陷阵，隐身鞍甲之中。敌人见之，皆曰“避此小儿”。不知标之形貌，正自如是。太祖初亦闻标骁悍，未见其能，至是方嗟叹之。谓标曰：“但使胆决如此，何必须要八尺之躯也。”以功进爵为公，增邑四百户。寻从宇文贵与东魏将任祥、尧雄等战于颍川，皆破之。征为太子中庶子。九年，从战邙山，迁持节、大都督。十三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又从弼讨稽胡，标功居多，除幽州刺史，增邑三百户。十五年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废帝初，从赵贵征茹茹，论功为最，改封封山县公，增邑并前二千一百户。孝闵帝践阼，进位大将军。武成初，又从豆卢宁征稽胡，大获而还。进爵汝南郡公。出为总管延绥丹三州诸军事、延州刺史。四年，卒于镇。赠恒朔等五州刺史。

标无子，以弼子椿嗣。先以标勋功，封魏平县子。大象末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右宫伯，改封河东郡公。

于谨字思敬，河南洛阳人也。小名巨弥。曾祖婆，魏怀荒镇将。祖安定，平凉郡守、高平郡将。父提，陇西郡守，荏平县伯。保定二年，以谨着勋，追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太保、建平郡公。

谨性沉深，有识量，略窥经史，尤好孙子兵书。屏居闾里，未有仕进之志。或有劝之者，谨曰：“州郡之职，昔人所鄙，台鼎之位，须待时来。吾所以优游郡邑，聊以卒岁耳。”太宰元穆见之，叹曰：“王佐材也。”

及破六汗拔陵首乱北境，引茹茹为援，大行台仆射元纂率众讨之。宿闻谨名，辟为铠曹参军事，从军北伐。茹茹闻大军之逼，遂逃出塞。纂令谨率二千骑追之，至郁对原，前后十七战，尽降其众。后率轻骑出塞覘贼，属铁勒数千骑奄至，谨以众寡不敌，退必不免，乃散其众骑，使匿丛薄之间，又遣人登山指麾，若分部军众者。贼望见，虽疑有伏兵，既恃其众，不以为虑，乃进军逼谨。谨以常乘骏马一紫一骕，贼先所识，乃使二人各乘一马，突阵而出。贼以为谨也，皆争逐之。谨乃率余军击之，其追骑遂奔走，因得入塞。

正光四年，行台广阳王元深治兵北伐，引谨为长流参军，特相礼接。所有谋议，皆与谨参之。乃使其子佛陀拜焉，其见待如此。遂与广阳王破贼主斛律野谷禄等。时魏末乱，群盗蜂起，谨乃从容谓广阳王曰：“自正光以后，海内沸腾，郡国荒残，农商废业。今殿下奉义行诛，远临关塞，然丑类蚁聚，其徒实繁，若极武穷兵，恐非计之上者。谨愿禀大王之威略，驰往喻之，必不劳兵甲，可致清荡。”广阳王然之。谨兼解诸国语，乃单骑入贼，示以恩信。于是西部铁勒酋长乜列河等，领三万余户并款附，相率南迁。广阳王欲与谨至折敷岭迎接之。谨曰：“破六汗拔陵兵众不少，闻乜列河等归附，必来要击。

彼若先据险要，则难与争锋。今以乜列河等饵之，当竞来抄掠，然后设伏以待，必指掌破之。”广阳然其计。拔陵果来要击，破乜列河于岭上，部众皆没。谨伏兵发，贼遂大败，悉收得乜列河之众。魏帝嘉之，除积射将军。

孝昌元年，又随广阳王征鲜于修礼。军次白牛逻，会章武王为修礼所害，遂停军中山。侍中元晏宣言于灵太后曰：“广阳王以宗室之重，受律专征，今乃盘桓不进，坐图非望。又有于谨者，智略过人，为其谋主。风尘之隙，恐非陛下之纯臣矣。”灵太后深纳之。诏于尚书省门外立榜，募能获谨者，许重赏。谨闻之，乃谓广阳曰：“今女主临朝，敢信谗佞，脱不明白殿下素心，便恐祸至无日。谨请束身诣阙，归罪有司，披露腹心，自免殃祸。”广阳许之。谨遂到榜下曰：“吾知此人。”众人共诘之。谨曰：“我即是也。”有司以闻。灵太后引见之，大怒。谨备论广阳忠款，兼陈停军之状。灵后意稍解，遂舍之。寻加别将。

二年，梁将曹义宗据守穰城，数为边患。乃令谨与行台尚书辛纂率兵讨之。

相持累年，经数十战。进拜都督、宣威将军、冗从仆射。孝庄帝即位，除镇远将军，寻转直寝。又随太宰元天穆讨葛荣，平邢杲，拜征虏将军。从尔朱天光破万俟丑奴，封石城县伯，邑五百户。普泰元年，除征北大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散骑常侍。又随天光平宿勤明达，别讨夏州贼贺遂有伐等，平之，授大都督。从天光与齐神武战于韩陵山，天光既败，谨遂入关。贺拔岳表谨留镇，除卫将军、咸阳郡守。

太祖临夏州，以谨为防城大都督，兼夏州长史。及岳被害，太祖赴平凉。谨乃言于太祖曰：“魏祚陵迟，权臣擅命，群盗蜂起，黔首嗷然。明公仗超世之姿，怀济时之略，四方远近，

咸所归心。愿早建良图，以副众望。”太祖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谨对曰：“关右，秦汉旧都，古称天府，将士骁勇，厥壤膏腴，西有巴蜀之饶，北有羊马之利。今若据其要害，招集英雄，养卒劝农，足观时变。且天子在洛，逼迫群凶，若陈明公之恳诚，算时事之利害，请都关右，帝必嘉而西迁。然后挟天子而令诸侯，奉王命以讨暴乱，桓、文之业，千载一时也。”太祖大悦。会有敕追谨为〔关〕〔合〕内大都督，谨因进都关中之策，魏帝纳之。

寻而齐神武逼洛阳，谨从魏帝西迁。仍从太祖征潼关，破回洛城，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北雍州刺史，进爵蓝田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大统元年，拜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其年，夏阳人王游浪聚据杨氏壁谋逆，谨讨擒之。是岁，大军东伐，谨为前锋。至盘豆，东魏将高叔礼守险不下，攻破之。拔虜其卒〔又〕〔一千〕。因此拔弘农，擒东魏陕州刺史李〔征〕〔徽〕伯。齐神武至沙苑，谨从太祖与诸将力战，破之，进爵常山郡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又从战河桥。拜大丞相府长史，兼大行台尚书。稽胡帅夏州刺史刘平叛，谨率众讨平之。除大都督、恒并燕肆云五州诸军事、大将军、恒州刺史。入为太子太师。九年，复从太祖东征，别攻柏谷坞，拔之。邙山之战，大军不利，谨率其麾下伪降，立于路左。齐神武军乘胜逐北，不以为虞。追骑过尽，谨乃自后击之，敌人大骇。独孤信又集兵士于后奋击，齐神武军遂乱，以此大军得全。十二年，拜尚书左仆射，领司农卿。及侯景款附，请兵为援，太祖命李弼率兵应之。谨谏曰：“侯景少习兵权，情实难测。且宜厚其礼秩，以观其变。即欲遣兵，良用未可。”太祖不听。寻复兼大行台尚书、丞相府长史，率兵镇潼关，加授华州刺史，赠柅鬯一亩，圭瓚副焉。俄拜司空，增邑四百户。十五年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

齐氏称帝，太祖征之，以谨为后军大都督。别封一子盐亭县侯，邑一千户。魏恭帝元年，除雍州刺史。

初，梁元帝平侯景之后，于江陵嗣位，密与齐氏通使，将谋侵轶。其兄子岳阳王察时为雍州刺史，以梁元帝杀〔其〕兄誉，遂结雠隙。据襄阳来附，仍请王师。乃令谨率众出讨。太祖饒于青泥谷。长孙俭问谨曰：“为萧绎之计，将欲如何？”谨曰：“耀兵汉、沔，席卷渡江，直据丹阳，是其上策；移郭内居民，退保子城，峻其陴堞，以待援至，是其中策；若难于移动，据守罗郭，是其下策。”俭曰：“揣绎定出何策？”谨曰：“必用下策。”俭曰：“彼弃上而用下，何也？”对曰：“萧氏保据江南，绵历数纪。属中原多故，未遑外略。又以我有齐氏之患，必谓力不能分。且绎懦而无谋，多疑少断。愚民难与虑始，皆恋邑居，既恶迁移，当保罗郭。所以用下策也。”谨乃令中山公护及大将军杨忠等，率精骑先据江津，断其走路。梁人竖木栅于外城，广轮六十里。寻而谨至，悉众围之。梁主屡遣兵于城南出战，辄为谨所破。旬有六日，外城遂陷。梁主退保子城。翌日，率其太子以下，面缚出降，寻杀之。虜其男女十余万人，收其府库珍宝。得宋浑天仪、梁日晷铜表、魏相风乌、铜蟠螭（跌）〔跌〕、大玉径四尺围七尺、及诸鬻犖法物以献，军无私焉。立萧察为梁主，振旅而旋。太祖亲至其第，宴语极欢。赏谨奴婢一千口，及梁之宝物，并金石丝竹乐一部，别封新野郡公，邑二千户。谨固辞，太祖不许。又令司乐作常山公平梁歌十首，使工人歌之。

谨自以久当权势，位望隆重，功名既立，愿保优闲。乃上先所乘骏马及所着铠甲等。太祖识其意，乃曰：“今巨猾未平，公岂得便尔独善。”遂不受。六官建，拜大司徒。

及太祖崩，孝闵帝尚幼，中山公护虽受顾命，而名位素下，

群公各图执政，莫相率服。护深忧之，密访于谨。谨曰：“夙蒙丞相殊睭，情深骨肉。今日之事，必以死争之。若对众定策，公必不得辞让。”明日，群公会议。谨曰：“昔帝室倾危，人图问鼎。丞相志在匡救，投袂荷戈，故得国祚中兴，群生遂性。今上天降祸，奄弃庶寮。嗣子虽幼，而中山公亲则犹子，兼受顾托，军国之事，理须归之。”辞色抗厉，众皆悚动。护曰：“此是家事，素虽庸昧，何敢有辞。”谨既太祖等夷，护每申礼敬。至是，谨乃趋而言曰：“公若统理军国，谨等便有所依。”遂再拜。群公迫于谨，亦再拜，因是众议始定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封燕国公，邑万户。迁太傅、大宗伯，与李弼、侯莫陈崇等参议朝政。及贺兰祥讨吐谷浑也，谨遥统其军，授以方略。

保定二年，谨以年老，上表乞骸骨。诏报曰：“昔师尚父年踰九十，召公奭几将百岁，皆勤王家，自强不息。今元恶未除，九州不一，将以公为舟楫，弘济于艰难，岂容忘二公之雅操，而有斯请。朕用恧焉。公若更执谦冲，有司宜断启。”

三年四月，诏曰：“树以元首，主乎教化，率民孝悌，置之仁寿。是以古先明后，咸若斯典，立三老五更，躬自袒割。朕以眇身，处兹南面，何敢遗此黄发，不加尊敬。太傅、燕国公谨，执德淳固，为国元老，馈以乞言，朝野所属。可为三老，有司具礼，择日以闻。”谨上表固辞，诏答不许。又赐延年杖。高祖幸太学以食之。三老入门，皇帝迎拜门屏之间，三老答拜。有司设三老席于中楹，南向。太师、晋国公护升阶，设几（施）〔于〕席。三老升席，南面凭几而坐，以师道自居。大司（马）〔寇〕、楚国公宁升阶，正舄。皇帝升阶，立于斧扆之前，西面。有司进饌，皇帝跪设酱豆，亲自袒割。三老食讫，皇帝又亲跪授爵以醕。有司撤讫。皇帝北面立而访道。三老乃起立于

席后。皇帝曰：“猥当天下重任，自惟不才，不知政治之要，公其诲之。”三老答曰：“木受绳则正，后从谏则圣。自古明王圣主，皆虚心纳谏，以知得失，天下乃安。唯陛下念之。”又曰：“为国之本，在乎忠信。是以古人云去食去兵，信不可失。国家兴废，莫不由之。愿陛下守而勿失。”又曰：“治国之道，必须有法。法者，国之纲纪。纲纪不可不正，所正在于赏罚。若有功必赏，有罪必罚，则有善者日益，为恶者日止。若有功不赏，有罪不罚，则天下善恶不分，下民无所措手足矣。”又曰：“言行者立身之基，言出行随，诚宜相顾。愿陛下三思而言，九虑而行。若不思不虑，必有过失。天子之过，事无大小，如日月之蚀，莫不知者。愿陛下慎之。”三老言毕，皇帝再拜受之，三老答拜焉。礼成而出。

及晋公护东伐，谨时老病，护以其宿将旧臣，犹请与同行，询访戎略。军还，赐钟磬一部。天和二年，又赐安车一乘。寻授雍州牧。三年，薨于位，年七十六。高祖亲临，诏谯王俭监护丧事，赐繒彩千段，粟麦五千斛，赠本官，加使持节、太师、雍恒等二十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文。及葬，王公已下，咸送出郊外。配享于太祖庙庭。

谨有智谋，善于事上。名位虽重，愈存谦挹。每朝参往来，不过从两三骑而已。朝廷凡有军国之务，多与谨决之。谨亦竭其智能，弼谐帝室。故功臣之中，特见委信，始终若一，人无间言。每教训诸子，务存静退。加以年齿遐长，礼遇隆重，子孙繁衍，皆至显达，当时莫与为比焉。子寔嗣。

寔字宾实，少和厚。年未弱冠，入太祖幕府，从征潼关及回洛城。大统三年，又从复弘农，战沙苑。以前后功，封万年县子，邑五百户，授主衣都统。河桥之役，先锋陷阵。军还，寔又为内殿，除通直散骑常侍，转太子右卫率，加都督。又从

太祖战于邙山。十一年，诏寔侍讲东宫。侯景来附，遣寔与诸军援之，平九曲城。进大都督，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。十四年，除尚书。是岁，太祖与魏太子西巡，寔时从。太祖刻石于陇山之上，录功臣位，以次镌勒，预以寔为开府仪同三司。至十五年，方授之。寻除滑州刺史，特给鼓吹一部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二百户。魏恭帝二年，羌东念姐率部落反，结连吐谷浑，每为边患。遣大将军豆卢宁讨之，踰时不克。又令寔往，遂破之。太祖手书劳问，赐奴婢一百口，马一百疋。孝闵帝践祚，授民部中大夫，进爵延寿郡公，邑二千户。又进位大将军，除勋州刺史，入为小司寇。天和二年，延州蒲川贼郝三郎等反，攻逼丹州。遣寔率众讨平之，斩三郎首，获杂畜万余头。乃除延州刺史。五年，袭爵燕国公，进位柱国，以罪免。寻复本官，除凉州总管。大象二年，加上柱国，拜大左辅。隋开皇元年，薨。赠司空，谥曰安。

子顓，大象末，上开府、吴州总管、新野郡公。顓弟仲文，大将军、延寿郡公。仲文弟象贤，仪同三司，尚高祖女。

寔弟翼，自有传。翼弟义，上柱国、潼州总管、建平郡公。义弟礼，上大将军、赵州刺史、安平郡公。礼弟智，初为开府，以受宣帝旨，告齐王宪反，遂封齐国公。寻拜柱国、凉州总管、大司空。智（初）弟绍，上开府、绥州刺史、华阳郡公。绍弟弼，上仪同、平恩县公。弼弟兰，上仪同、襄阳县公。兰弟旷，上仪同，赠恒州刺史。

史臣曰：贺拔岳变起仓卒，侯莫陈悦意在兼并，于时将离心，士无固志。洛抚辑散乱，抗御仇讎。全师而还，敌人绝觊觎之望；度德而处，霸王建匡合之谋。此功故不细也。李弼、于谨怀佐时之略，逢启圣之运，绸繆顾遇，缔构艰难，帷幄尽其谟猷，方面宣其庸绩，拟巨川之舟楫，为大厦之栋梁。非惟

攀附成名，抑亦材谋自取。及谨以耆年硕德，誉重望高，礼备上庠，功歌司乐，常以满盈为戒，覆折是忧。不有君子，何以能国。

周书卷十六

列传第八

赵贵
独孤信
侯莫陈崇

赵贵字符贵，天水南安人也。曾祖达，魏库部尚书、临晋子。祖仁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

贵少颖悟，有节概。魏孝昌中，天下兵起，贵率乡里避难南迁。属葛荣陷中山，遂被拘逼。荣败，尔朱荣以贵为别将，从讨元颢有功，赐爵燕乐县子，授伏波将军、武贲中郎将。从贺拔岳平关中，赐爵魏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累迁镇北将军、光禄大夫、都督。

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将吏奔散，莫有守者。贵谓其党曰：“吾闻仁义岂有常哉，行之则为君子，违之则为小人。朱伯厚、王叔治感意气微恩，尚能蹈履名节；况吾等荷贺拔公国士之遇，宁可自同众人乎？”涕泣歔歔。于是从之者五十人。乃诣悦诈降，悦信之。因请收葬岳，言辞慷慨，悦壮而许之。贵乃收岳尸还，与寇洛等纠合其众，奔平凉，共图拒悦。贵首议迎太祖，语在太祖纪。太祖至，以贵为大都督，领府司马。悦平，以本将军、持节，行秦州事、当州大都督。为政清静，民吏怀之。

齐神武举兵向洛，使其都督韩轨，进据蒲阪。太祖以贵为行台，与梁御等讨之。未济河而魏孝武已西入关。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兼右卫将军。时曹泥据灵州拒守，以贵为大都督，与李弼等率众讨之。进爵为侯、增邑五百户。又以预立魏文帝勋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寻授岐州刺史。时以军国多务，藉贵力用，遂不之部。仍领大丞相府左长史，加散骑常侍。梁叟定称乱河右，以贵为陇西行台，率众讨破之。从太祖复弘农，战沙苑，拜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中山郡公，除雍州刺史。从战河桥，贵与怡峰为左军，战不利，先还。又从援玉壁，齐神武遁去。高仲密以北豫州降，太祖率师迎之，与东魏人战于邙山。贵为左军，失律，诸军因此并溃。坐免官，以骠骑、大都督领本军。寻复官爵，拜御史中尉，加大将军。东魏将高岳、慕容绍宗等围王思政于颍川，贵率军援之，东南诸州兵亦受贵节度。东魏人遏洧水灌城，军不得至，思政遂没。贵乃班师。寻拜柱国〔大〕将军，赐姓乙弗氏。茹茹寇广武，贵击破之，斩首数千级，收其辎重，振旅而还。六官建，以贵为太保、大宗伯，改封南阳郡公。孝闵帝践阼，迁太傅、大冢宰，进封楚国公，邑万户。

初，贵与独孤信等皆与太祖等夷，及孝闵帝即位，晋公护摄政，贵自以元勋佐命，每怀怏怏，有不平之色，乃与信谋杀护。及期，贵欲发，信止之。寻为开府宇文盛所告，被诛。

独孤信，云中人也，本名如愿。魏氏之初，有三十六部，其先伏留屯者，为部落大人，与魏俱起。祖俟尼，和平中，以良家子自云中镇武川，因家焉。父库者，为领民酋长，少雄豪有节义，北州咸敬服之。

信美容仪，善骑射。正光末，与贺拔度等同斩卫可孤，由是知名。以北边丧乱，避地中山，为葛荣所获。信既少年，好

自修饰，服章有殊于众，军中号为独孤郎。

及尔朱氏破葛荣，以信为别将。从征韩娄，信疋马挑战，擒贼渔阳王袁肆周，以功拜员外散骑侍郎。寻转骁骑将军，因镇滏口。元颢入洛，荣以信为前驱，与颢党战于河北，破之。拜安南将军，赐爵爱德县侯。

建明初，出为荆州新野镇将，带新野郡守。寻迁荆州防城大都督，带南乡守。频典二部，皆有声绩。贺拔胜出镇荆州，乃表信为大都督。从胜攻梁下溱戍，破之，迁武卫将军。及胜弟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胜乃令信入关，抚岳余众。属太祖已统岳兵，信与太祖乡里，少相友善，相见甚欢。因令信入洛请事，至雍州，大使元毗又遣信还荆州。寻征信入朝，魏孝武雅相委任。

及孝武西迁，事起仓卒，信单骑及之于灋涧。孝武叹曰：“武卫遂能辞父母，捐妻子，远来从我。世乱识贞良，岂虚言哉。”即赐信御马一疋，进爵浮阳郡公，邑一千户。

时荆州虽陷东魏，民心犹恋本朝。乃以信为卫大将军、都督三荆州诸军事，兼尚书右仆射、东南道行台、大都督、荆州刺史以招怀之。信至武陶，东魏遣其弘农郡守田八能，率蛮左之众，拒信于淅阳；又遣其都督张齐民，以步骑三千出信之后。信谓其众曰：“今我士卒不满千人，而首尾受敌。若却击齐民，则敌人谓为退走，必来要截。未若先破八能。”遂奋击，八能败而齐民亦溃。信乘胜袭荆州。东魏刺史辛纂勒兵出战。士庶既怀信遗惠，信临阵喻之，莫不解体。因而纵兵击之，纂大败，奔城趋门，未及阖，信都督杨忠等前驱斩纂。语在忠传。于是三荆遂定。就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东魏又遣其将高敖曹、侯景等率众奄至。信以众寡不敌，遂率麾下奔梁。居三载，梁武帝方始许信还北。信父母既在山

东，梁武帝问信所往，信答以事君无二。梁武帝深义之，礼送甚厚。

大统三年秋，至长安。自以亏损国威，上书谢罪。魏文帝付尚书议之，七兵尚书、陈郡王（王言）〔玄〕等议，以为“边将董戎，龚行天罚，丧师败绩，国刑无舍。荆州刺史独孤如愿，任当推毂，远袭襄、宛，斩贼帅辛纂，传首京师，论功语效，寔合嘉赏。但庸绩不终，旋致沦没，责成之义，朝寄有违。然孤军数千，后援未接，贼众我寡，难以自固。既经恩降，理绝刑书。昔秦宥孟明，汉舍广利，卒能改过立功，垂芳竹帛。以今方古，抑有成规。臣等参议，请赦罪，复其旧职”。魏文帝诏曰：“如愿荆、襄之役，寔展功效。既属强寇，力屈道穷，归贼不可，还朝路绝，适事求宜，未足称过。违难如吴，诚贯夷险，义全终始，良可嘉叹。复情存谦退，款心谢责。宁容议及恩降，止云免咎，斯则事失权宜，理乖通变。可转骠骑大将军，加侍中、开府，其使持节、仪同三司、浮阳郡公悉如故。”

寻拜领军。仍从太祖复弘农，破沙苑。改封河内郡公，增邑二千户。时俘虏中有信亲属，始得父凶问，乃发丧行服。寻起为大都督，率众与冯翊王元季海入洛阳。颍、豫、襄、广、陈留之地，并相继款附。四年，东魏将侯景等率众围洛阳。信据金墉城，随方拒守，旬有余日。及太祖至瀍东，景等退走。信与李远为右军，战不利，东魏遂有洛阳。六年，侯景寇荆州，太祖令信与李弼出武关。景退，以信为大使，慰抚三荆。

寻除陇右十州大都督、秦州刺史。先是，守宰闇弱，政令乖方，民有冤讼，历年不能断决。及信在州，事无壅滞。示以礼教，劝以耕桑，数年之中，公私富实。流民愿附者数万家。太祖以其信着遐迩，故赐名为信。七年，岷州刺史、赤水蕃王梁企定举兵反，诏信讨之。企定寻为其部下所杀。而企定子弟，

仍收其余众。信乃勒兵向万年，顿三交口。贼并力拒守，信因诡道趋稠松岭。贼不虞信兵之至，望风奔溃。乘胜逐北，径至城下，贼并出降。加授太子太保。邙山之战，大军不利。信与于谨收散卒自后击之，齐神武追骑惊扰，诸军因此得全。十二年，凉州刺史宇文仲和据州不受代，太祖令信率开府怡峰讨之。仲和婴城固守，信夜令诸将以冲梯攻其东北，信亲帅壮士袭其西南，值明克之。擒仲和，虏其民六千户，送于长安。拜大司马。十三年，大军东讨。时以茹茹为寇，令信移镇河阳。十四年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录克下嗟、守洛阳、破岷州、平凉州等功，增封，听回授诸子。于是第二子善封魏宁县公，第三子穆文侯县侯，第四子藏义宁县侯，邑各一千户；第五子顺项城县伯，第六子陀建忠县伯，邑各五百户。信在陇右岁久，启求还朝，太祖不许。或有自东魏来者，又告其母凶问，信发丧行服。属魏太子与（世）〔太〕祖巡北边，因至河阳吊信。信陈哀苦，请终礼制，又不许。于是追赠信父库者司空公，追封信母费连氏常山郡君。十六年，大军东讨，信率陇右数万人从军，至崤阪而还。迁尚书令。六官建，拜大司马。孝闵帝践阼，迁太保、大宗伯，进封卫国公，邑万户。

赵贵诛后，信以同谋坐免。居无几，晋公护又欲杀之，以其名望素重，不欲显其罪，逼令自尽于家。时年五十五。

信风度弘雅，有奇谋大略。太祖初启霸业，唯有关中之地，以陇右形胜，故委信镇之。既为百姓所怀，声振邻国。东魏将侯景之南奔梁也，魏收为檄梁文，矫称信据陇右不从宇文氏，仍云无关西之忧，欲以威梁人也。又信在秦州，尝因猎日暮，驰马入城，其帽微侧。诘旦，而吏民有戴帽者，咸慕信而侧帽焉。其为邻境及士庶所重如此。

子罗，先在东魏，乃以次子善为嗣。及齐平，罗至。善卒，

又以罗为嗣。罗字罗仁。大象元年，除楚安郡守，授仪同大将军。

善（子）〔字〕伏陀，幼聪慧，善骑射，以父勋，封魏宁县公。魏废帝元年，又以父勋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长安郡公。孝闵帝践阼，除河州刺史。以父负重，久废于家。保定三年，乃授龙州刺史。天和六年，袭爵河内郡公，邑二千户。从高祖东讨，以功授上开府。寻除兖州刺史，政存简惠，百姓安之。卒于位，年三十八。赠使持节、柱国、定赵恒沧瀛五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。

信长女，周明敬后；第四女，元贞皇后；第七女，隋文献后。周隋及皇家，三代皆为外戚，自古以来，未之有也。

隋文帝践极，乃下诏曰：“褒德累行，往代通规；追远慎终，前王盛典。故使持节、柱国、河内郡开国公信，风宇高旷，独秀生人，睿哲居宗，清猷映世。宏谟长策，道着于弼谐；纬义经仁，事深于拯济。方当宣风廊庙，亮采台阶，而世属艰危，功高弗赏。眷言令范，事切于心。今景运初开，椒闱肃建。载怀涂山之义，无忘褒纪之典。可赠太师、上柱国、冀定相沧瀛赵恒洛贝十州诸军事、冀州刺史，〔封〕赵国公，邑一万户。谥曰景。”追赠信父库者使持节、太尉、上柱国、定恒沧瀛平燕六州诸军事、定州刺史，封赵国公，邑一万户。谥曰恭。信母费连氏，赠太尉恭公夫人。

侯莫陈崇字尚乐，代郡武川人。其先，魏之别部，居库斛真水。五世祖曰太骨都侯。其后，世为渠帅。祖允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父兴，殿中将军、羽林监。

崇少骁勇，善驰射，谨恇少言。年十五，随贺拔岳与尔朱荣征葛荣。又从元天穆讨邢杲，平之。以功除建威将军。别从岳破元颢于洛阳。迁直寝。

后从岳入关，破赤水蜀。时万俟丑奴围岐州，遣其将李尉迟菩萨将兵向武功。崇从岳力战破之，乘胜逐北，解岐州围。又赴百里细川，破贼帅侯伏侯元进栅。丑奴率其余众奔高平，崇与轻骑逐北，至泾州长坑及之。贼未成列，崇单骑入贼中，于马上生擒丑奴。于是大呼，众悉披靡，莫敢当之。后骑益集，贼徒因悉逃散，遂大破之。岳以丑奴所乘马及宝剑金带赏崇。除安北将军、太中大夫、都督，封临泾县侯，邑八百户。

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崇与诸将同谋迎太祖。太祖至军，原州刺史史归犹为悦守。太祖遣崇袭归。崇潜军夜往，轻将七骑，直到城下，余众皆伏于近路。归见骑少，遂不设备。崇即入据城门。时李远兄弟在城内，先知崇来，于是中外鼓噪，伏兵悉起，遂擒归，斩之以崇行原州事。仍从平悦，转征西将军。又遣崇慰抚秦州，别封广武县伯，邑七百余户。

大统元年，除泾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、大都督，进爵为公，累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彭城郡公，邑三千户。三年，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增邑二千户。四年，从战河桥，崇功居多。七年，稽胡反，崇率众讨平之。寻除雍州刺史，兼太子詹事。十五年，进位柱国大将军，转少傅。魏恭帝元年，出为宁州刺史，迁尚书令。六官建，拜大司空。孝闵帝践阼，进封梁国公，邑万户，加太保。历大宗伯、大司徒。

保定三年，崇从高祖幸原州，高祖夜还京师，窃怪其故。崇谓所亲人常升曰：“吾昔闻卜筮者言，晋公今年不利。车驾今忽夜还，不过是晋公死耳。”于是众皆传之。或有发其事者。高祖召诸公卿于大德殿，责崇。崇惶恐谢罪。其夜，护遣使将兵就崇宅，逼令自杀。礼葬如常仪。谥曰躁。护诛后，改谥曰庄闵。

子芮嗣。拜大将军，进位柱国。从高祖东伐，率众守太行道。并州平，授上柱国。仍从平邺，拜大司马。

崇弟琼，字世乐。年八岁丧父，养母至孝，善事诸兄，内外莫不敬之。以军功封灵丘县男，邑三百户。从魏孝武入关，为太祖直荡都督。大统二年，迁尚药典御。三年，拜太子右卫率，进爵为侯。从独孤信征梁企定。累迁北秦州刺史。十四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孝闵帝践阼，进爵武安县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出为郢州刺史。武成二年，迁金州总管、六州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保定元年，拜大将军。天和四年，转荆州总管、十四州八防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寻进位柱国，进爵同昌郡公。建德二年，拜大宗伯，出为秦州总管。四年，从高祖东伐，为后二军总管。寻改封武威郡公。大象二年，加上柱国。

琼弟凯，字敬乐。性刚正，颇好经史。随兄崇，以军功赐爵下蔡县男。大统元年，为东宫侍书。从太祖擒窦泰，破沙苑阵，以功拜宁远将军。累迁羽林监、东宫洗马、太子庶子，进授都督。十四年，兄崇以平原州功，赐爵灵武县侯，诏听转授凯。累迁东宫武卫率、尚书右丞，转左丞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六官建，授司门下大夫。孝闵帝践阼，拜工部中大夫，进位开府仪同三司，转司宪中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复除工部中大夫。世宗初，出为宜州刺史。武成二年，入为礼部中大夫。保定中，复为陵州刺史，转丹州刺史。所在颇有政绩。天和中，入为司会中大夫。建德二年，为聘齐使主。

史臣曰：萧何文吏自爱，惧秦法诛戮，乃推奉汉高；李通家传讖术，知刘氏当兴，遂翊戴光武。终而白水复禹，中阳纂尧。方策以为美谈，功臣仰其徽烈。赵贵志怀忠义，首倡大谋，爰启圣明，克复讎耻。关中全百二之险，周室定三分之业，彼此一时，足为连类。独孤信威申南服，化洽西州。信着遐方，

光照邻国。侯莫陈崇以勇悍之气，当战争之利，轻骑启高平之扉，正马得长坑之捷。并以宏材远略，附凤攀龙，绩着元勋，位居上衮。而识惭明愆，咸以凶终，惜哉！信虽不免其身，庆延于后。三代外戚，何其盛欤。

初，魏孝庄帝以尔朱荣有翊戴之功，拜荣柱国大将军，位在丞相上。荣败后，此官遂废。大统三年，魏文帝复以太祖建中兴之业，始命为之。其后功参佐命，望实俱重者，亦居此职。自大统十六年以前，任者凡有八人。太祖位总百揆，督中外军。魏广陵王欣，元氏懿戚，从容禁闱而已。此外六人，各督二大将军，分掌禁旅，当爪牙御侮之寄。当时荣盛，莫与为比。故今之称门阀者，咸推八柱国家云。今并十二大将军录之于左。

使持节、太尉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尚书左仆射、陇右行台、少师、陇西郡开国公李虎，使持节、太傅、柱国大将军、大宗伯、大司徒、广陵王元欣，使持节、太保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宗伯、赵郡开国公李弼，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司马、河内郡开国公独孤信，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司寇、南阳郡开国公赵贵，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大司空、常山郡开国公于谨，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少傅、彭城郡开国公侯莫陈崇。

右与太祖为八柱国。

右十二大将军，又各统开府二人。每一开府领一军兵，是为二十四军。

自大统十六年以前，十二大将军外，念贤及王思政亦作大将军。然贤作牧陇右，思政出镇河南，并不在领兵之限。此后功臣，位至柱国及大将军者众矣，咸是散秩，无所统御。六柱国、十二大将军之后，有以位次嗣掌其事者，而德望素在诸公

周书

·160·

之下，不得预于此列。

周书卷十七

列传第九

梁御 若干惠 怡峰
刘亮 王德

梁御字善通，其先安定人也。后因官北边，遂家于武川，改姓为纥豆陵氏。高祖俟力提，从魏太祖征讨，位至扬武将军、定阳侯。

御少好学，进趋详雅。及长，更好弓马。尔朱天光西讨，知御有志略，引为左右，授宣威将军、都督。共平关右，除镇西将军、东益州刺史、第一领民酋长，封白水县伯，邑三百户。转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

后从贺拔岳镇长安。及岳被害，御与诸将同谋翊戴太祖。从征侯莫陈悦，迁武卫将军。太祖既平秦陇，方欲引兵东下，雍州刺史贾显持两端，通使于齐神武。太祖微知其意，以御为大都督、雍州刺史，领前军先行。既与显相见，因说显曰：“魏室陵迟，天下鼎沸。高欢志在凶逆，泉夷非远。宇文夏州英姿不世，算略无方，方欲扶危定倾，匡复京洛。公不于此时建立功效，乃怀犹豫，恐祸不旋踵矣。”显即出迎太祖，御遂入镇雍州。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大统元年，转右卫将军，进爵信都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寻授

尚书右仆射。从太祖复弘农，破沙苑，加侍中、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广平郡公，增邑一千五百户。出为东雍州刺史。为政举大纲而已，民庶称焉。四年，薨于州。临终唯以国步未康为恨，言不及家。赠太尉、尚书令、雍州刺史，谥曰武昭。

子睿袭爵。天和中，拜开府仪同三司。以御佐命有功，进蒋国公。大象末，除益州总管，加授柱国。睿将之任，而王谦举兵，拒不受代。仍诏睿为行军元帅，讨谦，破之。进位上柱国。

若干惠字惠保，代郡武川人也。其先与魏氏俱起，以国为姓。父树利周，从魏广阳王深征葛荣，战没，赠冀州刺史。

惠年弱冠，从尔朱荣征伐，定河北，破元颢，以功拜中坚将军。复以别将从贺拔岳西征，解岐州围，擒万俟丑奴，平水洛，定陇右，每力战有功。封北平县男，邑二百户。累迁镇远将军、都督、直寝、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惠与寇洛、赵贵等同谋翊戴太祖。仍从平悦，拜直合将军。

魏孝武西迁，除右卫将军、大都督，进爵魏昌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出为北华州刺史，加使持节、骠骑将军。大统初，拜仪同三司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惠每先登陷阵。加侍中、开府，进爵长乐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户。四年，魏文帝东巡洛阳，与齐神武战于河桥，惠力战破之，大收降卒。七年，迁中领军。

及高仲密举北豫州来附，太祖帅师迎之。军至洛阳，齐神武于邙山将以邀我，太祖乃徙辎重于瀘曲，夜勒兵袭之。及战，惠为右军，与中军大破之，逐北数里，虏其步卒。齐神武兵乃萃于左军，军将赵贵等与战不利，诸军因之并退。时会日暮，齐神武兵屡来攻惠，惠击之，皆披靡。至夜中，齐神武骑复来

追惠，惠徐乃下马，顾命厨人营食。食讫，谓左右曰：“长安死，此中死，异乎？”乃建旗鸣角，收诸败军而还。齐神武追骑惮惠，疑有伏兵，不敢逼。至弘农，见太祖，陈贼形势，恨其垂成之功，覆于一篲，于是歔歔不能自胜。太祖壮之。

寻拜秦州刺史，未及之部，迁司空。惠性刚质，有勇力，容貌魁岸。善于抚御，将士莫不怀恩，人思效节。十二年，东魏将侯景侵襄州，惠率兵击走之。明年，景请内附，朝议欲收辑河南，令惠以本官镇鲁阳，以为声援。遇疾，薨于军。

惠于诸将年最少。早丧父，事母以孝闻。太祖尝造射堂新成，与诸将宴射。惠窃叹曰：“亲老矣，何时办此乎？”太祖闻之，即日徙堂于惠宅。其见重如此。及薨，太祖为之流涕者久之。惠丧至，又临抚焉。赠本官，加秦州刺史，谥曰武烈。子凤嗣。

凤字达摩，少沉深，有识度。大统末，袭父爵长乐郡公，尚太祖女。魏废帝二年，授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恭帝三年，除左宫伯。寻出为洛州刺史。

征拜大馭中大夫。保定四年，追录佐命之功，封凤徐国公，增邑并前五千户。建德二年，拜柱国。

怡峰字景阜，辽西人也。本姓默台，因避难改焉。高祖宽，燕辽西郡守。魏道武时，率户归朝，拜羽真，赐爵长蛇公。曾祖文，冀州刺史。

峰少从征役，以骁勇闻。永安中，假龙骧将军，为都督，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，以功授给事中、明威将军，转征虏将军、都督，赐爵蒲阴县男。及岳被害，峰与赵贵等同谋翊戴太祖。进爵为伯。时原州刺史史归犹为侯莫陈悦守，太祖令峰与侯莫陈崇讨擒之。

及齐神武与魏孝武帝构隙，帝频敕太祖简锐卒入卫京邑。

太祖乃令峰与都督赵贵等率轻骑赴洛阳。至潼关，值魏孝武西迁，峰即从太祖拔回洛，复潼关。拜安东将军、华州刺史。寻转大都督。讨曹泥有功，进爵华阳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大统（二）年，从太祖破窦泰于小关。还，拜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又从复弘农，破沙苑，进爵乐陵郡公。仍与元季海、独孤信复洛阳。峰率奇兵至成皋，入其郛，收其户口而还。东魏遣行台任祥率步骑万余攻颍川，峰复以轻骑五百邀击之，自是威名转盛。加授开府仪同三司。东魏围洛阳，峰与季海守金墉。太祖至，围解，即与东魏战于河桥。时峰为左军，不利，与李远先还，太祖因此班师。诏原其罪。拜东西北三夏州诸军事、夏州刺史。后与于谨讨刘平伏，从解玉壁围，平柏谷坞，并有功。凉州刺史宇文仲和反，峰与于谨讨之。十五年，东魏围颍川，峰与赵贵赴援。至南阳，遇疾卒，时年五十。

峰沉毅有胆略，得士卒心，当时号为骁将。太祖嗟悼者久之。赠华州刺史，谥曰襄威。

子昂嗣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朝廷追录峰功，封昂郑国公。昂弟光，少以峰勋，赐爵安平县侯，起家员外散骑常侍，累迁司土中大夫、左武伯，出为汾、泾、豳三州刺史，加开府仪同三司，进爵龙河县公。光弟春，少知名，历官吏部下大夫、仪同三司。

刘亮中山人也，本名道德。祖佑连，魏蔚州刺史。父持真，镇远将军、领民酋长。魏大统中，以亮着勋，追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恒州刺史。

亮少倜傥，有从横计略，姿貌魁杰，见者惮之。普泰初，以都督从贺拔岳西征，解岐州围，击侯伏侯元进、万俟道洛、万俟丑奴、宿勤明达及诸贼，亮常先锋陷阵。以功拜大都督，封广兴县子，邑五百户。

侯莫陈悦害岳，亮与诸将谋迎太祖。悦平，悦之党豳州刺史孙定儿仍据州不下，泾、秦、灵等诸州悉与定儿相应，众至数万，推定儿为主，以拒义师。太祖令亮袭之。定儿以义兵犹远，未为之备。亮乃将二十骑，先竖纛于近城高岭，即驰入城中。定儿方置酒高会，卒见亮至，众皆骇愕，莫知所为。亮乃麾兵斩定儿，县首，号令贼党。仍遥指城外纛，命二骑曰：“出追大军。”贼党恟惧，一时降服。于是诸州群贼，皆即归款。

及太祖置十二军，简诸将以将之，亮领一军。每征讨，常与怡峰俱为骑将。

魏孝武西迁，以迎驾功，除使持节、右光禄大夫、左大都督、南秦州刺史。大统元年，以复潼关功，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改封饶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寻加侍中。从擒窦泰，复弘农及沙苑之役，亮并力战有功。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，进爵长广郡公，邑通前二千户。以母忧去职，居丧毁瘠。太祖嗟其至性，每爱惜之。俄起复本官。

亮以勇敢见知，为时名将，兼屡陈谋策，多合机宜。太祖乃谓之曰：“卿文武兼资，即孤之孔明也。”乃赐名亮，并赐姓侯莫陈氏。十年，出为东雍州刺史。为政清净，百姓安之。在职三岁，卒于州，时年四十。丧还京师，太祖亲临之，泣而谓人曰：“股肱丧矣，腹心何寄！”令鸿胪卿监护丧事。追赠太尉，谥曰襄，配享太祖庙庭。

子昶，尚太祖女西河长公主。大象中，位至柱国、秦灵二州总管。以亮功，封彭国公，邑五千户。昶弟靖，天水郡守。靖弟恭，开府仪同三司、饶阳县伯。恭弟干，上仪同三司、褒中侯。

王德字天恩，代郡武川人也。少善骑射，虽不经师训，而以孝悌见称。魏永安二年，从尔朱荣讨元颢，攻河内，应募先

登。以功除讨夷将军，进爵内官县子。又从贺拔岳讨万俟丑奴，平之。别封深泽县男，邑二百户，加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及侯莫陈悦害岳，德与寇洛等定议翊戴太祖。加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、平凉郡守。德虽不知书，至于断决处分，良吏无以过也。泾州所部五郡，而德常为最。

及魏孝武西迁，以奉迎功，进封下博县伯，邑五百户，行东雍州事。在州未几，百姓怀之。赐姓乌丸氏。大统元年，拜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，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北雍州刺史。其后常从太祖征伐，累有战功。又从破齐神武于沙苑，加开府、侍中，进爵河间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户。先是河、渭间种羌屡叛，以德有威名，为夷民所附，除河州刺史。德绥抚有方，群羌率服。十三年，授大都督、原灵显三州五原蒲川二镇诸军事。十四年，除泾州刺史。卒于州。谥曰献。

德性厚重廉慎，言行无择。母年几百岁，后德终。

子庆，小名公奴，性谨厚。官至开府仪同三司。初德丧父，家贫无以葬，乃卖公奴并一女以营葬事。因遭兵乱，不复相知。及德在平凉始得之，遂名曰庆。

史臣曰：梁御等负将率之材，蕴骁锐之气，遭逢丧乱，驰骛干戈，艰难险阻备尝，而功名未立。及殷忧启圣，豫奉兴王，参谋缔构之初，宣力经纶之始，遂得连衡灌、郾，方驾张、徐，可谓遇其时也。并中年即世，远志未申，惜哉！惠、德本以果毅知名，而能率由孝道，难矣。图史所叹，何以加焉。勇者不必有仁，斯不然矣。

周书卷十八

列传第十

王罘 子庆远

王思政王罘字熊罘，京兆霸城人，汉河南尹王遵之后，世为州郡着姓。罘刚直木强，处物平当，州郡敬惮之。魏太和中，除殿中将军。先是南岐、东益氏羌反叛，王师战不利，乃令罘领羽林五千镇梁州，讨平诸贼。还，授右将军、西河内史。辞不拜。时人谓之曰：“西河大邦，俸禄殷厚，何为致辞？”罘曰：“京洛材木，尽出西河，朝贵营第宅者，皆有求假。如其私办，即力所不堪，若科发民间，又违法宪。以此辞耳。”

梁将曹义宗围荆州，敕罘与别将裴衍率兵赴救。遂与梁人战，大破之。于时诸方鼎沸，所在凋残。荆州新经寇难，尤藉慰抚。以罘为荆州刺史，进号抚军将军。梁复遣曹义宗众数万围荆州，堰水灌城，不没者数板。时既内外多虞，未遑救援，乃遣罘铁券，云城全当授本州刺史。城中粮尽，罘煮粥，与将士均分而食之。每出战，尝不擐甲胄，大呼曰：“荆州城，孝文皇帝所置。天若不佑国家，使贼箭中王罘；不尔，王罘须破贼。”屡经战阵，亦不被伤。弥历三年，义宗方退。进封霸城县公。寻迁车骑大将军、泾州刺史。未及之部，属太祖征兵为勤王之举，请前驱效命，遂为大都督，镇华州。

魏孝武西迁，拜骠骑大将军，加侍中、开府。尝修州城未毕，梯在外。齐神武遣韩轨、司马子如从河东宵济袭黑，黑不之觉。比晓，轨众已乘梯入城。黑尚卧未起，闻合外汹汹有声，便袒身露髻徒跣，持一白挺，大呼而出。敌见之惊，逐至东门，左右稍集，合战破之。轨众遂投城遁走。时关中大饥，征税民间谷食，以供军费。或隐匿者，令递相告，多被箠，以是人有逃散。唯黑信着于人，莫有隐者，得粟不少诸州，而无怨讟。

沙苑之役，齐神武士马甚盛。太祖以华州冲要，遣使劳黑，令加守备。黑语使人曰：“老黑当道卧，豺子安得过！”太祖闻而壮之。及齐神武至城下，谓黑曰：“何不早降？”黑乃大呼曰：“此城是王黑冢，生死在此，欲死者来。”齐神武遂不敢攻。

时茹茹渡河南寇，候骑已至豳州。朝廷虑其深入，乃征发士马，屯守京城，堑诸街巷，以备侵轶。左仆射周惠达召黑议之。黑不应命，谓其使曰：“若茹茹至渭北者，王黑率乡里自破之，不烦国家兵马。何为天子城中，遂作如此惊动。由周家小儿恇怯致此。”黑轻侮权势，守正不回，皆此类也。未几，还镇河东。

黑性俭率，不事边幅。尝有台使，黑为其设食。使乃裂其薄饼缘。黑曰：“耕种收获，其功已深；舂爨造成，用力不少。乃尔选择，当是未饥。”命左右撤去之。使者愕然大惭。又有客与黑食瓜，〔客削瓜〕侵肤稍厚，黑意嫌之。及瓜皮落地，乃引手就地，取而食之。客甚有愧色。性又严急，尝有吏挟私陈事者，黑不暇命捶扑，乃手自取鞞履，持以击之。每至享会，亲自秤量酒肉，分给将士。时人尚其均平，嗤其鄙碎。大统七年，卒于镇，赠太尉。

子庆远，弱冠以功臣子拜直合将军。先黑卒，孙述嗣。

述字长述，少聪敏，有识度。年八岁，太祖见而奇之，曰：

“王公有此孙，足为不朽。”即以为镇远将军，拜太子舍人。以祖忧去职。述幼丧父，为罟所鞠养。及居丧，深合礼度。于时东西交争，金革方始，群官遭丧者，卒哭之后，皆起令视事。述请终礼制，辞理恳切。太祖令中使就视，知其哀毁，乃特许之。丧毕，袭爵扶风郡公，累迁上大将军。

王思政字思政，太原祁人。容貌魁伟，有筹策。魏正光中，解褐员外散骑侍郎。属万俟丑奴、宿勤明达等扰乱关右，北海王顓率兵讨之，启思政随军。军事所有谋议，并与之参详。

时魏孝武在藩，素闻其名，顓军还，乃引为宾客，遇之甚厚。及登大位，委以心膂，迁安东将军。预定策功，封祁县侯。俄而齐神武潜有异图，帝以思政可任大事，拜中军大将军、大都督，总宿卫兵。思政乃言于帝曰：“高欢之心，行路所共知矣。洛阳四面受敌，非用武之地。关中有崤、函之固，一人可御万夫。且士马精强，粮储委积，进可以讨除逆命，退可以保据关、河。宇文夏州纠合同盟，愿立功效。若闻车驾西幸，必当奔走奉迎。藉天府之资，因已成之业，一二年间，习战阵，劝耕桑，修旧京，何虑不克。”帝深然之。及齐神武兵至河北，帝乃西迁。进爵太原郡公。

大统之后，思政虽被任委，自以非相府之旧，每不自安。太祖曾在同州，与群公宴集，出锦罽及杂绫绢数段，命诸将樗蒲取之。物既尽，太祖又解所服金带，令诸人遍掷，曰：“先得卢者，即与之。”群公将遍，莫有得者。次至思政，乃敛容跪坐而自誓曰：“王思政羁旅归朝，蒙宰相国士之遇，方愿尽心效命，上报知己。若此诚有实，令宰相赐知者，愿掷即为卢；若内怀不尽，神灵亦当明之，使不作也，便当杀身以谢所奉。”辞气慷慨，一坐尽惊。即拔所佩刀，横于膝上，揽樗蒲，拊髀掷之。比太祖止之，已掷为卢矣。徐乃拜而受。自此之后，太

祖期寄更深。

转骠骑将军。令募精兵，从独孤信取洛阳，仍共信镇之。及河桥之战，思政下马，用长矛左右横击，一击踣数人。时陷（害）〔阵〕既深，从者死尽，思政被重创闷绝。会日暮，敌将收军。思政久经军旅，每战唯着破弊甲，敌人疑非将帅，故免。有帐下督雷五安于战处哭求思政，会其已苏，遂相得。乃割衣裹创，扶思政上马，夜久方得还。仍镇弘农。思政以玉壁地在险要，请筑城。即自营度，移镇之。迁并州刺史，仍镇玉壁。八年，东魏来寇，思政守御有备，敌人昼夜攻围，卒不能克，乃收军还。以全城功，受骠骑大将军。复命思政镇弘农。于是修城郭，起楼橹，营田农，积刍秣，凡可以守御者，皆具焉。弘农之有备，自思政始也。

十二年，加特进、荆州刺史。州境卑湿，城堑多坏。思政方命都督蔺小欢督工匠缮治之。掘得黄金三十斤，夜中密送之。至旦，思政召佐吏以金示之，曰“人臣不宜有私”，悉封金送上。太祖嘉之，赐钱二十万。思政之去玉壁也，太祖命举代己者，思政乃进所部都督韦孝宽。其后东魏来寇，孝宽卒能全城。时论称其知人。

十三年，侯景叛东魏，拥兵梁、郑，为东魏所攻。景乃请援乞师。当时未即应接。思政以为若不因机进取，后悔无及。即率荆州步骑万余，从鲁关向阳翟。思政入守颍川。景引兵向豫州，外称略地，乃密遣送款于梁。思政分布诸军，据景七州十二镇。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节、太傅、大将军、兼中书令、河南大行台、河南诸军事，回授思政。思政并让不受。频使敦喻，唯受河南诸军事。

东魏太尉高岳、行台慕容绍宗、仪同刘丰生等，率步骑十万余来攻颍川。城内卧鼓偃旗，若无人者。岳恃其众，谓一战可

屠，乃四面鼓噪而上。思政选城中骁勇，开门出突。岳众不敢当，引军乱退。岳知不可卒攻，乃多修营垒。又随地势高处，筑土山以临城中。飞梯火车，昼夜攻之。思政亦作火攒，因迅风便投之土山。又以火箭射之，烧其攻具。仍募勇士，继而出战。岳众披靡，其守土山人亦弃山而走。齐文襄更益岳兵，堰洧水以灌城。城中水泉涌溢，不可防止。悬釜而炊，粮力俱竭。慕容绍宗、刘丰生及其将慕容永珍共乘楼船以望城内，令善射者俯射城中。俄而大风暴起，船乃飘至城下。城上人以长钩牵船，弓弩乱发。绍宗穷急，投水而死。丰生浮向土山，复中矢而毙。生擒永珍。思政谓之曰：“仆之破亡，在于晷漏。诚知杀卿无益，然人臣之节，守之以死。”乃流涕斩之。并收绍宗等尸，以礼埋瘞。

齐文襄闻之，乃率步骑十一万来攻。自至堰下，督励士卒。水壮，城北面遂崩。水便满溢，无措足之地。思政知事不济，率左右据土山，谓之曰：“吾受国重任，本望平难立功。精诚无感，遂辱王命。今力屈道穷，计无所出。唯当效死，以谢朝恩。”因仰天大哭。左右皆号恸。思政西向再拜，便欲自刎。先是，齐文襄告城中人曰：“有能生致王大将军者，封侯，重赏。若大将军身有损伤，亲近左右，皆从大戮。”都督骆训谓思政曰：“公常语训等，但将我头降，非但得富贵，亦是活一城人。今高相既有此言，公岂不哀城中士卒也！”固共止之，不得引决。齐文襄遣其常侍赵彦深就土山执手申意。引见文襄，辞气慷慨，无挠屈之容。文襄以其忠于所事，礼遇甚厚。

思政初入颍川，士卒八千人，城既无外援，亦无叛者。思政常以勤王为务，不营资产。尝被赐园地，思政出征后，家人种桑果。及还，见而怒曰：“匈奴未灭，去病辞家，况大贼未平，何事产业！”命左右拔而弃之。故身陷之后，家无畜积。

及齐受禅，以为都官尚书。子秉。

史臣曰：王罃刚峭有余，弘雅未足。情安俭率，志在公平。既而奋节危城，抗辞勅敌，梁人为之退舍，高氏不敢加兵。以此见称，信非虚。述不陨门风，亦足称也。王思政驱驰有事之秋，慷慨功名之际。及乎策名霸府，作镇颍川，设萦带之险，修守御之术，以一城之众，抗倾国之师，率疲乏之兵，当劲勇之卒，犹能亟摧大敌，屡建奇功。忠节冠于本朝，义声动于邻听。虽运穷事蹙，城陷身囚，壮志高风，亦足奋于百世矣。

周书卷十九

列传第十一

达奚武 子震 侯莫 陈顺
豆卢宁 宇文贵 杨忠 王雄

达奚武字成兴，代人也。祖眷，魏怀荒镇将。父长，汧城镇将。

武少倜傥，好驰射，为贺拔岳所知。岳征关右，引为别将，武遂委心事之。以战功拜羽林监、子都督。及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武与赵贵收岳尸归平凉，同翊戴太祖。从平悦，除中散大夫、都督，封须昌县伯，邑三百户。魏孝武入关，授直寝，转大丞相府中兵参军。大统初，出为东秦州刺史，加散骑常侍，进爵为公。

齐神武与窦泰、高敖曹三道来侵，太祖欲并兵击窦泰，诸将多异议，唯武及苏绰与太祖意同，遂擒之。齐神武乃退。太祖进图弘农，遣武从两骑觐候动静，武与其候骑遇，即便交战，斩六级，获三人而反。齐神武趣沙苑，太祖复遣武觐之。武从三骑，皆衣敌人衣服。至日暮，去营百步，下马潜听，得其军号。因上马历营，若警夜者，有不如法者，往往搃之。具知敌之情状，以告太祖。太祖深嘉焉。遂从破之。除大都督，进爵高阳郡公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四年，太祖援洛阳，武率骑一千为前锋。至谷城，与李弼破莫多娄贷文。进至河桥，武又力战，斩其司徒高敖曹。迁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出为北雍州刺史。复战邙山，时大军不利，齐神武乘胜进至陕。武率兵御之，乃退。久之，进位大将军。

十七年，诏武率兵三万，经略汉川。梁将杨贤以武兴降，梁深以白马降，武分兵守其城。梁梁州刺史、宜丰侯萧循固守南郑，武围之数旬，循乃请服，武为解围。会梁武陵王萧纪遣其将杨干运等将兵万余人救循，循于是更据城不出。恐援军之至，表里受敌，乃简精骑三千，逆击干运于白马，大破之。干运退走。武乃陈蜀军俘级于城下。循知援军被破，乃降，率所部男女三万口入朝，自剑以北悉平。明年，武振旅还京师。朝议初欲以武为柱国，武谓人曰：“我作柱国，不应在元子孝前。”固辞不受。以大将军出镇玉壁。武乃量地形胜，立乐昌、胡营、新城三防。齐将高苟子以千骑攻新城，武邀击之，悉虏其众。

孝闵帝践阼，拜柱国、大司寇。齐北豫州刺史司马消难举州来附，诏武与杨忠迎消难以归。武成初，转大宗伯，进封郑国公，邑万户。齐将斛律敦侵汾、绛，武以万骑御之，敦退。武筑柏壁城，留开府权严、薛羽生守之。

保定三年，迁太保。其年，大军东伐。随公杨忠引突厥自北道，武以三万骑自东道，期会晋阳。武至平阳，后期不进，而忠已还，武尚未知。齐将斛律明月遗武书曰：“鸿鹤已翔于寥廓，罗者犹视于沮泽也。”武览书，乃班师。出为同州刺史。明年，从晋公护东伐。时尉迟迥围洛阳，为敌所败。武与齐王宪于邙山御之。至夜，收军。宪欲待明更战，武欲还，固争未决。武曰：“洛阳军散，人情骇动。若不因夜速还，明日欲归不得。武在军旅久矣，备见形势。大王少年未经事，岂可将数

营士众，一旦弃之乎。”宪从之，遂全军而返。天和三年，转太傅。

武贱时，奢侈好华饰。及居重位，不持威仪，行常单马，左右止一两人而已。外门不施戟，恒昼掩一扉。或谓武曰：“公位冠群后，功名盖世，出入仪卫，须称具瞻，何轻率若是？”武曰：“子之言，非吾心也。吾在布衣，岂望富贵，不可顿忘畴昔。且天下未平，国恩未报，安可过事威容乎。”言者惭而退。

武之在同州也，时属天旱，高祖敕武祀华岳，岳庙旧在山下，常所祷祈。武谓僚属曰：“吾备位三公，不能燮理阴阳，遂使盛农之月，久绝甘雨，天子劳心，百姓惶惧。忝寄既重，忧责实深。不可同于众人，在常祀之所，必须登峰展诚，寻其灵奥。”岳既高峻，千仞壁立，岩路险绝，人迹罕通。武年踰六十，唯将数人，攀藤援枝，然后得上。于是稽首祈请，陈百姓恳诚。晚不得还，即于岳上藉草而宿。梦见一白衣人来，执武手曰：“快辛苦，甚相嘉尚。”武遂惊觉，益用祇肃。至旦，云雾四起，俄而澍雨，远近沾洽。高祖闻之，玺书劳武曰：“公年尊德重，弼谐朕躬。比以阴阳愆序，时雨不降，命公求祈，止言庙所。不谓公不惮危险，遂乃远陟高峰。但神道聪明，无幽不烛，感公至诚，甘泽斯应。闻之嘉赏，无忘于怀。今赐公杂彩百疋，公其善思嘉猷，匡朕不逮。念坐而论道之义，勿复更烦筋力也。”

武性贪吝，其为大司寇也，在库有万钉金带，当时宝之，武因入库，乃取以归。主者白晋公护，以武勋，不彰其过，因而赐之。时论深鄙焉。五年十月，薨，年六十七。赠太傅、十五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谥曰桓。子震嗣。

震字猛略。少骁勇，便骑射，走及奔马，膂力过人。大统

初，起家员外散骑常侍。太祖尝于渭北校猎，时有兔过太祖前，震与诸将竞射之，马倒而坠，震足不倾蹶，因步走射之，一发中兔。顾马纔起，遂回身腾上。太祖喜曰：“非此父不生此子！”赐武杂彩一百段。十六年，封昌邑县公，一千户。累迁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通直散骑常侍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世宗初，拜仪同、〔司〕右中大夫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普宁县公。武（平）〔成〕初，进爵广平郡公，除华州刺史。震虽生自膏腴，少习武艺，然导民训俗，颇有治方。秩满还朝，为百姓所恋。

保定四年，大军东讨，诸将皆奔退，震与敌交战，军遂独全。天和元年，进位大将军，率众征稽胡，破之。六年，拜柱国。建德初，袭爵郑国公，出为金州总管、十一州九防诸军事、金州刺史。四年，从高祖东伐，为前三军总管。五年，又从东伐，率步骑一万守统军川，攻克义宁、乌苏二镇，破并州。进位上柱国。仍从平邺，赐妾二人、女乐一部及珍玩等，拜大宗伯。震父尝为此职，时论荣之。宣政中，出为原州总管、三州二镇诸军事、原州刺史。寻罢归。隋开皇初，薨于家。

震弟碁，车骑将军、渭南县子。大象末，为益州刺史，与王谦据蜀起兵。寻败，被诛。

侯莫陈顺，太保、梁国公崇之兄也。少豪侠，有志度。初事尔朱荣为统军，后从贺拔胜镇井陘。武泰初，讨葛荣，平邢杲，征韩娄，皆有功。拜轻车将军、羽林监。又从破元颢，进宁朔将军、越骑校尉。普泰元年，除持节、征西将军，封木门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寻加散骑常侍、千牛备身、卫将军、合内大都督。从魏孝武入关。顺与太祖同里闾，素相友善，且其弟崇先在关中，太祖见之甚欢。乃进爵彭城郡公，邑一千户。

大统元年，拜卫尉卿，授仪同三司。及梁企定围逼河州，

以顺为大都督，与赵贵讨破之，即行河州事。后从太祖破沙苑，以功增邑千户。

四年，魏文帝东讨，与太尉王盟、仆射周惠达等留镇长安。时赵青雀反，盟及惠达奉魏太子出次渭北。顺于渭桥与贼战，频破之，贼不敢出。魏文帝还，亲执顺手曰：“渭桥之战，卿有殊力。”便解所服金缕玉梁带赐之。

南岐州氏苻安寿自号太白王，攻破武都，州郡骚动。复以顺为大都督，往讨之。而贼屯兵要险，军不得进。顺乃设反间，离其腹心；立信赏，诱其徒属。安寿知势穷迫，遂率部落一千家，赴军款附。时顺弟崇又封彭城郡公，封顺河间郡公。明年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行西夏州事、安平郡公。十六年，拜大将军，出为荆州总管、山南道五十二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孝闵帝践阼，拜少师，进位柱国。其年薨。

豆卢宁字永安，昌黎徒何人。其先本姓慕容氏，前燕之支庶也。高祖胜，以燕。皇始初，归魏，授长乐郡守，赐姓豆卢氏，或云避难改焉。父长，柔玄镇将，有威重，见称于时。武成初，以宁着勋，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保、涪陵郡公。

宁少骁果，有志气，身長八尺，美容仪，善骑射。永安中，以别将随尔朱天光入关，加授都督。又以破万俟丑奴功，赐爵灵寿县男。尝与梁企定遇于平凉川，相与肄射。乃于百步悬莎草以射之，七发五中。定服其能，赠遗甚厚。天光败后，侯莫陈悦反，太祖讨悦，宁与李弼率众归太祖。

魏孝武西迁，以奉迎勋，封河阳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元年，除前将军，进爵为侯，增邑三百户。迁显州刺史、显州大中正。寻拜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五百户。授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从太祖擒窦泰，复弘农，破沙苑，除武卫大将军，兼大都督。寻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增邑

八百户。拜北华州刺史，在州未几，以廉平著称。加散骑常侍。七年，从于谨破稽胡帅刘平伏于上郡。及梁企定反，以宁为军司，监陇右诸军事。贼平，进位侍中、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九年，从太祖迎高仲密，与东魏战于邙山，迁左卫将军，进爵范阳郡公，增邑四百户。十六年，拜大将军。羌帅傍乞铁（忽）〔勿〕及郑五丑等反叛，宁率众讨平之。魏恭帝二年，改封武阳郡公，迁尚书右仆射。梁将王琳遣其将侯方儿、潘纯陀寇江陵，宁与蔡佑、郑永等讨之，方儿等遁走。三年，武兴氏及固（查）〔道〕氏魏大王等，相应反叛，宁复讨平之。孝闵帝践阼，授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初，出为同州刺史。复督诸军讨稽胡郝阿保、刘桑德等，破之。军还，迁大司寇，进封楚国公，邑万户，别食盐亭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保定四年，授岐州刺史。属大兵东讨，宁舆疾从军。五年，薨于同州，时年六十六。赠太保、同鄜等十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谥曰昭。

初宁未有子，养弟永恩子绩。及生子赞，亲属皆请赞为嗣。宁曰：“兄弟之子，犹子也，吾何择焉。”遂以绩为世子。世以此称之。及宁薨，绩袭爵，少历显位，大象末，上柱国、利州总管。赞以宁勋，建德初，赐爵华阳县侯。累迁开府仪同大将军、进爵武阳郡公。

永恩少有识度，为时辈所称。初随宁事侯莫陈悦，后与宁俱归太祖，授殄寇将军。以迎魏孝武功，封新兴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屡逢征讨，皆有功，拜龙骧将军、中散大夫。大统八年，除直寝、右亲信都督，寻转都督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十六年，拜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废帝元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二年，出为成州刺史。魏恭帝元年，进爵龙（来）〔支〕县侯。三年，大将军、安政公史宁随突厥可汗入吐谷浑，令永恩率骑五千镇河、鄯二州，以为边防。孝闵

帝践祚，授鄯州刺史，改封沃野县公，增邑一千户。寻转陇右总管府长史。武成元年，迁都督利沙文三州诸军事、利州刺史。时文州蛮叛，永恩率兵击破之。保定元年，入为司会中大夫。二年，复出为陇右总管府长史。宁以佐命元勋封楚国公，请以先封武阳郡三千户益沃野之封，诏许焉。又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户。寻卒官，年四十八。赠少保、幽冀等五州诸军事、幽州刺史。谥曰敬。子通嗣。

宇文贵字永贵，其先昌黎大棘人也。徙居夏州。父莫豆干。保定中，以贵着勋，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傅、夏州刺史、安平郡公。贵母初孕贵，梦有老人抱一儿授之曰：“赐尔是子，俾寿且贵。”及生，形类所梦，故以永贵字之。

贵少从师受学，尝辍书叹曰：“男儿当提剑汗马以取公侯，何能如先生为博士也！”正光末，破六汗拔陵围夏州，刺史源子雍婴城固守，以贵为统军救之。前后数十战，军中咸服其勇。后送子雍还，贼帅叱干麒麟、薛崇礼等处处屯聚，出兵邀截，贵每奋击，辄破之。除武骑常侍。又从子雍讨葛荣，军败奔邺，为荣所围。贼屡来攻，贵每縋而出战，贼莫敢当其锋。然凶徒寔繁，围久不解。贵乃于地道潜出，北见尔朱荣，陈贼兵势，荣深纳之。因从荣擒葛荣于滏口，加别将。又从元天穆平邢杲，转都督。元颢入洛，贵率乡兵从尔朱荣焚河桥，力战有功。加征虏将军，封革融县侯，邑一千户。除郢州刺史，入为武卫将军、(关)[合]内大都督。

从魏孝武西迁，进爵化政郡公。大统初，迁右卫将军。贵善骑射，有将率才。太祖又以宗室，甚亲委之。三年，进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与独孤信入洛阳。

东魏颍州(刺)[长]史贺若统据颍川来降，东魏遣其将尧雄、赵育、是云宝率众二万攻颍。贵自洛阳率步骑二千救之，

军次阳翟。雄等已度马桥，去颍川三十里，东魏行台任祥又率众四万余，与雄合。诸将咸以彼众我寡，不可争锋。贵曰：“兵机倚伏，固不可以常理论。古人能以寡制众者，皆由预睹成败，决必然之策耳。吾虽闇于成事，然谓进与贺若合势，为计之上者。请为诸军说之。尧雄等必以为颍川孤危，势非其敌，又谓吾寡弱独进，若悉力以攻颍，必指掌可破。既陷颍川，便与任祥军合，同恶相济，为害更甚。吾今屯兵阳翟，便是入其数内。若贺若一陷，吾辈坐此何为。进据颍川，有城可守。雄见吾入城，出其不意，进则狐疑，退则不可。然后与诸军尽力击之，何往不克。愿勿疑也。”遂入颍川。雄等稍前，贵率千人背城为陈，与雄合战，贵马中流矢，乃短兵步斗。士众用命。雄大败轻走，赵育于陈降，获其辎重，俘万余人，尽放令还。任祥闻雄败，遂不敢进。寻而仪同怡峰率骑五百赴贵，贵乘胜逼祥。祥退保宛陵，追及之。会日暝，结陈相持。明旦合战，俘斩甚多。祥军既败，是云宝亦降。

师还。魏文帝在天游园，以金卮置侯上，命公卿射中者，即以赐之。贵一发而中。帝笑曰：“由基之妙，正当尔耳。”进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历夏岐二州刺史。十六年，迁中外府左长史，进位大将军。

宕昌王梁弥定为宗人獠甘所逐，来奔。又有羌酋傍乞铁勿因梁叟定反后，据有渠株川，拥种类数千家，与渭州民郑五丑扇惑诸羌同反，凭险置栅者十余所。太祖令贵与豆卢宁、史宁讨之。贵等擒斩铁勿及五丑。史宁又别击獠甘，破之，乃纳弥定。并于渠株川置岷州。朝廷美其功，遂于粟阪立碑，以纪其绩。

魏废帝初，出为岐州刺史。二年，授大都督、兴西盖等六州诸军事、兴州刺史。先是兴州氏反，自贵至州，人情稍定。

贵表请于梁州置屯田，数州丰足。三年，诏贵代尉迟迥镇蜀。时隆州人开府李光赐反于盐亭，与其党帛玉成、寇食堂、譙淹、蒲皓、马术等攻围隆州。州人李祐亦聚众反，开府张遁举兵应之。贵乃命开府叱奴兴救隆州，又令开府成亚击祐及遁。势蹙遂降，执送京师。除都督益潼等八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，就加小司徒。先是蜀人多劫盗，贵乃召任侠杰健者，署为游军二十四部，令其督捕，由是颇息。

孝闵帝践阼，进位柱国，拜御正中大夫。武成初，与贺兰祥讨吐谷浑。军还，进封许国公，邑万户。旧爵回封一子。迁大司空，治小冢宰，历大司徒，迁太保。

贵好音乐，耽弈碁，留连不倦。然好施爱士，时人颇以此称之。保定之末，使突厥迎皇后。天和二年，还至张掖，薨。赠太傅，谥曰穆。

子善嗣。历位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柱国、洛州刺史。以罪免，寻复本官，除大宗伯。大象末，进位上柱国。善弟忻，少以父军功赐爵化政郡公。骁勇绝伦，有将帅才略。大象末，位至上柱国，进封英国公。忻弟恺，少好学，颇解属文，杂艺多通，尤精巧思。亦以父军功赐爵双泉县伯。寻袭祖爵安平郡公。起家右侍上士，稍迁御正中大夫。保定中，位至上开府。

是云宝、赵育既至，初并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宝后累迁至大将军、都督凉甘瓜州诸军、凉州刺史，赐爵洞城郡公。世宗时，吐谷浑侵逼凉州，宝与战不利，遂歿于阵。

杨忠，弘农华阴人也。小名奴奴。高祖元寿，魏初，为武川镇司马，因家于神武树颓焉。祖烈，龙骧将军、太原郡守。父祜，以军功除建远将军。属魏末丧乱，避地中山，结义徒以讨鲜于修礼，遂死之。保定中，以忠勋，追赠柱国大将军，少保、兴城郡公。

忠美髭髯，身長七尺八寸，狀貌瑰偉，武藝絕倫，識量沉深，有將帥之略。年十八，客游泰山。會梁兵攻郡，陷之，遂被執至江左。在梁五年，從北海王顥入洛，除直合將軍。顥敗，爾朱度律召為帳下統軍。及爾朱兆以輕騎自并州入洛陽，忠時預焉。賜爵昌縣伯，拜都督，又別封小黃縣伯。從獨孤信破梁下澧戍，平南陽，並有功。

及齊神武舉兵內侮，忠時隨信在洛，遂從魏孝武西遷，進爵為侯。仍從平潼關，破回洛城。除安西將軍、銀青光祿大夫。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，忠從獨孤信討之，纂戰敗退走。信令忠與都督康洛兒、元長生為前驅，馳至其城，叱門者曰：“今大軍已至，城中有應，爾等求活，何不避走！”門者盡散。忠與洛兒、長生乘城而入，彎弓大呼，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御，斬纂以徇，城中懾服。居半歲，以東魏之逼，與信奔梁。梁武帝深奇之，以為（大）〔文〕德主帥、關外侯。

大統三年，與信俱歸闕。太祖召居帳下。嘗從太祖狩於龍門，忠獨當一猛獸，左挾其腰，右拔其舌。太祖壯之。北台謂猛獸為“擯于”，因以字之。從擒竇泰，破沙苑。遷征西將軍、金紫光祿大夫，進爵襄城縣公。河橋之役，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，敵人遂不敢進。以功除左光祿大夫、雲州刺史，兼大都督。又與李遠破黑水稽胡，並與怡峰解玉壁圍，轉洛州刺史。邙山之戰，先登陷陳。除大都督，進車騎大將軍、儀同三司、散騎常侍。追封母蓋氏為北海郡君。尋除都督朔燕顯蔚四州諸軍事、朔州刺史，加侍中、驍騎大將軍、開府儀同三司。及東魏圍潁川，蠻帥（日）〔田〕柱清據險為亂，忠率兵討平之。

時侯景渡江，梁武喪敗，其西義陽郡守馬伯符以下澧城降。朝廷因之，將經略漢、沔，乃授忠都督三荊二襄二廣南雍平信隨江二郢浙十五州諸軍事，鎮穰城。以伯符為鄉導，攻梁齊興

郡及昌州，皆克之。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萧察虽称藩附，而尚有贰心。忠自樊城观兵于汉滨，易旗递进，实骑二千，察登楼望之，以为三万也，惧而服焉。

梁司州刺史柳仲礼留其长史马岫守安陆，自率兵骑一万寇襄阳。初，梁竟陵郡守孙暠以其郡来附，太祖命大都督符贵往镇之。及仲礼至，暠乃执贵以降。仲礼又进遣其将王叔孙与暠同守。太祖怒，乃令忠帅众南伐。攻梁随郡，克之，获其守将桓和。所过城戍，望风请服。忠乃进围安陆。仲礼闻随郡陷，恐安陆不守，遂驰归赴援。诸将恐仲礼至则安陆难下，请急攻之。忠曰：“攻守势殊，未可卒拔。若引日劳师，表里受敌，非计也。南人多习水军，不闲野战。仲礼回师在近路，吾出其不意，以奇兵袭之，彼怠我奋，一举必克，则安陆不攻自拔，诸城可传檄而定也。”于是选骑二千，衔枚夜进，遇仲礼于淙头。忠亲自陷陈，擒仲礼，悉俘其众。马岫以安陆降，王叔孙斩孙暠，以竟陵降，皆如忠所策。梁元帝遣使送子方略为质，并送载书，请魏以石城为限，梁以安陆为界。乃旋师。进爵陈留郡公。

十七年，梁元帝逼其兄邵陵王纶。纶北度，与其前西陵郡守羊思达要随、陆土豪段珍宝、夏侯珍洽，合谋送质于齐，欲来寇掠。汝南城主李素，纶故吏也，开门纳焉。梁元帝密报太祖，太祖乃遣忠督众讨之。诘旦陵城，日昃而克。擒萧纶，数其罪而杀之；并获其安乐侯昉，亦杀之。初，忠之擒柳仲礼，遇之甚厚。仲礼至京师，乃譖忠于太祖，言其在军大取金宝珍玩等。太祖欲覆按之，惜其功高，乃出忠。忠忿恚，悔不杀仲礼。故至此获纶等，并加戮焉。忠间岁再举，尽定汉东之地。宽以御众，甚得新附之心。

魏恭帝初，赐姓普六如氏，行同州事。及于谨伐江陵，忠

为前军，屯江津，遏其走路。梁人束刃于象鼻以战，忠射之，二象反走。及江陵平，朝廷立萧察为梁（王）〔主〕，令忠镇穰城以为犄角之势。别讨沔曲诸蛮，皆克之。

孝闵帝践阼，入为小宗伯。齐人寇东境，忠出镇蒲阪。及司马消难请降，忠与柱国达奚武援之。于是共率骑士五千，人兼马一疋，从间道驰入齐境五百里。前后遣三使报消难而皆不反命。去〔北〕豫州三十里，武疑有变，欲还。忠曰：“有进死，无退生。”独以千骑夜趋城下，四面峭绝，徒闻击柝之声。武亲来，麾数百骑以西。忠勒余骑不动，候门开而入，乃驰遣召武。时齐镇城伏敬远勒甲士二千人据东陴，举烽严警。武悼之，不欲保城，乃多取财帛，以消难及其属先归。忠以三千骑为殿，到洛南，皆解鞍而卧。齐众来追，至于洛北。忠谓将士曰：“但饱食，今在死地，贼必不敢渡水当吾锋。”齐兵阳若渡水，忠驰将击之，齐兵不敢逼，遂徐引而还。武叹曰：“达奚武自是天下健儿，今日服矣！”进位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元年，进封随国公，邑万户，别食竟陵县一千户，收其租赋。寻治御正中大夫。

保定二年，迁大司空。时朝议将与突厥伐齐，公卿咸曰：“齐氏地半天下，国富兵强。若从漠北入并州，极为险阻，且大将斛律明月未易可当。今欲探其巢窟，非十万不可。”忠独曰：“师克在和不在众，万骑足矣。明月竖子，亦何能为。”三年，乃以忠为元帅，大将军杨纂、李穆、王杰、尔朱敏及开府元寿、田弘、慕容延等十余人皆隶焉。又令达奚武帅步骑三万，自南道而进，期会晋阳。忠乃留敏据什贲，游兵河上。忠出武川，过故宅，祭先人，飨将士，席卷二十余镇。齐人守陁岭之隘，忠纵奇兵奋击，大破之。又留杨纂屯灵丘为后拒。突厥木汗可汗控（也）〔地〕头可汗、步（虽）〔离〕可汗等，以十万

骑来会。四年正月朔，攻晋阳。是时大雪数旬，风寒惨烈，齐人乃悉其精锐，鼓噪而出。突厥震骇，引上西山不肯战。众皆失色。忠令其众曰：“事势在天，无以众寡为意。”乃率七百人步战，死者十四五。以武后期不至，乃班师。齐人亦不敢逼。突厥于是纵兵大掠，自晋阳至（栾）〔平〕城七百余里，人畜无孑遗，俘斩甚众。高祖遣使迎劳忠于夏州。及至京师，厚加宴赐。高祖将以忠为太傅，晋公护以其不附己，难之，乃拜总管泾（幽）〔豳〕灵云盐显六州诸军事、泾州刺史。

是岁，大军又东伐，晋公护出洛阳，令忠出沃野以应接突厥。时军粮既少，诸将忧之，而计无所出。忠曰：“当权以济事耳。”乃招诱稽胡诸首领，咸令在坐。使王杰盛军容，鸣鼓而至。忠阳怪而问之。杰曰：“大冢宰已平洛阳，天子闻银、夏之间生胡扰动，故使杰就公讨之。”又令突厥使者驰至而告曰：“可汗更入并州，留兵马十余万在长城下，故遣问公，若有稽胡不服，欲来共公破之。”坐者皆惧，忠慰喻而遣之。于是诸胡相率归命，馈输填积。属晋公护先退，忠亦罢兵还镇。又以政绩可称，诏赐钱三十万、布五百疋、谷二千斛。

天和三年，以疾还京。高祖及晋公护屡临视焉。寻薨，年六十二，赠太保、同朔等十三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，本官如故。谥曰桓。子坚嗣。

弟整，建德中，开府、陈留郡公，从高祖平齐，殁于并州。以整死王事，诏其子智积袭其官爵。整弟（惠）〔慧〕，大象末，大宗伯、竟陵县公。（惠）〔慧〕弟嵩，以忠勋，赐爵兴城郡公，早卒。嵩弟达，亦以忠勋，爵周郡公。

王雄字胡布头，太原人也。父仑以雄（杰）着勋，追赠柱国大将军、少傅、安康郡公。

雄仪貌魁梧，少有谋略。永安末，从贺拔岳入关，除征西

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魏孝武西迁，授都督，封临贞县伯，邑五百户。大统初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二百户。拜武卫将军，加骠骑将军，增邑八百户，进大都督。寻拜仪同三司，增邑三百户。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出为岐州刺史。进爵武威郡公，进位大将军，行同州事。十七年，雄率军出子午谷，围梁上津、魏兴。明年，克之，以其地为东梁州。寻而复叛，又令雄讨之。魏恭帝元年，赐姓可频氏。孝闵帝践阼，授少傅，增邑二千户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初，进封庸国公，邑万户。寻出为泾州总管诸军事、泾州刺史。

保定四年，从晋公护东征。雄在涂遇病，乃自力而进。至邛山，与齐将斛律明月接战。雄驰马冲之，杀三人，明月退走，雄追之。明月左右皆散，矢又尽，惟余一奴一矢在焉。雄按矛不及明月者丈余，曰：“惜尔不杀得，但任尔见天子。”明月乃射雄，中额，抱马退走，至营而薨。时年五十八。赠使持节、太保、同华等二十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，谥曰忠。子谦嗣，自有传。

史臣曰：太祖接丧乱之际，乘战争之余，发迹平凉，抚征关右。于时外虞孔炽，内难方殷，羽檄交驰，戎轩屡驾。终能荡清逋孽，克固鸿基。虽稟筭于庙谟，实责成于将帅。达奚武等并兼资勇略，（感）〔咸〕会风云。或效绩中权，或立功方面，均分休戚，同济艰难。可谓国之爪牙，朝之御侮者也。而武协规太祖，得隼小（间）〔关〕，周瑜赤壁之谋，贾诩乌巢之策，何能以尚。一言兴邦，斯近之矣。

周书卷二十

列传第十二

王盟 贺兰祥 尉迟纲
叱列伏龟 阎庆

王盟字子件，明德皇后之兄也。其先乐浪人。六世祖波，前燕太宰。祖珍，魏黄门侍郎，赠并州刺史、乐浪公。父黑，伏波将军，以良家子镇武川，因家焉。

魏正光中，破六汗拔陵攻陷诸镇，盟亦为其所拥。拔陵破后，流寓中山。孝昌初，除积射将军，从萧宝夤西征。宝夤僭逆，盟遂逃匿民间，以观其变。及尔朱天光入关，盟出从之。随贺拔岳为前锋，擒万俟丑奴，平秦陇，常先登力战。拜征西将军、平秦郡守。太祖将讨侯莫陈悦，征盟赴原州以为留后大都督，镇高平。悦平，除原州刺史。

魏孝武至长安，封魏昌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大统初，复加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三年，征拜司空，寻转司徒。迎魏文帝悼后于茹茹。加侍中，迁太尉。魏文帝东征，以留后大都督行雍州事，节度关中诸军。赵青雀之乱，盟与开府李虎辅魏太子出顿渭北。事平，进爵长乐郡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，赐姓拓（拔）〔王〕氏。东魏侵汾川，围玉壁，盟以左军大都督守蒲阪。军还，迁太保。九年，进位太傅，加开府仪同三司。

盟姿度弘雅，仁而泛爱。虽位居师傅，礼冠群后，而谦恭自处，未尝以势位骄人。魏文帝甚尊重之。及有疾，数幸其第，亲问所欲。其见礼如此。大统十一年，薨，赠本官，谥曰孝定。

子励，字丑兴，性忠果，有才干。年十七，从太祖入关，及太祖平秦陇，定关中，励常侍从。太祖尝谓之曰：“为将，坐见成败者上也，被坚执锐者次也。”励曰：“意欲兼之。”太祖大笑。寻拜平东将军、散骑常侍，赐爵梁甫县公。大统初，为千牛备身直长、领左右，出入卧内，小心谨肃。魏文帝尝曰：“王励可谓不二心之臣也。”沙苑之役，励以都督领禁兵从太祖。励居左翼，与帐下数十人用短兵接战，当其前者，死伤甚众。励亦被伤重，遂卒于行间，时年二十六。太祖深悼焉。赠使持节、太尉、领尚书令、十州诸军事、雍州刺史，追封咸阳县公，谥曰忠武。子弼袭爵。尚魏安乐公主，官至抚军将军、大都督、通直散骑常侍。

励弟懋，字小兴。盟之西征，以懋尚幼，留在山东。永安中，始入关，与盟相见，遂从征伐。大统初，赐爵安平县子，授扬烈将军。从盟迎魏悼后还，拜城门校尉。魏文帝东征，以抚军将军兼太子左率，留守。俄转右率。历尚食典御、领左右、武卫将军。录前后功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千户，迁右卫将军。于时疆场交兵，未申丧纪，服齐斩者，并墨缞从事。及盟薨，懋上表辞位，乞终丧制。魏文帝不许。累迁大都督、散骑常侍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侍中、左卫将军、领军将军。

懋性温和，小心敬慎。宿卫宫禁，十有余年，勤恪当官，未尝有过。魏文帝甚嘉之。废帝二年，除南岐州刺史，进爵安宁郡公，增邑并前二千户。魏恭帝二年，迁大将军、大都督。后拜小司寇。卒于官。子悦嗣。官至大将军、同州刺史，改封

济南郡公。

盟兄子显，幼而敏悟，沉静少言。初为太祖帐内都督，累迁奉车都尉、宁朔将军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燕朔显蔚四州诸军事、燕州刺史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光禄卿、凤州刺史，赐爵洛邑县公，进位大将军，卒。子谊嗣。谊倜傥有大志，深为高祖所亲委。少历显职，见重于时。位至柱国、平阳郡公。宣帝即位，进封扬国公，拜大司空。大象末，襄州总管、上柱国。

贺兰祥字盛乐。其先与魏俱起，有纒伏者，为贺兰莫何弗，因以为氏。其后有以良家子镇武川者，遂家焉。父初真，少知名，为乡间所重。尚太祖姊建安长公主。保定二年，追赠太傅、柱国、常山郡公。

祥年十一而孤，居丧合礼。长于舅氏，特为太祖所爱。虽在戎旅，常博延儒士，教以书传。太祖初入关，祥与晋公护俱在晋阳，后乃遣使迎致之，语在护传。年十七，解褐奉朝请，加威烈将军。祥少有胆气，志在立功。寻擢补都督，恒在帐下。从平侯莫陈悦，又迎魏孝武。以前后功，封抚夷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仍从击潼关，获东魏将薛长孺。又攻回洛城，拔之。还，拜左右直长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户。大统三年，从仪同于谨攻杨氏壁，祥先登，克之。迁右卫将军，加持节、征虏将军。沙苑之役，诏祥留卫京师。后以留守功，增邑八百户。寻除镇西将军。四年，魏文帝东伐，祥领军从战河桥，以功加使持节、大都督。八年，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九年，从太祖与东魏战于邙山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。

十四年，除都督三荆南襄南雍平信江随二郢浙十二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，进爵博陵郡公。先是，祥尝行荆州事，虽末期

月，颇有惠政，至是重往，百姓安之。由是汉南流民，襁负而至者日有千数。远近蛮夷，莫不款附。祥随机抚纳，咸得其欢心。时盛夏亢阳，祥乃亲巡境内，观政得失。见有发掘古冢，暴露骸骨者，乃谓守令曰：“此岂仁者之为政耶。”于是命所在收葬之，即日澍雨。是岁，大有年。州境先多古墓，其俗好行发掘，至是遂息。

祥虽太祖密戚，性甚清素。州境南接襄阳，西通岷蜀，物产所出，多诸珍异。时既与梁通好，行李往来，公私赠遗，一无所受。梁雍州刺史、岳阳王萧察，钦其节俭，乃以竹屏风、絺绤之属及以经史赠之。祥难违其意，取而付诸所司。太祖后闻之，并以赐祥。寻被征还。

十六年，拜大将军。太祖以泾渭溉灌之处，渠堰废毁，乃命祥修造富平堰，开渠引水，东注于洛。功用既毕，民获其利。魏废帝二年，行华州事。后改华州为同州，仍以祥为刺史。寻拜尚书左仆射。六官建，授小司马。孝闵帝践祚，进位柱国，迁大司马。时晋公护执政，祥与护中表，少相亲爱，军国之事，护皆与祥参谋。及诛赵贵，废孝闵帝，祥有力焉。

武成初，吐谷浑侵凉州，诏祥与宇文贵总兵讨之。祥乃遣其军司檄吐谷浑曰：夫二气既分，三才定位，树之以君，本为黔首，岂使悖义违道，肆于民上？昔魏氏不纲，群方幅裂，豺狼横噬，龟玉已毁，喁喁黔黎，咸坠涂炭。我先皇神武应期，一匡天下，东戡南剪，无思不服。天鉴有周，世笃英圣，遂廓洪基，奄荒万宇。固则神皋西岳，险则百二犹在。卿士师师，群后率职。故知三灵之所睠集，四隩之所来苏也。

彼国世在西垂，作藩于魏。值中原政乱，遂阻皇风，首鼠两端，伺我边隙。先皇含垢藏疾，仍存聘享，欲睦之以邻好，申之以婚姻。彼国苞藏祸心，屡违盟约，外结仇讎，自贻近患，

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师也。自尔迄今，蜂蚕弥毒，入我姑臧，俘我河县，芟夷我菽麦，虔刘我苍生。我皇武以止戈，文以怀远，德覃四海，化溢八荒。以彼恶稔祸盈，故命龚行九伐。武臣猛将，天张雷动，皆六郡良家，三秦精锐，挥戈擐甲，同萃龙沙。柱国、博陵公祥，贵戚重望，乃文乃武，受脤庙堂，元戎启路；太傅、燕国公（于）谨，英猷不世，应变无穷，仗旄指麾，为其谋主；柱国、化政公贵，早播威声，奇正兼设，直取龙涸，济自南河。突厥与国睦亲，同耻反道，驱引弓之民，总穹庐之众，解鞍成山，云蒸雾合。

往岁王师西伐，成都不守；桴鼓南临，江陵底定。凿空万里，辟地千都，荒服畏威，膜拜厥角。成败之机，较然可见。若能转祸为福，深识事宜，君臣相率，舆棹稽颡，则爵等显除，永蕃西服；如其徘徊危邦，觊延时漏，覆宇湮祀，良助寒心。幸思嘉谋，以图去就。

遂与吐浑广定王、钟留王等战，破之。因拔其洮阳、（共）〔洪〕和二城，以其地为洮州。抚安西土，振旅而还。进封凉国公，邑万户。保定（四）年薨，年四十八。赠使持节、太师、同岐等十二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谥曰景。

有七子，敬让璨师宽知名。敬少历显职，封化隆县侯。后袭爵凉国公，位至柱国大将军、华州刺史。让，大将军、鄜州刺史、河东郡公。璨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宜阳县公。〔建德五年，从高祖于并州，战歿，赠上大将军，追封清都郡公。师，尚世宗女，位至上仪同大将军、幽州刺史、博陵郡公。宽，开府仪同大将军、武始郡公。祥弟隆，大将军、襄乐县公。〕

隋文帝与祥有旧，开皇初，追赠上柱国。

尉迟纲字婆罗，蜀国公迥之弟也。少孤，与兄迥依托舅氏。太祖西讨关陇，迥、纲与母昌乐大长公主留于晋阳，后方入关。

从太祖征伐，常陪侍帷幄，出入卧内。后以迎魏孝武功，拜殿中将军。大统元年，授帐内都督，从仪同李虎讨曹泥，破之。又从破奚泰。以功封广宗县伯，邑五百户。仍从复弘农，克河北郡，战沙苑，皆有功。

纲骁果有膂力，善骑射。太祖甚宠之，委以心膂。河桥之战，太祖马中流矢，因而惊奔。纲与李穆等左右力战，众皆披靡，太祖方得乘马。以前后功，增邑八百户，进爵为公，仍拜平远将军、步兵校尉。八年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、太子武卫率、前将军，转帅都督。东魏围玉壁，纲从太祖救之。九年春，太祖复与东魏战于邙山，大军不利，人心离解。纲励将士，尽心翊卫。迁大都督。十四年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增邑三百户。俄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加侍中，进爵昌平郡公。十七年，出为华州刺史。魏废帝二年，拜大将军，兼领军将军。及帝有异谋，言颇漏泄。太祖以纲职典禁旅，使密为之备。俄而帝废，立齐王，仍以纲为中领军，总宿卫。

纲兄迥率众伐蜀，纲从太祖送之于城西，见一走兔，太祖命纲射之。誓曰：“若获此兔，必当破蜀。”俄而纲获兔而反。太祖喜曰：“事平之日，当赏汝佳口。”及克蜀，赐纲侍婢二人。又常从太祖北狩云阳，值五鹿俱起，纲获其三。每从游宴，太祖以珍异之物令诸功臣射而取之，纲所获辄多。

孝闵帝践阼，纲以亲戚掌禁兵，除小司马。又与晋公护废帝，语在护传。世宗即位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武成元年，进封吴国公，邑万户，除泾州总管、五州十一防诸军事、泾州刺史。是岁，大长公主薨于京师，纲去职。寻起复本官。保定元年，拜少傅。俄而授大司空。二年，出为陕州总管、七州十三防诸军事、陕州刺史。四年，晋公护东讨，乃配纲甲士，留镇京师。纲以天子在宫，必无内虑，乃请出外，顿于咸阳。大军还，纲

复归镇。天和二年，以纲政绩可称，赐帛千段、谷六千斛、钱二十万，增邑四百户。陈公纯等以皇后阿史那氏自突厥将入塞，诏征纲与大将军王杰率众迎卫于境首。三年，追论河桥之功，封一子县公，邑一千户。四年五月，薨于京师，时年五十三。赠太保、十二州诸军事、同州刺史。谥曰武。

第三子安，以嫡嗣。大象末，位至柱国。安兄运，别有传。运弟勤，少历显位。大象末，青州总管。起兵应伯父迥，事在迥传。安弟敬，尚世宗女河南公主，位至仪同三司。

叱列伏龟字摩头陀，代郡西部人也。世为部落大人。魏初入附，遂世为第一领民酋长。至龟，容貌瑰伟，腰带十围，进止详雅，兼有武艺。嗣父业，复为领民酋长。

魏正光五年，广阳王深北征，请龟为宁朔将军，委以帐内兵事。寻除善无郡守。孝昌三年，又除别将，从长孙稚西征。以战功，累迁征西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后还洛，授都督，遂为齐神武所宠任，加授大都督。沙苑之败，随例来降。太祖以其豪门，解缚礼之。仍以邵惠公女妻之。大统四年，封长乐县公，邑一千户。自此常从太祖征讨，亟有战功。八年，出为北雍州刺史，加大都督。寻进位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十四年，征拜侍中，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除恒州刺史，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户。十七年，卒。子椿嗣。

椿字千年。世宗时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寻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改封永世县公，邑一千二百户。保定二年，授幽州刺史。天和初，除左宫伯，进位大将军。

阎庆字仁庆，河南河阴人也。曾祖善，仕魏，历龙骧将军、云州镇将，因家于云州之盛乐郡。祖提，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炖煌镇都大将。父进，有谋略，勇冠当时。正光中，拜龙骧将军。属卫可孤作乱，攻围盛乐。进率众拒守，绵历三载，昼夜

交战，未尝休息，以少击众，城竟获全。以功拜盛乐郡守。

庆幼聪敏，重然诺，风仪端肃，望之俨然。及卫可孤侵逼盛乐，庆随父固守，颇有力焉。拜别将，稍迁轻车将军，加给事中。后以军功，拜步兵校尉、中坚将军。

既而齐神武举兵入洛，魏孝武西迁，庆谓所亲曰：“高欢跋扈，将有篡逆之谋，岂可苟安目前，受其控制也！”遂以大统三年，自宜阳归阙。太祖谓庆曰：“高欢逆乱，宇内分崩，群盗竞兴，入皆徇己。卿遂能尽忠贞之节，重君臣之义，背逆归顺，舍危就安，虽古人所称，何以加也。”即拜中坚将军、奉车都尉。河桥之役，以功拜前将军、太中大夫，迁后将军，封安次县子，邑四百户。及邙山之战，先登陷陈。拜抚军将军、大都督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五百户。

庆善于绥抚，士卒未休，未尝先舍，故能尽其死力，屡展功劳。累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云州大中正，加侍中，赐姓大野氏。

孝闵帝践祚，出为河州刺史，进爵石保县公，增邑千户。州居河外，地接戎夷。庆留心抚纳，颇称简惠。就拜大将军，进爵大安郡公，邑户如旧。入为小司空，除云州刺史，转宁州刺史。庆性宽和，不苛察，百性悦之。天和六年，进位柱国。

晋公护母，庆之姑也。护虽擅朝，而庆未尝阿附。及护诛，高祖以此重之。

乃诏庆第十二子毗尚帝女清都公主。庆虽位望隆重，婚连帝室，常以谨慎自守，时人以此称之。建德二年，抗表致仕，优诏许焉。庆既衰老，恒婴沉痾。宣帝以其先朝耆旧，特异常伦，乃诏静帝至第问疾。赐布帛千段。医药所需，令有司供给。大象二年，拜上柱国。隋文帝践极，又令皇太子就第问疾，仍供医药之费。开皇二年薨，时年七十七。赠司空、荆谯浙湖沔

广蒙七州诸军事、荆州刺史。谥曰成。

长子常，先庆卒。次子毗嗣。大象末，位至大将军。

史臣曰：中阳御历，沛邑多封侯；白水配天，南阳皆贵戚。是知阶缘近属，以取宠荣，其来尚矣。王盟等始以亲党升朝，终以才能进达，勤宣运始，位列周行。实参迹于功臣，盖弗由于恩泽也。

周书卷二十一

列传第十三

尉迟迥 王谦 司马消难

尉迟迥字薄居罗，代人也。其先，魏之别种，号尉迟部，因而姓焉。父俟兜，性弘裕，有鉴识，尚太祖姊昌乐大长公主，生迥及纲。俟兜病且卒，呼二子，抚其首曰：“汝等并有贵相，但恨吾不见尔，各宜勉之。”

迥少聪敏，美容仪。及长，有大志，好施爱士。稍迁大丞相帐内都督。尚魏文帝女金明公主，拜驸马都尉。从太祖复弘农，破沙苑，皆有功。累迁尚书左仆射，兼领军将军。迥通敏有干能，虽任兼文武，颇允时望。太祖以此深委仗焉。后拜大将军。

侯景之渡江，梁元帝时镇江陵，既以内难方殷，请修邻好。其弟武陵王纪，在蜀称帝，率众东下，将攻之。梁元帝大惧，乃移书请救，又请伐蜀。太祖曰：“蜀可图矣。取蜀制梁，在兹一举。”乃与群公会议，诸将多有异同。唯迥以为纪既尽锐东下，蜀必空虚，王师临之，必有征无战。太祖深以为然，谓迥曰：“伐蜀之事，一以委汝，计将安出？”迥曰：“蜀与中国隔绝百有余年，恃其山川险阻，不虞我师之至。宜以精甲锐骑，星夜袭之。平路则倍道兼行，险途则缓兵渐进，出其不意，冲

其腹心。蜀人既骇官军之临速，必望风不守矣。”于是乃令迴督开府元珍、乙弗亚、（万）俟吕陵始、叱奴兴、綦连〔雄〕宇文升等六军，甲士一万二千，骑万疋，伐蜀。以魏废帝二年春，自散关由固道出白马，趣晋寿，开平林旧道。前军临剑阁，纪安州刺史乐广，以州先降。纪梁州刺史杨干运时镇潼州，又降。六月，迴至潼州，大飡将士，引之而西。纪益州刺史萧撝不敢战，遂婴城自守。进军围之。初，纪至巴郡，闻迴来侵，遣谯淹回师，为撝外援。迴分遣元珍、乙弗亚等以轻骑破之，遂降。撝前后战数十合，皆为迴所破。撝与纪子宜都王肃，及其文武官属，诣军门请见，迴以礼接之。其吏人等，各令复业。唯收僮隶及储积以赏将士。号令严肃，军无私焉。诏迴为大都督、益潼等十八州诸军事、益州刺史。以平蜀功，封一子为公。自剑阁以南，得承制封拜及黜陟。迴乃明赏罚，布恩威，绥缉新邦，经略未附，夷夏怀而归之。

迴性至孝，色养不怠。身虽在外，所得四时甘脆，必先荐奉，然后敢尝。大长公主年高多病，迴往在京师，每退朝参候起居，忧悴形于容色。大长公主每为之和颜进食，以宁迴心。太祖知其至性，征迴入朝，以慰其母意。遣大鸿胪郊劳，仍赐迴衮冕之服。蜀人思之，立碑颂德。孝闵践阼，进位柱国大将军。又以迴有平蜀之功，同霍去病冠军之义，封宁蜀公。进蜀公，爵邑万户。

宣帝即位，以迴为大前疑，出为相州总管。宣帝崩，隋文帝辅政，以迴望位夙重，惧为异图，乃令迴子魏安公惇赉诏书以会葬征迴。寻以郟公韦孝宽代迴为总管。迴以隋文帝当权，将图篡夺，遂谋举兵，留惇而不受代。隋文帝又使候正破六汗衰诣迴喻旨，密与总管府长史晋昶等书，令为之备。迴闻之，杀长史及衰。乃集文武士庶，登城北楼而令之曰：“杨坚以凡

庸之才，藉后父之势，挟幼主而令天下，威福自己，赏罚无章，不臣之迹，暴于行路。吾居将相，与国舅甥，同休共戚，义由一体。先帝处吾于此，本欲寄以安危。今欲与卿等纠合义勇，匡国庇人，进可以享荣名，退可以终臣节。卿等以为何如？”于是众咸从命，莫不感激。乃自称大总管，承制署置官司。于时赵王招已入朝，留少子在国，迥又奉以号令。迥弟子勤，时为青州总管，亦从迥。迥所管相、卫、黎、毛、洛、贝、赵、冀、瀛、沧，勤所统青、胶、光、莒诸州，皆从之。众数十万。荥州刺史邵公宇文胄、申州刺史李惠、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、东潼州刺史曹孝达，各据州以应迥。迥又北结高宝宁以通突厥；南连陈人，许割江、淮之地。

隋文帝于是征兵讨迥，即以韦孝宽为元帅。惇率众十万入武德，军于沁东。孝宽等诸军隔水相持不进。隋文帝又遣高颀驰驿督战。惇布兵二十里，麾军小却，欲待孝宽军半度击之。孝宽因其小却，鸣鼓齐进，惇大败。孝宽乘胜进至邺。迥与子惇、佑等又悉其卒十三万，陈于城南。迥别统万人，皆绿巾锦袄，号曰黄龙兵。勤率众五万，自青州赴迥，以三千骑先到。迥旧习军旅，虽老犹被甲临阵。其麾下千兵，皆关中人，为之力战。孝宽等军失利而却。邺中士女，观者如堵。高颀与李询整阵，先犯观者，因其扰而乘之。迥大败，遂入邺。迥走保北城，孝宽纵兵围之。李询、贺楼子干以其属先登。迥上楼，射杀数人，乃自杀。勤、惇等东走，并追获之。余众，月余皆斩之。

迥末年衰耄，惑于后妻王氏，而诸子多不睦。以开府、小御正崔达拏为长史，余委任亦多用齐人。达拏文士，无筹略，举措多失纲纪，不能有所匡救。迥自起兵至败，六十八日。

武德中，迥从孙库部员外郎耆福上表，请改葬。朝议以迥

忠于周室，有诏许之。

王谦字敕万，太保雄之子也。性恭谨，无他才能。以父功，累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。孝闵践祚，治右小武伯。雄从晋公护东讨，为齐人所毙。朝议以谦父殒身行阵，特加殊宠，乃授谦柱国大将军。以情礼未终，固辞不拜。高祖手诏夺情，袭爵庸公，邑万户。（后）〔从〕皇太子讨吐谷浑，力战有功。是时高祖东征，谦又力战，进上柱国、益州总管。

时〔隋文帝秉政〕，谦令司录贺若昂奉表诣阙。昂还，具陈京师事势。谦以世受国恩，将图匡复，遂举兵，署官司。所管益、潼、新、始、龙、邛、青、泸、戎、宁、汶、陵、遂、合、楚、资、眉、普十八州及嘉、渝、临、渠、蓬、隆、通、兴、武、庸十州之人多从之。总管长史乙弗虔、益州刺史达奚恇劝谦据险观变。隆州刺史〔高〕阿（史）那瑰为谦画三策曰：“公亲率精锐，直指散关，蜀人知公有勤王之节，必当各思效命，此上策也；出兵梁、汉，以顾天下，此中策也；坐守剑南，发兵自卫，此下策也。”谦参用其中下之策。

梁睿未至大剑，谦遣兵镇始州。隋文即以睿为行军元帅，便发利、凤、文、秦、成诸州兵讨之。达奚恇、乙弗虔等众十万攻利州。闻睿至，众溃。睿乘其弊，纵兵深入。恇、虔密使诣睿，请为内应以赎罪。谦不知之，并令守成都。谦先无筹略，承藉父勋，遂居重任。初谋举兵，咸以地有江山之险，进可以立功，退可以自守。且任用多非其才。及闻睿兵奄至，惶惧，乃自率众迎战。又以恇、虔之子为左右军。行数十里，军皆叛。谦以二十骑奔新都，县令王宝斩之，传首京师。恇、虔以成都降，隋文以其首谋，斩之。〔高〕阿（史）那瑰亦诛。

司马消难字道融，河内温人。父子如，为齐神武佐命，位至尚书令。消难幼聪惠，微涉经史，好自矫饰，以求名誉。起

家著作郎。子如既当朝贵，消难亦爱宾客。邢子才、王元景、魏收、陆卬、崔赡等皆游其门。寻拜驸马都尉、光禄卿，出为北豫州刺史。

齐文宣末年，昏虐滋甚。消难既惧祸及，常有自全之谋，曲意抚纳，颇为百姓所附。属文宣在并，驿召其弟上党王涣，涣惧于屠害，遂斩使者东奔。数日间搜捕邺中，邺中大扰。后竟获于济州。涣之初走，朝士私相谓曰：“今上党亡叛，似赴成皋。若与司马北豫州连谋，必为国患。”此言遂达于文宣，文宣颇疑之。消难惧，密令所亲裴藻间行入关，请举州来附。晋公护遣达奚武、杨忠迎之，消难遂与武俱入朝。授大将军、荥阳公。从高祖东伐，迁大后丞。纳女为静帝后。寻出为（交）州总管。

隋文帝辅政，消难既闻蜀公迥不受代，遂欲与迥合势，亦举兵应之。以开府田广等为腹心，杀总管长史侯莫陈杲、郟州刺史蔡泽等四十余人。所管郟、随、温、应（士）〔士〕、顺、沔、环、岳九州，鲁山、甑山、沌阳、应城、平靖、武阳、上明、（须）〔湓〕水八镇，并从之。使其子泳质于陈以求援。隋文帝命襄州总管王谊为元帅，发荆襄兵以讨之。八月，消难闻谊军将至，夜率其麾下，归于陈。陈宣帝以为都督安（赵）〔随〕九州八镇、车骑将军、司空、随公。

初，杨忠之迎消难，结为兄弟，情好甚笃。隋文每以叔礼事之。及陈平，消难至京，特免死，配为乐户。经二旬放免。犹被旧恩，特蒙引见。寻卒于家。性贪淫，轻于去就。故世之言反复者，皆引消难云。其妻高氏，齐神武之女。在邺，敬重之。后入关，便相弃薄。消难之赴（印）〔 〕州，留高及三子在京。高言于随文曰：“荥阳公性多变诈，今以新宠自随，必不顾妻子，愿防虑之。”消难入陈，而高母子因此获免。

史臣曰：尉迟迥地则舅甥，职惟台衮，沐恩累叶，荷眷一时，居形胜之地，受藩维之托，颠而不扶，忧责斯在。及主威云谢，鼎业将迁，九服移心，三灵改卜，遂能志存赴蹈，投袂称兵。忠君之勤未宣，违天之祸便及。校其心，翟义、葛诞之俦欤。

周书卷二十二

列传第十四

周惠达 冯景 杨宽
兄穆俭 柳庆 子机

周惠达字怀文，章武文安人也。父信，少仕州郡，历乐乡、平舒、平成三县令，皆以廉能称。

惠达幼有志操，好读书，美容貌，进退可观，见者莫不重之。魏齐王萧宝夤为瀛州刺史，召惠达及河间冯景同在合中，甚礼之。及宝夤还朝，惠达随入洛阳。领军元釜势倾海内，惠达尝因宝夤与釜言论，釜叹重之，于座遗惠达衣物。孝昌初，魏临淮王彧北讨，以惠达为府长流参军。及万俟丑奴等构乱，萧宝夤西征，惠达复随入关。宝夤后与贼战不利，退还，仍除雍州刺史，令惠达使洛阳。未还，而宝夤反谋闻于京师。有司以惠达是其行人，将执之。乃私驰还，至潼关，遇大使杨侃。侃谓惠达曰：“萧氏逆谋已成，何为故入兽口？”惠达曰：“萧王为左右所误，今往，庶其改图。”及至，宝夤反形已露，不可弥缝，遂用惠达为光禄勋、中书舍人。宝夤既败，人悉逃散，唯惠达等数人从之。宝夤语惠达曰：“人生富贵，左右咸言尽节，及遭厄难，乃知岁寒也。”

贺拔岳获宝夤送洛，留惠达为府祭酒，给其衣马，即与参

议。岳为关中大行台，以惠达为从事中郎。尝使至洛，魏孝武与惠达语及世难。惠达陈天下事势，述岳有诚节，唯以忧国定乱为事。言辞激切，帝甚嘉之。及还，具以白岳。岳曰：“人生于天，受命于君，岂有利人荣禄，而不忧其祸难？卿之所奏，实获吾心。”自是更被亲礼。岳每征讨，恒命惠达居守。又转岳府属。

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悦得惠达，欲官之。惠达辞以疾，不见许，乃遁入汉阳之麦积崖。悦平，惠达归于太祖，即用秦州司马，安辑陇右。及太祖为大都督总管兵起雍，复以惠达为府司马，便委任焉。魏孝武诏太祖尚冯翊长公主，以惠达为长史，赴洛阳奉迎。至潼关，遇孝武已西，即令惠达先。太祖谓惠达曰：“昔周之东迁，晋郑是依。今乘舆播越，降临关右，吾虽猥当其任，而才愧昔人。卿宜戮力，共成功业，以取富贵也。”对曰：“惠达宦游有年，属明公一匡之运，富贵之事，非所敢望。但愿明公威德加于天下，惠达得效其尺寸，则志愿毕矣。”太祖为大将军、大行台，以惠达为行台尚书、大将军府司马，封文安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太祖出镇华州，留惠达知后事。于时既承丧乱，庶事多阙。惠达营造戎仗，储积食粮，简阅士马，以济军国之务，时甚赖焉。为安东将军，拜太子少傅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三百户。寻除中书令，进爵为公，增邑通前九百户，加卫大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

四年，兼尚书右仆射。其年，太祖与魏文帝东征，惠达辅魏太子居守，总留台事。惠达前后辞让，帝手诏答曰：“西顾无忧，唯公是属。萧、寇之重，深所寄怀。”及邙山失律，人情骇动。赵青雀率东人据长安子城反，惠达奉太子出渭桥北以御之。军还，青雀等伏诛。拜吏部尚书。久之，复为右仆射。

自关右草创，礼乐缺然。惠达与礼官损益旧章，至是仪轨

稍备。魏文帝因朝奏乐，顾谓惠达曰：“此卿之功也。”寻拜仪同三司。

惠达虽居显职，性谦退，善下人，尽心勤公，进拔良士。以此人皆敬而附之。十年，薨。子题嗣。隋开皇初，以惠达着绩前代，追封萧国公。

冯景字长明，少与惠达同志相友。延（景）〔昌〕中，梁人寇抄徐、扬，景谓萧宝夤曰：“今梁寇凭凌，朝廷思靖边之将。王若能先驱效命，非唯雪家国之耻，亦是保身之长策也。”宝夤深然之。及宝夤为大都督，以景为功曹参军。后为右仆射，引景入省，领尚书都令史。正光中，宝夤为关西大行台，又假景陵江将军，领大行台都令史，从宝夤征讨。宝夤将举兵反，景固谏，不从。

宝夤败后，景还洛。朝廷先闻景有谏言，故免之。除奉车都尉。汝阳王元叔昭为陇右大行台，启景为行台郎中。贺拔岳为大都督，又以景为从事中郎。太祖平侯莫陈悦，除景洛阳郡守，寻兼行台左丞，留守原州。魏孝武西迁，封高阳县伯，邑三百户。迁散骑常侍、行台尚书，加瀛州刺史。大统初，行泾州事。后以疾卒。

杨宽字景仁，弘农华阴人也。祖恩，魏镇远将军、河间内史。父钧，博学强识，举秀才，拜大理平，转廷尉正。累迁，历洛阳令、左中郎将（军）、华州大中正、河南尹、廷尉卿、安北将军、七兵尚书、北道大行台、恒州刺史、怀朔镇将（军），卒于镇。赠侍中、司空公，追封临贞县伯，谥曰恭。

宽少有大志，每与诸儿童游处，必择高大之物而坐之，见者咸异焉。及长，颇解属文，尤尚武艺。弱冠，除奉朝请。属钧出镇恒州，请从展效，乃改授将军、高阙戍主。时茹茹既乱，其主阿那瑰来奔，魏帝遣使纳之，诏钧率兵卫送。宽亦从，以

功拜行台郎中。时北边贼攻围镇城，钧卒，城民等推宽守御。寻而城陷，宽乃北走茹茹。后讨镇贼，破之，宽始得还朝。

魏广阳王深与宽素相委昵，深犯法得罪，宽被逮捕。魏孝庄时为侍中，与宽有旧，藏之于宅，遇赦得免。除宗正丞。北海王颢少相器重，时为大行台，北征葛荣，欲启宽为左右丞，与参谋议。宽辞以孝庄厚恩未报，义不见利而动。颢未之许。颢妹婿李神轨谓颢曰：“杨宽义士也，匹夫犹不可夺志，况义士乎。王今强之以行，亦恐不为人用。”颢乃止。孝庄践阼，拜通直散骑侍郎，领河南尹丞，行洛阳令。

邢杲反，宽以都督从太宰、上党王元天穆讨平之。就拜通直散骑常侍。师未还，属元颢自梁入洛，孝庄出居河内。天穆惧，计无所出，集诸将谋之。宽曰：

“吴人轻跳，非王之敌。况悬军深入，师老兵疲，强弩之末，何能为也。愿径取成皋，会兵伊洛，戮带定襄，于是乎在。此事易同摧朽，王何疑焉。”天穆然之，乃引军趣成皋，令宽与尔朱能为后拒。寻以众议不可，乃回赴石济。宽夜行失道，后期。诸将咸言：“宽少与北海周旋，今不来矣。”天穆答曰：“杨宽非轻于去就者也，其所逗留，必有他故。吾当为诸君保明之。”语讫，候骑白宽至。天穆抚髀而笑曰：“吾固知其必来。”遽出帐迎之，握其手曰：“是所望也。”即给牛三十头、车五乘、绵绢一十五车、羊五十口。与天穆俱谒孝庄于太行，拜散骑常侍、安东将军。仍为都督，从平河内，进围北中。

时梁将陈庆之为颢兵守北门，天穆驻马围外，遣宽至城下说庆之。宽先自称姓名，然后与语，备陈利害，劝令早降。庆之不答。久之，乃曰：“贤兄抚军在此，颇欲相见。”宽答曰：“仆兄既力屈（凶）〔王〕威，迹沦逆党，人臣之理，何烦相见。向所以先申姓名者，岂不知兄在彼乎。直以信不见疑，忠

为令德耳。仆之昆季，幸不待言。但当议良图，自求多福。”天穆闻之，谓左右曰：“杨宽大异人，何至不惜形便如此。”自是弥敬重之。孝庄反正，拜中军将军、太府卿、华州大中正，封澄城县伯，邑三百户。

尔朱荣被诛，其从弟世隆等拥部曲烧城门，出据河桥，还逼京师。进宽镇北将军、使持节、大都督，随机扞御。世隆谓宽曰：“岂忘太宰相知之深也？”宽答曰：“太宰见爱以礼，人臣之交耳。今日之事，事君常节。”世隆北走，宽追至河内。俄而尔朱兆陷洛阳，囚执孝庄帝。宽还洛不可，遂自成皋奔梁。至建业，闻孝庄帝弑崩，宽发哀尽礼。梁武义之，待之甚厚。寻而礼送还朝。至下邳，尔朱仲远启复宽官爵，留为大行台吏部尚书。

孝武初，改授散骑常侍、骠骑将军、给事黄门侍郎，监内典书事。时夏州戍兵数千人据兖州反，诏宽兼侍中，节度诸军讨平之。中尉綦俊与宽有宿憾，诬以他罪，劾之。孝武谓侍臣等曰：“杨宽清直，朕极知其无罪，但不能杜法官之奏耳。”事下廷尉，寻得申释。又除黄门侍郎，兼武卫将军。孝武与齐神武有隙，遂召募骑勇，广增宿卫。以宽为合内大都督，专总禁旅。从孝武入关，兼吏部尚书。录从驾勋，进爵华山郡公，邑一千二百户。大统初，迁车骑大将军、太子太傅、仪同三司。三年，使茹茹，迎魏文悼后。还，拜侍中、都督泾州诸军事、泾州刺史。五年，除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都督东雍州诸军事、东雍州刺史，即本州也。十年，转河州刺史。十六年，兼大丞相府司马。

朝议欲经略汉川，而梁宜丰侯萧循固守南郑。十七年，宽从大将军达奚武讨之。梁武陵王萧纪遣将杨干运率兵万余人救循，武令宽督开府王杰、贺兰愿德等邀击之。军至白马，与干

运合战，破之，俘斩数千人。军还，除南豳州刺史。魏废帝初，入为尚书左仆射、将作大监，坐事免。魏恭帝二年，除廷尉卿。世宗初，拜大将军，增邑一千二百户。从贺兰祥讨吐谷浑，破之，别封宜阳县公，邑一千户。除小冢宰，转御正中大夫。武成二年，诏宽与麟趾学士参定经籍。

宽性通敏，有器识。频牧数州，号为清简。历居台阁，有当官之誉。然与柳庆不协，欲按成其罪，时论颇以此讥之。保定元年，除总管梁兴等十九州诸军事、梁州刺史。其年，薨于州。赠华陕虞上路五州刺史。谥曰元。子纪嗣。大象末，官至上仪同大将军、虞部下大夫。

宽二兄，穆、俭。穆字绍叔。魏永安中，除华州别驾。孝武末，宽请以澄城县伯让穆，诏许之。仍拜中军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除车骑将军、都督并州诸军事、并州刺史。卒于家。赠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华州刺史。

俭字景则。伟容仪，有才行。魏正始中，起家侍御史，加奉朝请，迁员外散骑侍郎。孝昌中，除镇远将军、顿丘太守。未及述职，元颢启请随军。建义初，兼给事黄门侍郎、左将军、太府少卿。元颢入洛，授抚军将军。孝庄反正，废于家。寻拜散骑常侍、都督颍州诸军事、颍州刺史。建明中，加征南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。孝武初，除卫将军、北雍州刺史。政尚宽惠，夷夏安之。孝武西迁，除侍中、骠骑将军。大统初，以本官行东秦州事，加使持节、当州大都督。从破齐神武于沙苑，封夏阳县侯，邑八百户。七年，领大丞相府谘议参军，出为都督东雍华二州诸军事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华州刺史。八年，卒于家。赠本官，谥曰静。

柳庆字更兴，解人也。五世祖恭，仕后赵，为河东郡守。后以秦、赵丧乱，乃率民南徙，居于汝、颍之间，故世仕江表。

祖績，宋同州别驾，宋安郡守。父僧习，齐奉朝请。魏景明中，与豫州刺史裴叔业据州归魏。历北地、颍川二郡守、扬州大中正。

庆幼聪敏，有器量。博涉群书，不治章句。好饮酒，闲于占对。年十三，因曝书，僧习谓庆曰：“汝虽聪敏，吾未经特试。”乃令庆于杂赋集中取赋一篇，千有余言，庆立读三遍，便即诵之，无所遗漏。时僧习为颍川郡，地接都畿，民多豪右。将选乡官，皆依倚贵势，竞来请托。选用未定。僧习谓诸子曰：“权贵请托，吾并不用。其使欲还，皆须有答。汝等各以意为吾作书也。”庆乃具书草云：“下官受委大邦，选吏之日，有能者进，不肖者退。此乃朝廷恒典。”僧习读书，叹曰：“此儿有意气，丈夫理当如是。”即依庆所草以报。起家奉朝请。庆出后第四叔，及遭父忧，议者不许为服重。庆泣而言曰：“礼者盖缘人情，若于出后之家，更有苴斩之服，可夺此从彼。今四叔薨背已久，情事不追。岂容夺礼，乖违天性！”时论不能抑，遂以苴块终丧。既葬，乃与诸兄负土成坟。服阕，除中坚将军。

魏孝武将西迁，除庆散骑侍郎，驰传入关。庆至高平见太祖，共论时事。太祖即请奉迎舆驾，仍命庆先还复命。时贺拔胜在荆州，帝屏左右谓庆曰：“高欢已屯河北，关中兵既未至，朕欲往荆州，卿意何如？”庆对曰：“关中金城千里，天下之强国也。宇文泰忠诚奋发，朝廷之良臣也。以陛下之圣明，仗宇文泰之力用，进可以东向而制群雄，退可以闭关而固天府。此万全之计也。荆州地非要害，众又寡弱，外迫梁寇，内拒欢党，斯乃危亡是惧，宁足以固鸿基？以臣断之，未见其可。”帝深纳之。

及帝西迁，庆以母老不从。独孤信之镇洛阳，乃得入关。除相府东合祭酒，领记室，转户曹参军。八年，迁大行台郎中，

领北华州长史。十年，除尚书都兵，郎中如故，并领记室。

时北雍州献白鹿，群臣欲草表陈贺。尚书苏绰谓庆曰：“近代以来，文章华靡，逮于江左，弥复轻薄。洛阳后进，祖述不已。相公柄民轨物，君职典文房，宜制此表，以革前弊。”庆操笔立成，辞兼文质。绰读而笑曰：“枳橘犹自可移，况才子也。”寻以本官兼雍州别驾。

广陵王元欣，魏之懿亲。其甥孟氏，屡为凶横。或有告其盗牛。庆捕推得实，趣令就禁。孟氏殊无惧容，乃谓庆曰：“今若加以桎梏，后复何以脱之？”欣亦遣使辨其无罪。孟氏由此益骄。庆于是大集僚吏，盛言孟氏依倚权戚，侵虐之状。言毕，便令笞杀之。此后贵戚敛手，不敢侵暴。

有贾人持金二十斤，诣京师交易，寄人停止。每欲出行，常自执管钥。无何，缄闭不异而失之。谓主人所窃，郡县讯问，主人遂自诬服。庆闻而叹之，乃召问贾人曰：“卿钥恒置何处？”对曰：“恒自带之。”庆曰：“颇与人同宿乎？”曰：“无。”“与人同饮乎？”曰：“日者曾与一沙门再度酣宴，醉而昼寝。”

庆曰：“主人特以痛自诬，非盗也。彼沙门乃真盗耳。”即遣吏逮捕沙门，乃怀金逃匿。后捕得，尽获所失之金。十二年，改三十六曹为十二部，诏以庆为计部郎中，别驾如故。

有胡家被劫，郡县按察，莫知贼所，邻近被囚系者甚多。庆以贼徒既众，似是乌合，既非旧交，必相疑阻，可以诈求之。乃作匿名书多牒官门曰：“我等共劫胡家，徒侣混杂，终恐泄露。今欲首，惧不免诛。若听先首免罪，便欲来告。”庆乃复施免罪之牒。居二日，广（阳）〔陵〕王欣家奴面缚自告牒下。因此推穷，尽获党与。庆之守正明察，皆此类也。每叹曰：“昔于公断狱无私，辟高门可以待封。傥斯言有验，吾其庶几乎。”十三年，封清河县男，邑二百户，兼尚书右丞，摄计部。十四

年，正右丞。

太祖尝怒安定国臣王茂，将杀之，而非其罪。朝臣咸知，而莫敢谏。庆乃进曰：“王茂无罪，奈何杀之？”太祖愈怒，声色甚厉，谓庆曰：“王茂当死，卿若明其无罪，亦须坐之。”乃执庆于前。庆辞气不挠，抗声曰：“窃闻君有不达者为不明，臣有不争者为不忠。庆谨竭愚诚，实不敢爱死，但惧公为不明之君耳。愿深察之。”太祖乃悟而赦茂，已不及矣。太祖默然。明日，谓庆曰：“吾不用卿言，遂令王茂冤死。可赐茂家钱帛，以旌吾过。”寻进爵为子，增邑三百户。十五年，加平南将军。十六年，太祖东讨，以庆为大行台右丞，加抚军将军。还转尚书右丞，加通直散骑常侍。魏废帝初，除民部尚书。

庆威仪端肃，枢机明辨。太祖每发号令，常使庆宣之。天性抗直，无所回避。太祖亦以此深委仗焉。二年，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魏恭帝初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转左仆射，领著作。六官建，拜司会中大夫。孝闵帝践阼，赐姓宇文氏，进爵平齐县公，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户。

晋公护初摄政，欲引为腹心。庆辞之，颇忤旨。又与杨宽有隙，及宽参知政事，庆遂见疏忌，出为万州刺史。世宗寻悟，留为雍州别驾，领京兆尹。武成二年，除宜州刺史。庆自为郎，迄于司会，府库仓储，并其职也。及在宜州，宽为小冢宰，乃囚庆故吏，求其罪失。按验积六十余日，吏或有死于狱者，终无所言，唯得剩锦数匹。时人服其廉慎。保定三年，又入为司会。

先是，庆兄桧为魏兴郡守，为贼黄宝所害。桧子三人，皆幼弱，庆抚养甚笃。后宝率众归朝，朝廷待以优礼。居数年，桧次子雄亮白日手刃宝于长安城中。晋公护闻而大怒，执庆及诸子侄皆囚之。让庆曰：“国家宪纲，皆君等所为。虽有私怨，

宁得擅杀人也！”对曰：“庆闻父母之讎不同天，昆弟之讎不同国。明公以孝治天下，何乃责于此乎。”护愈怒，庆辞色无所屈，卒以此免。天和元年十二月薨。时年五十，赠郿绥丹三州刺史，谥曰景。子机嗣。

机字匡时，少有令誉，风仪辞令，为当世所推。历小纳言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司宗中大夫。大象中，御正上大夫、华州刺史。

机弟弘，字匡道，少聪颖，亦善草隶，博涉群书，辞彩雅贍。与弘农杨素为莫逆之交。解巾中外府记室参军。建德初，除内史上士，历小宫尹、御正上士。陈遣王偃民来聘，高祖令弘劳之。偃民谓弘曰：“来日，至于蓝田，正逢滋水暴长，所赆国信，溺而从流。今所进者，假之从吏。请勒下流人，见为追寻此物也。”弘曰：“昔淳于之献空笼，前史称以为美。足下假物而进，讵是陈君之命乎。”偃民惭不能对。高祖闻而嘉之，尽以偃民所进之物赐弘，(乃)[仍]令报聘。占对详敏，见称于时。使还，拜内史都上士，迁御正下大夫。寻卒于官，时年三十一。高祖甚惜之。赠晋州刺史。杨素诔之曰：“山阳王弼，风流长逝。颖川荀粲，零落无时。修竹夹池，永绝梁园之赋；长杨映沼，无复洛川之文。”其为士友所痛惜如此。有文集行于世。

庆三兄，鸞、虬、桧，虬、桧并自有传。鸞好学，善属文。魏临淮王记室参军事。早卒。子带韦，字孝孙。深沉有度量，少好学。身長八尺三寸，美风仪，善占对。韩贤素为洛州刺史，召为主簿。后与诸父归朝，太祖辟为参军。

时侯景作乱江右，太祖令带韦使江、郢二州，与梁邵陵、南平二王通好。行至安州，值假宝等反，带韦乃矫为太祖书以抚安之，并即降附。既至郢，见邵陵，具申太祖意。邵陵即(时)[使]随带韦报命。以奉使称旨，授转辅国将军、中散

大夫。

十七年，太祖遣大将军达奚武经略汉川，以带韦为治行台左丞，从军南讨。时梁宜丰侯萧循守南郑，武攻之未拔。乃令带韦入城说循曰：“足下所固者险，所恃者援，所守者民。今王师深入栈道，长驱汉川，此则所凭之险不足固也；武兴陷没于前，白马破亡于后，自余川谷酋豪，路阻而不敢进，此则所望之援不可恃也；夫顾亲戚，惧诛夷，贪荣慕利，此生人常也，今大兵总至，长围四合，戮逃亡以劝安居，赏先降以招后服，人人怀转祸之计，家家图安堵之谋，此则所部之民不可守也。且足下本朝丧乱，社稷无主，尽忠将何所托，死节不足成名，窃为足下不取也。仆闻贤者相时而动，智者因变立功。当今为足下计者，莫若肉袒军门，归命下吏，免生民于涂炭，全发肤于孝道。必当纁青拖紫，裂土分珪，名重当时，业光后嗣。岂若进退无据，身名俱灭者哉。”循然之，后乃降。

魏废帝元年，出为解县令。二年，加授骠骑将军、左光禄大夫。明年，转汾阴令。发摘奸伏，百姓畏而怀之。世宗初，入为地官上士。武成元年，授帅都督、治御伯下大夫，迁武藏下大夫。保定三年，授大都督。四年，加仪同三司、中外府掾。天和（六）年，封康城县男，邑五百户，转职方中大夫。三年，授兵部中大夫。虽频徙职，仍领武藏。寻丁母忧。起为职方中大夫。五年，转武藏中大夫。俄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凡居剧职，十有余年，处断无滞，官曹清肃。

时谯王俭为益州总管，汉王赞为益州刺史。高祖乃以带韦为益州总管府长史，领益州别驾，辅弼二王，总知军民事。建德中，大军东讨，征带韦为前军总管齐王宪府长史。齐平，以功授上开府仪同大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增邑一千户。陈王纯出并州，以带韦为并州司会、并州总管府长史。六年，卒于位，时

年五十五。谥曰愷。子祚嗣。少有名誉。大象末，宣纳上士。

史臣曰：周惠达见礼于宝贲，杨宽荷恩于晋泰。既而萧氏获罪，庄帝出居，遂能契阔寇戎，不以兴（王）〔亡〕革虑；崎岖危难，不以夷险易心。斯固笃终之士。柳庆束带立朝，怀匪躬之节；莅官从政，着清白之美。并遭逢兴运，各展志能，誉重搢绅，望隆端揆，非虚云也。然庆畏避权宠，违忤宰臣，虽取诎于一时，实获申于千载矣。

周书卷二十三

列传第十五

苏绰

苏绰字令绰，武功人，魏侍中则之九世孙也。累世二千石。父协，武功郡守。

绰少好学，博览群书，尤善算术。从兄让为汾州刺史，太祖餞于东都门外。临别，谓让曰：“卿家子弟之中，谁可任用者？”让因荐绰。太祖乃召为行台郎中。在官岁余，太祖未深知之。然诸曹疑事，皆询于绰而后定。所行公文，绰又为之条式。台中咸称其能。后太祖与仆射周惠达论事，惠达不能对，请出外议之。乃召绰，告以其事，绰即为量定。惠达入呈，太祖称善，谓惠达曰：“谁与卿为此议者？”惠达以绰对，因称其有王佐之才。太祖曰：“吾亦闻之久矣。”寻除著作佐郎。

属太祖与公卿往昆明池观渔，行至城西汉故仓地，顾问左右，莫有知者。或曰：“苏绰博物多通，请问之。”太祖乃召绰。具以状对。太祖大悦，因问天地造化之始，历代兴亡之迹。绰既有口辩，应对如流。太祖益喜。乃与绰并马徐行至池，竟不设网罟而还。遂留绰至夜，问以治道，太祖卧而听之。绰于是指陈帝王之道，兼述申韩之要。太祖乃起，整衣危坐，不觉膝之前席。语遂达曙不厌。诘朝，谓周惠达曰：“苏绰真奇士也，

吾方任之以政。”即拜大行台左丞，参典机密。自是宠遇日隆。绰始制文案程序，朱出墨入，及计帐、户籍之法。

大统三年，齐神武三道入寇，诸将咸欲分兵御之，独绰意与太祖同。遂并力拒窦泰，擒之于潼关。四年，加卫将军、右光禄大夫，封美阳县子，邑三百户。加通直散骑常侍，进爵为伯，增邑二百户。十年，授大行台度支尚书，领著作，兼司农卿。

太祖方欲革易时政，务弘强国富民之道，故绰得尽其智能，赞成其事。减官员，置二长，并置屯田以资军国。又为六条诏书，奏施行之。其一，先治心，曰：

凡今之方伯守令，皆受命天朝，出临下国，论其尊贵，并古之诸侯也。是以前世帝王，每称共治天下者，唯良宰守耳。明知百僚卿尹，虽各有所司，然其治民之本，莫若宰守之最重也。凡治民之体，先当治心。心者，一身之主，百行之本。心不清净，则思虑妄生。思虑妄生，则见理不明。见理不明，则是非谬乱。是非谬乱，则一身不能自治，安能治民也！是以治民之要，在清心而已。夫所谓清心者，非不贪货财之谓也，乃欲使心气清和，志意端静。心和志静，则邪僻之虑，无因而作。邪僻不作，则凡所思念，无不皆得至公之理。率至公之理以临其民，则彼下民孰不从化。是以称治民之本，先在治心。

其次又在治身。凡人君之身者，乃百姓之表，一国之的也。表不正，不可求直影；的不明，不可责射中。今君身不能自治，而望治百姓，是犹曲表而求直影也；君行不能自修，而欲百姓修行者，是犹无的而责射中也。故为人君者，必心如清水，形如白玉。躬行仁义，躬行孝悌，躬行忠信，躬行礼让，躬行廉平，躬行俭约，然后继之以无倦，加之以明察。行此八者，以训其民。是以前人畏而爱之，则而象之，不待家教日见而自兴

行矣。

其二，敦教化，曰：

天地之性，唯人为贵。明其有中和之心，仁恕之行，异于木石，不同禽兽，故贵之耳。然性无常守，随化而迁。化于敦朴者，则质直；化于浇伪者，则浮薄。浮薄者，则衰弊之风；质直者，则淳和之俗。衰弊则祸乱交兴，淳和则天下自治。治乱兴亡，无不皆由所化也。

然世道雕丧，已数百年。大乱滋甚，且二十岁。民不见德，唯兵革是闻；上无教化，惟刑罚是用。而中兴始尔，大难未平，加之以师旅，因之以饥馑，凡百草创，率多权宜。致使礼让弗兴，风俗未改。比年稍登稔，徭赋差轻，衣食不切，则教化可修矣。凡诸牧守令长，宜洗心革意，上承朝旨，下宣教化矣。

夫化者，贵能扇之以淳风，浸之以太和，被之以道德，示之以朴素。使百姓蠢蠢，中迁于善，邪伪之心，嗜欲之性，潜以消化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此之谓化也。然后教之以孝悌，使民慈爱；教之以仁顺，使民和睦；教之以礼义，使民敬让。慈爱则不遗其亲，和睦则无怨于人，敬让则不竞于物。三者既备，则王道成矣。此之谓教也。先王之所以移风易俗，还淳反素，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，莫不由此。此之谓要道也。

其三，尽地利，曰：

人生天地之间，以衣食为命。食不足则饥，衣不足则寒。饥寒切体，而欲使民兴行礼让者，此犹逆阪走丸，势不可得也。是以古之圣王，知其若此，故先足其衣食，然后教化随之。夫衣食所以足者，在于地利尽。地利所以尽者，由于劝课有方。主此教者，在乎牧守令长而已。民者冥也，智不自周，必待劝教，然后尽其力。诸州郡县，每至岁首，必戒敕部民，无问少长，但能操持农器者，皆令就田，垦发以时，勿失其所。及布

种既讫，嘉苗须理，麦秋在野，蚕停于室，若此之时，皆宜少长悉力，男女并功，若援溺、救火、寇盗之将至，然后可使农夫不废其业，蚕妇得就其功。若有游手怠惰，早归晚出，好逸恶劳，不勤事业者，则正长牒名郡县，守令随事加罚，罪一劝百。此则明宰之教也。

夫百亩之田，必春耕之，夏种之，秋收之，然后冬食之。此三时者，农之要也。若失其一时，则谷不可得而食。故先王之戒曰：“一夫不耕，天下必有受其饥者；一妇不织，天下必有受其寒者。”若此三时不务省事，而令民废农者，是则绝民之命，驱以就死然。单劣之户，及无牛之家，劝令有无相通，使得兼济。三农之隙，及阴雨之暇，又当教民种桑、植果，艺其菜蔬，修其园圃，畜育鸡豚，以备生生之资，以供养老之具。

夫为政不欲过碎，碎则民烦；劝课亦不容太简，简则民怠。善为政者，必消息时宜而适烦简之中。故诗曰：“不刚不柔，布政优优，百禄是求。”如不能尔，则必陷于刑辟矣。

其四，擢贤良，曰：

天生蒸民，不能自治，故必立君以治之。人君不能独治，故必置臣以佐之。上至帝王，下及郡国，置臣得贤则治，失贤则乱，此乃自然之理，百王不能易也。

今刺史守令，悉有僚吏，皆佐治之人也。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，其州吏以下，并牧守自置。自昔以来，州郡大吏，但取门资，多不择贤良；末曹小吏，唯试刀笔，并不问志行。夫门资者，乃先世之爵禄，无妨子孙之愚瞽；刀笔者，乃身外之末材，不废性行之浇伪。若门资之中而得贤良，是则策骐驎而取千里也；若门资之中而得愚瞽，是则土牛木马，形似而用非，不可以涉道也。若刀笔之中而得志行，是则金相玉质，内外俱美，实为人宝也；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，是则饰画朽木，悦目

一时，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。今之选举者，当不限资荫，唯在得人。苟得其人，自可起豕养而为卿相，伊尹、傅说是也，而况州郡之职乎。苟非其人，则丹朱、商均虽帝王之胤，不能守百里之封，而况于公卿之胄乎。由此而言，观人之道可见矣。

凡所求材艺者，为其可以治民。若有材艺而以正直为本者，必以其材而为治也；若有材艺而以奸伪为本者，将由其官而为乱也，何治之可得乎。是故将求材艺，必先择志行。其志行善者，则举之；其志行不善者，则去之。

而今择人者多云“邦国无贤，莫知所举”。此乃未之思也，非适理之论。所以然者，古人有言：明主聿兴，不降佐于昊天；大人基命，不擢才于后土。常引一世之人，治一世之务。故殷、周不待稷、契之臣，魏、晋无假萧、曹之佐。仲尼曰：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如丘者焉。”岂有万家之都，而云无士，但求之不勤，择之不审，或用之不得其所，任之不尽其材，故云无耳。古人云：“千人之秀曰英，万人之英曰隽。”今之智效一官，行闻一邦者，岂非近英隽之士也。但能勤而审察，去虚取实，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，则民无多少，皆足治矣。孰云无贤！

夫良玉未剖，与瓦石相类；名骥未驰，与驽马相杂。及其剖而莹之，驰而试之，玉石骥驽，然后始分。彼贤士之未用也，混于凡品，竟何以异。要任之以事业，责之以成务，方与彼庸流较然不同。昔吕望之屠钓，百里奚之饭牛，宁生之扣角，管夷吾之三败，当此之时，悠悠之徒，岂谓其贤。及升王朝，登霸国，积数十年，功成事立，始识其奇士也。于是后世称之，不容于口。彼瑰伟之材，不世之杰，尚不能以未遇之时，自异于凡品，况降此者哉。若必待太公而后用，是千载无太公；必待夷吾而后任，是百世无夷吾。所以然者，士必从微而至着，功必积小以至大，岂有未任而已成，不用而先达也。若识此理，

则贤可求，士可择。得贤而任之，得士而使之，则天下之治，何向而不可成也。

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。官省，则善人易充，善人易充，则事无不理；官烦，则必杂不善之人，杂不善之人，则政必有得失。故语曰：“官省则事省，事省则民清；官烦则事烦，事烦则民浊。”清浊之由，在于官之烦省。案今吏员，其数不少。昔民殷事广，尚能克济，况今户口减耗，依员而置，犹以为少。如闻在下州郡，尚有兼假，扰乱细民，甚为无理。诸如此辈，悉宜罢黜，无得习常。非直州郡之官，宜须善人，爰至党族闾里正长之职，皆当审择，各得一乡之选，以相监统。夫正长者，治民之基。基不倾者，上必安。

凡求贤之路，自非一途。然所以得之审者，必由任而试之，考而察之。

起于居家，至于乡党，访其所以，观其所由，则人道明矣，贤与不肖别矣。率此以求，则庶无愆悔矣。

其五，恤狱讼，曰：

人受阴阳之气以生，有情有性。性则为善，情则为恶。善恶既分，而赏罚随焉。赏罚得中，则恶止而善劝；赏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民无所措手足，则怨叛之心生。是以先王重之，特加戒慎。夫戒慎者，欲使治狱之官，精心悉意，推究事源。先之以五听，参之以证验，妙睹情状，穷鉴隐伏，使奸无所容，罪人必得。然后随事加刑，轻重皆当，赦过矜愚，得情勿喜。又能消息情理，斟酌礼律，无不曲尽人心，远明大教，使获罪者如归。此则善之上也。然宰守非一，不可人人皆有通识，推理求情，时或难尽。唯当率至公之心，去阿枉之志，务求曲直，念尽平当。听察之理，必穷所见，然后拷讯以法，不苛不暴，有疑则从轻，未审不妄罚，随事断理，狱无停滞。此

亦其次。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残暴，同民木石，专任捶楚。巧诈者虽事彰而获免，辞弱者乃无罪而被罚。有如此者，斯则下矣，非共治所寄。今之宰守，当勤于中科，而慕其上善。如在下条，则刑所不赦。又当深思远大，念存德教。先王之制曰，与杀无辜，宁赦有罪；与其害善，宁其利淫。明必不得中，宁滥舍有罪，不谬害善人也。今之从政者则不然。深文巧劾，宁致善人于法，不免有罪于刑。所以然者，皆非好杀人也，但云为吏宁酷，可免后患。此则情存自便，不念至公，奉法如此，皆奸人也。夫人者，天地之贵物，一死不可复生。然楚毒之下，以痛自诬，不被申理，遂陷刑戮者，将恐往往而有。是以自古以来，设五听三宥之法，着明慎庶狱之典，此皆爱民甚也。凡伐木杀草，田猎不顺，尚违时令，而亏帝道；况刑罚不中，滥害善人，宁不伤天心、犯和气也！天心伤，和气损，而欲阴阳调适，四时顺序，万物阜安，苍生悦乐者，不可得也。故语曰，一夫吁嗟，王道为之倾覆，正谓此也。凡百宰守，可无慎乎。

若有深奸巨猾，伤化败俗，悖乱人伦，不忠不孝，故为背道者，杀一利百，以清王化，重刑可也。识此二途，则刑政尽矣。

其六，均赋役，曰：

圣人之大宝曰位。何以守位曰仁，何以聚人曰财。明先王必以财聚人，以仁守位。国而无财，位不可守。是故（五）三以来，皆有征税之法。虽轻重不同，而济用一也。今逆寇未平，军用资广，虽未遑减省，以恤民瘼，然令平均，使下无匮。夫平均者，不舍豪强而征贫弱，不纵奸巧而困愚拙，此之谓均也。故圣人曰：“盖均无贫。”

然财货之生，其功不易。织经纺绩，起于有渐，非旬日之间，所可造次。必须劝课，使预营理。绢乡先事织经，麻土早

修纺绩。先时而备，至时而输，故王赋获供，下民无困。如其不预劝戒，临时迫切，复恐稽缓，以为己过，捶扑交至，取办目前。富商大贾，缘兹射利，有者从之贵买，无者与之举息。输税之民，于是弊矣。

租税之时，虽有大式，至于斟酌贫富，差次先后，皆事起于正长，而系之于守令。若斟酌得所，则政和而民悦；若检理无方，则吏奸而民怨。又差发徭役，多不存意。致令贫弱者或重徭而远戍，富强者或轻使而近防。守令用怀如此，不存恤民之心，皆王政之罪人也。

太祖甚重之，常置诸座右。又令百司习诵之。其牧守令长，非通六条及计帐者，不得居官。

自有晋之季，文章竞为浮华，遂成风俗。太祖欲革其弊，因魏帝祭庙，群臣毕至，乃命绰为大诰，奏行之。其词曰：

惟中兴十有一年，仲夏，庶邦百辟，咸会于王庭。柱国泰洎群公列将，罔不来朝。时乃大稽百宪，敷于庶邦，用绥我王度。皇帝曰：“昔尧命羲和，允厘百工。舜命九官，庶绩咸熙。武丁命说，克号高宗。时惟休哉，朕其钦若。格尔有位，胥暨我太祖之庭，朕将丕命女以厥官。”

六月丁巳，皇帝朝格于太庙，凡厥具僚，罔不在位。

皇帝若曰：“咨我元辅、群公、列将、百辟、卿士、庶尹、御事，朕惟寅敷祖宗之灵命，稽于先王之典训，以大诰于尔在位。昔我太祖神皇，肇膺明命，以创我皇基。烈祖景宗，廓开四表，底定武功。暨乎文祖，诞敷文德，龚惟武考，不寔其旧。自时厥后，陵夷之弊，用兴大难于彼东丘，则我黎人，咸坠涂炭。惟台一人，纒戎下武，夙夜祗畏，若涉大川，罔识攸济。是用稽于帝典，揆于王廷，拯我民瘼。惟彼哲王，示我彝训，曰天生蒸民，罔克自义，上帝降鉴，觐圣，植元后以义之。惟时

元后弗克独义，博求明德，命百辟群吏以佐之。肆天之命辟，辟之命官，惟以恤民，弗惟逸念。辟惟元首，庶黎惟趾，股肱惟弼。上下一体，各勤攸司，兹用克臻于皇极。故其彝训曰：“后克艰厥后，臣克艰厥臣，政乃义。”今台一人，膺天之嘏，既陟元后。股肱百辟又服我国家之命，罔不咸守厥职。嗟夫，后弗艰厥后，臣弗艰厥臣，于政何弗斲，呜呼艰哉！凡尔在位，其敬听命。”皇帝若曰：“柱国，唯四海之不造，载繇二纪。天未绝我太祖列祖之命，用锡我以元辅。国家将坠，公惟栋梁。皇之弗极，公作相。百揆暨度，公惟大录。公其允文允武，克明克义，迪七德，敷九功，翕暴除乱，下绥我苍生，旁施于九土。若伊之在商，周之有吕，说之相丁，用保我无疆之祚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群公、太宰、太尉、司徒、司空。惟公作朕鼎足，以弼乎朕躬。宰惟天官，克谐六职。尉惟司武，武在止戈。徒惟司众，敬敷五教。空惟司土，利用厚生。惟时三事，若三阶之在天；惟兹四辅，若四时之成岁。天工人其代诸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列将，汝惟鹰扬，作朕爪牙，寇贼奸宄，蛮夷猾夏，汝徂征，绥之以惠，董之以威。刑期于无刑，万邦咸宁。俾八表之内，莫违朕命，时汝功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庶邦列辟，汝惟守土，作民父母。民惟不胜其饥，故先王重农；不胜其寒，故先王贵女功。民之不率于孝慈，则骨肉之恩薄；弗悖于礼让，则争夺之萌生。惟兹六物，寔为教本。呜呼！为上在宽，宽则民怠。齐之以礼，不刚不柔，稽极于道。”

皇帝若曰：“卿士、庶尹、凡百御事，王省惟岁，卿士惟月，庶尹惟日，御事惟时。岁月日时，罔易其度，百宪咸贞，庶绩其凝。呜呼！惟若王官，陶均万国，若天之有斗，斟元气，酌阴阳，弗失其和，苍生永赖；悖其序，万物以伤。时惟艰哉！”

皇帝若曰：“惟天地之道，一阴一阳；礼俗之变，一文一质。爰自三五，以迄于兹，匪惟相革，惟其救弊，匪惟相袭，惟其可久。惟我有魏，承乎周之末流，接秦汉遗弊，袭魏晋之华诞，五代浇风，因而未革，将以穆俗兴化，庸可暨乎。嗟我公辅、庶僚、列侯，朕惟否德，其一心力，祇慎厥艰，克遵前王之丕显休烈，弗敢怠荒。咨尔在位，亦协乎朕心，惇德允元，惟厥难是务。克捐厥华，即厥实，背厥伪，崇厥诚。勿愆勿忘，一乎三代之彝典，归于道德仁义，用保我祖宗之丕命。荷天之休，克绥我万方，永康我黎庶。戒之哉！戒之哉！朕言不再。”

柱国泰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：“‘亶聪明作元后，元后作民父母。’惟三五之王，率繇此道，用臻于刑措。自时厥后，历千载而未闻。惟帝念功，将反叔世，遯致于雍。庸锡降丕命于我群臣。博哉王言，非言之难，行之实难。罔不有初，鲜克有终。商书曰：‘终始惟一，德乃日新。’惟帝敬厥始，慎厥终，以跻日新之德，则我群臣，敢不夙夜对扬休哉。惟兹大谊，未光于四表，以迈种德，俾九域幽遐，咸昭奉元后之明训，率迁于道，永膺无疆之休。”

帝曰：“钦哉。”

自是之后，文笔皆依此体。

绰性俭素，不治产业，家无余财。以海内未平，常以天下为己任。博求贤俊，共弘治道，凡所荐达，皆至大官。太祖亦推心委任，而无间言。太祖或出游，常预署空纸以授绰，若须有处分，则随事施行，及还，启之而已。绰尝谓治国之道，当爱民如慈父，训民如严师。每与公卿议论，自昼达夜，事无巨细，若指诸掌。积思劳倦，遂成气疾。十二年，卒于位，时年四十九。

太祖痛惜之，哀动左右。及将葬，乃谓公卿等曰：“苏尚

书平生谦退，敦尚俭约。吾欲全其素志，便恐悠悠之徒，有所未达；如其厚加赠谥，又乖宿昔相知之道。进退惟谷，孤有疑焉。”尚书令史麻瑶越次而进曰：“昔晏子，齐之贤大夫，一狐裘三十年。及其死也，遗车一乘。齐侯不夺其志。绰既操履清白，谦挹自居，愚谓宜从俭约，以彰其美。”太祖称善，因荐瑶于朝廷。及绰归葬武功，唯载以布车一乘。太祖与群公，皆步送出同州郭门外。太祖亲于车后酌酒而言曰：“尚书平生为事，妻子兄弟不知者，吾皆知之。惟尔知吾心，吾知尔意。方欲共定天下，不幸遂舍我去，奈何！”因举声恸哭，不觉失匕于手。至葬日，又遣使祭以太牢，太祖自为其文。

绰又着佛性论、七经论，并行于世。明帝二年，以绰配享太祖庙庭。子威嗣。

威少有父风，袭爵美阳伯。娶晋公护女新兴公主，拜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怀道县公。建德初，稍迁御伯下大夫。大象末，开府仪同大将军。

隋开皇初，以绰著名前代，乃下诏曰：“昔汉高钦无忌之义，魏武挹子干之风，前代名贤，后王斯重。魏故度支尚书、美阳伯苏绰，文雅政事，遗迹可称。展力前王，垂声着绩。宜开土宇，用旌善人。”于是追封邳国公，邑二千户。

绰弟椿，字令钦。性廉慎，沉勇有决断。正光中，关右贼乱，椿应募讨之，授荡寇将军。累功（封）迁奉朝请、厉威将军、中散大夫，赐爵美阳子，加都督、持节、平西将军、太中大夫。大统初，拜镇东将军、金紫光禄大夫，赐姓贺兰氏。四年，出为武都郡守。改授西夏州长史，除帅都督，行弘农郡事。

椿当官强济，特为太祖所知。十四年，置当州乡帅，自非乡望允当众心，不得预焉。乃令驿追椿领乡兵。其年，破盘头氏有功，除散骑常侍，加大都督。十六年，征随郡，军还，除

武功郡守。既为本邑，以清俭自居，小大之政，必尽忠恕。寻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为侯。武成二年，进位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。保定三年，卒。子植嗣。

史臣曰：书云：“惟后非贤弗乂，惟贤非后罔食”。是以知人则哲，有国之所先；用之则行，为下之常道。若乃庖厨、胥靡、种德、微管之臣，罕闻于世；黜鲁、逐荆、抱关、执戟之士，无乏于时。斯固典慕所以昭则，风雅所以兴刺也。诚能监前事之得丧，劳虚己于吐握，其知贤也必用，其授爵也勿疑，则舜禹汤武之德可连衡矣，稷契伊吕之流可比肩矣。

太祖提剑而起，百度草创。施约法之制于竞逐之辰，修治定之礼于鼎峙之日。终能斲雕为朴，变奢从俭，风化既被，而下肃上尊；疆场屡扰，而内亲外附。斯盖苏令绰之力也。名冠当时，庆流后嗣，宜哉。

周书卷二十四

列传第十六

卢辩

卢辩字景宣，范阳涿人。累世儒学。父靖，太常丞。

辩少好学，博通经籍，举秀才，为太学博士。以大戴礼未有解诂，辩乃注之。其兄景裕为当时硕儒，谓辩曰：“昔侍中注小戴，今尔注大戴，庶纂前修矣。”

及帝入关，事起仓卒，辩不及至家，单马而从。或问辩曰：“得辞家不？”辩曰：“门外之治，以义断恩，复何辞也。”孝武至长安，授给事黄门侍郎，领著作。太祖以辩有儒术，甚礼之，朝廷大议，常召顾问。赵青雀之乱，魏太子出居渭北。辩时随从，亦不告家人。其执志敢决，皆此类也。寻除太常卿、太子少傅。魏太子及诸王等，皆行束修之礼，受业于辩。进爵范阳公，转少师。

自魏末离乱，孝武西迁，朝章礼度，湮坠咸尽。辩因时制宜，皆合轨度。性强记默契，能断大事。凡所创制，处之不疑。累迁尚书右仆射。世宗即位，进位大将军。帝尝与诸公幸其第，儒者荣之。出为宜州刺史。薨，配食太祖庙庭。子慎。

初，太祖欲行周官，命苏绰专掌其事。未几而绰卒，乃令辩成之。于是依周礼建六官，置公、卿、大夫、士，并撰次朝

仪，车服器用，多依古礼，革汉、魏之法。事并施行。今录辩所述六官着之于篇。天官府辩所述六官，太祖以魏恭帝三年始命行之。自兹厥后，世有损益。宣帝嗣位，事不师古，官员班品，随意变革。至如初置四辅官，及六府诸司复置中大夫，并御正、内史增置上大夫等，则载于外史。余则朝出夕改，莫能详录。于时虽行周礼，其内外众职，又兼用秦汉等官。今略举其名号及命数，附之于左。其纪传内更有余官而于此不载者，亦史阙文也。

柱国大将军，大将军。

骠骑、车骑等大将军，开府、仪同三司，雍州牧。

骠骑、车骑等将军，左、右光禄大夫，户三万以上州刺史。

征东、征西、征南、征北、中军、镇军、抚军等将军，左、右金紫光禄大夫，大都督，户二万以上州刺史，京兆尹。

平东、平西、平南、平北、前、后将军，左、右将军，左、右银青光禄大夫，帅都督，户一万以上〔州〕刺史，柱国大将军府长史、司马、司录。

冠军、辅国等将军，太中、中散等大夫，都督，户五千以上〔州〕刺史，户一万五千以上郡守。

镇远、建忠等将军，谏议、诚议等大夫，别将，开府长史、司马、司录，〔户不满五千以下州刺史〕，户一万以上郡守，大呼药。

中坚、宁朔等将军；左、右中郎将；仪同府、正八命州长史，司马，司录；户五千以上郡守；小呼药。

宁远、扬烈（伏波）等将军；左、右员外常侍；统军；骠骑车骑府、八命州长史，司马，司录；柱国大将军府中郎掾〔属〕；户一千以上郡守；长安、万年县令。

〔伏波〕、轻车〔等〕将军；奉车、奉骑等都尉；四征中

镇抚军府、正七命州长史，司马，司录；开府府中郎掾属；户不满千以下郡守；户七千以上县令；正八命州呼药。

宣威、明威等将军；武贲、冗从等给事；仪同府中郎掾属；柱国大将军府列曹参军；四平前后左右将军府、七命州长史，司马，司录；正八命州别驾；户四千以上县令；八命州呼药。

襄威、厉威将军；给事中；奉朝请；军主；开府府列曹参军；冠军辅国府、正六命州长史，司马，司录；正七命州别驾；正八命州治中；七命郡丞；户二千以上县令；正七命州呼药。

威烈、讨寇将军，左、右员外侍郎，幢主，仪同府、正八命州列曹参军，柱国府参军，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府长史、司（录）〔马〕，正六命州别驾，正七命州治中，正六命郡丞，户五百以上县令，七命州呼药。

荡寇、荡难将军，武骑常侍、侍郎，开府府参军，骠骑车骑府、八命州列曹参军，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府长史，正六命州治中，六命郡丞，户不满五百以下县令，戍主，正六命州呼药。

殄寇、殄难将军，强弩、〔积弩〕司马，四征中镇抚〔军〕府、正七命州列曹参军，正五命郡丞。

扫寇、扫难将军，〔武骑〕、武威司马，四平前后左右府、七命州列曹参军，戍副，五命郡丞。

旷野、横野将军，殿中、员外二司马，冠军辅国府、正六命州列曹参军。

武威、武牙将军，淮海、山林二都尉，镇远建忠中坚宁朔宁远扬烈伏波轻车府列曹参军。

周制：封郡县五等爵者，皆加开国；授柱国大将军、开府、仪同者，并加使持节、大都督；其开府又加〔骠骑大将军、侍中；其仪同又加〕车骑大将军、散骑常侍；其授总管刺史，则加使持节、诸军事。以此为常。大象元年，诏总管刺史及行兵

者，加持节，余悉罢之。建德四年，增置上柱国大将军，改仪同三司为仪同大将军。

周书卷二十五

列传第十七

李贤 弟远

李贤字贤和，其先陇西成纪人也。曾祖父，魏太武时以子都督讨两山屠各殁于阵，赠宁西将军、陇西郡守。祖斌，袭领父兵，镇于高平，因家焉。父文保，早卒。魏大统末，以贤兄弟着勋，追赠泾原东秦三州刺史、司空。贤幼有志节，不妄举动。尝出游，遇一老人，须眉皓白，谓之曰：“我年八十，观士多矣，未有如卿者。必为台牧，卿其勉之。”九岁，从师受业，略观大旨而已，不寻章句。或谓之曰：“学不精勤，不如不学。”贤曰：“夫人各有志，贤岂能强学待问，领徒授业耶，唯当粗闻教义，补己不足。至如忠孝之道，实铭之于心。”问者惭服。年十四，遭父丧，抚训诸弟，友爱甚笃。

魏永安中，万俟丑奴据岐、泾等诸州反叛，魏孝庄遣尔朱天光率兵击破之。其党万俟道洛、费连少浑犹据原州，未知丑奴已败。天光遣使造贤，令密图道洛。天光率兵续进。会贼党万俟阿宝战败逃还，私告贤曰：“丑奴已败，王师行至此。阿宝以性命相投，愿能存济。”贤因令阿宝伪为丑奴使，诒道洛等曰：“今已破台军，须与公计事，令阿宝权守原州，公宜速往。”道洛等信之，是日便发。既出而天光至，遂克原州。道

洛乃将麾下六千人奔于牵屯山。天光见贤曰：“道洛之出，子之力也。”贤又率乡人出马千匹以助军，天光大悦。时原州亢旱，天光以乏水草，乃退舍城东五十里，牧马息兵。令都督长孙邪利行原州事，以贤为主簿。道洛复乘虚忽至，时贼党千余人在城中，密为内应，引道洛入城，遂杀邪利。贤复率乡人殊死拒战，道洛乃退走。

又有贼帅达符显围逼州城，昼夜攻战，屡被摧衄。贤问道赴雍州，诣天光请援。天光许之，贤乃返。而贼营垒四合，无因入城。候日向夕，乃伪负薪，与贼樵采者俱得至城下。城中垂布引之，贼众方觉，乃弓弩乱发。射之不中，遂得入城，告以大军将至。贼闻之，便即散走。累迁威烈将军、殿中将军、高平令。

贺拔岳为侯莫陈悦所害，太祖西征。贤与其弟远、穆等密应侯莫陈崇。以功授都督，仍守原州。及大军将至秦州，悦弃城走，太祖令兄子导勒兵追之，以贤为前驱。转战四百余里，至牵屯山及之，悦自刭于阵。贤亦被重疮，马中流矢。太祖嘉之，赏奴婢、布帛及杂畜等，授持节、抚军大将军、都督。

魏孝武西迁，太祖令贤率骑兵迎卫。时山东之众，多欲逃归。帝乃令贤以精骑三百为殿，众皆惮之，莫敢亡叛。封下邳县公，邑一千户。俄授左都督、安东将军，还镇原州。

大统二年，州民豆卢狼害都督大野树儿等，据州城反。贤乃招集豪杰与之谋曰：“贼起仓卒，便诛二将，其势虽盛，其志已骄。然其政令莫施，唯以残剥为业。夫以羁旅之贼，而馭乌合之众，势自离解。今若从中击之，贼必丧胆。如吾计者，指日取之。”众皆从焉。贤乃率敢死士三百人，分为两道，乘夜鼓噪而出。群贼大惊，一战而败，狼乃斩关遁走。贤轻与三骑追斩之。迁原州长史，寻行原州事。

四年，莫折后炽连结贼党，所在寇掠。贤率乡兵与行泾州事史宁讨之。后炽列阵以待。贤谓宁曰：“贼聚结岁久，徒众甚多，数州之人，皆为其用。我若总一阵并力击之，彼既同恶相济，理必总萃于我。其势不分，众寡莫敌。我便救尾，无以制之。今若令诸军分为数队，多设旗鼓，犄角而前，以胁诸栅。公别统精兵，直指后炽，按甲而待，莫与交锋。后炽欲前，则惮公之锐。诸栅欲出，则惧我疑兵。令其进不得战，退不得走，以候其懈，击之必破。后炽一败，则众栅不攻自拔矣。”宁不从，屡战频北。贤乃率数百骑径掩后炽营，收其妻子、僮隶五百余人，并辎重等。属后炽与宁战胜，方欲追奔，忽闻贤至，乃弃宁与贤接战。贤手斩十余级，生获六人，贼遂大败。后炽单骑遁走。师还，以功赏奴婢四十口，杂畜数百头。

八年，授原州刺史。贤虽少从戎旅，而颇闲政事，抚导乡里，甚得民和。十二年，随独孤信征凉州，平之。又抚慰张掖等五郡而还。俄而茹茹围逼州城，剽掠居民，驱拥畜牧。贤欲出战，大都督王德犹豫未决。贤固请，德乃从之。贤勒兵将出，贼密知之，乃引军退。贤因率骑士追击，斩二百余级，俘虏百余人，获驼马牛羊二万头，财物不可胜计。所掠之人，还得安堵。加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

十六年，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，至原州，遂幸贤第，让齿而坐，行乡饮酒礼焉。其后，太祖又至原州，令贤乘辂，备仪服，以诸侯会遇礼相见，然后幸贤第，欢宴终日。凡是亲族，颁赐有差。

魏恭帝元年，进爵河西郡公，增邑通前二千户。后以弟子植被诛，贤坐除名。俄授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。时荆州群蛮反，开府潘招讨之。令贤与贺若敦率骑士七千，别道邀截，击蛮帅文子荣，大破之。遂于平州北筑汶阳城以镇之。

寻治郢州刺史。时以巴、湘初附，诏贤总监诸军，略定，乃迁江夏民二千余户以实安州，并筑甑山城而还。保定二年，诏复贤官爵，仍授瓜州刺史。

高祖及齐王宪之在襁褓也，以避忌，不利居宫中。太祖令于贤家处之，六载乃还宫。因赐贤妻吴姓宇文氏，养为侄女，赐与甚厚。及高祖西巡，幸贤第，诏曰：“朕昔冲幼，爰寓此州。使持节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、大都督、瓜州诸军事、瓜州刺史贤，斯士良家，勋德兼着，受委居朕，辅导积年。念其规弼，功劳甚茂。食彼桑椹，尚怀好音，矧兹惠矣，其庸可忘？今巡抚居此，不殊代邑，举目依然，益增旧想。虽无属籍，朕处之若亲。凡厥昆季乃至子侄等，可并豫宴赐。”于是令中侍上士尉迟恺往瓜州，降玺书劳贤，赐衣一袭及被褥，并御所服十三环金带一要、中厩马一匹、金装鞍勒、杂彩五百段、银钱一万。赐贤弟申国公穆亦如之。子侄男女中外诸孙三十四人，各赐衣一袭。又拜贤甥库狄乐为仪同。贤门生昔经侍奉者，二人授大都督，四人授帅都督，六人别将。奴已免贱者，五人授军主，未免贱者十二人酬替放之。

四年，王师东讨，朝议以西道空虚，虑羌、浑侵扰，乃授贤使持节、河州总管、三州七防诸军事、河州刺史。河州旧非总管，至是创置焉。贤乃大营屯田，以省运漕；多设斥候，以备寇戎。于是羌、浑敛迹，不敢向东。五年，宕昌寇边，百姓失业，乃于洮州置总管府以镇遏之。遂废河州总管，改授贤洮州总管、七防诸军事，洮州刺史。属羌寇石门戍，撤破桥道，以绝援军，贤率千骑御之，前后斩获数百人，贼乃退走。羌复引吐谷浑数千骑，将入西疆。贤密知之，又遣兵伏其隘路，复大败之。虏遂震慑，不敢犯塞。俄废洮州总管，还于河州置总管府，复以贤为之。

高祖思贤旧恩，征拜大将军。天和四年三月，卒于京师，时年六十八。高祖亲临，哀动左右。赠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泾原秦等十州诸军事、原州刺史。谥曰桓。子端嗣。

端字永贵，历位开府仪同三司、司会中大夫、中州刺史。从高祖平齐，于邺城战歿，赠上大将军，追封襄阳公，谥曰果。端弟吉，仪同三司。吉弟崇，位至太府中大夫、上柱国、广宗郡公。崇弟孝轨，开府仪同大将军、升迁县伯。孝轨弟询，少历显位。大象末，上柱国、陇西郡公。

贤弟远，字万岁。幼有器局，志度恢然。尝与群儿为战斗之戏，指麾部分，便有军阵之法。郡守见而异之，召使更戏。群儿惧而散走，远持杖叱之，复为向势，意气雄壮，殆甚于前。郡守曰：“此小儿必为将军，非常人也。”及长，涉猎书传，略知指趣而已。

魏正光末，天下鼎沸，敕勒贼胡琮侵逼原州，其徒甚盛。远昆季率励乡人，欲图拒守，而众情猜惧，颇有异同。远乃按剑而言曰：“顷年以来，皇家多难。匈党乘机，肆其毒螫。王略未振，缓其泉夷。正是忠臣立节之秋，义士建功之日。丈夫岂可临难苟免，当在死中求生耳。诸人并世载忠贞，沐浴教义，今若弃同即异，去顺效逆，虽五尺童子，犹或非之，将复何颜以见天下之士。有异议者，请以剑斩之！”于是众皆股栗，莫不听命。乃相与盟歃，遂深壁自守。而外无救援，城遂陷。其徒多被杀害，唯远兄弟并为人所匿，得免。远乃言于贤曰：“今逆贼孔炽，屠戮忠良。远欲间行入朝，请兵救援。兄晦迹和光，可以免祸。内伺衅隙，因变立功。若王师西指，得复表里相应，既殉国家之急，且全私室之危。岂若窘迫凶威，坐见夷灭！”贤曰：“是吾心也。”遂定东行之策。远乃崎岖寇境，得达京师。魏朝嘉之，授武骑常侍。俄转别将，赐帛千匹，并弓刀衣马等。

及尔朱天光西伐，乃配远精兵，使为乡导。天光钦远才望，特相引接，除伏波将军、长城郡守、原州大中正。

后以应侯莫陈崇功，迁高平郡守。太祖见远，与语悦之，令居麾下，甚见亲遇。及魏孝武西迁，授假节、银青光禄大夫、主衣都统，封安定县伯，邑五百户。魏文帝嗣位之始，思享遐年，以远字可嘉，令扶帝升殿。迁使持节、征东大将军，进爵为公，增邑千户，仍领左右。从征窦泰，复弘农，并有殊勋。授都督、原州刺史。太祖谓远曰：“孤之有卿，若身体之有手臂之用，岂可暂辍于身。本州之荣，乃私事耳。卿若述职，则孤无所寄怀。”于是遂令远兄贤代行州事。沙苑之役，远功居最，除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进爵阳平郡公，邑三千户。寻从独孤信东略，遂入洛阳。为东魏将侯景等所围。太祖至，乃解。及河桥之战，远与独孤信为右军，不利而退。除大丞相府司马。军国机务，远皆参之，畏避权势，若不在己。时河东初复，民情未安，太祖谓远曰：“河东国之要镇，非卿无以抚之。”乃授河东郡守。远敦奖风俗，劝课农桑，肃遏奸非，兼修守御之备。曾未期月，百姓怀之。太祖嘉焉，降书劳问。征为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魏建东宫，授太子少傅，寻转少师。

东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请举州来附。时齐神武屯兵河阳。太祖以仲密所据辽远，难为应接，诸将皆惮此行。远曰：“北豫远在贼境，高欢又屯兵河阳，常理而论，实难救援。但兵务神速，事贵合机。古人有言：“不入兽穴，安得兽子。”若以奇兵出其不意，事或可济。脱有利钝，故是兵家之常。如其顾望不行，便无克定之日。”太祖喜曰：“李万岁所言，差强人意。”乃授行台尚书，前驱东出。太祖率大军继进。远乃潜师而往，拔仲密以归。仍从太祖战于邙山。时大军不利，远独整所部为

殿。寻授都督义州弘农等二十一防诸军事。

远善绥抚，有干略，守战之备，无不精锐。每厚抚〔境〕外〔之〕人，使为间谍，敌中动静，必先知之。至有事泄被诛戮者，亦不以为悔。其得人心如此。尝校猎于莎栅，见石于丛蒲中，以为伏兔，射之而中，镞入寸余。就而视之，乃石也。太祖闻而异之，赐书曰：“昔李将军广亲有此事，公今复尔，可谓世载其德。虽熊渠之名，不能独擅其美。”

东魏将段孝先率步骑二万趋宜阳，以送粮为名，然实有窥窬之意。远密知其计，遣兵袭破之，获其辎重器械。孝先遁走。太祖乃赐所乘马及金带床帐衣被等，并杂彩二千匹，拜大将军。

顷之，除尚书左仆射。远白太祖曰：“远，秦陇匹夫，才艺俱尔。平生念望，不过一郡守耳。遭逢际会，得奉圣明。主贵臣迁，以至于此。今位居上列，爵迈通侯，受委方面，生杀在手。非直荣宠一时，亦足光华身世。但尚书仆射，任居端揆，今以赐授，适所以重其罪责。明公若欲全之，乞寝此授。”太祖曰：“公勋德兼美，朝廷钦属，选众而举，何足为辞。且孤之于公，义等骨肉，岂容于官位之间，便致退让，深乖所望也。”远不得已，方拜职。太祖又以第十一子达令远子之，即代王也。其见亲待如此。

时太祖嫡嗣未建，明帝居长，已有成德；孝闵处嫡，年尚幼冲。乃召群公谓之曰：“孤欲立子以嫡，恐大司马有疑。”大司马即独孤信，明帝敬后父也。众皆默，未有言者，远曰：“夫立子以嫡不以长，礼经明义。略阳公为世子，公何所疑。若以信为嫌，请即斩信。”便拔刀而起。太祖亦起曰：“何事至此！”信又自陈说，远乃止。于是群公并从远议。出外拜谢信曰：“临大事，不得不尔。”信亦谢远曰：“今日赖公，决此大议。”六官建，授小司寇。孝闵帝践阼，进位柱国大将军，邑千户。复

镇弘农。

远子植，在太祖时已为相府司录参军，掌朝政。及晋公护执权，恐不被任用，乃密欲诛护。语在孝闵帝纪。谋颇漏泄，护知之，乃出植为梁州刺史。寻而废帝，召远及植还朝。远恐有变，沉吟久之，乃曰：“大丈夫宁为忠鬼，安能作叛臣乎！”遂就征。既至京师，护以远功名素重，犹欲全宥之。乃引与相见，谓之曰：“公儿遂有异谋，非止屠戮护身，乃是倾危宗社。叛臣贼子，理宜同疾，公可早为之所。”乃以植付远。远素钟爱于植，植又口辩，乃云初无此谋。远谓为信然。诘朝，将植谒护，护谓植已死，乃曰：“阳平公何意乃自来也？”左右云：“植亦在门外。”护大怒曰：“阳平公不信我矣！”乃召入，仍命远同坐，令帝与植相质于远前。植辞穷，谓帝曰：“本为此谋，欲安社稷，利至尊耳。今日至此，何事云云。”远闻之，自投于床曰：“若尔，诚合万死。”于是护乃害植，并逼远令自杀。时年五十一。植弟叔谐、叔谦、叔让亦死。余并以年幼得免。

建德元年，晋公护诛，乃诏曰：“故使持节、柱国大将军、大都督、阳平郡开国公远，早蒙驱任，夙着勋绩，内参帷幄，外属藩维。竭诚王室，乃罹横祸。言念贞良，追增伤悼。宜加荣宠，用彰忠节。”赠本官，加陕熊等十五州诸军事、陕州刺史。谥曰忠。隋开皇初，追赠上柱国、黎国公，邑三千户，改谥曰怀。植及诸弟，并加赠谥。

植弟基，字仲和。幼有声誉，美容仪，善谈论，涉猎群书，尤工骑射。太祖召见奇之，乃令尚义归公主。大统十年，释褐员外散骑常侍。后以父勋，封建安县公，邑一千户。累迁抚军将军、银青光禄大夫、通直散骑常侍，领大丞相亲信。俄转大都督、进爵清河郡公。

太祖扶危定倾，威权震主，及魏废帝即位之后，猜隙弥深。时太祖诸子，年皆幼冲，章武公导、中山公护复东西作镇，唯托意诸婿，以为心膂。基与义城公李暉、常山公于翼等俱为武卫将军，分掌禁旅。帝深惮之，故密谋遂泄。

魏恭帝即位，迁使持节、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，加散骑常侍，进爵炖煌郡公，寻加侍中、骠骑大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，拜阳平国世子。六官建，授御正中大夫。孝闵帝践阼，出为海州刺史。

寻以兄植被收，例合坐死。既以主贵，又为季父穆所请，得免。武成二年，除江州刺史。既被谴谪，常忧惧不得志。保定元年，卒于位，年三十一。申公穆尤所钟爱，每哭辄悲恸，谓其所亲曰：“好儿舍我去，门户岂是欲兴。”宣政元年，追赠使持节、上开府仪同三司、大将军、曹徐谯三州刺史、炖煌郡公，谥曰孝。子威嗣。

威字安民，起家右侍上士，累迁至开府仪同三司，又改袭远爵阳平郡公。从高祖平齐，以功授上开府、拜军司马。宣帝即位，进授大将军，出为熊州刺史。大象末，位至柱国。

史臣曰：李贤和兄弟，属乱离之际，居戎马之间，志略纵横，忠勇奋发，亟摧勍敌，屡涉艰危，而功未书于王府，仕不过于州郡。及逢时值主，策名委质，或使烦莫府，或契阔戎行，荷生成之恩，蒙国土之遇，俱縻好爵，各着勋庸。遂得任兼文武，声彰内外，位高望重，光国荣家，附萼连暉，椒聊繁衍，冠冕之盛，当时莫比焉。自周迄隋，郁为西京盛族，虽金、张在汉，不之尚也。

然而太祖初崩，嗣君冲幼。内则功臣放命，外则强寇临边。晋公以犹子之亲，膺负图之托，遂能抚宁家国，开翦异端，革魏兴周，远安迩悦。功勤已着，过恶未彰。李植受遇先朝，宿

参机务，恐威权之已去，惧将来之不容，生此厉阶，成兹贝锦，乃以小谋大，由疏间亲。主无昭帝之明，臣有上官之诉。嫌隙既兆，衅故因之。启冢宰无君之心，成闵皇废弑之祸，植之由也。李远既阙义方之训，又无先见之明，以是诛夷，非为不幸。